

現代軍政軼事

現代軍政軼事目錄

- 潘達微與黃花岡
黎元洪封建思想
袁政府辦事員
袁世凱賣恩
袁世凱早存僭位志
章嘉之點慧
刺吳祿貞之主謀
林述慶暴斃之疑案
黃興執袁
饒漢祥之跋扈
張作霖討俄檄
奉張接濟孫中山
唐紹儀建都主張
唐紹儀鼓吹名流總統
鼓吹革命之民報
-
- 杭辛齋言滿天下
黃展雲提拔人才
焦易堂拒擊安福系
徐樹錚與革命
徐許同戀佳話
國民黨之改組
記聯義社
進德會之八戒
粵政府左右二派
中山鑄璽
孫中山爲老革命家
國民革命軍之成立
青軍會與孫學會
郭沫若投身革命
機會主義與取消主義
-
- 朱執信之生平
黃明堂革命史
沈玄廔因女人之恨
北伐軍中之女同志
河南戰役
風流之顧和尚
鐵軍得名之由來
武漢政府之標聯
商團事件
護黨運動中之朱障日
吳稚暉之論敵
吳汪筆墨戰爭
吳稚暉之重軍輕黨論
吳稚暉大唱專政論
李石曾之革命意義

李石曾之分治合作

閻馮兩府之調劑

龍潭之役

戰委會之倒臺

汪蔣同時下野

蔣閻馮譚換金蘭

汪蔣下野後之局面

蔣幕上賓陳布雷

蔣介石之復職

南桂聲受譏去職

孫哲生之開融

楊宇霆致死之原因

北伐軍之文明

李白勢力乘機進展

蔣氏治軍之嚴肅

桂系在武漢時之行動

長腿將軍雙方受敵

桂系四金剛

北伐殉難之駉師長

桂系號稱鋼軍

戰地政務委員會與蔡公時

李宗仁之眼

閻馮助蔣北伐

桂系倒後之新建設

北伐成功閻馮有力

唐生智之反桂及反蔣

鮑傳守土

閻馮背盟討唐

戰委會被邀入平

閻馮反蔣之厚結聲勢

黨軍入平後之更新

閻發巧電諷蔣下野

何其鞏任北平市長經過

閻氏禮讓爲國電之反響

閻氏宣告下野以退爲進

趙戴文借故回晉

閻馮汪反蔣張學良舉足重輕

蔣閻之代表費

正統之爭

閻錫山厄逢陽九

擴大會議移晉開會

閻錫山失敗之又一說

中央派員秘密工作

天津民國日報及其黨部之封閉

湯玉麟的奇形醜態

陳向元與鮑文樾之六同

丁士源不於倫

丁逆士源在日內瓦風流現形記

鄭孝胥之一頁風流史

鄭孝胥風流史之補綴

鄭孝胥之凌空詩

王淵下嫁叛逆鮑觀澄

德菱女士上萬言書

山海關失守經過

國破如何不盡忠

何柱國孤憤賦詩

馮占海抗日之前後

山海關外一馬占山二馮占海

蘇將軍威嬖馬將軍

抗日英雄唐聚五之軼事

綠林英雄「天下好」威震通遼

兩江女生姚瑞芳率隊攻錦州

記旅日一愛國理髮匠

誰殺義勇軍

朱將軍險遭倭害

日軍鐵蹄下之剪髮女子

一義犬

岑西林之風稜

烈士李德山之技擊

江亢虎獲金梁保薦

江亢虎逃禪

吳子玉遇險懸賞

吳佩孚以鞋自喻

曹錕割產贈吳

康有為贈聯捧吳

雜記馮玉祥

馮玉祥住宅無條件出租

馮玉祥却曉補品

馮玉祥的罵人信

胡漢民家世略記

胡漢民小品文

坎拿大人咆哮湯山

吳稚暉之風趣

戴季陶學佛之起源

戴季陶拒絕蒙藏宣慰使

戴季陶雜記

王寵惠軼事

林森主席的從前與現在

林森小軼事

林森日殺一鷄

林主席廬山四詩

林主席解蓮歌

郭沫若與谷崎潤一郎

郭沫若致余女士偉大底新詩

譚組菴先生底福氣詩稿

王獨清的詩人生活

羅隆基的戀愛速度

蕭校長一怒擯棄假詩人

從蕭伯訥想到泰戈爾

蔡元培的勇氣退化了

胡適在湘講演獲五千金記

白崇禧借酒澆愁人傑文章

周佛海思想與新時代衝突

鄭洪年爲文巡捕

馮玉祥火車詩替民衆鳴不平

鄭毓秀之法文著作

馮玉祥崇拜陸放翁

鄭毓秀軼事

章太炎評論馮玉祥病狀

于右任革命不忘民衆

章太炎之仙骨

于鬚軼事

記梁啓超

于右任淳化玩碑碣

梁啓超有子投筆從戎不做舌下英雄

于右任之僑幃

康南海脫離賦詩

周伯敏書法摹于幾可亂真

張裔翁之情詩

兩要人華山捧腹

張退翁讀九錄痛哭失聲

曾琦感慨言詩

紀詩人柳亞子

譚祖庵之洩憤詩

葉楚傖別署小鳳之由來

譚延闓之簡樸

汪精衛詩中之故實

中山哀列甯

記江南文學家高吹萬

薛篤弼革命聯語

馬君武博士的神經病

曾琦輓中山聯

馬君武哭弔愛姬墓

伍朝樞孝父

馬君武譯文超卓

孔祥熙志復孔教

演劇瀆聖幾與大獄

張繼跽汪癡黨

所謂要人的藝術與人格

陳樹人之繪畫展覽

藝術家陳樹人南下尋子

胡漢民爲棋國手

鐵道部警官科長之棋癡

柏文蔚出長導淮會之由來

李烈鈞虔心唸佛

李協和之憤時語

半身不遂之謝持

邵力子是孝子

邵力子大發牢騷

甘肅之貧肥

關於邵志剛

中央委員戴愧生一頁革命史

蕭佛成捧打劉紀文

蕭佛成軼事一束

蕭佛成之袴襠袋

馬福祥將軍之軼事

粵省主席林翼中巨眼識英雄

高友唐小史

黃紹雄慣作和事老

薛篤弼懸牌執行律務

陳公博辦大陸大學

顧孟餘之苦心

顧孟餘之前進

蕭淑宇得孫科之信任

苗培成之失敗

楊永泰實行改喪禮

奇子俊養虎遺害

方主席揮淚贈酒

方聲濤缺少五十萬

四百萬變一百萬

張靜江之美塔

陳友仁與伍朝樞對調

顧維鈞之三個家庭

羅文幹與孫毓汶同有劉伶癖

羅文幹醉語妙天下

羅文幹之又一賭險

羅文幹與黃秋岳

羅文幹不及胡逸民

外交名宿朱兆莘生平之軼事

朱兆莘的幾頁風流史

唐紹儀難爲了模範縣長

唐紹儀失佳婿悒悒不樂

黨國要人中之獨身主義者

張知本之滑稽

丁惟汾之斷舌親家公

士大夫獻妃記

鄂省黨部的兩聲大砲

湖北出名之兩鬢漢

曹伯問爲湘民廳長之由來

豫財廳長李文浩發跡小史

湘建設廳長之販砂案

劉湘部下之小諸葛劉旅長

劉湘自比諸葛孔明莫索里尼

劉湘篤信佛教楊森迷信風水

劉湘親信郭昌明大難不死

劉湘自稱與蔣張鼎足

夏斗寅獻「燕」新「文」界

韓復榘怒賜打妻鞭

李品仙李烈鈞同道不同功

唐馬記

娘子軍包圍何主席

花花太歲大鬧錢湘盧

張惠長官運與華陀聖廟

陳濟棠預以四千五百萬元擴充空軍

現代軍政軼事目錄

六

趙觀濤與胡汝貞人月雙圓

鄂振詮呂班路上開飯店

宋子文福祿鴛鴦

大學院長之特別弟子

徐庭瑤之一個岳母

楊杏佛得新忘舊

張治中公子之聰穎

林虎之衣食父母

陶曾毅與蔣夢麟之兩年戀愛史

區老虎名稱之由來

樊鍾秀之一團長

殷參事的墮歡夢

衛立煌預寫遺囑勇氣蓋世

樊鍾秀之小脚夫人

莫秀英福厚旺夫婿
粵戰與莫秀英

胡宗南師長執法以繩美中不足

王旅長死後之豔妾

許淑貞認唐作父

旅長禁吸捲烟之沒趣

第五軍中一軍官

朱啓鈴五小姐

楊森部逃兵盡受毒蛇刑慘死

薛錦烟春閨獨處

保志軍軼事

黃旭初確是一個硬漢子

某軍官豔史

南京太太報之變

黃旭初與朱兆莘之儉德

馬曉軍生平怕見女人

郭夫人一怒之可畏

陳嘉佑與譚道源

楊勝治遺妾豔史

張默君女士之座右銘

鄭金聲被害紀

伍廷燾遇尋小的

誌黎寡婦本危

蔣百里憤而自殺

空韓娥月清夢離魂中之朱光珍女士

已故共魁向忠發夫人淪爲女傭

范紹增鎗斃帶土團長

陳真如納姬記

彭德懷軟禁衛銷魂

陳部長之稻草戰略

蔣宋結婚

季方窘于棄婦噴于愛妻

蔡廷鍇自命火軍

汪精衛之未婚妻

楊之華竟作未亡人

余漢謀愛鄉心切

汪精衛之岳母

詹大悲的故事

現代軍政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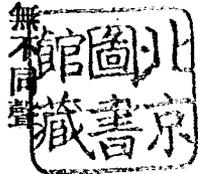
潘達微與黃花岡

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收尸者潘達微，三年前始歸道山，老黨人聞之，無不聞聲哀悼。

三月二十九之役，革命黨人失敗，決戰及被執而死者，凡七十二人，腦裂臂斷，血肉狼藉模糊不堪，清吏恨革命黨深，於四月初三始準收葬，蓋所以示衆也。

善堂奉官命收埋，有擬葬於臭崗者，有外國教士某，義烈士之行爲，欲獻地另葬之，不准，黨人潘達微，請於善堂，求助於江孔殷，許其收葬，潘以其父世誼，請於善堂董事，得紅花岡之地，督工收斂之，時死者陳尸多日，尸虫已蠕蠕由孔竅出，潘絕不懼勞，費半日之力始竣，以紅花岡之名不美，改名爲黃花岡，道黃花岡烈士者，莫不知有潘達微，「黃花落，黃花開。花落花開年年在。斯人一去不復回。」讀吳稚暉之黃花詩，殊不止憶念七十二烈士，蓋有追念潘之意也。

潘爲粵中世家子，善詩畫，淡名利，於政治絕少參加，祇民十六銜軍回粵時，



始以社會之請，出任廣州市社會局長，對於社會事業，頗爲出力，政治事情，則不過問也，廣州共產黨暴動，銖軍離粵他去，潘歸香港以書畫古董自遣，對於政治鬥爭，亦不參加，故各方對之，皆有好感，彼在港時常對人云，「國民黨其將已乎，吾真不忍言也，國民黨領袖尙未登政者，汪精衛而已，然汪一登台，在黨人國事兩不爭氣之中，必然焦頭爛額，而國民黨之政治戲，恐亦從此已矣，時汪氏尙在指揮某項運動也，汪氏登政果有「焦頭爛額復何如」之痛，潘民之言驗矣，至於國事前途果何若，念天地之悠悠，予殊不忍作何言而冒妄談國事之罪名也。

黎元洪封建思想

武昌光復以後，黎元洪以私人名義祭告天地，設壇行禮，玄酒黃牛，一遵古制，黎服軍裝，跪壇下，獻香獻酒，且喃喃讀祝，後爲民立報所譏，以爲不脫帝王思想，又饒漢祥時尙未從黎，黎當時之文書，不知出何人手，時遺笑柄，某次發六言告示，有句曰，「凡民毋得爾違」。

袁政府辦事員

袁世凱組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爲其一生最得意時代，處中設辦事員數人

，以黎元洪段祺瑞王士珍劉冠雄薩鎮冰等任之，諸人時爲總長，或參政，皆國家之特任官也，自有辦事員一名詞以來，當以此爲最闊。

袁世凱賣恩

袁世凱任總統時，美洲華僑李綺庵等電訐梁啓超，謂所騙僑民款，無慮千萬，請勒令賠還，袁召梁至，示以此電，卽其前焚之。

袁世凱早存僭位志

袁世凱行四，故李經羲費慣以行列呼之，其六弟有名世彤者，頗不善其兄所爲，常致書婉諫，世凱仕清時，依榮祿附后黨，舉朝側目，凱殊不措意，自於項城築宮室一，略仿武英殿，揚言以之爲學府，世彤勸之曰，此事足滅吾族，凱啞然曰，今日有誰足赤吾族者，又凱稱壽，王式通贈聯曰，五嶽同尊星拱北，百年上壽日方中，曾爲江春霖所參劾，謂有帝王口氣。

章嘉之點慧

章嘉活佛頗點慧，謁袁世凱，力贊其才略風度，譽爲中國第一人，袁大悅，錫其父母封號以寵之。

刺吳祿貞之主謀

吳祿貞在石家莊被刺，民黨謂係許稚雲主謀，按許稚雲，名秉琦，曾任閩浙總督之許應騫次子也，清季任陸軍部丞參，民國建元後，遁居天津，以咯血死。

林述慶暴斃之疑案

民國元年間，國民黨員有林述慶者，小組勢力甚厚，人亦精幹，忽於赴梁士詒宴會後一日暴斃，七竅流血，至今傳爲疑案，

黃興輓袁

黃克強有輓袁世凱聯云，算得過四十年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假籌安兩字美名，一意孤行，居然想學袁公路，僅做了八三日屋裏皇帝，傷哉短命，援快活一時諺語，兩相比較，畢竟差勝郭彥威，可謂極笑罵之能事，又克強在清末曾青一矜，其母勸赴棘闈，克強不獲已，作一聯明志曰，一第豈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頭親。

饒漢祥之跋扈

饒漢祥從黎（元洪）久，於幕府中頗忒威福，一日，因哈漢章爭，饒自詡爲黎公國士，時以爲失言，又嘗爲某事與黃陂忤，饒通電辭職，有曰，「漢祥事先既未聞

知，事後無從補救，將來安所逃刑，「時謂總統行動，何勞祕書長爲之負責，其語誠極跋扈。

饒漢祥代黎起草之文電，仍以民國六年致張勳等電爲佳，（時饒爲總統府副祕書長，）其後之蒸電，雜用怪字，實爲惡札。

張作霖討俄檄

民初，俄勾結外蒙，訂所謂俄庫祕約，全國空氣激昂，皆主聲討，袁世凱遲疑不敢動，張作霖時尙爲師長，（？）卽發討俄檄，傳誦一時，國民黨報紙尤盛譽之。

奉張接濟孫中山

曹錕當政時，中山先生時居滬，與張作霖聲氣常通，共張反曹之幟，張氏嘗匯款十萬元，接濟中山私人用度，中山却之，而遣汪精衛赴奉報聘，與汪同行者，卽今爲師長，暴斃於江北之路校忱也，奉張先後耗招待費達萬金，汪路所用之路費，則僅八百金耳，當時民黨之窮可見。

唐紹儀建都主張

唐紹儀久居香山，其政治活動，爲期甚短，而生命至長，今國中尙有一部分崇

信之者，數年前，嘗與褚輔成談時政，謂中國當遷一佳都，始可以定國事，並以日本爲喻，日欲實行憲政，故由西京遷東京，中國應師法之，惟地點，必擇一軍艦炮火所不及者，南京北京，唐氏皆反對也。

唐紹儀鼓吹名流總統

國民未改組以前，北京之軍閥政府，光燄甚熊，唐少川發表政見，鼓吹「名流」總統，謂蔡子民嚴範孫（復）均可，而蔡氏尙嫌隸國民黨籍，不若嚴氏之一無依傍，卓然有以自立云云，時中山先生猶未逝世，或詰唐「總統人選」何以漏中山，唐不答。

鼓吹革命之民報

在革命史上最爲聲色之「民報」，二十五年前，出版於東京，編輯人與發行人，均標明爲張繼，印刷人則爲日人未永節，紀年分四種，一爲「中國開國紀元」，一爲「西歷」，一爲「日歷」，又一始爲「清歷」，爲二期載汪精衛之「民族的國民」，爲民報正式表明態度之作，胡漢民當時除撰政論外，尙作雜評一類文字，汪胡文稿，聞常由馬君武潤色。

杭辛齋言滿天下

杭辛齋爲浙江大儒，中山極禮重之，國民黨改組，指派爲浙江首席代表，並召之赴粵，使於公餘講學，旋結一學社，王用賓蔣尊簋等，均納贖稱弟子，杭不第精易學，在新聞事業上，亦爲先進，清末在北京京話日報，請光緒帝題字，光緒題曰「言滿天下」，一時稱爲皇帝捧場。

黃展雲提拔人才

林森任閩省長，頗獲黃展雲之擁戴，黃蓋自治軍總司令，與許崇智分庭抗禮，何成溶尙爲其部屬也，時中山先生被陳炯明迫走，流寓春申，以大批民黨輸之於閩，令林董擇優用之，閩海道尹之陳羣，廈門道尹之戴愧生，彼時皆爲黃展雲一手提拔之人才，今戴陳猶在壇坫，而黃展雲不知何往矣，殆已死歟。

焦易堂拒擊安福系

民國十一年，北京參議院開會，安福系分子之陳銘鑑，登台演說，侮辱中山先生，語多不經，焦易堂躍台上毆之，陳格以鈴，焦不敵，王湘乃趨前爲助，王用賓湯漪等則吆喝於台下，秩序大亂，次日報端，有載其事者，題曰「焦易堂動武」。

徐樹錚與革命

段祺瑞當政，不少門下士，而最得寵信者，則爲徐樹錚氏，因之徐之權威煊赫一時。

徐被任爲外蒙籌邊使時，頗有班定遠之志，時孫中山先生革命失敗，流寓海上，無人過問久矣，徐氏就職後，卽電孫先生請教，並派代表進謁，致其崇拜之誠，孫先生以徐爲可教，亦加以訓勉焉。

孫先生在粵開府，陸軍總長一席擬以與徐氏，後因黨人反對不果，孫先生之重視徐氏，實不讓於段，惜乎不久爲陸建章之甥馮玉祥所殺，蓋所以復仇也。

徐文武雙全，智足多謀，爲不可多得之才，詩詞頗佳，「美人旖旎千絲髮，大將功名一馬蹄」之句，至今尙有人誦之也。

徐許同戀佳話

徐樹錚在閩設軍政制置府，揭糞討曹，許崇智以討逆軍總司令名義與之合作，徐許皆有信陵醇酒之好，南台妓有名翁碧珠者，姚冶一時，徐許均戀之，徐後遂去，許乃獨據爲外室，翁妓寓所，常設雙崗，閩人至今傳爲嘉話。

國民黨之改組

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以革命一再挫敗，爲擴大革命運動起見，乃有民十三之國民黨改組，以堅固組織，森嚴紀律，使黨員一致努力爲主義而奮鬥之主張，採取聯俄容共農工爲政策，後來國民革命高潮所以汹涌全國者，實此次改組有以致之。

孫先生決心改組，助之最力者，爲廖仲愷，而反對最烈者，則爲馮自由馬素，孫先生爲貫徹主張計，毅然開除馮馬黨籍，於是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集，第一屆中央委員產生，改組之功始告竣，而革命空氣，由嶺南播到全國去，開始反抗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之劇烈，革命運動。

三大政策，不因孫先生之逝世而中止，且在廖仲愷汪精衛蔣介石等之奉行，戴季陶等之張揚下，堅決進行，如聯俄政策，不祇本「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爲原則，且有國民黨要加入第三國際之表示，一檢當年蔣介石之言論，當能知之。如容共政策，在孫先生主張，不過納共產黨人個人參加國民黨而努力於國民革命運動而已，（李大釗曾聲明以個人參加國民黨）孫先生死後，共產黨人不曰容共政

策而曰聯共政策，居然與國民黨分庭抗禮，而國民黨幹部，亦懵然從之而曰聯共政策。

聯共聯共，不但名義上如是，實際上亦如是，所以組織部長，亦落在共產黨譚平山手中，國民黨後來優秀份子之所以多被共產黨拉去，其因就種於此，如農工政策，以廖仲愷之努力，工農在指揮之下，有省港罷工之偉舉，有各地農民之興起，廖被刺後，承繼者無人，農工運動淪落，在共產黨手中，其政策已不復為國民黨之基礎，且為共產黨造機會矣，三大政策，如有人主持施行，國民之基礎必較今日為鞏固，但自孫廖兩先生逝世而後，共產黨黨徒，居然變成孫悟空，以國民黨為牛魔王矣（汪精衛語）

記聯義社

孫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四十年，而忠實之維護與經濟之幫忙，始終無間而為孫先生努力者，則聯義社也。

該社為世界中國籍海員所組織，而發起者，則為孫中山先生，孫先生為革命而奔馳流轉於各國，航行之日多，與海員接近之機會亦多，孫先生擇其明達者，與說

中國之前途，民族革命之意義，同時並說明海員組織之必要，海員爲其人格思想所感化，欣然從之，于是聯義社在孫先生口舌及海員之努力中，在前清卽祕密成立，共推戴孫先生爲唯一領袖。

聯義社之組織，異常嚴密，加入者，不但要得幹部許可，且將其名張貼於交通機關，有一社員反對，卽作罷論，其組織形態與祕密會社同，以孫先生爲行動之準則，則又爲一極革命之團體，該社之前期，社員純爲海員，後期則非海員而得社員允許者，亦可參加，社員人數，前後有數十萬人之多，而紀律之嚴明，情感之摯熱，殊爲孫先生所愛重，

進德會之八戒

民國初年，北京有所謂進德會，汪精衛吳稚暉李石曾等皆爲會員，會中標榜八戒，一不吃烟，二不飲酒，三不食肉，四不狹邪，五不賭博，六不置妾，七不做官，八不爲代議士，當時亦頗炫誦人口，未幾，袁世凱大捕民黨，進德會分子均懼而南奔，會遂無形解散，今汪精衛首先破戒而做官矣，或因爲「大官」，當別論耳。

粵政府左右二派

中山先生在粵建政府時，左右分二派一曰元老，胡展堂主之，一曰太子，孫哲生主之，汪精衛與廖仲愷等，則周旋於二者之間，太子派亦號資本派，以其富有經濟實力也，粵之捐稅及造幣廠諸事，均由太子派承包，哲生之薄產，蓋奠基於彼時。

中山鑄璽

中山先生在粵鑄璽，初覓佳玉不得，將以金質代之，後有獻老坑玉材者，絕佳，中山乃命粵之著名玉匠陸湛琢之，許以工費八千金，陸之技能，在南方稱最，中山令於大元帥府中，闢一室，俾陸工作，而以祕書連聲海任監視之職，連聲亦金石內行也，璽文曰，「中國民國之璽」高二寸七分，廣二寸六分，

孫中山爲老革命家

民國十三年冬，粵中教育行政，幾全操於共黨人物之手，憚代英等編平民學校教科書，稱中山先生爲老革命家，時中山先生固仍健在也，革命家而冠一老字，用意實極深刻，鄒海濱言。

國民革命軍之成立

以黃埔學校爲基礎之黨軍與粵湘滇桂各軍，自一次東征，戡平劉楊，二次東征，平定南路之後，革命根據地已固，國民政府亦於民十四七月一日成立。八月乃以原有各軍，編爲國民革命軍，以黃埔軍編爲第一軍，以蔣中正爲軍長，湘軍改爲第二軍，以譚延闓爲軍長，以滇軍建國第一軍改爲第三軍，以朱培德爲軍長，許崇智所統率之粵軍改爲第四軍，以李濟深爲軍長，（時許已辭職）建國粵軍第三軍改爲第五軍，以李福林爲軍長，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增編爲七軍，第一軍長改任何應欽外，則加程潛之第六軍，李宗仁所部，廣西軍爲第七軍，北伐計定，唐生智來附乃編之爲第八軍，以唐爲軍長，國民革命軍中，以此八軍爲最先最有名，九軍而後，名雖革命，實則略異耳。

青軍會與孫學會

黃埔軍校爲革命武力之養成地，以故黨派之複雜糾紛，尤以黃埔軍校爲最，而糾紛之最大者，則爲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對立是也，青軍會爲共產黨所主持，以C P及傾共之份子組織之，皆出身於黃埔之青年軍人也，孫文主義學會，則爲反共份子，以孫文主義爲信仰原則者固多人，而亦有若干思想固執者，因之彼

此互相攻訐，開始有革命勢力以來之內戰，且波及革命根據地之政治，此民十四五之鬧事也。

時長軍校者爲蔣介石氏，不能自己，乃發告兩會書，在蔣與共產黨方面交涉之後，兩會同時宣告取消，而革命勢力之內鬩，亦遂告中止。

郭沫若投身革命

郭地位鞏固而後，在社會始露鋒芒，曾撰一文，謂要創造珠江的革命文化，以征服全國，郭筆下言革命者，自此始，而後郁達夫王獨清成仿吾等陸續而來，然結果並不如郭之所期，不久，革命軍北伐，見知於政治部主任鄧演達，聘之爲宣傳科長，後且步步高陞，爲副主任，爲張發奎軍之政治部主任，居然爲一革命紅人矣，郭無政治頭腦，而革命能力亦復薄弱，無若何建樹，爲投革命之機，在南昌暴動時，且投身共產黨，事失敗，張發奎縱之逃，汕頭暴動，郭且以公安局長而兼外交署長，聲名爲之洋溢一時，失敗後歸滬，曾任第三國東方宣傳部長，在共產黨不能公開宣傳之時，乃利用文藝爲宣傳。

創造月刊居然大呼革命文學，進而呼無產階級文學，以浪漫主義文藝起家之創

造社，一變而爲共產黨之宣傳機關，所謂普羅文藝，實創造於此時，而文壇權威之魯迅，遂爲彼等攻擊之目標，此項怨恨，魯迅現在並不因轉變而減却，攻擊詆毀，至今未已，降將軍竟奪帥印，郭並反攻之陣地而亦無之，回首今昔，真不勝興替之感矣。

郭失却法律上之自由後，逃居其日妻之故國日本，研究骨甲之學，據聞其共產黨籍亦已被開除，如此，則郭之政治活動機會亦完全失去矣，

機會主義與取消主義

陳獨秀係共產黨之老頭子，地位等於布爾什維克之列甯，共產黨由成立而至民十六之秋，陳始終爲一最高的威權者，自民十六中共『八七會條』之後，陳之地位，卽告倒塌，降而爲共產黨取消派領袖。

所謂取消派，卽取消共產黨所謂革命之取消也，此名詞之起源，則爲陳獨秀在民十六之春（武漢分共後）所提出之『三年不動政策』，此政策之提出，殊遭共產黨人之非難，名之爲『取消主義』。

陳在共產黨中，雖被人目爲不懂理論之老頭子，但其政治見解觀察，實非一輩

盲目C P所能及，彼對於共產黨年來之行動，頗不贊成，所以對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則主張『加而不入，包而不辦』，他反對共產黨與國民黨爭革命領導權，以『安守本分做去，不要野心勃勃』為誠，然而此老頭子被斥為機會主義者於先，被目為取消派於後，失勢之後，且被共產黨人告密，捉將官裏去，一代怪傑，現已變為階下囚矣。

朱執信之生平

朱執信在國民黨中，與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等齊名，同為孫中山先生之有力幹部，民九陳炯明漳州回歸驅逐莫榮新，執信以長於兵運故，到虎門運動士兵反正，因以殉義，國民黨上下，同聲哀悼，後且立執信學校以紀念之，該校係中學，任校董者，則為廖汪諸人，而校長則由曾醒任之，曾乃曾仲鳴之姊氏也。

朱原名大符，粵之番禺人，棣垞先生之長子，少失怙，汪精衛之兄莘伯，受託孤之重而撫育之成人，此在執信懷莘伯「飲食與教誨。有逾父母恩」。詩句見之，與汪精衛幼同學間，長同革命，執信天資聰穎，氣魄勇毅，汪亦為之自嘆弗如。

執信不但長於新舊詩文，英日文亦甚佳，孫中山先生著建國方略，搜集翻譯材

料，朱任工作獨多，受俄國革命之刺激，乃兼習俄文，六閱月而可寫信翻譯，誠天才也，執信不但長於政治經濟，而士兵心理亦頗爲熟悉，其「士兵心理之改造」一文，精警透闢，實未曾有。

執信性情忠摯壯烈，有乃父「隘與不恭」之風，精衛謂彼一生嫉惡如仇，生平最恨貌爲忠厚，姑息養奸，貪圖自己得聲名少怨毒，而無是非善惡之念者，故黨中人多畏而避之，敬而遠之，及其死也，卽平日受其奚落斥罵者，亦爲之惋惜不已，執信人格之偉大，有如此者。

黃明堂革命史

革命老將黃明堂，爲粵之欽州人，隨孫中山先生久，革命歷史亦最長，孫先生常以八哥稱之，汪胡諸人，則稱之爲八叔，黃現已英雄遲暮，溫柔無鄉，月祇領孫先生生前批下之中將薪，棲遲於南國而已，

黃之革命史，談之甚趣，初本秀才，教學於其鄉，其鄉多匪，常擄人勒贖，匪不識字，挾黃代筆寫信，爲清吏悉，捕之，黃無法，始加入匪幫，匪衆以彼能文且能武，推之爲首，無不以優禮爲之，黃以匪難終其身，之安南，謁孫中山先生，加

入爲同盟會員，

昔日匪首，一變而爲革命黨人，黃所屬匪幫，且爲革命史中欽廉防城及鎮南關諸役之革命隊伍，而爲革命黨效命焉，

陳炯明叛變，黃受命爲南路討賊軍總司令，方出兵高雷，擬赴省勸駕，然師方出，而許崇智已敗於北路，孫先生亦離艦北上，黃旋亦爲陳所擊潰，部衆分散於欽廉一帶，

黃在粵桂粵境，頗有聲威，匪徒咸震驚其名，烈士暮年，不知其壯心何似也，其續娶歐陽氏，殊美好善戰，常隨黃氏左右，代黃親上陣線，督師殺敵，亦一女中之豪，現隨黃終老，年已在四十開外矣，

沈玄廬因女人之恨

被孫中山先生稱爲浙江人才之沈玄廬，由國民黨而共產黨，由共產黨而西山派，在革命政潮中，亦一活動之弄潮兒也，

沈爲浙中望族，政治社會地位甚高，見知於孫先生之後，卽加入國民黨，後與某某等發起共產黨，不久，以子媳楊之華爲瞿秋白所勾引，始憤而脫離共黨，與戴

季陶合，西山會議時，沈亦以葉楚傖之拉攏，參加西山派，對於反共工作，格外賣力，

西山派無大活動能力，沈在政治亦無若何地位，乃歸蕭山從事鄉鎮自治工作，頗著成績，但不諒者亦有人在，沈竟因此而被刺死，亦一最可惋惜之事，

沈輕俠好義，家財耗去甚多，而風流跌宕，與王華芬鬧笑話不少，對於新舊文學，皆有研究，戴季陶主辦星期評論時，沈任特約撰述，撰論文詩歌，數量殊不讓於戴氏，其友，則有列寧史大林等，其徒，則有宣中華徐梅坤張秋人等，亦一怪人也，

共產黨人性之狂亂，殊不爲沈所喜，其媳楊之華爲瞿秋白所攬，既已極度不歡，而其愛人王華芬，亦爲徐梅坤所攬，此恨更難已，沈因此而反共，因此而告密而死徐，女人爲禍水，然乎，

北伐軍中之女同志

國民革命軍北伐軍中，隨同出發者，有若干女同志，嬰嬰宛宛者流，皆皮革戎裝，居然巾幗英雄也，昔言婦人在軍中，兵氣多不揚，所言之意義，當有今古之不

同，不然，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徽，決不能隨革命軍之勝利而飛揚於各國也，

軍中之女同志，皆担任政治工作者，軍隊所到之地，女同志即隨之而來，公開宣傳革命主張，而少見少聞之鄉民，引爲奇事，當時民衆，爲軍閥詛咒革命之宣傳所蔽，謂爲共產公妻，無知之老百姓，見戎服之女同志來，必遙指而言曰，此公妻也，女同志聞之，亦無可奈何，祇有怒目視之而已，

隨軍之女同志，國民黨共產黨籍皆有，國籍女同志，豔史不多，而共籍女同志，性情狂放，流傳不少佳話，因而生梅毒者，亦有不少云，

河南戰役

唐生智張發奎奉汪命移東征之師而北伐後，即浩浩蕩蕩殺入河南，與奉軍對壘拚命。

北伐之師，以唐生智爲總指揮，主持中路軍事，東路以有勁敵故，則由張任之。

唐師至臨穎，與奉軍鐵軍趙恩臻遇，部下劉興等，一敗再敗，不得已乃調張來，經三晝夜之苦戰，奉軍大敗於臨穎而逃，以後汝南之役，上蔡之役，以及東西洪

橋道遙鎮宋莊諸役，皆告大捷，河南竟在張發奎所統領之鐵軍威力下，全告底定，馮玉祥之師，此時始姍姍東出也。

河南諸役，奉軍固敗，而張部亦死傷極重，蓋以鐵軍肯拚命也，馮玉祥事後對張云，如此之勝仗，祇有你能獲得，我則自嘆弗及矣，河南定後，唐張即率師凱旋，河南地盤則全交與馮玉祥焉。

風流之顧和尚

唐生智威震兩湖時，有顧和尚其人者，出入於唐之軍中，追隨於唐之左右，聲勢煊赫，冠絕一時，而唐軍中且多依有皈佛法者，水陸道場，常有建於軍中焉，

顧之識唐，由唐之親信蕭培階所介，顧爲江蘇人，人極聰明機警，言事頗準，而判吉凶禍福亦有驗，唐深信之，大事多取決於顧，東征之師之所以東下，亦由顧一言以爲決定。

唐東征失敗而逃，顧亦不知所之，有謂已被殺者，但蹤跡則不明，殆已重入深山耶。

顧在得勢時，權利兩有，而久戒之身，亦不惜在摩登伽女羣中，大參歡喜之禪

，故政界中人多名之爲風流和尚，唐聞，祇微笑置之，亦不加以譴責也。

鐵軍得名之由來

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爲張發奎氏所統領，在國民革命運動中，以鐵軍稱，蓋以該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也，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役，最關成敗者，則爲汀泗橋賀勝橋馬迴嶺三役，爲國民革命軍與吳佩孚孫傳芳之戰，而汀泗橋賀勝橋之役尤爲嚴重，時與吳佩孚在汀泗橋賀勝橋決戰者，則張發奎軍也，吳在北洋中，有常勝之稱，戰時，吳且親自督師，然決戰之後，吳竟大敗，乘火車頭而逃，革命軍且長驅直抵武昌，時武昌守將爲劉玉春，堅守不降，担任攻城者，又爲張發奎氏，後劉以無援而降，武漢三鎮之下，皆張發奎之功，鐵軍之名，已有人道，然尙未著也，漢甯分裂，張與唐生智有順流東下直搗南京之議，後汪歸國，張聽汪言，乃回師北定中原，時河南駐軍，則爲張作霖統之奉軍，韓麟春所統領之軍，在北方久有鐵軍之名，與張發奎戰於河南，張身先士卒，前仆後繼而前進，韓大驚，以爲南蠻子不怕死，卒不支而敗，敗後始知所遇者，爲南方之鐵軍，韓部此後每戰，聞鐵軍之名，不交鋒卽逃，於是張直抵鄭州矣，奉軍退後，張率部南旋，以中原讓之馮玉祥。

張凱旋武漢，英名更震，而民衆團體，製「鐵軍」之匾以贈之，鐵軍之名，在歷史上爲張發奎所統領之第四軍所有，而爲全國婦孺所知矣。

武漢政府之標聯

國民革命飲馬長江，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卽遷都武漢，時總司令蔣介石，師尙次於南昌，然國民革命之勢力，乃混合國民黨與共產黨而成，而國民黨中，又有左右之派，利權之爭，於是師未全捷，內爭卽起，漢贛於是分裂，然分裂雖分裂，尙未正式破臉也，及蔣師進南京，正式分裂爲武漢南京兩政府。

武漢分裂之初，主持者爲譚延闓，宋子文，宋慶齡孫科鄧演達等數人，以及鮑羅庭所指揮下之共籍中委，汪精衛，則後由海外歸來而參加者也。

武漢政府，當時以左翼政府稱，藉其中委及傾共之鄧演達固無論，卽孫科亦大發似共之論，彼稱爲左派領袖之汪精衛，更非左不言，當時口號之最高唱入雲者，則爲革命的向左來，蓋本致李石曾書中所云，「左派何在，誰是左派，我將寤寐以求之，旁皇以覓之」之意也。

曰左曰右，上言之而下更效之，所謂左，則非純國民黨之左，而攙共產黨之左

，確切言之，共產黨之共固然，即國民黨之共亦以共之靈魂爲靈魂也，以故當時在武漢之黨人，皆以左爲榮，機關之標語，大書「真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去」，蓋多共產黨不革命的革命的革命邏輯所影響也。

及乎武漢政府發覺第三國際之陰謀，由汪氏下令分共，共在鮑羅庭離華之後，既爲唐生智所清除，而傾共之中委如宋慶齡，亦宣言反對武漢政府而離漢，至鄧演達亦離武漢而自立爲第三黨，於是武漢政府，大爲削弱，及寧漢合作之說興，始藉機下台，不料合作而後，南京即入於西山派之手，而成立特別委員會，此亦在汪等意料之外也。

商團事件

孫中山先生反對吳曹非法納政，開府廣州，而反對孫先生者，前有陳炯明，後則有商團之變。

廣州商團，爲香港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所率領，入五者，不但有商店店員，且有商店之少東，服裝之齊整，軍械之犀利，爲當時軍隊所不及，而其勢力所及，不止於廣州一地，即佛山各地之商團，亦受指揮，故政府中人，且爲之側目，非與陳

廉伯聯絡不可也。

陳炯明叛後，以香港買辦陳席儒爲省長，啓商人登政之風，陳廉伯貴爲買辦，復有實力，秉英帝國主義者憎恨中國革命之意旨，公然提倡組織商人政府，陳對商團詭言，如發動反對政府，英國兵艦卽載兵登陸幫忙，此商團所以有恃無恐而懷異志也。

陳計既定，乃於數月前在德購買大幫槍械，槍械到，爲孫中山先生所悉，悉數扣留，商團誓死罷工力爭，而又四出活動，軍政界中人爲商團軟化收買者，殊不乏人，但孫先生則謂非有條件不能發還，驕悍之商團不能忍，變亂終於暴發，時孫先生尙率師在韶關也。

商團叛亂之發也，在其根本地西關，張貼標語。有「組商人政府」，或「曹帝吳王」等，其叛亂意義之所在，可在標語得之，孫先生忍無可忍，乃電令各軍，向西關進攻，炮聲，槍聲，火光，刀光，遂在廣州富庶之西關，交錯動亂，經一日之巷戰，商團不支，皆棄械服而走，在沙面指揮之陳廉伯，見事不可爲，亦問道走香港焉。

在數年來之國民黨政府，陳皆受通緝之處分，直至民十九南政府大赦政治犯令下，陳始得免，而黨國要人陳銘樞固與之爲友，陳公博在香港策動俞作柏在桂起事時，亦以何焯賢之活動，得陳不少經濟上之幫忙也。

護黨運動中之朱暉日

黃琪翔陳公博在廣州所幹之護黨運動，是廣州暴動之因子，蓋以李濟深被解決後之三星期，卽有共產黨之暴動。

當護黨運動發生後，黃琪翔重用共產黨陳某聯絡共產黨，共產黨得以半公開活動，最高軍事領袖張發奎，亦莫可如何，此時承張意而行事則曾爲該軍十一軍長而任公安局長之朱暉日而已，朱對黃陳行爲極爲不滿，黃陳之標語，爲反對亡黨的清黨，而屬之公安局政治部，朱之標語，則一爲打倒南京特別委員會，一爲肅清共產黨，與黃陳之標語，針鋒相對的，橫飛於馬路上，感覺敏銳者，一看卽知彼此意見之不同，黃陳雖不滿朱，亦無如之何，共產黨人無法，祇有慫恿黃琪翔出馬，在現象報上，大書，「肅清封建勢力」之題字，以爲報復而已。

共產黨之活動有軍事政治力量掩護，雖能活動，而朱殊不客氣，大破共產黨機

關，大捕共產黨人，而共產黨以之爲暴動基本人員之罷工海員，朱亦毅然下令解散，然公安局之力量有限，而大部軍隊，皆出發進攻梧州，於是於十二月十一日之晨二時、廣州暴動即爆發，朱時尙在公安局，徹夜辦公，聞警即由瓦面而逃，在公安局之隣家園中。捱餓數日，而共產黨則懸重賞以緝之，終莫能得也。

事後，朱隨爲汪精衛主張而奮鬪之鐵軍，輾轉流離，及汪入京就任院長之後，爲維持四軍文武之失職人員生活，令朱就鐵道部路警局長，即所以酬四軍之功也，但爲時不久，即爲部長顧孟餘所排。以汪之外甥沈崧繼之，烏盡弓藏，兔死狗烹，在政治主張與道義皆喪亡之今日，不知朱氏有當初之悔否耳，爲誰辛苦爲誰爭，贏得神州血淚盈，朱氏苟見到馬兒遊孫陵感詩，當不勝其悲憤也。

吳稚暉之論敵

吳稚暉之文章，素以滑稽不羈著稱，在民十六以前，爲世所重，倚老賣老之文章風態，爲人所喜，而與彼爲論敵者，無不赧然而棄甲曳兵，一時稱爲文壇老將。

但自國民黨起內鬪之後，吳前後對於軍人政客等，不免有左右袒之處，而黨中之領袖青年，起而攻之，數年以來，吳之聲譽全喪，且變爲時論與小報奚落之對象

，是亦在吳意料之外也。

吳稚暉之論敵，首推左派中人，陳公博與之筆戰最先，蓋此時吳初與左派爲敵之桂系李濟深也，吳生平以何典爲老師，公博在戰前曾購何典熟讀，而後寫文，彼此爭論，尖酸刻毒，滑稽輕薄之語，應用盡用，所謂勝負不分者，陳之黨徒，將二人之文，編爲吳陳辯論集，至今舊書攤尙可找尋也，

其次則爲汪精衛，汪以廣州暴動故，爲吳所攻擊，汪派因之且受準共產黨之罪名，汪無以應付，乃含憤而之法國，

及陳吳開戰，汪以吳非不敗者，曾撰數文寄回國以對罵，以後每汪爲文及談話，必罵及吳，謂吳自擬劉姥姥爲卑賤，並斥吳爲政治撈毛，吳以聲譽已非昔比，答辯已無當年氣概矣，再其次則爲李燄生，在反對當局運動激進之時，吳稚暉大放厥詞，寫「從東說到西」一文，大罵反對派，時上海之反對派報紙爲革命日報，編者李燄生，著「從南說到北」之長文以駁罵之，李以吳之筆，罵吳之人，讀者稱快一時，吳閱後大怒，卽電行行政院長譚延闓，出萬元賞格，以購李之頭，李因而曾逃香港以避之，及非常會議成立，吳又發表答客問，以垃圾堆譏廣東諸人，李又撰「吳稚

暉的妖術」，以封神榜之妖道或龜靈聖母喻吳，文爲粵港報紙轉載，蕭佛成鄧澤如閱之狂喜，稱爲罵得痛快，吳亦無可奈何也。

吳汪筆墨戰爭

某年，汪發表分共以後一文，吳稚暉以贅言三篇駁之，汪文羅羅清疏，吳文則以奇麗傳誦一時，猶憶其某篇結穴處，百辯無政治野心，謂如再走動政界，卽是連狗都不如，並謂當裏足十年，不到黨部，然次年某月，吳復參加中樞工作，距其發誓之期，最多過六七月之差，於是有人謂吳稚暉之歷法，二十天算一年。

吳稚暉之重軍輕黨論

吳稚暉以學者幌子，發滑稽之言論，作奇異之行動，以同情革命反對北洋故，頗見重於時，但有參加實際政治後，作重軍輕黨之論，卽開始爲國民所厭。

其論之最扼要者一則曰「就是把黨也交給武裝同志，幸而有凱馬爾其人，國民黨就算成功，不幸而有張作霖其人，就再讓第二個國民黨來，或竟讓共產黨來，免得不死不活，無疾而終，」再則曰「黨軍可愛，黨人可殺」，而其稱在李宗仁白崇禧又曰，「豐功偉烈，百世之下猶令人人思慕，」此論之出，氣得汪派大罵大斥不已，

汪氏且親自出馬，寫「覆駐法總支部函」之餘，復寫「一個根本觀念」，此與吳之論文，皆成爲一時黨爭的文獻，汪於斥罵吳氏之中，斤斤以黨紀爲言，因而吳於無以爲答之中稱汪爲「黨紀」先生，故汪黨紀之名，至今尙有人道之。

吳在當時，確與軍人拉好，非復當年有軍必閱之論者，在杭州與李濟深陳銘樞遊玩，且以劉姥姥自居，聞者肉麻，汪則斥之爲無恥，汪吳間之仇恨，直至寧粵合作汪氏入京就行政院長職，始告止息云，吳現不作重軍輕黨之論，汪亦不再云軍閱黨紀矣。

吳稚暉大唱專政論

劉老老吳稚暉氏，在某日晨中央黨部舉行總理廣州蒙難紀念會席上報告，謂陳炯明之反叛總理，外表上雖是爲了三千萬財政上的問題，但其中的主因，却是爲的總理那時的專政，總理在那種政治混亂到一塌糊塗的時候，其專政也實在是沒法的，以前我和蔡先生（子民）汪先生（兆銘）李先生（石曾）同在法國普魯士大學，當時談起中國的政局，蔡先生說專政的事，在中國再也不會有了，汪先生便附和其說，李先生閉口不發一言，我便說，中國尙有七十二地煞，三十六天罡，一共一百零八位

專政先生。要待這一百單八位專政專完了，才會沒有呢，現在果然不錯，局面又是和總理蒙難時一樣的一榻糊塗，回想陳炯明反叛總理時，主因係總理專政，但政治情形如此惡劣，也非專政不可，有些人反對專政，也不無他們的理由，不過事實上湖南打湖北，廣東殺廣西，凡有兵權的，就誰都不能干涉他，這實在是不專政之弊，何況國家處于遭難時期，應當『救國者不分權』呢，但是專政并不是胡亂爭戰，隨便殺人，那祇可說是武專政，我所說的是文專政，目前是在過渡時期中，戰爭一定不可避免的，我們民衆，在這時期中的不平安受損失，當然也一定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今惟有拿出不屈不撓的精神，準備我們的精力，不管政治之如何，是內戰，或外戰，我們惟有充分切實的養蓄，充分切實的準備我們的力氣，就使是世界大戰發生，即便是挑柴挑米運子彈，我們也當去作有力的幫助幫助與我們同一條戰線的某方云云，吳氏言語間有時仍脫不了平常諛諧辭句，惟態度似沉着多矣。

李石曾之革命意義

民十六之夏，蔣介石在寧贛對立之形勢下，敗孫傳芳而入南京，邀胡漢民吳稚暉等，分建中樞，或寧漢之分立，

革命勢力之分裂，而形成革命心理之破碎，革命理論在歷史本已模糊不清楚，此時更無論矣，

中國國民革命，是以中國民族政治經濟之平等爲原則，不但國民黨人奉行之，即參加國民革命之共產黨亦承認之，但共產黨欲共化共產黨，將國民革命曲解爲階級鬥爭之後，而戴季陶又以承繼道統自居，將孫先生拉入孔廟去，此以前之事也，及寧漢分立，南京諸人以理論鳴者，其後固有胡漢民，著其「三民主義之連環性」其前，則有李石曾之「現今革命意義」。

李在甯府成立之時，即發表於上海時事新報，及李所主持之無政府主義者機關報「革命」週報之上，此文非國民革命理論，亦非三民主義或共產黨主義理論，乃無政府主義理論，所以宣揚清魯東之理論也，李以學閥，在北方教育樹立極好基礎，在革命理論模糊中，以爲此論可以吸收革命青年，樹立全國的政治基礎，然以理論欠通，文字不佳，同時亦無一貫之勇氣，雖於與汪精衛討論政治問題，（即寧漢分裂問題）中道及之，殊不爲革命中人所重視，是李之「現今革命的意義」，了無現今革命之意義，祇成其爲革命歷史之文獻而已。

李石曾之分治合作

革命軍底定長江，舊軍閥雖未盡倒，而新軍閥即以發生，而與武力相依之名流，即發爲作悵之論，最有名者，李石曾之分治合作論也。

在清共之後，新軍閥之割據形勢，有明顯之分立，此時除蔣主中央外，其餘皆以政分會名義而自立，蔣不欲操持過切，祇有任之待變，李石曾爲討好兩方起見，在吳稚暉所提『相安一時之論調下，倡爲分治合作論時與桂系軍人爲死對頭者，則汪精衛派是也，該派反桂最烈，蔣與桂亦衝突，此陳公博之革命評論，所以得某之津貼與幫助也，在政治之立場上，汪派曾大罵李氏不已，謂爲軍閥之徒云。

龍潭之役

甯漢兩政府，由分爭而至合作之過程中，國民黨內部以內訌未息，北伐工作停頓，河南方面雖有張發奎掃定中原交與馮玉祥，而江蘇方面，新敗之孫傳芳，尙握重兵於徐州之北，餘孽未除，革命臥榻之側，尙有人在鼾睡也。

蔣介石以軍自徐慘敗而後，即行下野，東渡扶桑，將南京交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與漢方汪精衛譚延闓氏商量合作，當合作之議在進行中，孫傳芳之兵已南下浦

口，聲言到南京上海吃月餅，於舊歷七月間，（民十六）且渡江而襲南京。

時衛戍京滬者，則爲桂軍，李白聞警，全師出動，大戰於棲霞山龍潭之間，而龍潭之役，尤爲劇烈，孫軍終以桂軍之善戰而敗，然桂軍亦死傷甚多，有某團祇剩七人云，龍潭戰後，孫軍不能再舉，桂軍且渡江收復失地，江南王孫傳芳，永作故國不堪回首之嘆，且奔東北以依張作霖父子焉。

是役也，實關於南京國民政府與孫傳芳之存亡，故戰爭之烈，實國民成立後空前所無，而龍潭一帶，戰尸疊疊，腐臭之氣令人掩鼻，經月而不散云。

汪蔣同時下野

當李德鄰，將「介石自願下野」之說進於武漢政府，汪精衛唐生智譚延闓大喜過望，卽行表示滿意，但附有條件，須蔣下野後，漢府方能取消，漢方同志全部加入南京中央，合併改組，李德鄰卽回寧報告蔣氏，蔣乃命陳布雷擬下野通電（陳布雷本爲上海商報主筆，黨軍克復滬甯後，始加入國民黨而入蔣幕任機要祕書，蔣之下野電稿，擬得慷慨激昂婉轉沉痛，妙到毫巔，實爲陳氏在蔣幕第一功，第一得意手筆，）乃於十六年八月二十日拍發，實行第一次下野，而遽返奉化原籍，汪精衛以

與蔣同時下野有約在先，蔣既已下野，渠不便食言自肥，乃亦自動下野，以明心跡，於是在中秋佳節左右，甯漢實行合併，漢府取消，唐生智不好意思入南京，乃以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名義回師武漢，做他優遊自得之兩湖南面王。

汪蔣下野後之局面

蔣汪既同時下野，黨政軍領袖無人，故甯府改組，仍以譚延闓爲國府主席，而加入以李協和，于右任等爲國府常務委員，主持中樞，孫科以漢府交通部長資格，甯漢合併後改任財政部長，（甯府財長原爲古應芬，財次爲錢永銘）甯漢合併前，蔣介石已將上海共黨主持之總工會解決，清黨決議案實行，長江下游各省之共黨，已爲蔣氏捕殺殆盡，甯府改組成立，左派完全失勢，大權盡入西山會議派手中，於是特別委員會成立，腐化份子盡登春台據要津矣。

蔣介石之復職

蔣下野後，卽赴日本遊歷，而國軍主持無人繼任，軍事頗如一盤散沙，不久，乃有孫傳芳渡江入寇，鏖戰棲霞山之役，桂系包孕，右派崛起，而漸握軍事領袖實權，不久，汪精衛又與蔣介石攜手，不久，竟突有主張蔣介石復職者，不久，而歎

迎蔣回國復職之電，紛如雪片，不久，蔣竟回國矣，竟復職，竟與宋美齡結婚矣，官場真如戲場，可慨也夫。

孫哲生之圓通

黨國要人最無定見者，莫如孫哲生先生若，孫最初爲極右派，後又加入左派，在武漢政府時代，變爲極左派，其言論主張幾與共產黨人不相軒輊，洎乎甯漢合併，孫又成爲極右派，加入特別委員爲中堅份子，孫有今日之地位者，固其圓通善於應付之功，究其實，蓋亦叨「太子」頭銜之光，有以致之也，非然者，縱不失敗淪爲海上常川寓公，恐亦斷難得以儕躋於頭等要人之列，非部長而爲院長也。

北伐軍之文明

我軍既抵徐州，不但大軍雲集，而機關成立如林，總司令部行營，戰地政務委員會，各軍團總指揮部，兵站總監部，其他軍部師部團部，林林總總，觸目皆是，不但公共房屋學校教堂，盡變重要機關，（總部在舊徐海道尹公署，戰委會在南門外美以美教堂，）卽各旅館客棧，亦均選爲上好司令部，但商民住戶，見軍隊並無半點驚惶，且皆相親相愛，無異家人父子兄弟，其緣因在徐州本爲軍事要地，民國

以來，無一日無兵，人民早已司空見慣，故能鎮靜如是，其次則國軍軍紀風紀，異常嚴肅，物品交易，按值付錢，士兵無故不得上街，官長出門輕車簡從，樸實莊嚴，誠篤和平，故人民覩北伐軍蒞臨，不但不驚，且欣欣然有喜色，蓋徐民貧瘠者多，大軍雲集，官多如鯽，鈔票現洋，滿天飛舞，各業顧客盈門，莫不利市三倍，其他若飯店菜館酒家小食店茶館旅館客棧。更努力備貨以應市，夜以繼日猶恐不給，或有青春少婦，相如滌器，文君當爐，則更佳客滿座，座無隙地，其他不論丫角鴨鬢，青衣少女，嬌聲喚賣，無分生熟吃看，日必盡一二十筐，粗貨傾去，青蚨飛來，莫不洶鬢生春，秋波流笑，皆大歡喜，徐有雲龍山，霸王祠諸勝，軍中不乏騷人墨客，游蹤登臨所及，大可憑眺風景，嘯傲烟霞，楚漢爭霸之跡猶存，千古興亡之詩宜賦，不佞政務工作之暇，新聞拍電之餘，亦嘗偕二三知己，品茗山頂，敲棋石巖，舉杯籬畔，放歌田畝，聞捷則鼓掌以迎，見花則插襟以嬉，此間樂不思蜀，決非一輩僉俗所得冀望也。

蔣氏治軍之嚴肅

蔣老總禁令綦嚴，軍紀甚肅，凡軍人不准宿娼游班，犯者重懲不貸，然管子女

閻三百，原期縮游子之心，而羈商賈之跡，此時貔貅十萬，冠履三千，背井離鄉，拋妻別子，春風楊柳，紅豆相思，安能盡懣綺情，禁圓鴛夢，一日之夜，我友偶發雅興，牽裾迫行，默爾登門，悄然入室，鳩盤茶逅避四五，摩登女偶逢二三，南朝金粉，果勝北地胭脂，北地胭脂，或逾南朝金粉，不佞走馬看花，了無當意，而吾友久旱逢甘，堅要留髮，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忽聞吐牛吐馬之聲，側耳聽之，則是憲兵查夜至前院，發現軍官改穿便裝，證章藏在囊底，符號匿諸褲中，本想洩慾而來，竟遭細拖以去，鶯啼燕泣，鴉匿鵲驚，駭浪震天，酸風括地，我輩鑿貌辨色，見亂思危，踰垣以逃，奪路而逸，喘息既定，唯有目逆苦笑而已，斯役也被獲之軍官三人，爲不同隸屬之同鄉三人，團長營長連長各一，團長撤職，營長撤職訊辦，連長撤職打軍棍五十板禁閉一月了案，是誠風流擊障已。

長腿將軍雙方受敵

張大個子長腿將軍張宗昌，所部雖不守紀律，但其精銳子弟兵，亦頗能效命疆場，爲張出死力以圖存，蓋張之治軍，頗有如梁山泊忠義堂草莽豪傑意味，或二三月不發餉，或一朝披堅執銳攻克名城，一師之衆，突賞現銀二三十萬，此時求幸福

齋主何海鳴方佗捺不得志，降爲張效坤部宣傳部長，褚玉璞既領直魯全軍，以抗北伐軍，復有何海鳴爲之壁畫宣傳，實力充厚，聲勢不弱，但蔣之北伐軍，由徐州北指，首當其衝者，厥惟山東，而張長腿之終歸失敗崩潰者，實因既須傾全力以抗蔣介石，復須抽調精銳，以防堵虎視河南馮煥章之西北軍，而馮軍蓄銳已久，磨厲以待。其勢之盛，不下蔣軍，張之直魯軍額雖衆，究不能敵兩個虎將所部之大軍，然張以一敵二，猶支持兩月，勝負互見，直至五月三日，北伐軍始入濟南也。

北伐殉難之龔師長

當賀耀組所部進攻魯境某地，本已大勝，砲兵師師長龔某率二大隊砲兵乘勝追擊，已達目的地，龔忽見前方有塵灰飛舞，龔疑有伏兵，令前隊緩進，親自躍馬奔至前隊。令列成陣勢，架炮轟擊，以試前程有無敵兵，部將回報，皆云無伏，可放胆前進，龔不信，親自燃大炮之火藥線，不料一炮轟去，忽天外飛回一砲，炮彈直對龔師長射來，龔以事出意外，未嘗預防，躲避不及，竟被擊中頭顱，頭顱離頸項而飛，不知飛向何處，龔乃以受斯一彈而殞命，

部卒搶得屍身，運回徐州，雕一木質頭形，形裝屍身，以棺殮焉，賀耀組等親

臨弔奠，痛哭失聲，後其柩運回湖南原籍安葬，龔年方三十，升師長方三月，妻少子幼，狀甚悲慘，軍人以身許國，馬革裹屍，死固份耳，焉用其悲，不過龔之死，不死在敗績時，而死在大勝後，斯爲奇耳，斯爲痛耳，事後調查，始知前方確無伏兵，確無敵人，不過叢林中遺有架好之一大炮，未及取攜，炮固實彈待放之炮，炮旁遺有一重傷之兵，不能逃遁，以待死神之臨，死後忽將炮線燃點，不期炮彈適對正龔師長，竟喪其元，斯其意外之死，寧非奇事，

戰地政務委員會與蔡公時

蔡公時贛人，（其夫人郭景鸞則爲粵之潮汕人）年約四十餘，本爲外交部參事，二月杪北伐軍誓師出發時，中央命組一戰地政務委會，以董理戰地克復各地之民政，財政，外交，教育，交通，司法，農礦，各行政，其委員人選，除民政處係任命仇亦山（熬）爲主任，全處人員皆新從各方物色或推薦錄用者外，其他人員，從中央各部選用，各處主任（卽處長），財政爲陳少芸（家棟），外交爲蔡公時，農礦爲左宗澍，工商爲高春如，司法爲林袖湖，教育爲何思源，每處設祕書一人，科長三四人不等，倘有參議諮議分發各處，其下科員書記略如各廳，而蔣雨巖（作賓）則爲戰委

會主席以總其大成，凡戰地行政官吏，昔由該會直接指派，如縣長局長以至於高級之交涉員，法院院長，省政府委員廳長主席，

差不多似一雛形之中央政府，該會秉承中央意旨，而受總司令節制，故除省政府以外各簡任薦任委任官，皆由該會任命指派，而省政府委員廳長主席，則由主席秉承總司令擬定名單，薦請中央任命，濟南既克，卽任命馮玉祥部下健將，助攻山東最爲勞績之孫良誠爲主席，（初擬以蔣作賓爲魯主席，蔣以身爲戰委會主席，責任重大，未便兼任，力辭不就，故結果蔣僅受一空銜不兼廳之委員）其他委員廳長，總部及戰委員除蔣作賓兼空頭委員，何思源爲委員兼教育廳長外，（何之山東教育廳長，壽命最長，迄今已達六年以上，）未派薦一人，其委員廳長，皆商由馮玉祥推薦，省政府暫設泰安，孫良誠身膺前敵總指揮，不能就職，乃派石敬亭代理主席，蔡公時，以戰委員外交處長，被任命山東交涉員，限尅日赴濟履新，蓋山東爲華北鎖鑰，毗連青島，中日交涉繁重，故命蔡就近兼任，以便折衝拮據，保護外僑，蔡乃率外交處全部高級職員，赴濟接收交涉署，尅日組織成立，其祕書科長，皆由外交處祕書科長暫時兼任，外交處僅留少數科員書記，辦理普通公文。

關於五三蔡公時死難慘案，各報紀載已詳，國人當未健忘，恕不再贅，現任北平政務整理委員之魯若衡（蕩平）其時方爲戰委會民政處第一科科長而兼各縣視察委員，奉命赴濟接收山東省長公署，目覩蔡公時死難而後逃出之一人，其吊蔡公時有五律一首詩曰。

濟南城下路。一步一淋然。國恥當流血。公讎不共天。

如斯慚後死。何以慰先賢。舊地幾來去。沉吟萬感煎。

公時擅書法，好吟詠，稚穉如墨，兩目生光。死後之三年，其夫人郭景鸞赴濟乃於舊交涉署址，獲公時屍體，然死時倔強大罵，故爲狀極慘，屍體面目已不甚可辨，其他從死者，數十人，勤務兵亦僅逃回二人，大劫當頭，死固難免，而公時千載留芳，贏得烈士頭銜，萬人景仰，或可瞑目九泉，而上海復有公時中學及公時圖書館之設立，以留紀念焉。

閻馮助蔣北伐

濟南五三之役，日人居心不良，佔據濟南商埠各處，對守城之黨軍，日以大炮機槍轟擊掃射，黨軍及居民死者甚衆，蔣老總知此殘酷愁慘之現象，決非最短時期

內所能解決，而北伐不能因此阻礙，稍有停頓，致墮士氣，不得已酌留少數部隊居濟，聽其用外交手段政治方式徐待解決，一面嚴令一二三集團軍，速行北進，以掃除殘餘之奉直魯各軍，故閻百川令三集團縱指揮商啓予（震），由石家莊推進，方振武等軍亦渡黃河向北進展，蓋蔣氏用兵確有變化無窮之妙，其預定計劃，肅清黃河以北，決定命閻馮兩部負全責，閻之晉軍，馮之西北軍，久居北方熟諳平津等處風土人情及地域，若蔣部一集團軍，籍隸南方，長途遠征，殊非所宜，且直魯奉軍已成強弩之末，克復平津直隸，已有十二分把握，不必各軍全進，以免大軍壓境，徵集糧秣困難，隔一黃河，輸運亦不便利，蔣胸襟闊大磊落，既以收拾華北責任，付之閻馮，則黃河以北地方治安，當然連帶歸閻馮負責，故平津既定，河北省政府，平津兩特別市政府之組織人選，皆由閻馮兩氏以所部長官中選擇保舉，蔣不保薦一人，悉以閻馮意旨爲依歸，此蔣之過人處，不可及處。

北伐成功閻馮有力

蔣北伐之初以劉峙陳調元賀耀組等，分任軍團總指揮，蔣自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任馮玉祥爲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爲三集團總司令，平心論之，此時若無馮

軍邀擊直魯軍於側，閻軍伺隙而動於奉軍之後，則北伐成功，決無如是之易，反之，若馮閻反側，苟加入奉系，以抵抗北伐軍，則北伐軍決不能越黃河一步，甚且爲其所敗，而牽及長江各省，亦有可能性，故論北伐後半幕成功，蔣之智謀勇敢得十分之六，而馮閻之助力，亦佔十分之四焉，此凡稍諳北伐經歷者所公論，匪不佞個人私言也。

鮑傅守土

「鮑旅長守北京」與「傅作義守涿州」，同爲北伐過程中歷史上美談佳話，鮑之北平公安局長，得維持數載，職是之故，而傅宜生一躍而爲天津警備司令，晉軍閻系在天津失敗後，不久，傅反升爲綏遠主席，亦守涿州威名成績，有以玉成之也。

戰委員被邀入平

張作霖父子既去，鮑毓麟之留守北京，其責任原祇維持至黨軍入北京爲止，且鮑早聲明，決不敵視黨軍，而稍加反抗，故商震所部張蔭梧李服膺兩軍入北京，鮑旅早已讓防，預先接洽妥善，臨時毫無衝突，晉軍既入北京，閻錫山於六月五日抵北京，此時之北京，已陷於無政府狀態，外交，財政，交通，教育，陸海軍，民政

，司法等各部長官，皆早已逃走一空，僅留一二人員率同少數工役暫爲看守以待接收，閻既抵北京，蔣閻兩氏，皆電促戰委會主席蔣作賓，從速率會內全部人員赴北京，商約組織平津兩地地方政府等重要大事。

蔣作賓遂於六月六日率同仇鰲等各處長官，由保定乘汽車直駛北京，抵京之時已下午五時三十分鐘，各城門皆已閉關上鎖，名刺由城門下罅隙中遞進，即開城放入，數十輛汽車，風馳電掣駛入西長安街舊交通部駐紮，蓋戰委會即以該部爲會址焉。

黨軍入平後之更新

北京爲歷代帝皇舊都，城樓高聳，宮殿輝煌，建築宏偉，風物宜人，其所樹旗幟，由龍旗變爲五色旗，又由五色旗，變爲青天白日旗，北京扯青天白日旗，實以閻百川抵此時爲第一日（六月五日）閻氏到時，曾受鉅大之歡迎，旗幟店皆漏夜趕製青白黨國旗，尤不敷應市，故我輩於六日到平，於萬家燈火中，見獵獵風翻滿街者，俱是青白旗幟，不覺眉飛色舞，笑逐顏開。國軍既抵北京，閻百川蔣雨岩會見之後，最重要者爲（一）改直隸省長，改北京地名（二）設立平津兩特別市，（三）組織省

市政府人選。

(四)接收總統府國務院及各部院，公物公產檔案宗卷，當時戰委會方面，工作異常繁重，職員無論大小，皆汗流浹背，晝夜從公，略無休息機會，對直隸，北京，改名，各擬有四五個名稱，電請中央及蔣氏選擇，結果，選定改直隸爲河北，改北京爲北平，蓋「直隸」當然是帝制時代所產名，袁世凱欲圓洪憲皇帝夢，所以不改，其他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段祺瑞，張作霖，雖無帝皇企圖，而以封建思想，情於革新，必居其一，所以民國已十七年，依然是滿清時代「直隸」舊名稱，至北京之京字，以軍閥政府始終在北京，此「京」字當然存在，焉有改理，「河北」之名，係對「河南」聯想所得，天然以黃河南北爲界，理由充足，毫無疑問，北京改北平，此「平」字，因歷史上取用甚多，平穩無疵，故擇用之，至天津當然無改名必要，且津門津水，皆甚切合，要改亦改不出較天津兩字更好之名也。

何其鞏任北平市長經過

北平，天津，中央既決定倣照上海漢口例，而改設特別市，則市長人選，隨連帶急待解決，此時天津尙在褚玉璞部將徐源泉手，正在磋商投降改編條件中，故天

津市組織及市長人選不妨稍緩，北平市則刻不待緩，必須卽行決定，初閻蔣（作賓）會商之下，決定會銜保薦戰委會民政處主任仇亦山（鰲）爲北平特別市市長，分電國府代主席行政院院長譚組庵，總司令蔣介石，及中政會中常會，平方已得各方覆電，表示贊同，祇待中政會會議形式上提出通過，便可正式任命，不料馮玉祥看中北平市，必要在閻錫山晉系手中攫而歸入馮氏夾袋而後快，乃連發急電五六通，力保何克之（其鞏）爲北平第一任市長，中央不得已，勉徇其請，竟將已決定之仇鰲打銷，經中政會議決任命何其鞏爲北平市長。

閻馮酬庸之調劑

何在組織北平市政府時，趕走戰委會將交通部原址，改爲市政府，但閻馮肅清華北，其功相埒，馮旣早有陝甘，又得山東，今更得北平，閻系當然不服，故中央及蔣老總爲平均酬庸，調劑閻馮地盤，免晉系向隅起見，乃將河北省，天津市劃歸晉軍駐防，任命閻錫山爲平津衛戍總司令，傅作義爲天津警備司令，南桂馨爲天津市長，張蔭梧爲北平警備司令，爭端免起，其事始寢，但平津軍權，盡在晉系手中，故何其鞏去職後，由張蔭梧繼任，蓋何其鞏硬索北平市長，早爲閻系所憤忿不平

故也。

戰委會之倒霉

北伐結果，最冤枉倒霉者，要算戰委會之大小各職員，中級職員，雖被任爲冀魯兩省縣長局長者不少，但不久均被閻馮兩系，全體撤換，而主席蔣作賓，各處主任仇熬，左宗澍，林者仁，高春如，陳家棟等，於冀魯兩省政府，平津兩市政府，竟無一人插足，

惟何思源被任爲山東教育廳長，陳家棟調任山東菸酒印花公賣局長爲最僥倖，外交處主任蔡公時及各職員，且身殉五三之役，其他勞苦功高之人，自戰委會任務終了撤銷之令下，莫不鑊羽狼狽回南京，有幾多人京中原空缺，已另補人，反致兩頭落空。真不可理解之意外事也。

蔣閻馮譜換金蘭

蔣介石爲商洽華北善後，及收拾關內殘留奉軍，東三省易幟問題等大事，亟待解決，乃率邵力子陳布雷等北來，駐節西山碧雲寺，閻百川，馮煥章，皆應召而來，做桃園劉關張故事，譜換金蘭，結義爲兄弟，敘齒，馮爲大哥，閻爲二哥，蔣以

齒最稚，屈爲三弟，雍雍穆穆，如手如足，聯歡共慶，其樂陶陶，厥後爲東三省易職事，張漢卿亦單騎來平謁蔣，此時小張年未滿三十，英挺豪爽，似不失爲一佳公子，故蔣待以上賓之禮，且呼之爲弟，以示摯愛，曾幾何時，合久必分，至十九年春，馮閻叛中央，與蔣爲敵，化玉帛爲干戈，以兵相見，白雲蒼狗，變幻莫測，可慨也夫。

蔣幕上賓陳布雷

陳布雷以商報時事新報主筆，一躍而爲蔣幕上賓式之機要祕書，學問內蘊，才氣橫溢，文筆之佳，有目共賞，其人身裁短小如侏儒，面目一望而知其爲甯波人，自入蔣幕，重要通電文告，皆出其手筆，邵力子爲之斂手，但陳以先進視邵，且爲祕書長，故一稿旣成，必面請斧正，邵偶爲竄改三四字，亦能使陳折服，一時瑜亮，相得益彰，陳喜雀戰，在平暇時，大都以此爲消遣，有時載酒看花，亦逸興過飛，豪情勃發，陳族本名士家風，至布雷而益甚，暑天常服一旣小且窄，白已變灰之夏布長衫，髮亂如麻，不肯雜沐，布鞋線襪，閭閻如焉，不知者決不信此爲蔣幕紅人陳布雷，而陳則談笑風生，怡然自得，書生本色，吾甚佩服，不可不附筆一紀述

之。

南桂馨受讒去職

當我軍在徐州鏖戰時，山西閻錫山之態度如何，頗關重要，當時中央派有國委，周震麟田桐長川駐晉，以資羈縻，而事策動，閻亦派策士南桂馨，往來京晉平津間，聯絡一切，天津既克，閻即保南桂馨爲天津特別市市長，以酬其勞，顧南無實力派爲後援，故不久爲實力派在閻百川前進讒而排擠之，閻爲所惑，竟派崔廷獻繼任津市長，又半年餘，閻覺得又對不起南，乃又保南爲河東鹽運使，南終怏怏不歡，赴任僅數月，又辭職襍被去矣。

楊宇霆致死之原因

奉軍智叢楊鄰葛之死，世皆知隣葛忘殺帥（張作霖）之仇，親日最密，對小張（學良）以父執自居，對張輔臣（作相）萬壽山（福麟）傲不爲禮，致遭張學良亂槍擊死，不知楊之慘斃，尙有一重要原因，原因維何，即楊以軍團長資格，駐軍灤東時，極意與桂軍智叢白健生（崇禧）聯歡，雙方互相利用，互引爲重，當白輕騎赴灤東時，楊乃排隊吹號鼓樂悠揚以親迎之，華堂歡宴，錦閣密譚，兩雄相遇，惺惺互惜，

照膽傾肝，各吐肺腑，對青山而言志，指白水以盟心，期共患難，永結兄弟，消息傳來，蔣尙磊落而不疑，張則踟躇慮其變，軍權在握，高下由心，取而代之，實有可能，而桂系李德鄰白健生在武漢割據勢力之崩潰，白之野心，實有以啓之成之，啓之成之之道，雖原因不止一端，而交歡楊宇霆，居心叵測，實爲重要原素之一，故不久，張學良卽削除楊兵權，僅予以一兵工廠督辦以試測之，但楊雖不直接帶兵。而在奉軍中潛勢力甚大，奉吉黑文武長官以逮下級幹部，種子密播，聯絡甚勤，小張以楊外結日本，關外密集幹部，關內復勾結桂系，留之終成後患。焦思憂慮密議之後，乃毅然誘楊入府以殺之，然楊實爲奉軍之骨幹，之靈魂，而智足謀多，神機妙算，不愧諸葛之鄰，一旦慘死，在奉軍團體言，實自壞長城，卽在小張個人論，亦不啻自戕手足心腹，論者以爲楊如不死，或無二十年九一八之事產生，東北四省淪爲異域，或無如是之速，觀微知幾，尋根究源，推其因果，或不盡誣，權重權輕，害多害少，在小張當亦自悔失算，但大錯已成，陳跡難追，此中真相，要非外人所能知斷已。

李白勢力乘機進展

桂系在龍潭棲霞山聚殲孫傳芳一役後，勢力大張，幾襲取孫傳芳時代奄有京滬之事實，南京市長則何民魂也，上海市長則張定璠也，淞滬衛戍司令則白崇禧也，然蔣介石復任總司令之後，臥榻之傍，不容他人鼾睡，而蔣之雄才大略實力充足，究非桂系所能敵，此時唐生智在漢，二次反中央反蔣，李白乃乘此時機，聯合六軍軍長程頌雲（潛）請命西征討唐，蔣允之，李乃爲討唐總指揮，命程爲前敵總指揮，浩浩蕩蕩，溯江而上，不一月，唐軍潰崩，李乃據唐之地位而奄有武漢，組織武漢政治分會，隱有離中央叛蔣企圖，然此時二軍軍長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爲譚組庵唯一嫡系軍隊嫡系勢力，譚與蔣方水乳交融，故魯亦當然矢忠中央，聽命於蔣，故桂系在漢雖號統治兩湖，實僅轄一湖北而已。

桂系意有未足，乃乘北伐勝利，華北初平之時，由大將白健生親自出馬，直赴北平，冀圖桂系勢力，在華北嘗鼎一臠，分羹一杯，擴充版圖，以鞏基礎，白之甘辭腴美之淞滬衛戍司令，固屬情勢變遷，不能戀棧，而別有企圖，亦灼然共見，其聯絡楊宇霆，實有重要佈置，惜乎其謀不臧，爲各方所窺破，預防甚嚴，計劃無由實施，楊宇霆一死，白更兔死狐悲，孤掌難鳴，終於連武漢地盤亦不能保，至今仍

在廣西故地，與陳伯南合組西南政委員，閉關自守，不足以顯英豪，宜乎抑鬱寡歡，悵惘無華矣，（按白健生近年在廣西，厲行建設，銳意圖治，以成新廣西，其功亦不可沒，）

桂系在武漢時之行動

桂系在武漢，尙有兩事，不能不紀，其一，拘囚程潛，其二，撤免魯滌平本兼各職是也，程潛資格甚老，早入同盟會，從事革命，早掌兵權，總理在日，卽爲大元帥府總統治下之陸軍部部长，其勛望歷史，遠非李白所能企及（程早爲中委）當西征之初李宗仁與程，名位本相埒，（都是軍長總指揮）洎克武漢，取唐生智勢力代之，在理本應平分春色，共享富貴，乃李以張知本爲湖北省主席，僅予程一政治分會委員空銜以餌之，程大不悅，稍久，程又向中央暗送秋波，程爲湘人隱圖推翻桂系地盤勢力，爲李白所覺，乃於某日，在政治分會會議席上，一言不合，竟拘而囚之，中央方面，以程爲中委，政治分會委員，總指揮，軍長，非李白所能免職拘囚，故深爲不滿，迭電責問，李白置諸不理。

中央不欲遽事決裂，亦祇好隱忍聽之，不料桂系抱一不做二不休態度，以湘主

席魯滌平不附己，遽以政治分會名義將魯本兼各職撤免，任何健爲主席，派兵入湘，而湘軍內部，亦有受桂系誘惑以叛魯者，事變倉卒，魯不能敵，倉皇隻身由洙萍路逃入贛境，方得脫險赴京，哭訴於蔣介石譚組庵之前，（不久中央改任魯爲贛主席）中央至是，知桂系志不在小，深恐兩湖入其掌握事態擴大，設或由上游順流而下，搖動長江，其勢更難剪除，乃乘其得湘未固，民心軍心未附之際，出師討伐，不久，桂軍迎戰皆敗，每戰必北，何健復乘機反桂，脫穎而出，相持不到兩月，桂系在武漢各軍多半崩潰，結果祇得倣舊燕歸巢，遁回粵西，待機再起，但七軍精銳，喪失大半，李白至今，仍祇有回復北伐以前狀態，據有廣西一省地盤而已。

桂系四金剛

在北伐之後，桂軍領袖幹部以善戰有功，勢力及乎南北，李宗仁稱雄武漢，白崇禧威震平津，李濟深坐鎮廣東，黃紹雄治理廣西，不但汪精衛派不能立足，蔣介石且爲之側目，此四人者，以鄉土關係，有密切之聯合，政治軍事行動，完全一致，桂系之名由此成，而喧傳全國矣，而李白李黃之桂系四巨頭，則被稱爲桂系四大金剛。

與桂系衝突最先者，則爲汪精衛派，蓋以廣州護黨之役，汪派將桂系在粵勢力剷除，黃紹雄僅以身免，共產黨暴動後，桂軍與陳銘樞合作回粵，直至白崇禧平津出走，李宗仁武漢失敗，李濟深湯山被囚，桂系之勢力始崩潰，與張發奎軍言歸於好，共退廣西，苦戰而維持此僅有之廣西地盤，四大金剛，已不復如數年前之怒目視人矣。

現在李白生聚教訓於廣西，與流寓香港之李濟深，服官南京之黃紹雄，互相呼應活動於軍事政治上，前途如何，正未可知。

桂系號稱鋼軍

國民革命軍北伐，以饒勇稱者，首推第四軍，（軍長前爲李濟深，後爲張發奎）其次則推李宗仁所統領之第七軍。

第七軍戰功，僅次於第四軍，其他卽何應欽之第一軍，譚延闓之第二軍，朱培德之第三軍，程潛之第六軍，亦皆不無遜色，至不能戰之李福林第五軍，自不可同日而語，張發奎以善戰故，鐵軍之名，威震南北，人以第七軍北伐戰功不少，而戰鬥力亦強，乃號稱爲鋼軍，各軍宣傳員，亦力爲宣揚，冀與鐵軍同爲國人注目，

于是，鋼軍之名，始爲國人所共知云。

李宗仁之眼

桂系首領李宗仁，由排長而至總司令，有福將之稱，李貌不揚，身材不魁梧，面目復黧黑，望之不似富貴中人，談者，則謂李眼特佳，炯炯而生光芒，所謂汁濁一清也。

李未遇時，相者謂彼相大富大貴，李雖未如韓蘄王，報相者以老拳，然頗不之信，相者力言其走眼運時，（卽三十五至四十歲）前程不佳者，將抉我目，但怕眼病，若眼病，則前途須受挫折，囑李留意，李頷之而已。

國民革命軍成立，李以附革命有功，任第七軍軍長，北伐之後，且任集團軍總司令，計其年歲，適如相者所云，及蔣桂交惡，蔣與西上之師，以李明瑞等之變，桂系在武漢勢力，無有存在，時李適患眼病，又如相士所云，是李之命運如何，可以其眼測之，軍政界中人，亦常以此爲談助也。

桂系倒後之新建設

桂系在武漢勢力既倒，地盤隨爲蔣介石收入中央版圖，何雪竹（成濬）以總司

令北平行營主任，國民政府駐平辦事處主任資格，改任爲湖北省政府主席，兼總司令駐漢行營主任，兼某路軍總指揮，（中間蔣一度任何成濬爲國府參軍長不就改委賀耀組充任）李宗仁，白崇禧，率其殘部，回廣西故地，與後起之西南王陳濟棠合作，并加入西南組織，而爲西南政治分會委員一份子，白崇禧旣不能逐鹿中原，與蔣爭一日之長，不得已出全力銳意經營廣西建設事業，築公路，植農林，練團防，清盜匪，肅吏治，釐財政，發展農村經濟，隨造成今日新廣西局面，桂本貧瘠，圖治不易，建設更難，而得白健生努力經營，居然有此成績，可見事在人爲，有志者事竟成，李白於軍事地盤雖失敗，而桑榆之收得此佳譽，亦足自豪已。

唐生智之反桂及反蔣

唐生智失敗於桂系，恨入骨髓，朝夕圖報復，未嘗一刻忘，唐失敗後，唐部盡歸白崇禧改編節制，但仍留李品仙廖磊以統其衆，當白崇禧楊宇霆勾結之時，已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唐已密向蔣老總悔過投誠，蔣本總理「不念舊嫌」態度，忻然接受，密委唐以總指揮頭銜，唐亦自告奮勇，以收復唐舊部湘軍反白反桂系爲己任。此時李品仙軍隊隨白北上，散處黃河南北岸，一部份在平津一帶，此時白之心機，

方日夜謀如何奪取華北地盤，如何聯絡奉軍，百密一疏，未防及唐部會倒戈相向，迨楊宇霆兵權既削，李品仙聯絡所部師旅長領銜，發表反桂系李白仍擁唐孟瀟爲主帥之電已露佈全國，馬上鞍，刀出鞘，劍拔弩張。勢甚洶洶，自知大勢已去，決難挽回，默然而遁歸武漢，幾乎不能脫身，湘軍物歸舊主，宰牛殺羊以慶成功，唐生智亦大犒三軍，擴充部隊，提升將士，以酬其擁戴之功，掀小鬚以微笑，樂大仇之得報，其樂可知，循環因果，有轍可尋，俗謂「一報還一報，若還不報，時辰不到，」洵乎不虛。

但唐野心甚大，利權之志甚熾，雖到重握兵柄，較之集團軍總司令兩湖王，不啻天上人間，相去甚遠，見蔣並無酬庸給予地盤之心，憤然作色，愀然不樂，延至十八年冬，復以三次反蔣聞矣。

唐此次反蔣，事前似佈置甚密，遠結山西閻老西，近勾西北馮老二，意謂此次反蔣，必能使蔣措手不及而下台，但事有出唐意料之外者。

唐之反蔣通電，妄稱聯合各將領七十餘人聯銜，結果被列名之人，紛紛通電表明心跡，加以否認，而最使難堪者，厥惟蔣令閻馮剿唐，此時閻方趙次隴（戴文）

等方在京得大用，當然不肯助唐，不但不助，反奉違蔣令，閻百川親自出馬以討唐，晉軍李服膺楊效歐等師，且沿平漢路猛進，馮煥章初則袖手旁觀，後亦助閻進兵相逼，可憐唐孟瀟先生，又重演一次「拖槍落荒而遁」故劇，唐現又與蔣間接合作，且爲大世界產生中委之一，一躍而爲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之軍事參議院長矣，雖位高名崇，但真有「不堪回首話當年」之慨矣，唐此次之得再起，全出汪精衛先生一片提攜誠意，不識於秦淮河上遨遊引杯痛飲時，亦有將軍老去髀肉復生之感乎，雖然，唐氏亦不愧爲人傑矣。

閻馮背盟討唐

閻錫山馮玉祥之解決唐生智在豫部隊，事前唐之反蔣，本得閻馮同意，祇要唐一發難，討蔣通電一出，閻馮卽應聲而起，不圖閻馮怵於蔣勢力雄厚，而蔣復派人曉以利害，閻馮知倒蔣尙非其時，乃臨時密商改變已定方針，受蔣付託，遽賣唐生智，不特不助唐，而且討唐，唐三面受敵，當然不敵，身敗名裂，狼狽遁走。

閻馮反蔣之厚結聲勢

閻於討平唐亂一役後，滿擬晉軍勢力，擴展至河南，將河南一省，劃入晉系版

圖，不料閻以親自出馬，討平唐亂之後，蔣以劉經扶（峙）爲河南主席兼中路軍總指揮，閻怨恨之餘，又受馮玉祥有力之煽惑，乃蓄意反蔣，閻自命老成持重，鑒於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等迭次反蔣之失敗，不能不謀定後動，計出萬全，默念能加入反蔣集團者。

除川滇黔三省遠水不能救近火外，唯有粵桂兩省，但桂系新敗之餘，自保不暇，無法相助，唯有陳濟棠坐鎮天南。兵精量足。且凡反蔣中委，羣集穗垣，具有對抗中央雛形，陳如能出兵以攻湘贛，足以牽制中央軍，以分蔣兼顧之勢，卽不然，但求虛張聲勢，桴鼓遙應，亦足淆惑國人觀聽，厚彼聲勢，派員入粵，密電往返磋商，繹絡不絕，結果，陳濟棠表示接受閻馮反蔣意見，允通力合作，協助一切，閻馮大喜過望焉。

閻發巧電諷蔣下野

閻馮方面，既得西南協助之諾言，復得奉張合作之報告，以爲「蔣業已失道者寡助，而我方（閻馮）則不啻有道者多助」，隨以河邊村，晉祠，太原，多次之議決，（馮玉祥前次反蔣失敗後，中央下令通緝，經閻力保馮無他，謂已幽囚晉祠，決

無他慮）決定先送馮玉祥率部隊出晉開闢入豫，發動討蔣，作爲先鋒，而閻則率大兵入魯豫爲中堅，但閻素狡猾，時局至此，猶不願甘爲戎首，部隊祕密分配佈置已妥，乃至十九年二月十一日，發一「禮讓爲國」之巧電致中央，並將此電露佈全國，此電既標榜禮讓爲國，內容完全係諷勸老蔣自動以禮讓之態度與途徑，宣告下野，意在「樂得不讓人討伐，自動下野，大可博得一個禮讓美名，」中央方面，接得此電，表面似頗驚訝，實則閻之伎倆，早爲中央及蔣所窺破。業已佈置對付辦法，乃由五院院長譚延闓，胡漢民，戴傳賢，王寵惠，趙戴文，迭發皓苛兩電，層層反駁，爲蔣解釋辯護，其措詞立意，大致謂「中央係中委全體負責，政權操之中央，政治良窳，由五院負責，介公職權，僅及中央所規定付與者爲限，不能由介公單獨負責，禮讓最美名，不盡適合于今日，如果大家禮讓，則國事誰負其責……」等語，措詞亦極得體而莊嚴，閻雖反覆辯駁，卒難勝中央理直氣壯之詞鋒也。

閻氏禮讓爲國電之反響

閻老西禮讓爲國之電既發，雙方暗中，已各自備戰，而華北各級黨部，及天津民國日報，已羣起向閻詰難，主張請中央乾剛獨斷，毅然下討伐閻馮明令，滑稽者

著論，竟謂閻既主張禮讓，何以彼自身關起娘子關大門，做了十九年山西土皇帝。尤視山西爲彼私物，霸佔不肯讓人，閻如果誠有禮讓精神，應先以身作則，立刻實行「禮讓」，將彼現有之政權軍權交還中央，宣告下野，否則不明義利，不顧利害，「明於責人，暗於責己，則司馬昭之心，已路人皆見，大言禮讓不慚，將誰欺，欺天乎，……」等措詞以攻擊諷刺之，同時中央及蔣對付閻，態度已漸趨強硬。

閻氏宣告下野以退爲進

三月三日，閻忽發表一江電，表示既不能貫徹禮讓主張，彼自身願卽日下野出洋，以身作則，藉弭糾紛等語，此則出於國人意料之外，緊張萬分戰雲密佈之時局，至此忽現和平曙光，空氣漸歸平淡，於是中央大喜過望，對閻此舉，表示贊許，商量給予考察歐美日本政治專使名義，預備發給鉅額旅費經費，閻亦派員赴日本預先租賃房屋，及定出洋艙位，一若此事必定實現，化大事爲小事，小事化無事矣，詎知仍大謬不然，租日本房子，定艙位之空氣，竟煊染至半個月之久，至三月廿日，空氣忽劇變，出洋之聲已全息，閻且已通電就所謂聯軍總司令職，軍隊出動，已由暗入明，而太原河邊村道上，西山會議派，改組派國家主義派，西南系，奉系，

軍人，政客，繹絡如山陰道上，閻當此之際，惱羞成怒，乃聯馮及已系要人正式發表通電討蔣，中央忍無可忍，亦下明令討伐，褫奪閻官勳，下令通緝，戰端隨開，雙方大戰於豫境，此戰也，直至擴大會議，閻馮完全失敗而中止，歷時達四月有奇，而尤以蘭封，鄭州諸役爲最劇烈焉。

趙戴文借故回晉

在閻反蔣之時，最難堪者，莫閻系之趙戴文朱綬光等若，趙戴文方長監察院，朱綬光方長軍政部，（此時內政部長亦爲晉系人物，其名偶忘，）其他次要人物在京者尙不少，欲圖遁歸山西，則身居樊籠，監視綦嚴，雖插翅傳翼，亦難高飛遠走，如果不走，不能不聽中央命令，附驥討伐閻馮，但後來軍政內政兩部長，卒被免脫潛逃，而趙次隴（戴文）之去京回晉，反得有中央推舉回晉向晉解釋誤會代表名義，款段出都，明白赴晉，斯不得不目爲奇事，而爲趙慶也。

蓋趙爲閻百川老師，駁閻禮讓爲國電，趙亦列名，並在蔣介石譚組菴前，力闢老閻此舉謬妄，係受人之愚，並謂若得戴文回晉親向閻解釋勸告，必能使閻意見冰釋，擁護中央到底，蔣介石明知此事趙必預知，趙希望回晉，必鴻飛冥冥，一去不

同，但留此三家村冬烘老先生於京，毫無益處，或反受刺探重聞祕息密以告閻之慮，故一聞趙請，即允而笑遣之，趙既得脫，自謂鳥脫樊籠，魚歸大海，實則徒使老蔣博寬大美名，以殺之囚之不武，留之反足爲害，原質上放他回去，且看其有無下文，此非趙學究冬烘之智所能夢見者也。

閻馮汪反蔣張學良舉足重輕

當閻馮汪商派鄒海濱（魯）傅宜生（作義）赴奉，游說張學良加入反蔣集團，張學良開幹部祕密會議，結果決定騎兩頭馬，向雙方代表都答允合作，蓋此時，中委吳鐵城張羣方啣蔣介石命，常川駐藩，爲中央及蔣個人代表，吳張聲望，均遠超傅作義鄒魯之上，而縻羈籠絡手段，亦非傅鄒所能企及，吳氏駐東北甚久，不特與張漢卿私交甚摯，且因遍赴奉黑吉三省視察之故，與奉系幹部中堅份子，亦假以辭色，均甚莫逆，吳態度謙和莊嚴，到處演說，受人歡迎，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險」兩句，警告在九一八以前，深入地方民衆團體領袖腦筋，印象佳而深，此著更非閻馮代表所能企及萬一，但此時奉軍幹部，實分新舊兩派，一主聯閻馮以反蔣，一主服從蔣而放棄閻馮，張學良不能左右袒以決此重大問

題，始決定兩方意見都接受，沉着觀變，再定最後方針，以決從違，蓋此時均以平津河北地盤爲餌，而張則「正中下懷」，但事實上究竟以何種方策舉動，方能真正攫取日夜思維之平津河北地盤，光復舊業（張雨亭未死前，平津河北，本在奉系勢力範圍內）則不能不待最後之機會，故爲折衷新舊系意見起見，乃祕密向雙方代表密示均接受誠意，雙方代表，皆大歡喜，各以密電，報告京晉兩方，以爲其事已成，毫無問題，張岳軍因之回京，傅宜生同向晉閻密告後，仍回天津警備司令原職，各待事實之發動與證明。

蔣閻之代表費

在反蔣運動劇烈時，東北之張學良，有舉足輕重之勢，晉閻以北方反蔣軍事領袖資格，當然派代表赴瀋聯絡一切，而甯蔣爲聯絡計，代表前後到瀋者，亦不知有若干人。

閻生性鄙吝，視財如命，代表川資，最多不過千元，間有二三百元者，故旅館多住下等，應酬可謂絕無，而蔣方代表，則滿載出關，視金錢如糞土，故瀋張之官佐及東北高級軍官，羣爭趨之，閻代表除偶一謁張之外，無人過而問之，當東北軍

入關之前日，蔣代表吳鐵城於與東北軍人舉杯慶祝勝利中，即已報告南京，而閻代表至東北軍動員之日，尙蒙在鼓裏也，知者謂閻派赴瀋陽之費，前後不及五千元，而蔣方所用，則在十百倍以上云。

正統之爭

閻馮汪在北平成立擴大會議，以爲組織北方政府之基礎，在未成立前，陳公博奉汪之命，先到平代表活動一切，同時到平活動者，則有西山會議派鄒海濱，籌組中樞之議起，而正統之爭則於以興焉。

鄒爲西山派，以第一屆爲立場，陳以改組派，以第二屆爲立場，鄒謂第一屆反共最先，於第二屆代表大會開會時，曾否認之，且二屆多共產黨，法律事實，皆欠完滿，以言正統，當以第一屆爲是，而陳則謂西山派已受開除處分，在法律事實皆無存在之理由，而二屆中委，擔任某項之歷史任務，應有承繼正統之權利云。

以第一屆中央爲幌子之西山派，與以第二屆中央爲幌子之改組派，各有理由，大打官司，實在各爲其派系謀利益，平津輿論，則不重視，亦不作左右之論。

如此爭論，於某項運動前途是不利者，汪繞道日本抵北平，乃以擴大會議解決

之，不但以平西山改組之爭，且以滿閻錫山等之意，蓋以閻等非一二屆委員而爲三屆委員也，春色平分，爭端卽止，擴大擴大，會議無不皆大歡喜焉。

陳作正統論時，文字雖時見於報紙，但活動毫無，文稿寫竣，卽驅車章台，革命工作者，絕不留意，汪抵平，改組派中之顧派控之，汪召陳詰責，陳惟有唯唯而已。

閻錫山厄逢陽九

閻錫山被擴會推爲主席，就任之日，正前方反蔣各軍崩潰敗北之時，閻厄逢陽九，（閻就職主席正值十九年九月九日）本已無法維持，不料無情張學良寒盟食言，突起擁護中央之師，浩浩蕩蕩，殺奔關內，而以戴定內亂反蔣各軍爲己任，飛機軋軋，繞三海以迴翔，兵車隆隆，迫平津而蔽野，擴會諸公，暫且穴居，以避飛彈，無何，中央軍有三四十名便衣隊混入濟南車站開槍威嚇，晉系大將傅作義竟誤會爲中央軍已入濟城，突下所部退却北走之令，傅自身亦率同重要軍官省府要吏，上專車北遁。

晉軍退出濟南若干小時，蔣老總方得消息，命各軍挺進，唾手而得濟南焉。

擴大會議移晉開會

當閻氏出走之日，關外小張，以武裝求和平通電，派兵入關，繹絡不絕，王樹常于學忠各率勁旅，紛紛蒞臨，莊嚴盛大之擴大會議，不得不停鏢閉幕，閻不得已掣改組派及西山系，移晉開會，依然行使職權，由石家莊，而回太原，我革命領袖汪先生，亦祇得暫赴太原燕居焉。

閻錫山失敗之又一說

閻錫山主持之擴大會議，以東北入關，即行風流雲散，而顯赫一時於華北之閻錫山，不能不躲回河邊村，不復再露政治鋒芒。

張學良胡爲乎而助蔣倒閻，談者每以爲張受蔣之收買，實則係閻之自召。

閻之參加反蔣有兩次，一則始於禮讓爲國之電，一則成於擴大會議之局，閻自發禮讓之電後，即從事於積極倒蔣工作，與馮玉祥成立反蔣協定之後，即派鄒海濱赴瀋陽代表一切，鄒行，攜有閻所擬就之反蔣聯名通電，徵張意見，張閱後表示同意，電將發矣，不料閻受何應欽之籠絡，既得權利後，即急電瀋張，請不發反蔣通電，其出爾反爾類如此，然鄒未知之也。

潘張接電大怒，召鄒而問曰，君能代表百川乎，君能代表百川一切乎，鄒連答曰是，連答曰當然，潘張由衣袋取閻電擲與鄒曰，你能代表耶，此電是何意也，鄒閱之，驚憤無言，潘張大罵，歷一時之久而莫已，鄒不言亦不動，至潘張逐客之令下，始由衛兵送出大門，抱頭鼠竄而離潘。

張經此之後，對閻銜之頗深，常思有以報之，乃決心擁蔣，擴大會議前，吳鐵城即奉蔣命代表赴潘聯絡，潘張除與吳商洽外，尙極力與閻敷衍，閻以爲張尙肯助己者，乃成立擴大會議，閻得主席，正在興高彩烈之際，不知東北軍已入關矣，閻接張電，爲之警惶失措，東北軍至灤東，擴大會議之負責人等，咸倉皇西行，汪精衛知致敗之由，爲之沉鬱不已，「剩有一杯酬李牧，雁門關外度重陽，」汪詩實對閻而發也。

中央派員秘密工作

閻馮變作，中央派中委馬超俊，中委兼津市整委苗培成，中宣部祕書朱雲光等常川駐津，祕密指導四個黨部，兩個黨報從事反閻馮工作，但平津黨部人員，華北，民國，兩報總編輯主筆等，出入皆有暗探亦步亦趨，監視甚嚴，中央復嚴令積極

工作，不准稍有畏葸退縮，於是此等人員工作異常困難，生命異常危險，但既以身許黨，以身許國，亦祇好秉着大無畏精神，努力奮鬥，以求盡職責，時魯若衡（蕩平）任天津市黨部常委兼宣傳部長，兼天津民國日報社長，兼天津市社會局長，爲中央系在華北第一紅人，在津於黨政兩方，頗具相當勢力，魯雖年青，而老謀深算，莊重幹練，且具交際長才，故不特爲中央所倚重，且爲晉系所重視，平日與崔廷獻傅作義等頗相水乳交融，沈瀟一氣，泊乎閻老西反蔣露骨，魯初覺地位環境，異常困難，但中央則密電頻來，勗勉備至，魯考慮結果，決定接受中央命令，相機行事，一面仍與晉系交歡，免其疑忌，但事實上傅崔已密加注意魯之行動，某日魯拍兩密電至南京，一致蔣氏，一致中央各要人，報告晉系在平津行動佈置及野心焉。

天津民國日報及其黨部之封閉

黨部宣傳工作，益奔騰澎湃，無孔不入，傅崔對某君畏而忌之，必欲去之而後快，初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而某君則以二十年老革命之經驗精神，抱定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之態度與決心，毅然不爲稍屈，每日至報館黨部治事如常，密探尾

隨不顧焉，崔廷獻並派科長張友漁游說魯蕩平，出函致某，勸某自動將民國日報停版，安全去津，魯怵其勢威，勉從之，某得函立撕碎之，詞鋒益烈，傳崔知不可動，不得已於三月十九日派員兵將民國封閉，某乃遷法租界，改辦一小報，再接再厲以從事討閻宣傳工作，黨部亦於三月二十日封閉，黨部委員乃聯合北平，河北，北甯共四個黨部，密組聯合辦事處於天津法租界，分組工作，仍推某君爲宣傳組主任，閻方見反閻小報，老羞成怒，下令密緝，某之原來寓所，被抄三次，並翻印某照相片數千張，凡偵探偵緝憲兵警察以及租界捕房人員兵警，無不人手一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某之生命，岌岌危如燕幕危卵，居發日事三遷，有一次僅差五分鐘險被捕獲，而某仍談笑自若，鎮靜工作如故，但報館同人。被捕者，已有王弢樓，周震生，劉詠嘉，張民權，何振明，五人之多，王弢樓竟瘦斃獄中，其他四人囚至九月底，奉軍至津後，始得釋出，皆已枯槁無人色，某之不死，間不容髮，其間若有神護，蓋某履如斯之險境，不下七八次，皆能履險如夷。平安度過難關，逃出死數，不亦奇乎，其次，黨委陳石泉有一次亦險被捕獲，結果以得力其夫人之出而糾纏，與捕者牽拚拚命，陳得乘隙逸去，陳夫人於捕房，僅以互毆薄斥了事，亦稱僥

倖，其他被捕者，尙有一組織部主任陳惠，則竟解送太原，拘於獄中，至十月杪始得乘作苦工之機而逸脫，其他中央系工作人員之被捕者尙有多人，然首要次要人物，竟無一人遭毒手，故被捕者，除遭毒打外，完全生還，（王毀樓乃病死例外）亦不幸中之幸事也。

湯玉麟的奇形醜態

在日本侵略華北當中，湯玉麟在熱河確是一個重要腳色，他的事蹟，有勞我那枝秃筆忙一下的必要，湯氏徽號湯二虎，他湯家在北方的拳術是有數的，他的父當然是好漢，他幾個兄弟早年就稱霸，而號爲「虎」了，從前北方的武俠士，正如現在的武俠影片，不是做保鏢，便是做賊頭，十六年時，東北軍大攻雁門關，二虎爺任第一道防線，每戰身先士卒，有一天被敵方連打傷三匹坐騎，仍是前進，所以他手下都叫他福將，引爲美談，惟湯某極好色，一次在張家口嫖一妓女，妓女知二虎前線匆忙，久未洗腳，乃爲湯溫水以沐之，湯感其敏，遂收爲偏妾，妓女之茶壺某出身於伶，能解戲文，湯乃出身綠林，目不識丁，每觀戲必攜之往，爲湯解戲之出典，湯聞之甚得，隨以上校副官加茶壺，熱街某剃頭店中，有理髮妻甚美爲湯悉，於

是將理髮匠夫婦，立傳到，謂理髮匠曰，汝妻我不還汝矣。今以五百元，汝再另娶，更以其剃頭店獲利甚微，爲謀縣缺，不久果以赤峯縣長缺賜理髮匠，理髮匠說，我只會剃頭，那懂作縣長，湯罵着說，我卅年前浪跡綠林，那懂作官，今爲都統已數載矣，（都統卽現在主席）而區區縣長有何難哉，理髮匠面紅耳赤，唯唯而退，於是請禁烟局第三科沈科長爲助，初尙不肯，後因得罪該局總辦小湯，（名佐榮湯玉麟長子）方從請，理髮匠恐沈不願，卽說我每月只支俸五十元，餘皆由科長支配，我決不問信，並無論何時，科長要用我，我當爲理髮修面以報君云云，誠醜聞也。

陳向元與鮑文樾之六同

六不將軍陳增榮君拒鄭蘇戡鮑觀澄之招，翩然南下，白崇禧將軍遲諸桂林，乃買舟往港，瀕行飲於酒樓，談涉子平術，陳固精風鑑者，曰，命可信而不可盡信，故孔子罕言，罕言非不言也，予（陳自謂）與今參謀次長軍事委員會廳長鮑志一君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且同於保定軍官學校，同班第二期畢業，有此六同，則遭際亦宜盡同矣，顧又不然，鮑自出學校，卽投張學良將軍，洊升三四軍團參謀長，一帆風順，以迄今茲，予則爲軍人，爲新聞記者，爲銀行家，爲鎮守使，大起大落，忽

榮忽枯，奔走四方，子輿氏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子將易爲盡信命不如無命矣，愚謂邑廟豫園路有蔡伯琴，及某文學家聽天由命生，皆擅批八字，盍往訪之，陳應侯諸異日，誌此以質聽天由命生。

丁士源儼不於倫

北洋軍閥中曾出風頭之丁士源，近爲僞滿洲國網羅以去，昇以高等顧問，月薪八百金元，雖不及曩之京漢京綏路局長及龍煙鐵礦會辦之闊綽，然亦足小供揮霍矣，旣任顧問，而碌碌無所見長，覺辜負皇恩不少，乃建議於溥儀，謂徧覽世界各國歷史，以美國獨立爲最符今日之狀，美人要求其母國英倫政府承認，僞國應援此先例，要求中華民國承認其所謂獨立云云，洋洋灑灑，振振有詞，然說者謂丁係英國林肯新大法院畢業生，亦曾涉獵世故，豈有爲人傀儡瑟瑟可憐之美國華盛頓，如彼之所謂執政否乎。

丁逆士源在日內瓦風流現形記

丁逆士源，此次奉僞國亂命，於國聯開會時前往日內瓦活動，冀世界各國對於僞國之成立，予以諒解及承認，臨行之時，丁逆曾攜巨款百餘萬而去，作交際費用

，日方因監視丁逆起見，特令丁逆之日本姨太太田子隨往，丁逆既抵法後，身置世界繁華中心之巴黎，目眩心迷，日假交際之名，沉醉於歌場舞榭，因丁逆在法，彼邦外交人員，對渠異常冷淡，除與該地日使館往還外其餘外交酬酢全無，丁逆乃以浪漫之汗遊，聊自解嘲云耳，一日丁逆於某兼營淫業之咖啡館中，邂逅一專充下陳之侍女，丁乃驚爲天人，一見傾心，因此女曩時曾一度下嫁一中國留學生，後此生牀頭金盡，壯士無顏，女復下堂而去，重操皮肉生涯，故此女擅華語甚嫻，丁與此女真個消魂後，卽以千金佛郎爲女壽，該館中獲此闊客，格外殷勤奉承，招待之週到，誠令丁逆不可一日無此君，數日後，復以數萬金爲女脫籍，量珠聘去，及日內瓦國聯大會開會期近，丁逆由法過往之時，卽將東洋如夫人置於巴黎，設辭告田子曰，此去能否不辱使命，尙在不知之間。活動地點，當以巴黎最宜，我雖日內瓦不得不去，而卿須留此以交際法之朝野，田子不知皮裏陽秋，卽留巴黎，丁逆卽攜此法女，在日內瓦度其蜜月時光，六曲屏邊，九枝燈下，不知演成幾何韻事，丁逆對外輒向人表示，此係隨從女祕書，然個中醜史，已傳遍日內瓦矣，事聞於田子，頓起酸性作用，立乘車至日內瓦，大起問罪之師，丁逆惶恐萬狀，立斥巨資數萬金以

壽田子，請求諒解，一面又出巨款與法女斷絕關係，昏天黑地，醜態百出，搗去之僞政府活動費，盡斷送於田子及法女之下矣。

鄭孝胥之一頁風流史

東北老奸閩人鄭孝胥氏，字蘇戡，別署海藏樓主，近則實行其「萬人如海一身藏」主義，靦顏事讎，而爲僞組織下之國務院長，且曾代表溥儀，在吉林與日將武藤簽定僞約，其認賊作父賣國求榮之罪惡，實尤浮於東北諸漢奸之上也，鄭於青年隱居滬上時，道貌岸然，鬻書自給，在清室遺老中，似尙不失爲一賢者，而不知包藏禍心，竟有今日之變也，性喜獵豔，於女色方面，沉醉甚深，相傳昔年鄭寓天津時，曾賞識女伶金月梅，排日必往聽歌，拜倒裙下，匪伊朝夕，間嘗詠之詩歌，以誌豔遇，鄭自與金月梅遇合後，一度追蹤前往煙台，大有量珠致聘，金屋藏嬌之意，詎意月梅實亦淫蕩性成，面首之衆，不減山陰公主，夾袋人物，尤多武優之輩，若輩聞鄭於月梅，視爲禁脔，頗有欲得鄭而甘心，遂相約要之於途，一顯其朔方健兒之好身手，事爲鄭友袁某所聞，袁與梨園子弟，夙有往還，誠恐因此肇禍，遂急驅車鄭寓，舉實以告，並力勸鄭速卽離津，免遭暗算，鄭懼，遂踉蹌南返，一場風

流夢，至斯遽歸泡影，然鄭於月梅似猶未能忘情，月夕花晨，曾作月梅曲以誌離合之感，至今海上名流，猶能誦其辭者，亦可見其無行之一班矣。

鄭孝胥風流史之補綴

上刊冰史公著，鄭孝胥之一頁風流史一文，微與事實不符，况賢不賢與風流并論，亦覺欠當，爰就所聞，述告讀者，蓋斯時，余適在津服務於大公報，故見聞較詳也，按鄭初到津時，卽下榻某所私邸，（已不復憶，似是張園，）會應友朋之約，排夕往觀金月梅戲，頗加賞識，顛倒之情，溢於言表，月梅見其僕從如雲，舉止豪華，度非等閒之輩，私叩茶役，乃知其爲三公之一也，因偕其母，全往拜謁，鄭甚歡，收爲義女，贈一玉珎爲紀念，事揚於外，月梅面首之輩聞而大怒，將不利於鄭，鄭聞訊，星夜返京，得幸免焉，余曾誌其事於拙著，少學菴筆記中，故猶能道其顛末也。

鄭孝胥之凌空詩

僞國總理鄭孝胥，爲傀儡中之班頭，處處媚事日人，事事包圍溥儀，因而在僞國中，父子俱以所謂貴稱，而不知日人祇以亡國奴隸視之，而吾國人亦以爲鄭乃百

殛不足以蔽其辜之漢奸耳，邇聞鄭在僞國中，與一般傀儡爭權，因為寶熙所勝，溥儀亦鄙鄭之爲人，於是鄭氏父子，均趨消極，乃以詩畫消遣，傀儡末路，漸得見矣。

鄭於詩畫消遣之中，有所謂凌空詩者，蓋在長春試乘飛機後所賦也，詩意充滿叛逆思想，且有遲遲吾行爾父母國可至之語，足證其稱許日本以飛機襲祖國，祇在時間問題，故日人對是詩極爲嘉獎，亟錄如次，以見皓首老賊之叛國焉，詩云。

(一) 莊周論絕迹。未若無行地。今知行地難。凌空乃甚易。習聞氣猶水。浮物水不啻。仰視雖迅疾。閑暇得下視。山川掌中文，嗟此人問世。夕陽在我側，碧落故無際。遲遲吾行爾。父母國可至。斯人聊同羣。詎作飛鳥逝。

(二) 利人斯制器。而用以殺人。此非人性惡。得果由種因。苟能正其本。萬類自相親。必無強凌弱。何取利假仁。設險以守國。舊策難重陳。空中常來往。四海爲比鄰。智者既創物。始知天牖民。王道信蕩蕩，清視行同倫。

哈爾濱運動健將……

王淵下嫁叛逆鮑觀澄

哈爾濱運動四女將之一之王淵。年僅十八歲，健美之身體，爲輿論一致所贊揚，在北四省全國諸運動會中，王屢建奇勳，拓女子運動之先河，芳譽蜚播國內外，王之家庭，固一極端摩登化者，王父爲日本千葉醫學士，曾任哈爾濱第一醫院院長，王母亦爲日本留學生，曾爲哈爾濱第二女中學校長，夫婦倆在哈市社交中固佼佼者，九一八變起，王父以哈埠不能安居，挈家離哈赴平，王乃轉學貝滿女中，潛心學術，頗少活動；去夏王忽東渡日本，讀英文於長崎女學堂，讀約三四月，卽返國居於北平西山，深居簡出，日前突傳出消息，謂王已嫁叛逆鮑觀澄爲第三姨太太，鮑逆初無藉藉名，僞國始建，乃藉馬屁技鑽營得哈爾濱特別市長，由市長而爲駐日大使，檢閱日軍，覲見日皇，固一極紅之傀儡也，該項消息揭露後，各地傳爲事屬滑稽，咸以爲女子意志薄弱，易爲外物誘惑，並有責王人格卑賤，唯圖虛榮，而爲金錢勢力犧牲者，實則王猶安居北平西山，此項消息係以訛傳訛，而爲王之姊妹交吳梅仙之兄良堯傳出，當由王兄具函各地報社聲明一切，一面並與吳梅仙交涉，現此事尚在進行商洽，一時未能解決云。

德菱女士上萬言書

德菱女士，爲清宗室裕庚之女，幼年隨父游美國，卽留學外邦，蠻行文字，固冠異同儕，世界大勢，亦極其明瞭，比及隨父返國，慈禧太后聞其才，乃宣入宮中，任爲舌人，待以殊禮，當時清廷招待外賓婦女，折衝交際，樽俎往還者，咸德菱女士姊妹任其勞，而絕少失儀之處，故歐美士女，競譽之焉，女士居清宮二年，曾撰有清宮二年記一書，遠邦重譯，不脛而走，其盛名蓋可想見矣，自清社旣屋，女士之名，亦隨之幽閻不聞，且有誤傳其沙蟲刼化者，最近女士鑑於暴日佔領東北，祖宗邱墓之地，蟠據於虎狼之手，乃撰呈萬言書，於國民政府，條陳收復東北計劃，痛詆溥儀甘作傀儡，忘國忘家，同時，更致書溥儀，責其不應貪一己虛榮，忘祖宗仇敵，陷東北三千萬同胞於萬劫不復，並促其從速自拔來歸，或猶可幸邀赦典，惟溥儀此時着魔已深，黃帝之夢，已沈沈不醒，縱有此藥石之言，恐未必能戢彼野心也，且溥儀卽使幡然悔悟，然利用彼之日人，亦未必能縱釋彼歸也，是則德菱女士之勸告，亦不過他年史蹟上多一番敘述耳，然而薰蕕不同器，昂藏之軀，其識見猶不逮弱女子，是則德菱女士固可欽，而溥儀更可鄙矣。

山海關失守經過

山海關係華北之屏障，形勢險峻，其得失關係華北之安危，秦始皇之築此關，因受胡匪之騷擾，後終賴此關而國內安，不獨此也，卽歷代以來，亦莫不注意及之，坐鎮該關之人選，均係當朝之干城，由此可窺該關之重要性矣，民十三直奉之役，吳佩孚統數十萬精兵，鏖戰累月，部率犧牲達數萬，然終不克越雷池一步，此非直軍不善戰，器械不犀利，其不能衝出關外者，實山海關形勢險惡，無法飛渡也，乃前年日軍竟於兩日餘，而攻陷榆關，寧非奇事乎，此不得不怪總攬華北大權之張學良不善處理也。

榆關之重要得失，既如上述，而我方之守該關者，僅東北第九旅，兵力既已單薄，乃何柱國突然返，不數日而提出辭呈，同時中央有撤職查辦之明令，於是前方軍中無主，人心渙散，防務疎忽，致爲敵人所乘，此榆關失守之最大原因也，一日晚，日軍山海關之部隊突衝進關內，惟人數不多，我駐軍見日軍來勢兇猛，乃立卽抵抗，日中尉玉兒死於是役，日軍此時，尙係挑釁性質，以用之測驗我軍是否抵抗耳，及我軍實行回擊後，日軍青森聯隊，秋田聯隊絡續趕到，惟不久卽爲我軍擊退，是夜未有劇烈戰事發生。

二日晨，日飛機八九架，飛翔天空，到處擲彈，當地居民，頓起恐慌，秩序大亂，日軍又一度進攻，同時日浪人，及偽警均加入作戰，我軍不能抵抗，乃退入榆城固守，日軍圍攻，不久日方之弘前聯隊及盛岡聯隊又開到，雙方炮火，激戰異常，下午一時，榆城東南角被日炮轟燬，日中尉吉田即率軍衝進，我軍用機槍掃射，苦戰多時，始將敵擊退，至此，日軍方退，炮火稍息，我軍乃從事佈置防禦工作，入晚炮火又起，我軍沉着應戰，尙能應付。

三日晨，日軍山形聯隊趕到，加入作戰，劇戰又起，及上午九時許，日軍鈴木師團又開到，日方乃令總攻，我軍既無後援，孤軍作戰已兩晝夜，日軍則陸續增援，形勢懸殊，此時城外勢既危急，城內之漢奸，及混入之日人，乃起而搗亂，我軍前後不能兼顧，雖欲堅守，不可得已，於十二時許，日方遠藤中尉，及藤村少尉，乃由南門衝入，我軍安營迎之，雙方短兵相接，死傷甚多，遠藤，藤村均亡於此役，及下午二時餘，日軍如潮進城，我軍安營四面被圍，數度衝突，無法逃出，及三時許，全營覆沒，日軍乃大功告成，日軍到處殺戮，蹂躪人民，此一幕孤軍抗日，又爲歷史之陳跡矣。

國破如何不盡忠

國破如何不盡忠，偷關守將何柱國之豪語也，爰就其語，而成轆轤體四首，以爲不忠之軍人一棒。

國破如何不盡忠。只緣官位太崇隆。謹防戰勝沙場裏。富貴榮華盡落空。
雄兵百萬殉西東。國破如何不盡忠。爲恐戰場傷實力。將來無法逞威風。
將軍終日閒無事。喪去關東三省地。國破如何不盡忠。洋房美妾難拋棄。
革命呼聲震半空。儼然民族大英雄。平生處處稱威武。國破如何不盡忠。

何柱國孤憤賦詩

何柱國爲陸軍第五十七軍軍長，鎮守山海關曾一度禦寇，頗爲東北軍不抵抗主義中爭回面子，然因環境關係，使其有無限之感慨，其同學蔡天因前曾贈詩，勉其戮力衛國，殺敵禦侮，慷慨激昂，何氏大受感動，爲答七律兩章，撫時憾事，鬱抑之懷，見於紙上，詩云，海濤澎湃撼山城。立馬雄關血淚并。幾見吳宮伏勾踐。直憑秦烏壯田橫。烽煙東北河山改。政黨紛呶意氣爭。國祚於今銷落盡。祇將赤眼哭蒼生。淞江莖血碧猶新。一將龍沙戰守頻。拒寇真拚爭一死。撫衷無可慰三軍。南

都冠冕多秋病。北極雲山莽戰雲。尙感故人勞悵望。此時歌哭竟難分。并跋云，讀蔡天囚兄寄詩，覺怵水前塵，宛然在目，東北淪亡，河山破碎，偶一回首，憂心如焚，自戍榆關，秋魄迄三圓矣，藩變以還，孤旅支撐，板蕩之局，輾轉周歲，當軸者且亟亟於黨見之爭，一若秦人之視越人肥瘠，漠然無動於情，降至今日，寇益深，國事乃益不可爲，興念及此，可堪辱痛，故人恤我，詞以慰勉，詩壯情擊，不能感激，因合淚墨濡毫，報詩二章，傳哂友好，聊鳴孤憤云爾。

馮占海抗日之前後

白前年丁超李杜兩將軍聯合抗日後，國府命令，委丁代理吉林省主席，（按丁爲抗日於客歲被捕殉難矣）李代理駐吉副司令長官，而其所委之哈綏警備司令，馮占海，則世人知者甚鮮，吉林自衛軍之組織，雖丁李以資望之故，被推爲該軍首領，而該軍之靈魂，則不能不屬之馮占海氏，爰爲詳述馮之身世略歷及其抗日經過，以喚醒國人愛國之熱心，並作抗日者之參考焉。

馮氏字壽山，年三十五歲，遼甯義縣人，家資富有，曾受中等教育，性慷慨，因慕班超傅介子之爲人，乃於民七入陸軍第二十師充差，嗣由張作相選送東北講武

堂，畢業後，歷充該師排長，連長，民十三，張作相督吉，乃以督辦公署承啓官兼充衛隊營長，民十七，升任衛隊團長，輕財好義，軍民相安，以是得張氏信任。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乘勢北侵，叛逆熙洽及其黨羽，均主全體迎降，獨馮激於義憤，深不爲然，但以勢力單弱，不能明示反對，故於日軍開到之日，卽率部整裝開赴五常界之山河屯，臨行之際，密將軍械庫所存槍械子彈，擇優儘量運往，馮部原屬衛隊，人數充實，軍械尤較他部精良，今又將庫存械彈運走，故雖名爲一團，而實力則與一旅相似，開抵山河屯後，聞宮長海，姚秉乾已在錦蘭組織救國軍，乃親往聯絡，宮姚慕其豪俠，亦卽開誠相見，願聽馮指揮，至是吉林各縣之公安局長率警甲鄉團來報者，接踵而至，復以勸導方法，收取民間槍械甚夥，故其抗日實力，日益雄厚，馮現有實力，爲騎兵五旅，步兵四旅，砲兵一團，連同大刀隊四千名，統計官兵七萬餘名，有槍五萬七千枝，每槍一枝平均子彈一百六十發，其鎗彈除原有及取自民間者外，皆爲歷次苦戰所獲之戰利品，駐軍賓縣，阿城，方正各縣，以實力論，在今日東北抗日各個集團中，實不多覩，只以缺乏通信設備，故作戰時，常失連絡，致誤戎機，誠爲可惜，東北義勇軍，皆患此病，中央以馮部實力雄厚

敵懷心盛旺，故特編爲陸軍第六十三軍長，駐防懷來，爲他日禦寇準備云。

山海關外一馬占山二馮占海

自九一八東北事變以來。半壁河山。久淪異域。返我侵地。渺不知期。幸黑主席馬占山。吉義軍馮占海。首舉義旗。力抗強敵。裹創扶羸。振臂長呼。爭最後之五分。作孤注之一擲。成敗雖難逆料。聲威已足震驚。莫竟謂在秦無人。要使其畏蜀如虎耳。所可異者。馬名占山。馮名占海。一則奮伏波之餘勇。標銅柱而長存。一則憑大樹之遺威，鞏金甌而永固。天人交應。名實俱符。其將揮十萬橫磨。挾三千毛瑟。星馳電掣。囊括包羅。東越白山。北跨遼海。舉山海關外一切土地人民政治。復我邦族。還我主權。盡一一占而有之也。昔人有聯曰。「有志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苦心天不負。臥薪嘗膽。六千越甲足吞吳。」知所勉焉。毋自綏爾。

蘇將軍威嬈馬將軍

滿海警備司令，兼東路滿海段護路司令蘇炳文，爲東北軍中之有數將才，當民十八中俄戰爭初作時，滿洲里駐軍旅長梁忠甲，海拉爾駐軍旅長韓光第，均對俄軍

奮勇迎戰，雖不幸無飛機而戰敗，韓氏死，而梁氏俘，然而，滿海軍隊之耐苦善戰，愛國心長，則因此而騰譽國內矣，梁忠甲將軍歸自蘇俄，旋以憂鬱而病歿，黑省當局，乃命蘇炳文將軍代領其衆，自是而蘇氏卽長駐滿洲里，以有爲之將，訓練忠勇之兵，不逮二年，蘇部遂成黑省唯一勁旅，「九一八」潘變旣起，馬占山將軍，孤軍抗日，邇時蘇將軍亦曾供給馬氏不少助力，終以途路太遠，不克有聯絡之可能，迨至本年五六月間，馬占山將軍敗退克東，蘇馬二人之聯絡，遂益穹遠莫卽，是時僞組織張逆景惠適亦派人勸蘇加入傀儡集團，蘇氏以佈置未周，不欲徒作無益犧牲，遂假意允張逆之請，受僞國新任軍職，一面卽於防區內秣馬厲兵，積極訓練，迨各部補充完成，遂乘暴日承認僞國，三省人心，十分憤慨之際，於「九一八」揮戈南下，而駐海拉爾之張殿九旅，亦卽表示一致，與蘇軍合作，二人旣經聯合，聲威益著，迭下名城，迄至今日，黑省數千里沃土，已有四分之三，在蘇將軍掌握之下，而義聲所播，馬占山將軍舊部，如謝珂，樸大同，吳松林，才鴻猷等部，亦相率來歸，哈埠龍沙，彼時將告規復，多門師團，及長谷旅團，已如釜底之魚，而日人以前過去數戰中，日軍傷亡達數十之衆，因而更畏蘇將軍如神明，號之爲馬占山第二，

是亦可見我忠勇將士之神威，與敵人胆小如鼠之醜態矣。

抗日英雄唐聚五之軼事

抗日英雄唐聚五將軍，素懷大志，機警過人，當九一八暴日逞兵，東關豪俠，均各率健兒，一致奮起，與暴日作殊死戰，惟唐則不然，因是時唐之實力有限，若徒失軍實，不如靜以待機，於是一乃面詐受日人利用，騙取利器，一面廣收同志，集中實力，迨馬占山將軍二番抗日，乃大起響應，數戰連捷，聲威大振，今執遼寧義軍之牛耳，獸兵聞名喪胆，懼與之戰，曾成立遼寧省府於通化，各路首領，推唐暫兼主席，按唐於兒童時代，曾發生一人命巨案，爰記之，俾知唐氏機警一斑云。

唐氏幼年，好作軍事戲，居其附近之兒童，莫不服其調遣，唐亦賞罰嚴明，規律整肅，儼然該地兒童之模範，有郝大侉者，該處一無賴也，孔武有力，爲惡作非，鄉民咸懼之，唐有堂嫂孫氏，薄具姿色，郝遂思染指，數次攔路調戲，孫歸告其夫，其夫固懦者，莫可奈何，唐聞之大怒，乃出與諸小友商，預伏數十人於山崖，唐則佯邀郝飲酒，並私告郝曰，吾嫂囑君今夜隨我至某處，彼候君一敘也，郝見唐一禪子，不之疑，因思美人多情，乃喜極狂飲，不覺已醉，月色朦朧，就隨唐至山

崗，唐呼哨一聲，飛奔直前，羣兒見唐已離郝，遂各以石擲之，郝因酒醉，躲避不及，一石中頭顱，撲匍倒地，羣兒仍擲之不已，而此兇橫一時，路人側目之無賴，遂被羣小兒送返西方矣，唐見郝既死，乃赴縣自首，備訴郝魚肉之情狀，伊願甘罹法網，俾除地方之害，縣府憐其未及成年，胆略過人，復經鄉里連環請保，縣府乃判以未及法定犯刑年額釋之，此時唐方十四齡也。

綠林英雄「天下好」威震通遼

通遼有綠林英雄天下好者，素以任俠爲懷，喜打天下不平，老於關東者，莫不知天下好之名，今鑿于外侮臨境，乃棄暗投明，奮然而起，率衆所至，行蹤不定，駐通遼之日軍羽山司令，頗爲惴惴不安也，前年天下好值得日軍虛實，乃選敢死隊四百名，親偕副司令兼前敵指揮毛二哥，率隊挺進，直向通遼日軍羽山司令部進攻，勇威百倍，所向無敵，當衝入該日軍司令部時，日軍倉皇應戰，以機關鎗掃射，而羽山司令竟于紛擾之間，在人叢中逃赴瀋陽，是役天下好所部敢死隊犧牲雖巨，而卒一度佔領通遼，將日司令部搗毀無遺，惟因未得擒獲羽山司令，祭我陣亡將士，故天下好曾與毛副司令，抱頭痛哭數次，後以援兵不至，接濟斷絕，是以旋又退

出，聞天下好現正率部向四洮路挺進，與日軍肉搏中，大有不達收復失地目的，誓不生還之概也。

兩江女生姚瑞芳率隊攻錦州

東北義勇軍，散居東北各地，以抗暴日，其總數雖未有詳確之調查，然亦不下三十餘萬，其中雖皆爲雄赳赳之愛國男兒，但巾幗中亦不乏傑出人才，據調查所得，其有長官資格者已不下十餘人，並且大半咸屬富家小姐，其耐勞愛國之勇毅，誠使吾輩臭男子，慚愧欲死也，卽就以兩江女生姚瑞芳而論，其中經過亦頗多可歌可泣者，按姚自前歲在兩江體育專校畢業後，因憤暴日之猖獗逼人，目擊心傷，乃于上春乘間加入東北義勇軍，以盡國民一份子愛國之責任，喋血疆場，不辭勞瘁，輾轉抗禦敵方，殊爲義軍得力不少，因爲上峯黃宇宙司令所賞識，旋爲獎勵士卒計，乃擢任姚爲別動隊團長，該隊係自一月前所新組織，計共十二隊，每隊士兵七十名，連同火夫正副隊長團附等約近百人，旋因義軍議攻錦州城，苦日方守城堅牢，無隙可乘，乃姚小姐計從心來，卽命部下忠勇有爲之士兵三人及自己，化裝入城，將暴日守城之六名，悉埋地雷炸斃，同時並密囑義軍二千，潛入進城，乘日軍援兵未

到之際，大事攻擊，此役日軍大亂，而我方復奪獲輜重頗多，飲水思源，厥非姚女士之功不至此也，姚小姐具此大無畏之精神，誠不愧爲巾幗英雄，誰謂女性中無能人哉。

記旅日一愛國理髮匠

國難日深，寇氛日亟，前月報端，載有四萬萬同胞，每人捐助十六元，便能收復東北三省失地之告白，吾國富紳財賈，名公鉅卿，果能慷慨解囊，又奚待人人出此十六元，無如醉夢方酣，人心已死，救國大業，殊非敢望諸自外生成之輩也，有理髮匠徐某者，揚州人，年三十餘，向在滬南某理髮店服務，數年前隨其戚遠涉重洋。赴日本長崎，開設理髮館，以手術嫻熟，款客殷勤，坐是其門如市，不數年積資頗厚，九一八變起，徐某義憤填膺，怒皆欲裂，曾祕密聯合旅日同業，作準備返國之舉，卒以形格勢禁，未克如願以償，徐慨然嘆曰，吾曹孰非炎黃子孫，烏能鬱鬱居此，常供仇人操茲賤役耶，遂挈夥友數人，束裝返國，並將歷年儲蓄之款，分助離日之貧苦同胞，俾克成行遠引，一面密遣人齎款至東北各地，接濟義軍軍餉，前後統計，不下六七千金，而徐某至是，腰纏間亦幾杼柚其空矣，毀家紓難，傾產

助邊，其見義勇爲之精神，今世彌覺難能可貴，况徐某爲一執業最卑之理髮匠；竟能一聞國難，投袂而起，反顧國內外之一般洋奴漢奸，誠不可以同日而語，嗚呼，禮失而失諸野，吾於此熱忱愛國之理髮匠，蓋不禁重有感焉。

誰殺義勇軍

誰救義勇軍。問天天不應。可憐我健兒。孤軍逞強硬。倭寇亡東北。朝中無人問。哭聲震宮門。有軍不出陣。廬舍被火焚。家人被蹂躪。處處受欺凌。令人心頭忿。生本漢家子。豈與賊親近。斬木與揭竿。誓與賊相殉。明知兵力單。決不能戰勝。只爲爭生存。幾曾計命運。苦戰經一年。屢次克名鎮。賊來我退出。賊退我復進。輾轉血戰中。艱苦已嘗盡。敵機蔽雲霄。我無一庇蔭。敵砲如雷雨。我惟槍與刃。所恃一腔血。愈戰愈有勁。賊軍大驚惶。燒殺以洩恨。遍野枕屍骸。萬家成灰燼。殺聲雜哭聲。慘切不忍聽。此身敢獨存。何以對天性。甯願爲賊殺。亦不將賊順。不還我河山。惟與賊拚命。無那戰復戰。彈盡糧亦罄。有槍不能用。眼見爲賊困。有甌早生塵。何況無完甌。渴時飲賊血。飢時食馬糞。戰時恃血肉。死時闕棺槨。而今賊更多。處處設陷筭。紅旗掩白山。機砲天地震。慘此赤手人。如何敵梟獍。

關外天早寒。風雪逼人甚。健兒衣太薄。半爲天所病。慘此凍餒人。如何能振奮。而竟能振奮。聞者應起敬。怪底朝中人。相視都如噤。誰救義勇軍。忘却其責任。有錢不發餉。有兵不發令。行見我健兒。勢必死乾淨。雖則死乾淨。此死却乾淨。

朱將軍險遭倭害

東北陷亡，不覺已一年有餘，人民死于倭寇之手者，達四萬以上，雖有熱血之義勇軍，及少數救國拯民之英雄志士，然皆患後盾空虛，彈餉缺乏，如是而欲望其能收復失地，奪回山河者，誠非易事，况自蘇炳文將軍，慘敗以來，義軍早失聯絡，楚歌四面，危在旦夕，而倭寇見義勇軍，已化整爲零，解決容易，况日內瓦國聯大會，如英法兩強國，又多偏袒於彼，乃更放胆無忌，擴大其侵略政策，謀吞我熱河華北等省，故特令直魯系餘孽程逆國瑞。收買蒙匪，編成僞軍六旅，作攻我熱河之先鋒，同時令駐錦之第八師團，及鈴木師團。向熱邊輸送，飛機盤桓偵察投彈，並又向我駐榆關之何國柱軍隊，威脅挑釁，而我國當局，雖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亦惟有電令湯何二氏，堅守疆土，並未見其實力之援助也，後由滬攜款械北上，接濟義勇軍，俾好長期抵抗之朱子橋將軍，因熱河爲華北鎖鑰，我國存亡之要塞，熱河

如失守，華北必不費周折隨之而失，辱亡齒寒，則東南各省，榻畔有人酣眠，亦自不能安枕矣。

故朱將軍，以形勢嚴重，乃偕其親信李君，先後赴熱邊，親自視察，確認風聲鶴唳，已屆緊要關頭，而我朝陽開魯一帶之國防軍，實力單薄，不幸日寇大舉來犯，則必患衆寡不敵，因代湯主席，向中央聲請實力之援助，致遭日方嫉忌，密令人探朱將軍之行止，雖朱將軍行蹤極祕，然猶在歸途汽車中，仍遭日機尾追百數十里，投彈謀刺，幸朱將軍汽車疾馳，始克免難，安然回平，噫，亦可見日寇之機詐及其野心一斑矣。

日軍鉄蹄下之剪髮女子

凡屬日軍強佔之地，對於當地輕年婦女，不別嫌妍，不問貧富，莫不逞其獸慾，大肆蹂躪，所謂暗無天日者，可爲寫照也，近據通化友人來函，謂通化自被日軍佔令之後，卽入於混亂慘怖之狀態中，往往不分晝夜，四出搜索，居民一夕數驚，視爲常事，稍有嫌疑，輒爲拘捕，施以種種毒刑，逼迫招認，如爲抗日人員，卽就地坑殺，中以義軍司令程錫山及參謀陳君等之活埋爲尤慘酷，同時並任意拘捕婦女

，而於剪髮時裝者更無輕縱，其捕去之婦女，則分別支配於開設之娼寮中爲夜度娘，以供日兵發洩獸慾，以其所定嫖價極廉，（兵士五角，官長一元，）故日軍無不趨之若鶩，一輩稍具姿色者，送往迎來，日以繼夜，無不叫苦連天，間有守真抱璞，不願失節者，或自服毒，或爲凌虐而死，以是倖免之剪髮婦女，鑒及前車，爭置假髻，蓋已不啻在黑暗地獄，惡魔環伺中過其恐怖之歲月矣。

一 義犬

倭寇侵滬。蹂躪數縣。流離顛沛者。奚止百萬。砲火所經。廬舍爲墟。慘酷殘忍。曠世罕覩。而喪心病狂之漢奸。猶乘機蠢動。甘作虎俵。令人髮指。

我家婁水之東。甲子齊盧之戰。屢遭鋒鏑。庭院僅存。近年修葺。漸復舊觀。及倭寇犯境。盡室以遷。家有二犬。未及攜行。留焉。寇至。以我家屋宇寬廠。花木扶疏。遂居數百衆。先後閱三月。寇去。鄉人皆歸。余亦返視。則屋宇蕩然。卽庭院花木。亦不能免。視甲子之役。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時有近鄰目覩倭寇內犯情形者。謂余曰。方寇之侵居我家。二犬守屋不去。寇與之食。不食。飢則就食于鄰舍農戶。是義犬也。不禁感慨係之。爰誌其事。昭而揭之。彼甘心附逆助寇之徒

。誠二夫之不若矣。

岑西林之風稜

西林先生之逝，人多思之。予兒時隨宦兩粵。曾望見先生顏色，旌旄車騎，填溢城郭，忽忽猶若前日事。或有言先生之軼事者，益想念先生風稜不置，記如下：

中法諒山之役，已獲全勝，清廷怵於馬關之敗，遽媾和，將士多悲憤。唐景崧時以京卿在軍中，陰資陸阿宋，入占越南之北，陸阿宋者；陸榮廷之初名，出沒林莽間，法人聳之，至是迭有斬獲。提督蘇元春部有統領馬盛治，與阿宋有舊，亦時有周給，勢益張，法以大兵臨之，皆遇覆敗，不得已，請我收撫，更輦鉅金昭元春，阿宋遂隸蘇部，長一營，並約阿宋不得遷擢。迨先生開府兩粵，阿宋已易今名，知可大任，首擢爲邊防統領，並鎮左江，人以夙約爲懼，先生笑不答。法使果以違約抗問，勢洶洶，清廷以詢，先生覆曰；我國用人內政，外人何得問？且渠前約爲陸阿宋，今升擢之官則陸榮廷也，殆如風馬牛不相及，何得問？以示法使，使啞然，人多服公膽識。

庚子之後，清廷畏外賓如虎，疆吏則畏教士如虎，莠民遂多入教爲護符。有天

主教士周懷仁者，法人也，設教堂於粵西潯州，主一省教務。會兩粵會匪變起，巡撫王之春統兵駐潯進剿，匪多教徒，之春捕之，懷仁往謁求釋，之春懼，如其請，張燕媚之，復給四品服，示優異，出入必中門迎送，於是民爭入教，不旬日，數逾萬，先生劾之去，督師西上，亦駐節潯城，懷仁仍服我衣冠求見，先生知之審，欲痛挫折之，御黃馬褂，坐堂上，傳呼，懷仁大驚，不得已，趨前長揖，先生問何人？懷仁以對，先生曰：奈何不下拜？曰：我外國教士。先生曰：教士固應抗禮，第汝中國衣冠，應如中國禮，我位一品，若四品，則屬吏也。朝制，屬吏見府主御黃馬褂，當下拜，今在軍中，得便宜行事，若不聞我奏准三品以下先斬後奏乎？言已，面鐵色。懷臣戰慄長跪，先生數之曰：傳教應遵教規，不得與外事，聞王撫時汝常庇匪人，今若此，不保首領矣。周唯唯退，汗如洗，出轅門，遽褫衣冠擲地，置王之春陷人不置，一時快之。

烈士李德山之技擊

中山先生提倡國術遺訓，一則曰，處此競爭劇烈時代，吾人應恢復固有之技能，以求自衛之道，再則曰，技擊之術，與槍炮飛機，有同等作用，余以昔時技擊精者，

人不能近，則與挾有槍彈飛機同，近世兩軍射擊，體魄強者，則槍炮飛機，始克盡其用，若夫夾巷短兵，兩軍肉搏，則全恃技擊之精否，以定最後勝負之標準矣，當滿清末業之時，廷臣昧於時勢，疆吏溺於宴安，以致外交失敗，受制於人，賠款割地，層出不窮，有志之士，心焉傷之，恐成瓜分之禍致遺波印之悲，每欲發奮有爲，一洗積弱之恥，然攝於胡威之下，權無所施，勢不得不推翻滿族，以樹自立之基，是以革命思潮，久在人心，其間如吳樾，溫生材，熊成基，徐錫麟，諸先覺，不謀而合，其熱心愛國，奮不顧身，志氣激昂，視死如歸者，前仆後繼，誠指不勝屈也，吾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得李得山其人者，於技擊一道，尤所精嫻，烈士字澤山，廣西柳州羅成人，性和藹，年十六，棄書習技擊術，恆喜爲人雪不平，鄉人咸畏服之，及長，術益精，從學者日衆，烈士憤滿清政治腐敗，熱心革命，因時機未至，權授徒以延攬同志，冀待時而動，嘗謂技擊一道，吾國南北二派，各有專長，拳術之外，復有劍術，循序漸精，直通神祕，日本人竊吾緒餘，少變其形式，自謂駕吾國而上之，然終弗及，近年二國力士，嘗擇尤比較，彼輒敗衄，特彼國人多尙武精神，習其術者，乃較吾國爲普及，曩者日人，戰勝俄國，每短兵相接，咸奏

大捷，由是日本柔術，震於世界，而吾國學者，反舍己從人，不能考其原委，辦其優劣，良可浩嘆，僕武人也，不敢侈談學術，今但舉關於拳術者言之，技擊有點穴之術，以每日十二時，推知血脈之行度，某時擊其穴，其人必死、或傷而不死，或日前無恙，數月而後死，而皆於下手定之，無或爽者，顧傷勢雖重，欲能救之，亦反手間事，惟必由施術人，或共師者能之，以宗派非一，其手術亦非一也，凡此非極精於生理者不辦，而其原則，由於醫學，蓋上古醫術，專用針法，按穴而施，其應如響，惟穴位宜極約審，稍有錯誤，關係非小，是以後世改用湯藥，而此術轉爲技擊家祕傳，技擊雖小道，然能依法練習，循序漸進，亦足以壯民氣而揚國光，倘若由外功而內功，貞之以恆，豈但化弱爲強，且可涵養氣質而進于道，其理之精，有如此者，暇時與其徒衆演說滿清虐待漢人故事，播種革命思想，由是黨徒日衆，壬寅癸卯年間，在柳州一帶，聯絡俊傑，冀乘時而動，不意爲兩廣總督岑春煊所悉，烈士潛逃歸里，而江湖豪客，仍多與之往還，龍岸紳商，公辦民團，推烈士爲管帶，地方賴以安靖，後復往柳州，創辦樟腦公司，借爲革命機關，接納志士，又爲官吏所疑，相率遁去，烈士易服抵平南，託迹堪輿，兼教拳術，雖屢敗屢挫，而志

不少衰，辛亥春，聞黨人將大舉，不告家人，毅然至粵，適以事洩，有欲中止者，黃克強難之，烈士慨然曰，事已至此，寧有退理，吾此行，原不顧成敗，但得死所，便可對同胞，不幸而敗，吾國四萬人，豈無能繼事者，何多慮爲，克強深然之，二十九日，攻督署，烈士怒髮衝冠，奮勇無比，及轉戰至高陽里米店中，積米袋數十，以爲壁壘，拒敵，敵軍環攻，戰至次日，不能勝，而尸骸枕藉，死傷不可勝計，張鳴岐下令縱火，烈士衝出，解佩刀，連殺十數敵，俄，彈中腮部，猶負傷力戰，而敵兵益至，力盡被逮，臨刑，面無怖色，嗚呼，烈矣。

江亢虎獲金梁保荐

江亢虎以社會學者，而與宗社黨餘孽金梁等結納，世目爲怪事，十四年馮玉祥搜宮，李石曾所主持之清室善後委員會，於溥儀臥室內，搜得江致金札，有「遜帝英明前途有望」，及「十二年來天下洶洶，一切政策均歸失敗，今當別求光明之路」等語，金遂專摺保江，

江欲入覲溥儀，有所指陳，金梁爲達之，溥意可，而陳寶琛等力沮，謂此人心不可測，結果僅賞遊御園，江甚悵惘，乃函金曰，寒家三世仕宦，五人甲科，先祖

曾侍南齋云云，蓋自報家世，以矢其擁戴之誠，金梁在遺老中，爲衆所目爲大慙者，曾專摺溥儀，保舉人才，謂蔡元培可用其名，諸遺老傳爲笑柄。

江亢虎逃禪

從美國倦遊歸來的江亢虎，據說現在已皈依了佛教，做了「戴季陶」的同志，某天大有人在青年會看見他，江先生似乎還表示要去「普陀山」拜佛，我聽了這個消息，不禁哈哈大笑，自稱來赴「國難」的江博士，原來爲的是「朝拜如來」而返國，提起這位大名頂頂的江博士，他過去是「中國新社會民主黨」總理，同時又是「段政府」善後會議「委員，輔助」執政，「有功」民國，「這是誰都知道的，不必細述，且說他和當今「滿洲偽國」小皇帝「一段因緣吧，那是民國十二年，「總理」北上之前，「溥儀」未被趕走之時，那時江博士，正駐節故都，高唱「社會主義革命」公開掛出「社民黨」招牌於「前門大街，」威風十足，一天博士的大駕竟被小皇帝密諭召入故宮，（一說是博士宣傳社會主義到故宮）他一見溥儀，便頭如栽葱，口稱「皇上，」繼而又誠惶誠恐，大上奏摺，一則曰，「不佞少年，曾爲京官，」再則曰，「遜帝英明，前途有望，」三則曰，「法蘭西之大革命，歐羅巴的大戰爭，皆臣所親見親聞……」

這樣一封「精忠報國」書奏，不料後來竟爲「馮軍」在故宮搜出，「吳佬佬」加他一個『復辟社會黨』的美名，江氏却爭辯不休，說他進宮，並非企圖復辟，乃是『宣傳皇帝革命』罷了，從此博士的聲譽，洋溢全國，騰笑中外，『南方大學』風潮一起，黨徒如鳥獸散，江氏便忙着挈妻攜子去國亡命矣，不料在海外的十年苦生活，却把博士鍊成了正果，今日要來皈依我佛，這真是『阿彌陀佛』，『大慈大悲』，我介紹江先生的意思，就是敬祝他『逃禪』的精神勝利。

吳子玉遇險懸賞

吳子玉詩才如此，世所共知，當其全盛時，詩幕如林，然偶出作品，依然不堪一誦，某君告我以一絕云，時來到處人親敬，運去逢場亦不歡，軍界人才帳下狗，民國法典鏡中天，或一時打油之作耳。

某君謂吳好徵服出巡，駐節洛陽時，一日乘汽車，攜衛數十，渡河至某處視察，甫上洛陽橋，忽值橋圯，前後二端皆陷，吳車遂孤立水中，危險萬狀，衛士呼籲無應者，旋衛隊旅長張樹清聞訊馳至，立命徵集汽油船及民船，並向部屬懸賞曰，有能泅水往大帥處報信者，每人賞五百元，小兵立升排長，結果有十五人縱身入水

，僅二人得達，餘均溺斃，八小時後，吳始脫險，曾有詩紀之。

吳佩孚以鞋自喻

吳佩孚練兵洛陽時，頗爲世所重視，派代表謁孫中山先生於滬上，孫先生亦派張繼代表赴洛見之。

張至洛，吳請檢閱所部，並請張演說革命義理，張雄辯滔滔，一小時始已，中謂能救中國者，祇孫先生一人而已，吳繼張而演說，對孫先生極力推崇，謂孫先生人格學問，當代無匹，惜無實力以供使用，如行長途，缺少一雙鞋，余若爲孫先生之鞋，則孫先生之大業，必有可觀云云。

然吳不知有革命，在所謂春秋大義之下，擁戴昏庸無能之曹錕，終不免於失敗，吳有事非其主之失，而孫先生則有御無良駒之苦，亦一恨事也。

曹錕割產贈吳

賄選議員舉爲總統之賣布老鄉曹氏，自下台以來，索居無聊，則飲酒婦人以自遣，亦自知再起絕望，故灰念不作妄想，近者，一度病劇，津沽且盛傳不諱消息，然終能脫險，重慶更生，津友來函，言曹氏因自念老邁，一旦不測，身後或將以產

而引起子女之訟爭，乃立遺囑，妥爲支配，巨細不遺，實惠均分，遠親近交，都得瞻藉一櫛，卽吳佩孚亦析得平市一房產，遺囑決在生前執行，日期則須挑選，故尙有待，中證爲律師李某也。

康有爲贈聯捧吳

康有爲善製聯，其諛人也，各極其致，某年遊洛陽，時吳佩孚駐節該處，光燄甚熾，乃遇康殊恭，康贈聯曰告過則喜，聞言則拜，有諸葛之公明，集衆思庶廣益哉，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雖周公之材美，使驕吝不足觀矣，吳得之，大樂，懸於客室，逢人稱賞，又康氏在陝盜經，或詬以縮腳聯曰，國家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爲，相傳係康自作，亦有謂非康自作，乃海上某叟戲之也。

雜記馮玉祥

馮玉祥與陸建章之姻婭關係如何，言者不一，或曰甥舅，或曰「內姪女婿」耳。馮之第一夫人爲陸妻之姪女，性頗戇直，不嫻詩令，乃不爲馮所喜，死時，棺殮費纔五十金，其部屬哀之，有私於墓上置花圈者，大遭訶斥。

馮任陸軍檢閱使時，駐兵南苑，軍容甚盛，有日本武官數人，以日使介，欲往參觀，馮命張之江等招待之，各營均懸萬國旗，獨缺日本者，日武官不懌，返北京後，復往謁馮，提出質問，馮曰，此係購自商店，近各商店不知何故，均不預備貴國旗幟，深滋抱歉，日武官乃以之電告東京，越數日，某武官亦以本國政府名義，邀馮赴日閱兵，馮謝之曰，鄙人深信將來必有親至貴國之一日，目下尙非其時云云，時以爲語中有刺。

去今約四年許，方覺慧主總司令部政訓處事，設計於南京馬台街，作大標語，上繪二馬，下繪共黨之鐮斧標號，而大書曰，打倒共產黨之工具，或曰，二馬何以會成爲共產黨之工具，得毋因其爲「馮」字之關係乎，時馮（玉祥）蔣猶未甚不睦，馮一日入京，此標語連夜刮去。

馮玉祥在河南時，痛心疾首爲朝政，南京有人往訪，馮出一裸女像，張之壁上，取一枝指畫中某處曰，欲在中樞政府辦事者，至少須帶點這個味兒，客視所指，則衆妙之門也。

從馮玉祥久者，殆無不遍嘗其奇罰，薛篤弼旣以馮力任內政部長，事無纖巨，

必以告，馮或有電詔之曰，某事當如何辦，必奉之無違，某次，薛以馮遠在豫省而忽之，翌日得一電曰，罰跪，薛大駭，卽於簽押房中，權學拜年，逾時始起。

馮玉祥喜食雞羹，法以全雞一隻，卽砂鍋煮之，拌以豆腐丁若干，有時每食僅備此一看，馮左右之具有侍食資格者，昔僅一王瑚

有人見民國六年馮玉祥之軍裝照片，儀容極偉，衣亦佳料爲之，不似今之如叫化子也。

吳佩孚馮玉祥皆爲袁世凱封之三等男。

馮玉祥住宅無條件出租

當劉紀文任南京市長時，曾出資十餘萬，建一偉大之西式住宅，落成之後，忽馮玉祥氏來京，車過其地，視此大不謂然，乃於其住宅鄰近，購地一方，蓋茅屋三間，以居其中，咫尺相對，一時頗使劉難堪，卽外界對於此事，至今猶播作美談，後劉去而至粵，並將其家眷遷滬，其京寓中僅留傭僕守門，而馮氏亦以密謀叛變，倉卒北返，于是此茅屋三椽，亦遂空閑，而有鳳去樓空之感，惟其後有人行經馮宅，忽見此茅屋中，居有形如苦力之老夫婦一對，屋內所有者，亦僅破舊之檯凳，與

柴草之床鋪，門口置泥灶柴箕，狼籍滿地，詢其籍，則云山東，於新春遷此，初以失業向社會局登記遂命遷此，詢以是否得馮本人同意，則搖首不能對也。

馮玉祥却魄補品

馮玉祥臥病以來，外界對之，頗爲注意，中央各要人，亦時遣使慰問，蓋中央對馮，不無有借重之處，其勢有不能不略與周旋也。按馮病初不十分沉重，而平日亦能行動如常，惟年來潦倒不得志，居恆鬱悶不愉，以是在表面視之，仍一彪形大漢，而內中體質漸虛，精神亦不復如前之健旺，馮之代表於某次赴京以其病况報告某要人後，某要人即購名貴補品多種，專使以贈馮氏，藉敦誼睦，詎馮對此補品，除致感謝外，全數璧歸云。

馮玉祥的罵人信

馮玉祥因泰安縣長周某，嚴罰抬調查團之遺失某委手杖轎夫，認爲有欺凌弱小，獻媚外人之嫌，於是去函大罵，信長千餘言，反覆詰責，逐層駁斥，直使周無詞以答而感無地容身，乃憤而言去，馮又馳函切責其不堪大用，無忍耐悔過心，周真以有哭笑皆非之概，然而馮對韓復榘之作爲，則又無一評語，當張黑臉部叛變時，秦

安一日數驚，風聲鶴唳大有草木皆兵之概，信傳至山中，馮亦言韓不會辦事，又有人問馮以韓扣國稅事之前後而請下一斷語者，馮不置可否，韓以鴉片公賣而交還國稅與中央，馮亦函致韓氏，有所聲述，惟勸諫而非破口也，是則周縣長亦冤已，然周固一縣長也。

胡漢民家世略記

從胡青瑞訃聞中，可以略知胡展堂家世之大概。

展堂父名煥廷，（與展堂親家翁民智書局老板同名，）爲粵中名幕，生子女四人，長青瑞，次衍鶯，三漢民，又一女名甯媛（有人謂卽李文範夫人，不知確否）展堂僅生掌珠木蘭一人別無所出，衍鶯則蚤故，無嗣續，惟青瑞子女甚多，（有四子五女，）乃以第四子出嗣與展堂，第五子出嗣與衍鶯，卽名弘達弘博者也，青瑞諸子，多以『弘』字爲序。

胡毅生鐵生，爲展堂堂弟，非同胞。

展堂家故甚貧，十歲卽喪父母，青瑞乃嗣父業，得錢贍家，並自課諸弟，展堂之前半生歷史，蓋完全寄生於其兄，宜其悲悼之烈。

青瑞展堂貌極相似，青瑞頭腦甚大，目之近視度甚深，展堂則具體而微。

有人謂展堂無多積蓄，而青瑞獨擁厚產，又有人謂青瑞亦貧，腰纏萬貫者，胡毅生耳。

胡展堂與汪精衛之交情，足可稱曰總角之交，在三十二年以前，汪胡尙未識中山先生，而彼此已爲窗友，同於廣州設羣智社，同舟赴日留學，（胡以速成師範入宏文書院，汪則習法政，）同時入同盟會，在民報社工作，當時革命中人，言胡必連類及汪，言汪亦然，後胡以秘密工作返粵，汪則借黃復生等由日本至北京謀炸攝政王，不成，判處永遠監禁，未幾，三月二十九日變作，（即黃花崗一役）汪誤胡亦殉難，悲痛之極，乃日成一詩悼之，近汪氏所刊詩稿，似尙載有數章也，昔張孟劬謂張東蓀沉潛，而戴季陶高明，今頗有以胡爲沉潛，汪爲高明者，即汪胡亦自默然認之，汪赴北京謀炸以前，曾致書胡氏，有二語曰，「弟今爲薪，兄其爲釜，」使工作而果如是分配，亦頗合乎各人個性，惟二十年來，二人政治之距離，愈趨愈遠，釜薪云云，終成相煎之兆，豈不悲哉。

胡漢民小品文

現代軍政軼事

胡漢民之小品文，世不多見，民報所載之「漢逸史談屑」，署名江海者，聞卽係胡作，於極流麗之文字中，時糝雜以一二駢語，所謂文情並茂，非今日之「黨入股」所可及也，又章太炎彼時文筆亦極酣暢，不似其後來之字膠句澀云。

坎拿大人咆哮湯山

李濟深羈湯山時，警備初甚嚴，近官邸百步不下車者，衛士卽執鎗作準備勢，有坎拿大人馬坤，隨侍中山先生多年，一日，特往訪李，門者格以臂，馬憤而予以一擱，黃埔生林某，奉令負監視全責，時駐邸內，卽出而謝之，彼時能在湯山咆哮者，僅此君而已。

吳稚暉之風趣

吳稚暉在里昂辦學，備嘗艱苦，勤工儉學，有詈吳爲「猪販子」者，及歸國，又不爲時流所諒解，報端常見辱罵之詞，吳憤甚，自撰一文，宣告小死，並以滑稽之口角，遍訃各友，有句曰，寒門不幸，蹇及自身，見者皆大笑。

口寬債緊，爲無錫諺語，中之最趣者，意謂借錢結婚，口雖寬而債緊矣，吳稚暉嘗援以入文，文之題曰惡婚嫁，吳蓋一極端反對濫嫁主義之人，自謂家有長女，

以相壻不易，遂置之不嫁，然並非反對婚嫁之根本制度，特深覺濫嫁之爲害而已，於是重言以申其害曰，「或則夫妻反目，或則口寬債緊，或則炷荳帶兀糞箕，或則逼入冷宮，種種自討苦吃，皆由妄相婚嫁而起。」

吳稚暉爲孫寒厓詩集作序，自言肄業南菁書院時，名眺，字稚暉，其所以取此名號者，因二十歲前，得謝宣城詩精本，讀而好之，故名其名號其號，以示愛戀之誠也，（謝眺，字玄暉）皈依南海後，思想一變，爰有與陳懋治相約三十年不看綫裝書之誓，乃易名曰，敬恆。

戴季陶學佛之起源

要人中，信佛者頗多，顧無如戴季陶之深入腠理者，前傳戴氏一度欲爲優婆塞，賴夫人泣諫而止，某君識戴多年，亦認戴氏此種信佛之程度，在個人生活上，將來必不免於反動，並謂戴氏之所以植此信念，其中乃有一段因果。

民國十一年間，川事紛亂，劉成勳通電擁戴中山，中山乃派戴季陶代表赴川接洽，並調停諸將之變，戴時已具有若干神經質，過漢時與民黨要人孔庚等一度接談，忽深痛國事之不可爲，並對川局悲觀，舟行至宜昌，竟於同伴不注意之中，躍江

自殺，當時載浮戴沉，心迄不死，不覺痛自懺悔，以自殺乃怯者所爲，個人固當奮鬥，乃宣佛號，以待拯者，結果果被援至峯邊，從此戴遂信佛，以爲後半生生活，實釋迦牟尼所賦予也，孔庚後在重慶成立五省聯軍辦事處，戴爲中堅，無處不表現奮鬥之新生活焉。

戴季陶拒絕蒙藏宣慰使

宣慰蒙藏一役，中央屢欲以任戴季陶氏，而戴氏一再拒絕，以記者個人之見解，亦殊不贊成戴氏任此職也。

聞之鄒海濱先生，民國十四年，外蒙所謂獨立政府，遣代表數人至北京，由加拉罕（時任駐華俄使）爲之介紹，使與國民黨要人晤談，並交換關於外蒙獨立之意見，該代表之本意，蓋欲中國朝野承認其獨立也，當時參加之國民黨人，爲吳稚暉、李石曾、戴季陶及鄒等，（李大釗、于樹德亦在座）散會後，鄒私語戴曰，此如何可者，戴頓足答曰，中國人自了中國足矣，總理在時，我即主張宣言放棄藩屬，總理不謂然，今外蒙已見事實，誠無可如何也，且言且歎，鄒不能答，拂然而去，戴氏具如是見解，何能當宣慰蒙藏之任耶，（聞外蒙代表後由鮑羅廷之介紹，見馮玉祥，第一

語卽曰，貴國，馮拂袖入，當時報紙曾載之。

戴季陶雜記

五年前，戴季陶撰一關於新聞學之論文，對過去頗示懺悔，其一節有曰，昔年主持民權報，文藝一欄，其鬧熱爲諸報冠，然於海上風俗，不能收半點改良之功，以後青年言行趨向，頗受其不良之感化，主持斯欄及一切著作之人，強半墮入火坑不復可救云云，按當時爲民權報副刊執筆者，除戴氏自身外，有葉楚傖徐枕亞徐天嘯李定夷吳雙熱胡樸庵等，今後乃知此輩皆火坑中人物也。

戴季陶少年時，作一文曰，「愛之真理」，鼓吹萬愛同一，謂不能愛其家者，必不能愛其國，宜紐夫人與戴之跬步不離。

南國社某次至南京演劇，戴季陶於某處值田漢，戴大罵田之思想反動，藝術流氓化，田亦反唇相稽，不歡而散，田於革命軍初克長江流域時，在總政治部中甚活動，月支中校官俸，更以公演爲名，臨時領費甚鉅，總政治部改組，劉文島不甚假以顏色，田始悵然而去。

戴在黨籍上之名，爲「季陶」，「前年有人見其黨證，尙爲此二字，惟每出席中

央黨部會議，輒簽名「傳賢」，被選中委及任考試院長，皆以「傳賢」之名承之，揆之黨章，不知合否。

王寵惠軼事

厭聞國事，息影海牙之前任司法院長王寵惠氏，其生平逸事，鮮有知者，茲記之以告讀者。

王氏廣東人，爲我國留法學生中得博士頭銜之第一人，有老博士之譽，旅居歐美數十年，絕無西洋習氣，且恨染西洋習氣者，人有革履西服見之者，王必表示不滿。蓋王先生在國中，固亦未見其服夷服也。

先生好學不倦，每晚非至二時後輒不眠，不善修飾，衣履雖破污，如不促其更，輒不知自換也。先生常嫌宴會之不經濟時間，故人有請先生者，先生至後卽大嚼。手不停箸，及飽卽去，絕不流連。

某次先生乘車赴滬，偶不慎，桌上杯壺，悉墮地粉碎，侍役向之索賠，先生窘而不答。役侵之益甚，乃連呼無錢，惴惴不知所措，蓋先生外出，袋中素不名一文也。及隨從者至，其圍始解。

林森主席的從前與現在

林主席子超以年高德劭，應各派相爭不下的機會，榮任國府主席，雖則說位高無權，但顧名思義是一國領袖了，林氏初入國民黨時，孫中山先生以林對華僑方面頗熟悉，且林籍貫福建，而福建人在外經商最多，故派林赴美國辦理黨務工作，其目的是想林氏在華僑籌捐巨款，以應革命之急需，誰知在美之革命黨，以「粵」籍者爲最多，廣東人同鄉觀念很深，而林又不懂粵語，致格格不相入，粵籍革命黨，遂攻擊林氏，並派人謁孫，請另派他人，惟林涵養甚深，對反對派持犯而不較態度，並積極與反對派連絡，結果不出二三年，反對派均爲林所感化，黨務蒸蒸日上，而每次起義，均能捐得多量款項，故中山先生視之如左右手，民國成立，林任衆議院院長，鋒芒初露，在華僑方面，更得信仰，蕭佛成鄧澤如等，都望塵不及，而當時北方政潮兇惡，其與張繼竭力擁護國民黨主張，屹然一時有國民黨中心的氣概，自中山先生去世後，各派分歧，各派人都想拉攏他，但他以爲革命黨自己打自己，有亡黨之危險，故時採中立態度，迨胡案事發，蔣以林代胡任，粵卽列林名于劾蔣電，林居留外國均無所表示，蓋林對雙方之糾紛，只有痛心，不容有所左袒也，至汪

精衛入寧，打開沉悶局面，林出任巨艱，允暫代理國府主席，有譏之者曰林子超當主席，不是僅管理國府玉璽嗎，其實林本人只有愛黨愛國，而無爭權奪利之心，區區所謂利祿，早已置之度外，故上年赴廬山小住，以該山風景如是之佳，遂有在此久居之想，曾在飛龍潭畔經營一小花園，當開荒時發掘二古碑，一爲「龍潭」二大字，似爲右軍寶墨，一爲銘曰，「赤泉洽飲，龍坵定糧，翠鳥鸞翩，珠樹蚌翔，漂渺海境，逍遙無鄉」，似爲漢魏之遺寶，林卽命人陳列於九江中山公園，常對人說笑，謂此爲其一生功績，其對人表示，此時宜推精衛任主席，胡漢民宜任行政院，蔣介石專任軍事，則天下太平，化干戈爲玉帛了，他自己只希望做一個強國的太平百姓而已。

林森小軼事

余生長榕城，對於林主席言行，知之頗詳，姑將見聞所及，拉雜寫來，聊稱效顰，不敢媲美。

林主席初爲無綫電，旋棄去，服務海關，「英雄何論出身低，」外國總統，有縫衣匠者，我于主席之環境與成功，實羨佩不置！

現年六十五，而精神甚矍鑠，早已喪偶，又無子嗣，自營壽藏于榕城之瑄江，而其老家則在內七里之尙幹鄉。

當粵軍克閩時，曾一度被推爲閩省長，秩序賴其維持，無何捨去政務，退隱於瑄江之青芝寺，可見其早視富貴如敝屣矣。

林爲省長時，徐任制置使，令修掾屬相見禮，林不能堪，乃不就職而別，曰，省長當由民選，以省議會之通過，任省長，與徐對峙，徐不悅，致電中山先生，請平亭其事，蓋林之至閩，係銜中山命也，當時二人之爭執，外間絕鮮知者。

主席官邸在南京石板橋，湫隘不堪，設備亦極簡陋，除書畫數箱外無長物，據云彼頗嗜古董，然但求稱意，不必講究品質也。

生平不妄薦私人，某次回里，鄉人有向之求館地者，則書「君子固窮仕途多蹇」八字勗之，並勸其務農重工以解決生活云。

林森自殺一鷄

國府主席林森，自奉極薄，蓋儉以養廉，所謂年高而德劭者也，有人過林之寓邸，見其樓上洋台，曬一舊絲綿袴，絮已敗露，聞已爲十年前舊物，未嘗添新，某

次到滬後，各新聞記者每日必往探詢何日返京，而其臧獲輒不肯傳刺，請之，則舉一肥碩之去毛母鷄曰，林主席是否敢行，請視此鷄，記者異之，莫名其妙，復固詰，則曰林主席每日必啖一鷄，殺鷄則表示其必不離滬也，各記者聞訊，於是不必晤林，則穴隙以窺其廚，覩鷄則歸寫一稿曰，林主席未離滬，某晨某記者復往瞰其廚，不得鷄，復不見其廚司，乃悟林已返京，於是夜報上大書曰林主席已返京。

林主席廬山四詩

林主席習英語，爲吾人所夙知者，其華文至何程度，乃未能詳悉，昨於友人處見林最在近廬山所賦四詩，似彼亦一嫻於吟詠之人也，（佳否則另一問題，）林主席之詩，外間所見甚少，此作亦未發表，茲照錄如左，（竹院敲棋）滿園綠葉任風吹，長暇宜邀客弈棋，一局輕敲聲的的，千竿斜曳影離離，氣高合讓睢園種，人俗還須君子醫，靜坐幽篁堪避暑，盤桓不覺日移西，（松下納涼）炎官施政畫方長，赤日當空火傘張，緩步園林神澹逸，潛身松菊樂徜徉，閒看塵世何人俗，靜聽濤聲意亦涼，避却炎威尋樂境，此情也可比羲皇，（柳陰垂釣）閒來垂釣柳陰邊，好趁斜陽雨後天，碧藻重重魚隊隊，清風拂拂水涓涓，靜看濛濛生機活，默體尼山道念堅，一曲

漁歌一篇詠，歸來看我也如仙。（荷塘晚步）金烏歛翅下塘西，晚景清幽映眼簾，清草一池新漲滿，荷盤萬柄翠痕添，嘗來雪藕情猶戀，看到蓮花志亦恬，澆却俗塵兼俗慮，滿懷氣餒不知炎。

主席解蓮歌

林主席苦口婆心

白宮元首黨中仙。兩鬢蕭蕭態極妍。京洛奔馳多逸興。經營生壙挽時賢。
紅葉西風都又遷。摩挲玉璽俗塵蠲。難忘此日民間苦。微望探求走市廛。
洛陽女子比花鮮。嫋嫋婷婷我亦憐。惟有一椿言不得。行來個個步生蓮。
一雙天足須光滑。白腿肥臀應簸顛。肉感爭誇康健美。方教異性動心絃。
徒聞琴韻難偕舞。鞋有高跟不可穿。况是深藏鹹溷味。愛蓮居士已歸天。
煩勞不憚苦宣傳。底事還將小腳纏。凡百摩登先解放。老夫一語贈嬋娟。

林子超主席名雖元首，但於中樞政事，向取公開，不肯獨攬，故有監印官之令譽，生性淡泊，自奉甚儉，每微服出遊，探訪民間疾苦，不識者，初未知其爲中央主席也，一八二八之役，遷都洛陽，主席曾坐鎮其間，見當地婦女，仍多裹足，便逢

人勸告，諄諄開導，苦口婆心，良足多焉，爰吟主席解蓮歌六章，恭紀其事。

郭沫若與谷崎潤一郎

一個溫文的詩人，忽然變了洪水猛獸共產領袖的郭沫若，近年他的狀況，是很少知道的了，深知沫若現狀的，在上海除了郁達夫王獨清就沒其他人了，可是郁王對沫若的狀態，却是諱莫如深，有人問起沫若，他們只答『很久不與他通信了』，我因為和沫若也有一面之交，且對他的藝術很佩服，到處問他的近狀，日昨遇見一個自日本歸國的學者，據他說沫若刻下住在一家日本人的家裏，那家人只是一夫一妻，那男人是在政府做些小差事，女人是很漂亮，那都是沫若十年前相識的稔交，那女人現在已有卅歲開頭，從前是對沫若單戀過，可是碰着沫若正在多吃嚼不爛，而且有着很適意的戀人的時候，一時沒工夫理着她了，現在情形大變，沫若不很敢露面，只整天伏在她家裏，那當然舊情熱煖，好夢正長呀，沫若的文學的價值，不祇在中國有地位，在日本也不壞呢，他近來也常與一般保羅派文人來往，尤其與惡魔主義派巨臂谷崎潤一郎行往得很密。所以現在欲明瞭沫若現狀的人，不可不先知谷氏，谷氏為現代日本有名的小說家，為人很磊落，胸懷也很寬大，前年他曾把自己

的妻子讓給他的友人佑藤春夫。這一件事曾經轟動了一時，沫若對這種寬大懷抱，非常欽佩，而現在谷崎潤一郎又已與菊池寬氏的一個高足弟子打得火熱，最近已經實行同居了，有人說，谷氏現在的新妻，對於郭沫若的藝術，也是很敬佩的，沫若刻下與谷崎潤一郎行得那樣親蜜，不能不令人顧慮到沫若會做到佑藤春夫第二，上月東京某刊物有一篇小文章，題目是『佑藤春夫的後補人』，雖能打趣谷崎潤，但也已經隱示了沫若出來，沫若的不規則的生活，頹廢的生活，不知何時能停止，呀，好一個詩人谷崎潤一郎，與田漢交遊甚篤，他的作品，介紹到中國來成冊的，只有一本『癡人之愛』，完全是描寫變態的性慾，他實在是現代日本的一個大怪物，所以我們爲郭沫若是很有希望的呢。

郭沫若致余女士偉大底新詩

現滯留矮國的亡命詩人(?)郭沫若，其生平許多風流豔史，屢見報載，但這些佳話醜事，都是一般人所熟知的，而且有許多穿鑿附會之處，未免美中不足，殊難見信于人，其實老郭本是個十足的羅曼諦克的人兒，我們要求其浪漫肉麻的真事蹟，實在並不是什麼難事，只要一揭開他的詩本，便隨處可以得之，郭曾著過一本「

「瓶」的詩集，記得是他同某文學家余君妹妹戀愛的故事，此詩極長，裏面充滿「哥哥」與「妹妹」與「愛呀」與「花呀」與「月呀」的詞調，極其纏綿悱惻之至，郭在詩中雖不敢說明是爲余女士做的，可是在事實上却老老實實招供了，譬如他曾陪過余女士游西湖，他的詩就這樣記述道，「她說是我到西湖，她真真覺着幸福，她願我能在西湖長住，哦，這真是道破了我的肺腑，假使我能長住，伴你讀書，我願意死在西湖」，又如他描寫余女士哥哥與他們的關係，「她把我寫給她的信件，轉示了他的哥哥，可笑她的哥哥却反轉祝我幸福，他說他純潔的妹妹，原值得偉大詩人贊美，他許我以後自由，他是決不呀從中作壘，哦，你真是好個哥哥，但奈她不愛我？我雖然也是個詩人，但怎奈不是偉大的一個，總之老郭過去同余某妹妹戀愛，是實實在在可靠的事，知郭識余者都能言之，但最近呢，人們似乎都說郭余間已沒有了戀愛的關係，實則據記者調查，目下的郭與余，一個是使君有婦，一個羅敷有夫，愛情的關係，或者談不上，但我們不能說他們連「哥哥妹妹」友愛的關係也沒有，不信，請大家看讀下面一首詩這首詩便是郭詩人最近寄給余女士的，此詩四圍是寫在一方潔白的手帕上，名曰「贈手帕吟」，手帕是夾在信中，自海外寄回國的，余女士接信之下，

歡欣不可言狀，便大雅以手帕示其女友們，女友中有心直口快的何女士，告訴我的朋友，朋友又轉告訴我，這便是記者有幸，輾轉獲得此詩之由來，且重錄此絕妙好詩以餉讀者，偉大詩人，之「贈手帕吟」曰。

方帕兒，嫩且潔，可愛的妹妹，贈你做個紀念，莫把它親着淺絳的朱唇，可撫摩你那心頭上的傷痕。

方帕兒，嫩且潔，可愛的妹妹，贈你做個紀念，莫把它掩遮赧赧的羞容，可揮着迎送友朋示歡悅。

方帕兒，嫩且潔，可愛的妹妹，贈你做個紀念，莫把它揩着瑩瑩的淚珠，可拭去你身上因勞苦而迸出的汗血。

方帕兒，嫩且潔，可愛的妹妹，贈你做個紀念，莫把它當做銀箋寫情書，可將它做戰旗重新添上紅顏色。

譚組菴先生底「福氣」詩藁

當今黨國要人中，能作舊詩詞的，頗不乏人，如已故的廖仲凱，朱執信兩先烈，現今的汪精衛，胡漢民，于右任諸先生，皆詩詞能手，世人皆知之者，然而以上

這些要人之詩，類皆近于狂放誇大，以之方其人，則都不甚相像，只有已故行政院長譚組菴先生之詩，却恰如其人，恰稱其分，并深得詩人「涵養」「渾厚」之旨，所以胡漢民曾在其「憶組菴」一詩中，對其人與詩，都極端推崇，而有「太僕冲和未易師」之贊歎，這是我們論到譚詩的人，不應該忽略的，譚先生之爲人，素有「譚婆婆」與「譚菩薩」之雅號，譚先生，真是黨國要人中，頂「聰明」又頂有「福氣」的一個，現在且錄其幾首……，以證其人。

歲月婆婆已作翁。此身常在百非中，年來想望多成幻，老覺調停不是功。

切急可憐棋局換，歡情惟賸酒杯空，艾人今後應題署，無奈應官興早慵（生日）
幾年嶺外過端陽，誰知江天對舉觴，碌碌因人有今日，遲遲中道感周行。

一身多役忘家食，萬骨成功弔國殤，佳節不愁歡事少，捷書行報入遼陽（端午口占）

人生閱世成新歲，樂事今朝有舊風，四十九年無是處，故應題號作非翁（元旦）
隨人俯仰非無謂，贏得清泉滿漢陰，園叟不知沾溉力，漫言機事有機心（桔槔）
譚先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總是成功不失敗的，終於全己全人，善始善終，說

者謂其人有「福相」，謂其詩亦具「福氣」，信然。

「四十九年無是處，此身常在百非中，碌碌因人有今日，老覺調停不是功」。

這是好事者，從上舉數詩中，替他集成一絕，以之方其人，更是畢肖無遺，據說譚詩也和其遺墨（書法）一樣，散失人間者甚多，現得而保存的，只有「譚組菴手寫詩冊」四卷，（石印本）印書並不多，全爲其親舊所瓜分，至于散佚于世的其他遺作，聞譚公子小菴先生，（現同濟大學教授）刻正在從事搜集徵求，俟搜徵成帙，卽擬編「譚詩全集」付梓，藉以公世好，而爲令先君永留紀念云。

王獨清的詩人生活

王獨清曾自稱是海角詩人，而其一生的飄零人生，也真可以做得一首好詩呢。民國十四年，記者在郭沫若寓所，曾見其一面，當時王長得一面的鬚鬚，可惜短些，不然煞是美觀呢，然而觀其神態，一望已知是受過西洋詩經洋入股洗禮的人，當沫若介紹我認識他時說，「這位是詩人王獨清」我去請益他的時候，在他有火爆的眼睛，表示出一種驚人的感慨，似乎是莊嚴，似乎是自滿，又似乎是說着「不錯，一個熱情爆火的詩人，一個飄零狂暴的詩人，」後來沫若對我說「王先生這幾天精神很

不好」，我始知道王詩人又享着失戀的生活，那一段戀的故事，有人說是獨清自己自暴自棄，頸一硬，手一鬆，愛人兒就逃脫去了。

昨天我接到友人一封信，關於王獨清，郭沫若，郁達夫的事都提及，據他說三人中道德以王最優，他對於郁達夫欲棄王映霞的事非常不高興，特地做詩刺諷達夫，詩云「聞道郁王事，我心慙淒愴，前日方鴛鴦，今朝便參商，記得初相識，過我夏日長，男謂木乃依，今未見太陽，女謂如絲蘿，永託喬木旁，並坐與並立，時時都成雙，爲贊女嬌容，才子揮文章，搜羅古名媛，填入新詩行，貝亞特麗米，勞喬拉治桑」等云云，據獨清對人說，我們本家（指王映霞）是一個頂括括的姑娘，只要老郁一放手，映霞不灰心的話，用大汽車和花轎來接她的，不知幾多人，不過創造派的人失掉面子，好一個美人給人搶去了。

詩人是帶有神經質的，這真是不錯，近來獨清因爲詩歌不能找飯食，非做小說換鈔票不可，特地做他自己的小傳，他生平做詩做小說的習慣很奇怪，先把三炮台香煙亂抽，吐得滿房都是烟霧的時候，始動筆風馳電掣的狂寫，每寫必要寫足一段才休息，再寫時必又先吸烟吐霧，他的朋友多笑他是烟龍托世，做成烟霧局面，好

去騰雲駕霧，他聽了只有笑，他大概是很喜歡變了一條龍吧。

羅隆基的戀愛速度

羅隆基，江西人，美國大學政治學博士也，歸國後，曾任光華大學教授，嘗爲文登新月雜誌，痛論黨政之得失，遭當局忌，一度被捕，名遂大噪，他的夫人本一華僑女，求學英倫，一不能說中國話之中國人也，前年同居于霞飛路某小洋房時，夫婦時常因吵嘴而助武，聲聞戶外，鄰居各家人士，俱苦之，不久其夫人歸新加坡省親，老羅單身留滬上，適有王小姐者，從新大陸回國，寄寓華安大廈樓上，時至女友王造時處閒談，某次老羅亦至，經王太太略爲介紹後即共作竹林之游，牌未四圈，王羅卽行眉目傳情，雙腳互勾，種下愛苗矣，次日王訪羅于新月編輯部，遂引起邵洵美徐志摩兩詩人之注意，責問老羅，何處得此佳人，羅只笑而不答，一兩週後，王羅已發生進一步之關係，不久，羅去天津，主報政，月得薪金五百元，租一洋房甚華麗，王小姐卽此金屋中之女主人也，無奈好事多磨，去年暑假，羅太太在南洋久居厭倦，又作尋郎之思，遂隻身搭輪經滬轉津，急得老羅手忙腳亂，不知要怎樣對付，近聞羅博士正挽友人調解，想把家事作一根本解決云，王小姐者，湖北

人，婷婷玉立，上海，北京話，說得很好，英語更是爛熟，態度尤活潑，一社交界人也，當上海不行穿繡花平鞋，王小姐即愛穿此種鞋，當日上海不行着長褲王小姐即愛着那種綠緞子的寬紅花邊的長褲，回憶當日老羅之友人，見着他打得火一般熱，沒有一個不豔羨，沒有一個不稱贊他們的戀愛的速度呢。

蕭校長一怒擯棄假詩人

中山縣自唐少川先生提倡模範政治後，縣治之下，真是人才濟濟，各處都無可比擬了，中山縣有一間縣立中學校，現任該校校長爲蕭悔塵女士，蕭女士是一個純粹西洋化的摩登姑娘，她生得一身的好曲線，態度風流脫俗，言語吞吐文雅，蓮步一移香噴噴，櫻桃一啓帶嬌羞，因之中山縣的蜂蝶頻飛，當地的幹員拚命追逐，可是蕭女士是一個華僑富商的女公子，曾畢業美國大學，金錢與學識，都很豐富，當她在美國的時候，曾爲石岐醫院勸捐過一批鉅款。當她回國時，石岐有一派人主張歡迎蕭女士回家鄉効力，當即選派方半農爲代表赴滬歡迎她，方半農原是富家子，在中山縣軍政黨教育方面是很活動的，他之所以如此熱心迎蕭，當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方半農早已偵知蕭女士精於西文，而短於中文決，遂定以中文爲出奇制勝

，聊博美人之注意，可是方半農不是文學家，那裏可以出奇制勝，虧他想出抄襲一條路了，當蕭方在滬會面時，方即獻一卷詩稿與蕭拜讀，周旋了數日，方即贈詩與蕭表示求愛之意，詩云「東風何處馬蹄香，我見此花欲斷腸，會得折枝相贈意，十年回首倍淒涼，」幾回傷別復傷春，大海萍飄一葉身，已分孤燈心賞豔，無端忽遇解情人，」這兩首挑情詩，原是徐枕亞在玉梨魂的大作，雖不是怎樣高妙，而在國學不甚研究之蕭女士看來，即大加賞識了，遂恭維方氏是方詩人，自此蕭方感情目佳，出入鸚鵡鰓鰓，離愛神之路不遠了，嗣蕭女士任中學校長後，一度幾有與方詩人訂婚之議，但包圍蕭女士的人很多，真是老少宮貴畢具，爭登東床之選，佳期因之阻進，後蕭將方氏之詩供諸友人，始知意中人是個假詩人，遂一怒嗔而摺絕之，日來方氏欲復仇，運動縣黨部檢舉蕭女士，痛詆蕭女士中文不通，有玷師資，請教育局撤換蕭職，好一個方詩人呀。

從蕭伯訥想到泰戈爾

英國大文豪蕭伯訥氏，某日到上海，他在報上發表談話，蕭氏說，「中國是個沒有文化的國家，有之，只能在鄉村間尋求其少許，」又謂「不但中國，而且東方亦

苦無文化之可言』觀此，蕭氏言下，大有藐視中國與東方之概，因此我便聯想到另一個文學家遊華的故事，那便是十年前印度詩哲泰戈爾到滬，泰氏的言論，恰恰正與蕭伯訥相反，他說『中國是個文化程度頂高的國家』，他贊美中國，同時也贊美東方，他說『東方的精神文明』是怎樣的好，又說中國古代文化，是怎樣的崇高，故後來泰詩人到了北京，對於故都那些偉大的建築，和故宮那些千百年傳下的古物，都稱贊不置，甚且對於北京中央公園內那些巨大參天的古柏，都景慕個不了，走到那裏，都贊歎北京，說北京是偉大的自然和文化結晶之所在，故影響所及，深入人心，遂有今日請定北平爲『文化城』之舉，然而時至今日，那個新近來華的，狂妄的蕭老頭子，竟說我們中國沒有文化，泰戈爾與蕭伯訥，同是年逾古稀的老頭子，同是世界聞名的文學家，不同的，只有一個是『東方的詩聖』，一個是『西方的戲劇作家』，泰氏是被壓迫的亡國大夫，蕭氏是帝國主義治下的黨徒，兩個老翁，究竟是那個說得對呢，我想總不外是『東與西的隔閡』，各有各的偏見吧，按泰戈爾，在民十三受已故詩哲徐志摩的邀請，來上海演講，當日泰氏在滬開會演講的會所，即慘遭一二八的炮火，現在已成廢墟的『東方圖書館』，那時，記者在復大肄業，亦躬逢其盛。

，參預斯會，記得那日好像是個花香鳥語的春天，東方圖書館大會場，滿壁都挂着古色古香的中國畫，講壇上羅列中印古樂，席間焚香一炷，如敬神明一般，須臾樂奏聲裏，漂亮的紳士，導引泰戈爾出來，泰氏頭戴大紅綉錦之冠，身御爛縵璀璨之衣，白髯長垂，手執主塵，飄飄然，悠悠若神仙似的現出，斯時也，古樂共奏，衆掌齊鳴，莊嚴靜穆，可畏可敬，泰戈爾由座次慢慢起立，徐詩人則陪立一旁，他以神祕幽妙之口音用英語講演，徐氏用流利又漂亮的國語翻譯，講演大意都不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聽講者，大都是上海各大學教授學生，除徐志摩輩外，大抵都不滿意泰氏精神文明之說，中間，邵力子與上海大學生，當場散發傳單，與泰氏大揚其亂，事後，吳稚暉，李石曾，葉楚傖，且爲文大罵泰戈爾與徐志摩，比他們爲『城隍與小鬼』，比之今日上海人士在歡迎蕭先生之盛會上，對蕭氏不敢作聲者，大有天壤之隔矣。

蔡元培的勇氣退化了

蔡元培先生，以提倡學潮著名，自加入政潮，遂不理學潮，前年以保國事犯牛蘭退保不理於人口，蓋以先生前日之保是，則今日之不保非也，今日之不保是，則

前日之保非也。

數年前，我國加入參戰，段執政以問梁任公，任公初主張不加入，後主張加入，此一事也。

同時李佳白，主張美國不參加歐戰，美政府不以爲然，李且受影響，此又一事也。

夫政見之同與不同，此不能勉強者也，保人，則以己見爲主，與政見似有關而實無關，牛蘭一案，中外皆有主張保，主張不保者，豈獨一蔡先生，而初則保繼則不保，中國只有一蔡先生。

蔡先生明眼高過背，以學潮爲不可解，則不解，以牛蘭爲不必保，則不保，蔡先生一任自由，故無妨聽學生與牛蘭不自由，其實蔡先生實不能自由也，大學院改教育部，青島大學受解散，學潮日益多，牛蘭黨不以蔡爲然，皆蔡之不自由也，蓋蔡之立場，初與吳稚暉先生異，吳取滑稽，蔡尙鄭重，滑稽可以圓轉，鄭重不能逃避，梁任公說「梁啓超等于零」，此話蔡先生可以適用矣，我看與其學梁，不如學李，以學者做政治家根本不對，無怪我要說一句「勇氣退化」，所謂學家的勇氣是甚麼

，知恥近乎勇而已矣，蔡先生亦以爲然乎。

胡適在湘講演獲五千金紀

胡適之博士，在過去，是高談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的開山祖，又是「反孔教」，「反道統」的急先鋒，雖是年來大鬧開倒車，然而在一般老前輩眼中，仍然是了不得的，湘主席何鍵，正恰巧與胡博士相反，他是「反對白話文」的健將，主張「復古」，「宗孔」最力的有名人物，這是誰都知道的，在胡適表示要赴長沙講演之前，我們想到何大帥曾在報上大罵「陳獨秀胡適輩爲洪水猛獸」的話，我們便不禁替胡聖人捏了一把汗，以爲這「白話大師」真好大胆，居然敢去碰那「衛道將軍」的釘子，誰知這不過是我們庸人的多慮，天下事儘有大謬不然的，我們的胡聖人，前次駕臨湖南講學，不唯沒有碰到什麼釘子，而且大獲何主席的賞識，備受文武百官的歡迎，據湖南來客談，胡博士前次在長沙一共講演五天，省府，省黨部，一師，女師，湖南大學，湘雅學院，都有博士蹤跡，講的花樣，是古今中外，海闊天空，淵博又淵博的，聽講的學生民衆，都異常踴躍，就是至尊的何主席，高貴的何夫人，公子小姐都聯翩出席聽講，因此胡聖人便大高其興，上自堯舜禹湯文武孔子的哲理，下

至「目前中國政治的出路」，旁及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大道，都大發擁護並不主倒的議論，結局，何主席異常滿意，異常敬佩，殷勤招待，款以盛饌，臨聖人之行也，執禮尤恭，敬饋大洋五千，湘綉數匹，作爲主席和夫人贄敬，聖人亦本卻之未免不恭之義，一笑而謝，再拜而受，於是他就權充中華教育文化委員會祕書的路費，胡去湘聲言爲該會公幹，故云回到漢口，再上南京，在上海的朋友，一聽見了這樣難得的好消息，都紛紛寫信給博士道喜，好朋友并爲撰一聯，以紀此行，聯曰：

「輕輕搖着三寸舌，」

「整整賺得五千圓，」洵佳話也。

白崇禧借酒澆愁人傑文章

白崇禧以一超絕之軍事天才，享若許大的令譽，此時國家在飄搖之中，東鄰又作武力壓境之侵略，一般人的視線，頗注意於白氏的動作，然據桂系中人言，白氏近亦借酒澆愁，大作其文章對聯詩歌等，月前曾作一文，題爲『清黨的回顧』，富有歷史上之價值，將其任吳淞警備司令時之各方政治祕密，盡行披露，而文詞亦富麗流暢，不似軍人筆墨，實際確係白氏自己文章，非假手於記室大老爺者，近白氏作輓聯三副，吊其友人，皆頗可卒讀，聞白氏年來在桂練兵之餘，卽研究學問，數年

來已大爲進步，在其文章或演講中，對古人敬佩者爲岳飛，對今人則頗推崇馮煥章之刻苦奮鬥，由伙夫而達到今日地位，且能文章，白氏並不信仰獨裁政策能適用於中國，其以爲救中國者，只有依照黨綱去辦，凡事公開，各派合作，其間雖有不良分子發生野心，然必爲時勢所淘汰云云，白氏亦人傑哉。

一 周佛海思想與新時代衝突

蘇省教育廳長周佛海，當民國日報創辦之初，其大名與當代中委葉楚傖邵力子兩氏鼎足而三，自轉入仕途後，當民國十六年革命軍北伐，曾任蔣總司令之祕書長，舉凡總部洋令文，無不出諸周氏之手，斯時固卽爲炙手可熱之政治紅人，比年隱於教育，與世無爭，但在蘇省府中，因仍然不失爲一把交椅，且不時親自視察各縣教育，聲勢仍甚威嚴，詎最近周氏突發生兩項不可思議之情事，蓋周氏某次出席吳縣中學校會議，適值吳中各學校學生全體停課，赴各城廂爲東北義勇軍募捐，攔阻車輛，苦口勸人解囊輸將，詎爲周氏自視，大不爲然，當時嚴責各校長之約束不力，並皇皇佈告，通飭嗣後不得再有此項事件之發生，一般人以顧全學生荒廢學業誠然，然其阻止愛國行動，似欠斟酌，刻據蘇省來客談，周佛海自主蘇省教育，整

頓改革，不遺餘力，惟周氏雖係出身報界，但其思想則甚陳舊，對於一般人所提倡之新文化，甚爲側目，尤注重女生平日之教育，不料目前各學校一致認爲新藝術，而家家絃誦之歌舞，亦於日前訓令省立各級學校，不得以俗靡之歌舞，在校內演習，或在游藝會表演，緣周氏一日參加某學校游藝會，親聆女生表演歌舞鼻祖黎明暉女士發明之「毛毛雨」可憐的秋香」等曲，不但嬌聲滴滴，令人欲醉，更復袒胸露臂，服裝之豔麗單薄，形似裸體，其引誘男生之神魂顛倒，若不禁止，殊屬不堪，爰不惜毅然取締，此舉不但違反時代，若謂爲周佛海與新時代之衝突，亦屬未嘗不可，維持風化之功，固不可不爲文紀之也。

馮玉祥火車詩替民衆鳴不平

登泰山而小天下的馮玉祥，拋了槍桿，一心一意來弄筆桿，赳赳武夫，一變而爲恂恂儒雅，終日談經讀書，和孔孟結不解緣，現在呢，經書又懶得讀了，把景仰孔孟的誠心，轉而崇拜李杜，者番吟哦，一字推敲，居然做起詩人來了，因馮先生做了詩人，報上就多出許多資料，我前次拜讀他幾首詩，自覺眼福不淺，不過他的佳唱，非歌非謠，似歌似謠，既非古體，又非近體，又像彈詞，又像古樂府，真是

獨出心裁，別創一格，古語說，詩以言志，志之所欲，宣之於詩，雖說馮先生做過大官，當過軍頭，但他一向蔬食布衣，最不喜搭官架子，所以做出詩來，也不脫平民色彩，下面這幾首詠『火車』的詩，就是他最近的佳作，其一，『交通本爲使人民，火車代步省苦辛，誰知發生非常事，三等車內擠死人，』其二，『車頭之後有花車，專爲闊官一人掛，鐵柵車頂人已滿，擠掉老婦七十八，』其三，『不幸老命重下墜，闊官穩坐花車內，票車人擠立不穩，臥車之內人酣睡，』其四，『誰爲公僕誰爲主，真理不講裝糊塗，不平如此焉不亂，逼得良民作屠夫，』諸君看看馮詩翁這幾首火車詩，有意思麼，雖則平仄欠調，讀起來不甚順口，但是七字一句，四句一首，又押韻脚，又有次序，比較近代新詩，規矩多了，況且他這一首詩的措詞命意，完全事實，他把坐火車的不平等，據事直書，替小百姓吐口冤氣，可稱三代直道之公，猶三存今日，他說三等車內擠死人，此種怪狀，豈獨北方，諸君往來京滬途中，試問三等車內，那一次不是擠紮得屁滾尿流，非但無座容股，簡直無地容足，而一般帶盒炮的頭二等偉人，和掛徽章的三四等要人，那一個不是高臥車廂，穩坐頭等，同車異趣，已成爲今日官民乘車的習慣了。

馮玉祥崇拜陸放翁

前因韓劉交闐，引嫌離魯過津，擬轉赴宣化久住之馮玉祥氏，昔曾擁有數十萬緡緡，叱咤風雲，不可一世，固亦近代軍人中一天之驕子也，馮氏蟄居泰山時，挈夫人李德全女士同居，此外祇男女公子，及祕書醫士衛隊若干人，徘徊泉石，嘯傲烟霞，以度其閒適優遊之生活，絢慢歸於平澹，以視手握虎符時，勞逸奚啻天壤，馮在山中，布衣糲食，黎明即起，間習農事，於國學方面，亦加以深切之探討，較之昔在軍中，延河北名流王鐵珊，講述經史，關西大家閻甘園，指授書畫時，尤爲勤奮，聞馮近頗愛讀唐宋人詩集於諸大家中，最崇拜陸放翁之爲人，每讀劍南詩鈔，至『百戰元戎取蔡州。如今胡馬飲淮流。和親自古非長策。誰與朝家共此憂。』『丈夫結髮志功名。大事真當以死爭。我昔駐車籌管驛。孔明千載尙如生。』『憔悴衡門一秃翁。回頭無事不成空。可憐萬里平戎志。盡付蕭蕭暮雨中。』『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等首，輒爲擊碎唾壺，唏噓不置，嘗謂吾國古來詩家。習於傳統思想，故多窮愁柔靡之音，卽舉世首爲詩聖之杜少陵氏，亦復以詠嘆見長，至求一慷慨悲歌作品，實不易覓，有之，惟

陸放翁一人而已，蓋放翁生當宋之時，中原板蕩，遼騎憑陵，劍南詩中，屢言胡塵，其一腔愛國悲憤，概可想見，目下東北倭寇縱橫，版圖易色，馮氏義憤填膺，主張以武力收復失地，爲吾國唯一之出路，否則徒託空言，於事何補，同氣相求，宜其對於放翁之詩，崇拜至五體投地也。

章太炎評論馮玉祥病狀

文官不屑做，武官要做又不能做，躲在泰山養病的馮玉祥，久已不聞不問了，若說他是真病呢，他一樣可以跑出來，和探病的人講經說法，甚至還要罵人，若說他是裝病吧，他又時常大發肝陽，捶牀拍桌，口噴牙痛喉痛，請醫服藥，鬧個不亦樂乎，因此就有許多關心國事的人，向當今國學大家章太炎先生詢問，說馮玉祥這個病，是怎樣的一回事，章說，顯然的不高興就是了。（一語破的，可稱第一個評論家）咳，我知道了，現代的要人一個不高興，不是生病，就是動武，所以二十年來，干戈不息，此起彼仆，成爲一個循環式的戰爭，以至弄得河山破碎，上下交困，揆其所以，皆由於各方面要人不高興所致，設使人人高興，各得其所，如黎普薩之有飯大家吃，自然天下太平，但是黨國的要人甚多，要個個高興極難，因爲甲方

高興，而乙方便不高興，背武裝帶的同志高興，而穿長衫馬褂的同志，又不高興，他們一不高興，第一步表徵，就是生病，萬一病久了，就要醞釀出許多不好事體來，如果想一個方法，使秦山的馮同志，貴體復原，高興了，而在洛陽在南京的同志，又不高興，再由馮同志，而思及香港就醫的胡同志，他的清恙，也因不高興而起，如要叫他立起沉疴。就要使他心中高興，不過胡同志一高興，就要引出別同志不高興，其結果，也與馮同志一樣，總之今之國難，皆由各方面要人不高興而起，因不高興，而激動內爭，又因內爭，而引動外患，迄於今日，外患未平，亂機又伏，前途多事，故欲使人人皆大歡喜，必先要面面俱圓，然而難矣哉。

章太炎之仙骨

吳中水土清嘉，尤饒名勝，於居家爲最宜，仕宦中人，往往卜宅於斯，以爲息影優游之地，名流章太炎氏，購定胥門內某大廈，代價計數萬金，廈具園林之勝，花木扶疏，泉石清古，琴牀書架，位置其中，更屬雅稱，氏之清福，洵不淺已，氏與金鶴望名宿，李印泉總揆善，且同爲吳下寓公，遂結金蘭之契，詩酒往還，殆無虛日，在此兵戈亂離之年，有此朋好蓋簪之樂，殊屬難得也，氏擅書法，人有求之

者，輒不書上款，卽再三懇請，亦祇書「爲某某書」數字，從不加以仁兄先生諸稱呼，亦怪癖也。知岐黃術，嘗爲病家診視，開方案殊佳，予亦曾一見之，氏一日就星相家相面，星相家不知其爲黨國偉人也，訝其有仙骨，謂有此仙骨，欲富貴則富貴隨之，欲功名則功名自致，非常人之所有，一再叩氏姓名。氏笑而不答，然頗暗服星相家之術之神不置。

記梁啓超

梁任公之胞弟名啓勳，以乃兄力，歷任中國銀行監理官等職，年入數千金，生活殊舒泰，張英華任北府財長，忽調之爲中南銀行監理，而以原缺畀他人，啓勳憤然言辭，任公乃爲函向當時執政者說項，謂啓超祇此一弟，手足關情，啓勳又兒女成行，生活繁重，乞予維持，感同身受云云，此函一去，啓勳立奉令回原職。

任公不習西文，啓勳則優爲之，常以材料供結乃兄，任公編大中華雜誌時，亦令啓勳爲譯論雜評，月分稿費百餘金畀之，時其生活尙十分清苦也，任公逝世後，親筆文稿及重要典籍，均由啓勳爲之保留，昨歲聞以一部分贈北平圖書館。

現代十大家詩鈔中，載任公豔詩二十四首，題曰「紀事」，其最旖旎處有曰，「

識刑說項尋常事，第一相知總讓卿，又曰，「奇情豔福天難妬，紅袖添香對譯書，」
「別有法門彌鬪憾，杜陵兄妹亦姻緣」，自詩義觀之，似任公亡命海外時，有一女士
爲作舌人，變成情侶，顧任公不敢毀一夫一妻之貞操，結果乃以妹視之，任公此數
詩，殊不佳，學者豔遇，則頗值得注意也。

梁啟超有子投筆從戎不做舌下英雄

『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韓孔广先生說出這兩句的話來，真形容古今來書
獃子的不出息，是淋漓盡致了，新會梁啟超在生時，懷絕人之姿，生憂患之世，以
言論覺天下，自負其才，心想得能揣了尺寸之柄，則其雲蒸龍變，大可有所會其度
了，不料公車上書之後，西太后就很高興這輩紙上的英雄，故戊戌年的政變，就
殺個天翻地覆，當時的梁氏，若不溜走得快一點，恐怕這個中西合璧的腦袋，早已
搬場了，然而他雖然受了這種推車的碰壁，但還不會有絲毫醒悟過來，故在東京時
，又辦什麼清議報，新民叢報，大談其『應於時勢，發其胸中所欲言，披之報章，
供一歲數月之適鐸』的廢話，後來滿清推翻，國體更改，梁氏雖然以資格的關係，
曾一度執過政柄，但碌碌無建樹，在政界中了竟成庸子，於是他自己也承認韓孔广

先生所說「舌下無英雄」的話是對了，因之晚年就從事於講學，他自己也曉得書空咄咄的書獃子，是的確難有出色了，故做有一篇『志未酬』的歌，其末句有云，『但望前之宏廓而寥遠兮，其孰能無感於余情，吁嗟乎，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吾志已酬便無志，』當時吳稚暉先生讀了他的歌，倒的確也很受感動，他說，梁卓如心力有餘，但可惜走錯了路，所以吳先生就主張將線裝書一古腦兒丟到毛廁裏去，以免害人，故吳先生就成爲今日黨國中不可多得的瓊寶，而梁啓超死後，許多的批評家都評他在政治上是失敗，在學術上是有不可抹殺的功績的評語，自然，這種評語是不錯，但梁先生自己批評自己，也却認爲他一身是失敗了，因爲他祇僅成就了『舌下的英雄，筆底的奇士，』故他臨終的時候，有遺囑他的兒子，不要做像他舌下的英雄，因之將十五萬冊的書籍，統統捐給北平圖書館了，他的次子梁國忠，當時雖含淚侍側，哀痛非常，然刺激之餘，大有援古人墨經從戎之義，以繼父志，可惜這時報國有心，殺敵無人，致使他若有無限遺憾者然，待一二八事起，梁國忠認爲報國家，繼父志的時候到了，故遂毅然入稅警團從軍，稅警團雖屬財政部的，但士卒之英俊，器械之精良，在今日黨國軍警中，可算獨一無二，當時十九路

軍，以數營之兵，竟抗萬人之敵，這真使梁國忠憤懣填胸了，他沒有顧到命令不命令，毅然率稅警團以八十八師名義加入前線，廟行一役，一團之衆，與張炎旅互相提攜共支強敵，其功確是不少，所以當時的軍中，那梁國忠之名，就大噪傳了，和議成後，宋氏震其名，拔任爲第四團長，駐防海州，練軍甚嚴，那末梁啓超先生有子若國忠，在天有靈，亦可閉目含笑了。

康南海脫難賦詩

戊戌政變時之康南海，固一躍冲天，同僚咸爲之欣羨，改革政體，大觸西后之怒，時時有虎尾春冰之厄，而康不知也，譚嗣同誤識項城，欲與共事，項城陽諾之，譚去，項城密告榮祿，榮星夜入頤和園，訴諸后，嚴旨捕黨人，六君子咸被戮，梁聞變先遁，德宗密詔康速走，康急化裝遁津沽，趁輪南下，滬海道得京電，邀於海口，某西人向重康，急乘小輪，迎於三峽水外，比邏者搜查輪船，康已安抵租界矣，當康之在輪船時，接京中無綫電，謠傳德宗駕崩。康賦一詩以見志，詩云，忽洒龍鬚翳太陰。紫薇移座帝星沉。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青天夜夜心。沉鬱蒼涼，讀之不禁動無限感觸，後讀南海詩集，不載此詩，人有疑其恐懼文字獄者，或出有

因，惟當時中西各報咸載此詩，究不知是真是假也。

張齋翁之情詩

張齋翁先生與吳縣余沈壽女士之事，已盡人皆知，余覺於張逝世後，出版余覺沈壽夫婦痛史一書，以鳴妻冤，而暴張短，然適足以弄巧成拙，某日載報冰史先生之「張季子九錄中之未收詩」一稿中，所刊題贈兩絕，實係謙亭攝影之作，謙亭在吾通博物苑內，沈初來通時，曾息宿其間，此詩蓋當時調情之作也，惟第一首之三句，「不因着眼簾波影。」眼字誤個，一字之失，遂致全詩精采寔失，此不得不糾正也，此詩曾載余所著痛史中，讀者覆按可知，又感逝一首，與余所見，亦稍有異同，余見所係張親筆題像，當較正確，茲再錄之，題介山樓雪宦像，（介山樓係張別墅中一樓名，雪宦卽沈字，）「不論東輿與西村。病後何嘗一到門。從我已休言尙在。死君何忍貌猶溫。鏡中證覺三生夢，紙上招回九逝魂。咫尺新墳來往便。樓西烟月候黃昏。」此詩係余七年前遊琅山時所錄存，同時尙錄有張題千五百本梅花館，「館在梅花垞內，今江岸日削，已在浪濤中矣，」雪宦遺像一詩云，「生前曾爲說梅垞。千五百本花四圍。如子故鄉香雪海。花時來看是耶非。」題千五百本梅花館梅郎（蘭

芳合影云，「梅是孤生品，來從霜雪岑。而今說梅口。千萬語如林。」問誰與梅稱。寫梅郎有影。冬春寓月天。共草山溪冷。」九錄書余未寓目，此二詩不知抑曾收入集中否。

張退翁讀九錄痛哭失聲

滿清老狀元，前北京政府實業部長，南通張齋庵先生，當年慘澹經營南通，如創辦實業，興辦學校，及其他慈善等事業，而使南通能博得全國各縣之模範者，其得乃兄退翁襄助之慮頗多，惟兩人賦性不同，一公則忘私，一公不忘私，故退翁藉乃弟齋公之力，自經理地方各事業，數十年來，竟擁資數百萬金，因是當時，有土皇帝之稱，而齋公謝世後，所有產業，既屬有限，且負有重債，如是以觀，兩人之分判，無待智者而知也，不過退翁之對地方事業，創建補助，身爲先導，並不後人，其最令人所不能忘者，當聯軍敗退江北時，南通駐兵十餘萬，孫傳芳本有以南通爲第一防綫，擬與黨軍對敵之意，並借餉二十萬，後經退翁懇求再三，因一時地方難湊如此之巨款，乃出私資數萬，始克免南通之糜爛遭劫，此又未可一概而論，及北伐成功，南北統一，退翁被人檢舉通敵土劣之罪，南通縣府，奉省令拿辦退翁于

清明節，不及祭祖，卽出亡海上，復因通緝聲高，又輾轉流徙于天津大連間，蒼顏皓首，老態龍鐘，而飄泊於天涯者，凡五年餘，上年因大赦期中，由某巨公之代爲緩頰，方得當局之收回命令，于夏季銷聲匿跡，回南通故土，家鄉一別，景物全非，因是看破紅塵，杜門謝客，對於地方各事，絕不聞問矣，茲聞友人來云，退翁在家，居恆闢書栽花，前因讀乃弟喬公之『九錄』，追憶前塵，頓觸悲懷，不覺大哭，竟至失聲，家人驚詢其故，乃撚髯鬚自顧而嘆曰，吾垂垂老矣，何不早隨吾弟五年前同去，亦免今日之傷懷也，言時極悽慘，噫，退翁之私德，似不足取，而其對於地方之公德，固未可淪沒，居此人生暮年，遭此不幸之際遇，亦云傷矣。

紀詩人柳亞子

吳江柳亞子先生，爲不佞生平最服膺之人，亦爲當今黨國名人人格最高尙，文學最深邃，性情最孤傲之人，柳之行誼軼事，上年朱鳳蔚先生在某報披露之南社人物小誌中，已有紀述，雖一鱗半爪，未足盡其什一，但亦可以一斑而測全豹，柳爲南社社長最久，南社爲鼓吹革命，闡揚主義，倒滿興漢之唯一大集團，社友達千數百人，遍散全國，辛亥革命之成功，雖原因甚多，但智識階級之傾嚮革命，受革命

洗禮，實以南社灌輸之力爲獨多，而南社之得以蓬蓬勃勃，始終保持其假文學以革命之骨幹面目者，則不能不歸功於柳，柳文學深邃，詩才敏捷，既爲東南騷壇盟主，復爲全國國學巨擘，顧其思想新穎，主張革命之情緒，異常熱烈，而志性果敢，重信義，篤友誼，輕財愛士，臨難不苟，氣節凜然，儕之文豪，允無媿色，求之今日黨國要人中，無出其右，難選其匹，此非不佞之私諛，實熟諳黨國歷史人物者所公認者也，亞子雖有大勳勞於黨國，顧其個性，不諧俗流，甯靜致遠，澹泊明志，嘗自謙不嫻政治，短於治事，故自十七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以迄今日，老同志之高官厚祿，華屋良田，嬌妻美妾，力踵奢侈無論矣，卽一般後生小子，十五年後加入本黨之同志，亦莫不一官在握，氣象萬千，（如陳德徵之類，比比皆是，不可勝數，）而亞子則自當選二屆中央監察委員後，迄今以中委空銜相始終，從未一嘗官味，同志有勸其担任政治工作者。渠輒婉言謝却，無復游移躊躇，卽對於監委一職，雖義不容辭，然不肯入京行使職權，（前年一月間，中監會缺一人，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一日，褚民誼君遇亞子於席次，力勸亞子入京，亞子目笑謝之，終無允意，亞子與廖夫人何香凝女士友善，故行徑志趣，亦略相髣髴，日唯以書畫詩詞

慈善事業自遣，某日，不佞持兩紙訪亞子索書，亞子立分書兩絕於其上，詩曰。

江頭翦翦晚風寒。未死性情有萬端。悄悄龍泉揮涕作。報仇容易報恩難。

血花紅染好胭脂。英絕眉痕入夢時。揮手人天成永訣。可憐南入是男兒。

上款書□□社兄老友，下款署一九三二年亞子，亞子字最潦草，龍蛇飛舞，不易辨識，而此兩紙所書，則字態嫵媚，如美人拈花微笑，不佞懸之壁間，每晚一杯在手，必朗吟一過，則神志激越，塊壘全消，誦報仇容易報恩難「可憐南入是男兒」兩句，必重複一遍，曷禁感慨叢生矣。

亞子篤於友誼，生死以之，蘇曼殊大師死，亞子哭之慟，苟一提及，必撫然悵悵寡歡，既與陳佩紉等葬曼殊遺骸於西湖西冷橋畔，復輯曼殊遺集以紀念死友，彰其潛德，闡其幽光，亞子疏懶若稽生，獨對於編纂曼殊遺集，蒐集遺稿，則千里貽書，萬里發電，稿既燦然大備，窮兩週之力，夜以繼日，廢寢忘餐，閉戶焚香以赴之，卒底於成，集成則又捐金以付刷削，迅速出版，除提一部份交書店廉價流通外，大部份均廣贈友好，遇索必應，曼殊亦爲吾黨吾社唯一畸人奇人，奄忽賚志以歿，聞之莫不痛悼，今得亞子安死表遺以慰之彰之，曼殊泉下有知，必含笑合十以謝。

也，亞子待友誠摯，大都如此，而對於烈士美人義夫節婦，尤必出全力以揄揚之，今之崇勢利薄道義，朝三暮四，卑污無恥，覷然人上者，讀此能無汗顏。

柳氏爲吳江望族，世居黎里，詩書傳家，代守弗替，雖不甚富，却溫飽有餘，堪以周濟貧乏，贍恤窮困，亞子以從事革命故，任俠尙義，黃金白璧，無足爲寶，任性揮散，耗家財大半，顧亞子略無憊惜，金錢到手輒盡，亞子髫齡時已文名藉藉，大江南北，幾無不知有柳亞子其人，葉楚儉與亞子雖不同里閭，却同籍吳江，楚儉幼時文名不及亞子，讀亞子詩詞，雅慕其人，以未得一見爲憾，某日陳佩初先生置酒高會。柳葉皆至，佩初爲之介紹，接談把手，款洽甚歡，別後楚儉語陳，我今日得見柳亞子，真有喜出望外之樂，楚儉擅詩詞古文外，善寫言情小品文，狀美人姿態性情，細膩熨貼，栩栩如生，字裏真真，髣髴亭亭玉立，呼之欲出，不知者以爲楚儉必潘安宋玉一類人，洎乎一見，竟偉岸莊嚴若虬髯公，無不竊竊疑之，而亞子詩文，類多慷慨激越之作。揣者以爲亞子必如燕趙俠士，而亞子膚白如玉，面目溫婉若好女子，有口吃病，期期訥訥，不能暢所欲言，與楚儉適得其反，亦趣事也，亞子既若衛玠，而夫人鄭佩宜女士端莊溫淑，秀麗無匹，伉儷情深，唱隨之樂，

甚於畫眉，夫人書學衛夫人，詞宗李後主，花間門韻，月下聯吟，出則扶肩並轡，入則把臂言歡，融融洩洩，真有南面王不易之概也。

亞子有公子一，女公子二，公子無忌家學淵源，國學極有根底，詩詞文僅亞乃父一肩，而語體文且過之，無忌畢業青華後，赴美留學，飽吸新大陸新鮮空氣，於彼邦政治經濟考察研究，極有心得，最近畢業，得博士學位，一舸歸來，已載得如花美眷之女學士，蓋由戀愛而結婚者，鶼鶼雙雙，璧人一對。慧福兩修，親朋爭宴賀之無虛夕，亞子佩宜，顯而樂之，無忌新受天津南開聘，已偕新婦赴津沽任教授，而大女公子無非，次女公子無妬，皆秀麗如其母，飽學如其父，大女公子現亦留學美利堅，次女無妬，年僅十二三，已入高中肄業，一門風雅，無愧鄭康成，環顧吾黨領袖，如亞子之皎如白日，潔如清泉，心比貞珉，品儼和璧者，可謂絕無僅有，難能可貴已。

亞子長南社幾二十年，當民國十二三年之間，革命怒潮，蓬勃全國，吾黨同志之能武事者，莫不擊楫渡江，投鞭斷流，從事於討逆工作，而文人亦壯志凌雲，聞鷄起舞，大有橫戈看北斗，把酒策南朝氣概，亞子以爲潮流既變，思想宜新，不宜

偏重舊學，蔽塞新途，爲適應環境起見，乃更糾合同志，創立「新南社」，詩文盡以語體爲標準，編制排法，悉仿歐西書籍，時老友邵力子先生主編上海民國日報覺悟一欄，葉楚儉先生爲總編輯，主撰社論，新文學髦士如江海朝宗，萬流歸源，應徵投稿者，雪片飛來，瓊珠萬斛，美不勝收，凡斯佳士，悉入新南社，但限制選擇，亦不泛不苛，時楚儉與吳孟芙女士新婚未久，同人乃推之爲新南社幹事，蓋孟芙亦新文學健者也，亞子雖仍爲社長，顧編輯徵稿之責，乃請力子主之，但不久楚儉力子，相繼入粵，亞子當選第二屆中委後，亦僕僕於粵滬間，不遑寧處，南社叢刊至二十二集，戛然而止，無意廢續，而新南社社刊，亦僅出版二次，不期中斷，蓋斯時正總理孫中山新逝，蔣介石統大軍誓師北伐，同志奔走四方，爲黨努力，徵稿綦難，主持乏人，不得已而中斷焉，時至今日，前塵如夢，不堪回首話當年，每與亞子追溯往事，唯有感喟太息而已，蓋六年以來，多數同志，革命性之消失，實爲吾黨之致命傷，追念先烈流血締造之艱難，我輩忝在後死，覩此衰頹之象，而無術挽救，心餘力絀，徒喚奈何，言之安能不媿痛交併耶，嗚呼哀已。

亞子之學陶淵明藝菊舉杯，不爲五斗米折腰，非消極也，故雖不肯入京，而蟄

處滬濱，亦負有相當工作之責，如與何香凝女士創立國難書畫展覽會，籌款以拯救東北被難同胞；驅車馳赴滬北前線，賚物慰勞十九路軍抗日將士，迭次函電汪精衛先生等，力主武力抵抗暴日侵凌，規畫普及教育辦法，以文字激勵全國人心，鼓吹一致抗日衛國，凡此種種，俱爲愛黨愛國之熱烈表現，人或有疑亞子思想左傾，實則亞子除國民黨外，三十年來，從未加入其他黨籍，卽世所謂「改組派」「西山派」等小組織，亞子亦從未列名，不過亞子對革命，主張澈底，不贊成敷衍，却是事實，亦不諱言，亦正亞子之純一處，如吾黨同志，人人能學亞子，雖事業比較艱難，過程無此容易，但一勞永逸，內亂不起，戰禍永泯，由大道以達康莊，則今日之黨國，或不至有如斯現象也，噫。

上海市通志館籌備委員會，初附設於市教育局內，由陳德徵唐乃康諸君主其事，籌設年餘，以無人負專責，成績不譽，乃由張市長，岳軍志令改組，聘趙厚生湯濟滄瞿宣穎三君爲專任委員，遷至邑廟錢業公會，爲時六年餘，以事繁款絀，無從大備，前年岳軍市長乃託力子先生向亞子徵求同意，擬聘亞子爲通志館館長，將該館正式成立，約期編成市通志，亞子以才短責重爲辭，終無允意，本年一月吳鐵城

先生接上海市長任後，以亞子爲國學宗師革命領袖，若能俯就市通志館館長，必能負此重任，羅致人才，完成通志，初亞子仍有難色，不肯遽允，後經同志再三勸駕，以『通志館長，專負採訪歷史的材料，社會進化狀態，人物風俗，時代變遷，編纂成書爲職志，君國學深邃，熟諳上海掌故，領導革命有年，若肯出爲之長，必能蒐羅人才，周諮博訪，成這盛業，且館長非行政官吏可比，職係聘任，不妨屈就』相勸勗，亞子始勉強允任，又以自身不耐庶務之支配，乃薦朱少屏君爲副館長，蓋少屏諳嫻西學，熟悉滬市掌故，擅長交際，與中外名士學者友好頗多也，現上海市通志館已於七月間正式成立，遷編輯部於法租界薩坡賽路，明窗淨几，佈置井井，依照中央頒佈組織法，釐訂規章，支配人才，不遺餘力，更薦孫仲瑛徐蔚南朱鳳蔚三君爲常任編纂於吳市長，由市府聘任，再聘胡寄塵君等十二人爲編纂，其他若採訪，若辦事人員，亦都委定，徐蔚南君任世界書局主任編輯有年，中西學問俱極有根底，經驗亦頗富宏，孫朱兩君，爲亞子老友，南社健者，歷編各都市黨報，品學兼優，經驗極富，其他編輯如胡寄塵等，盡屬知名之士，不佞曾應亞子召赴該館參觀，見書籍專稿，琳琅滿架，佈置極端科學化，下層大部份爲辦事人員合室辦公處

，另一室爲館長副館長辦公處，又另一室爲會客廳，二層爲編輯部，各員皆埋頭撰稿編纂，分工合作，極爲努力，現正分函全國徵集出版界刊物，及各機關團體一切出版物，以此推測，亞子殆將出全力，努力負責，以完全此偉大上海市通志，毫無疑義，不佞謹馨香以祝其成也。

不佞之撰此篇，初無成見，徒以靈犀索稿急，倉卒寫應，不佞以爲當此奸詐百出人欲橫流外侮日亟國步艱難之日，如柳亞子其人之才之品之德之志趣之操守之性情行爲，皆堪爲黨國之模範，值得吾人景仰崇拜者，以奚大有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例之，當不忍以知交之嫌，知而不闢，正恐知而不盡，拙筆不能寫亞子之盡長耳，若謂跡近標榜，則我豈敢，海內不乏知亞子者，讀斯篇當不河漢斯言也。

葉楚儉別署小鳳之由來

葉楚儉以一書生，奔走革命二十年，雖然現在省主席已經做過，是員黨國中數一數二的紅人，然而兩袖清風，詩酒流連，還不脫書生的本來面目，所以文章風采，素爲國人器重，在當年他還沒有進民國日報去主持筆政的時候，文字無靈，備極聊倒，雖然鄉先輩陶小泚先生把他視爲猶子，儘量予以接濟，曩時軍閥當道，羅織

黨人甚嚴，他因爲環境不良，於是離去了周莊，買棹南下，飄泊在客地的汕頭，執該地小學的教鞭，束脩所入，買飯不飽，買酒不醉，千古文人，潦倒者多，他也只得樂天知命，付之一嘆而已，那裏知道，他的豔福真是不淺，在無意中，在這客地竟邂逅着一位南國佳人，芳名王小鳳，不消說得，是天仙化人，萬般婀娜，相逢何必曾相識，卿須憐我我憐卿，頓成了紅粉知己，樂得楚儂燃燒着了生命之火燄，一雙異地的情人，添了文壇上不少佳話，當時他曾有「惟有美人解憐惜，一雙青眼屬相如」句傳誦一時，後來他回到上海，腳踏實地做黨的祕密工作，一方面主持民國日報的筆政，担負宣傳重任的時候，所做的詩文小說很多，都署「葉小鳳」之名，他所以署小鳳的原因，就是紀念他的南國愛人，時光容易，一轉瞬間，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現在他的小鳳署名，間尙取用，不知想起了當年嬌滴滴的王小鳳來，要作何感想呢。

汪精衛詩中之故實

自坊間購得汪精衛之小休集，排日讀之，于汪氏三十年來之革命生活，有相當之體會，汪詩佳否，當別評以文，此篇所記，則限於其他中之「故實」備異日撰「汪

精衛傳」者之取材也。

汪氏自名其居室曰「雙照樓」，雙照中之一照，當然爲陳璧君女士，璧君號冰如，薄薄之詩集一卷，「冰如」之名，相望於楮葉間，猶憶蔣介石先生昔有賦友曰，陳潔如女士，陳潔如與陳冰如，乃若姊妹行也。

汪以謀炸載澧而陷於獄，璧君奔走營救，並賄獄卒，以片紙達於汪，汪慮其留京賈禍，因竄易顧梁汾詞，成金鏤曲一折報之，有「跋涉關河知不易，願孤魄繚繞車前後」句，璧君淒然而去，汪在獄，欲留其札，不可，棄之不忍，乃咽而下之焉。

紀江南文學家高吹萬

高吹萬，名燮，字時若，金山張堰人，亦南社巨子也，築閑閑山莊，丘園養素，有韋叟之風，往來多名士，相與探索舊學，遂有國學商兌會之組織，刊國學叢選若干冊，分經史子文四類，末附商兌通信錄，尤盡循誘之道，爲學者之南鍼，君詩文以真樸茂古見長，一門風雅，夫婦子媳，莫不工韻語，某歲，山莊菊萬本怒華，翠翦秋葉，瓊鏤寒英，芳豔照西風也，君大喜，與家人宴賞於菊叢中，鬥尖叉焉，旣而哀輯黃華集一卷，槧刊以分貽海內社友，予亦獲其一，予之與君通魚雁自此始

，君又擅書法，嘗爲予作便，而錄坡老石鐘山記，予珙璧視之，君愛山水遊，足跡徧東南名勝地，與柳亞子姚石子同游西冷橋竺間，印三子游艸一書行世，三子皆豐於才而富於情，因相與討論生平癖好，癖好凡三，君以山水爲上，美人次之，文字又次之，亞子輩則反是，相斷斷焉，君著作除詩文外，有莊子通辭，讀詩劄記，憤悱錄諸書，詩如聞曼殊歸國奉柬一首云，一別東坡今五載。相思應念我如何。住心常覺衆生苦。冷眼猶嫌熱淚多。奴子未容悉平等。天堂變相卽修羅，茫茫十丈紅塵底。歡樂聲中但寤歌。石子鈔幽夢影一通，余旣爲弁語并系以詩云，一編奇趣盎然留。造化精微筆底收。具至性情能感動。是真道德總風流。肯令花月閒中過。愛向人天冷處游。多少腐儒齊咋舌。願君珍重莫輕投。石子師與君交至契，一二人之役，師避地海上，日常清繕舊稿，君約到滬，思以稿付之，師謂因感老友方唯一之沒，恐且暮入地，敝帚終於委棄，欲託之友人耳，師有寄答松岑詩，有殘年交舊珍弘璧。劫後文章悲古絃。笑我棄家營死事，知君徙宅慕先賢句，卽指付稿而言，一段因緣，足垂千古矣。

馬君武博士的神經病

馬君武博士，爲中國有數的學術家，有許多人說，馬博士是很怪誕，而有些神經的，這實是沒有冤枉馬博士，他做省長時就有了神經省長的徽號了，民國十一年，馬博士便把在德國的博士論文拿到廣西去應用，他對人說，我做了省長，有大權在手。何事而不可爲，古人謂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一日不可無錢，如今做了省長，財政不憂無辦法了，遂擬定治桂大方針，主張第一步公路政策，第二步全省實業總動員政策，他上任沒有幾多日馬上令財廳籌款，財廳以戰後民窮財盡，無法可籌，氣得馬博士天天發燥熱，頭腦紛亂，整天在房間兜圈子，有一次一位縣長，報告了半刻鐘的縣政大事，馬氏似乎並沒聽聞，縣長不得要領，便告退，但剛走到天階，馬氏卽喚曰，「喂，喂，回來」縣長再回到客廳請示，馬只問「你是當縣長的嗎，你用什麼外國政策做縣長，」嚇得縣長一言答不出，然自此神經馬省長便名聞遐邇了，當時廣西的軍事領袖是劉震寰，各方土匪蜂起，陸譚殘部猖獗，無日不聽到炮聲。且當時劉震寰野心勃勃，常思兼攝省長之職，常與馬博士爲難，不是開口要軍餉百萬，便是說敵軍打到臨頭，請文官先滾蛋，種種使人難堪，有一次開軍政會議，劉報告軍需孔急，馬卽報告築路需款，氣得劉震寰兩頭跳，大聲叫不負治

安責任，馬卽從容說，『我素來不怕打仗的，打仗已是中國的家常便飯，若說打仗，不能築公路，那就可百政不辦，我們須知打仗是軍人責任，築路是文官責任』當時陸譚舊將陸福祥已經殺到，差不多兵臨城下，而馬還將政費移撥，親自荷鋤到賓陽築路，逼得劉震寰沒法，發一電與孫總理說，『癩馬發癩，兵臨城下，款移築路，亡在旦夕，』未幾桂省爲陸譚舊部所佔領，而馬之神經銜頭，遂由省長而遞給博士，胡展堂素與馬有宿怨，乃轉喚馬曰癩馬云。

馬君武哭弔愛姬墓

著名學者馬君武氏，前自中公大學因羅隆基事件失敗後，卽回桂任廣西大學校長，得黃旭初爲之撐腰，近且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之職，已爲西南要人之一，今春，廣西省政府有考試全省縣長之舉，馬爲典試委員之一，同時桂省當局聘馬氏兼任修誌總纂，故有南甯之行，當其路過貴縣時，思懷愛姬彭文蟾之慘死，乃詣城北之義莊祭弔，並詠一詩而悼之曰，驀地槍聲四面來，一朝玉骨委塵埃，十年始灑墳前淚，萬事無如死別哀，海不能填惟有恨，人難再得始爲佳，雄心漸與年俱老，買得青山伴汝埋，一痛幾絕，幸與其偕行者婉勸，始登車就道，然馬氏尙揮老淚不已。

也，查馬氏之愛姬彭文蟾氏，爲著名之詩妓，與馬氏相契於風塵中，馬氏未顯達時，亦以著作爲生活，竭數月之力，譯成某巨著，得二千金，始得爲彭氏援手，金屋藏嬌焉，未幾，馬氏追隨孫中山先生於五羊城，尋且得任廣西省長之榮職，譽之者謂彭文蟾有旺夫相，故馬氏由一酸儒而得任一省大員，當時文蟾與馬赴任，其得意可知也，不期好月難常團圓，時局常風雲多變，民國十一年間，桂省亂事大作，劉震寰軍爲陸榮廷舊部軍隊擊破，馬氏倉皇間攜愛姬出走，船過貴縣時，駐軍俞作柏以爲馬氏貴爲省長，宦囊必藏多寶，且聞船中有槍百餘枝，是亦一注好買賣，因起劫掠之心，遂於黃昏之際，揮兵強奪之，一時槍聲四起，文蟾在輪以身翼馬，身中數彈，遂作槍下之鬼，臨死囑馬速逃，勿以其爲念，馬僅以身免，回溯往昔，馬氏誠不免悲痛幾絕也。

馬君武譯文超卓

馬君武不失爲學者，所譯綠城歌客諸篇，爲托爾斯泰少年氣旺之作，馬之筆亦殊能達之。

鄭洪年爲文巡捕

鄭洪年之個性，頗爲複雜，所謂亦癡亦黠，是也，彼在晚清，曾爲兩江總督周馥之文巡捕，老於南京官場者，皆知之，自入交通系，以提倡鐵路職工教育著名，好作詩，有時亦獲一二佳句，憶於某處見其西山雜詩，首二句云，故主黃梁熟翠微，孤臣兩鬢亦成絲，蓋中山先生之靈槪，時尙停於碧雲寺，鄭往謁而成此詩也，謔者謂不脫文巡捕口氣。

鄭毓秀之法文著作

鄭毓秀留法時代，以法文著一書曰，「革命回憶」，巴黎書局爲之刊行，銷數千冊，鄭以版稅所入，充學費，尙能以其餘分潤他人，又鄭居法，年得中山資助，亦數千金，遂兼爲國民黨任宣傳事，留法學生由鄭介紹入黨者，頗夥，魏道明張道藩等皆是也，鄭後得巴黎大學法學博士。

鄭毓秀軼事

監委高友唐先生，某日忽提出彈劾鄭毓秀文，事實如何，須待法律證明，但關於鄭毓秀博士之軼事，記者知之甚多，敢擇要而爲讀者一述，鄭毓秀博士爲今日知名之司法界要人，前留學法國，得法學博士位，中國女子得有法學博士位者，實自

女士爲鵠矢，以是學成歸國，國人聳女博士之大名，歡迎雷動，女士亦因女博士之頭銜，得歷任要職，如司法次長，立法委員，上海地方審判廳廳長等是也，而女士更擅交際，上至黨國要人，下及地方縉紳，無不樂與週旋，聲望所歸，儼然以中國一等人自居，其巍巍乎之神聖尊嚴，概可想見。

女士生性剛強，痛絕一切男子無聊，且看破男女愛情是虛偽，是以終身抱獨身主義立志不嫁，謔者謂博士年華四十，尙屬居處無郎，造出種種之譏言，以資厚誣，女士輒一笑置之，以爲無聊也，或說女士之所以成爲今日黨國要人之一者，其原因不僅限乎博士之頭銜，而其幼年投身革命，有功黨國，亦爲成功今日現象之大原因，討袁之役，袁氏恨民黨中人之不易收羅，恨之刺骨，故偵騎四出，凡有所獲，殺之無赦，其甚者，如宋漁父之被殺，爲民黨之最大損失，然民黨中人，倒袁之謀不少衰，女子如何香凝，鄭毓秀輩，更能視死如歸，活動不已，而女士之不避危險，在滬甯路一帶，密運槍械，以助起事，其有功黨國，更有足多者矣，自來滬執行律師職務，因聲譽所趨，故營業頗爲發達，惟女士性豪俠，是以用度亦極闊綽，如旅館非一二等者不住，前之大華，今之華懋，皆爲女士之常客，據說一日所費，輒

在百元以上，而女士無吝色也，前年與魏道明赴舊京，偕李石岑等遊西山，憩於溫泉中學，夜間無以消遣，遂作竹戰戲，是役女士贏三萬餘元，負者各出銀行支票付女士，女士曰，予明日即行，無暇取款，且區區幾文，何須介介，各人遂將支票收回，盛道女士之豪俠不置云。

于右任革命不忘民衆

美髯公于右任氏，文彩風流，名聞天下，其在文墨上，到處都留着雪泥鴻爪，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一般人只知道于鬚是個書法大家，臨池翰林，而不知于氏於書法之外，詞章詩文一道，亦屬高手，詞章中尤其是他的聯語一項，每一落筆，新奇驚人，文壇上殆無有不爭相傳誦者，以下我要記述的，便是于鬚昔年遊河南一樁文墨韻事，河南開封，古稱汴梁，爲五代及北宋故都，城北有宋代宮殿遺址，中有『龍亭』一座，（相傳爲宋太祖登極處，今改爲龍亭公園）甃石爲台，高廣十餘丈，又有古屋數椽，環拱左右，蓋古宮苑之留其片影者，春秋佳日，例多登臨之，但客在軍閥時代，能去遊覽者，只限於達官要人，對於民衆則禁止入內，民十三吳佩孚敗亡，胡景翼率國民軍入主中原後，以表示革命，迎合民衆心理，乃將龍亭開放，并

就原有古屋，改設『軍民俱樂部』特別歡迎民衆入遊，一日于鬚蒞河南，胡卽於此設宴招待，蓋胡知于氏爲革命巨子，必願與民衆同樂也，詎知于鬚一到龍亭，見了該處滿挂『康有爲』『袁世凱』的匾額楹聯，便大發議論，指摘那些老古董的言語，說這是『不革命』的那是違反潮流的，胡景翼固嘗自命革命健兒，聞言之下，亦喜之不勝曰，『于先生，我也正是這樣想呢，好的，我馬上叫人把這些古董除去，就借你老的光，寫些新的革命標語口號，換一換上，』於是于公乃撚一撚鬚子，點首示可，須臾，卽命預備筆墨，據說斯時也，于鬚抬頭忽見龍亭上民衆登者如雲，乃狂喜不置，觸景生情，文思勃發，卽席便大書一聯曰，『古代蹟沉，英雄破夢，中原天曉，民衆登台』寫竟，座中要人，皆鼓掌稱好，此蓋爲龍亭正殿而書者，胡再請爲，一俱樂部『留一紀念，于亦毫不假思索，拿了筆又疾書一聯曰，『當行樂時，莫忘民衆，試登高處，一覽中原』此聯一寫出，四座更驚倒咸稱于爲老才子，于鬚則於得意之餘，乃莞爾一笑，蓋此兩聯視一般標語口號並不見若何新巧，而巧在兩聯用意都不忘『民衆』似出於于鬚本色，于公出語並不見怎樣奇妙，却妙在語語却合革命家的口氣，以之罵吳佩孚，（如英雄破夢句），以之點綴當日的河南都十分恰當，據說于

鬚此聯，後來用斗方大字刊着榜於龍亭，至今高懸於龍亭公園。爲中原增光生色云

于鬚軼事

于老之劾汪。直聲震宇內。客有談其軼事者。謂于右任與胡樸安氏俱以美髯著名。遂有于鬚之號。曩爲新聞記者。亦剛直敢言。嘗主民呼報筆政。以提倡革命。遭清廷忌。某大吏尤憾之刺骨。曰。如獲于某。必剋其雙目以爲懲。于知之付諸一笑。乃戲改民呼報爲民吁報。蓋呼字去兩點爲吁。不啻人之被剋雙目也。其風趣有如此。于老善煮羊肉。得蒙古人指授。有成吉思汗羊肉。高加索羊肉諸名製。腴而不羶。濃而不膩。爲特殊之美味。客固曾飫郇廚者，爲之讚不絕口。于嗜啖魷肺。魷之爲魚也。隆腹似河豚。爲湖澤中物。其肺絕鮮嫩。煮之爲羹。堪稱雋品。我吳香谿之石家飯店尤善製之。于老嘗於臘屐靈巖之暇。快朵頤焉。魷字不見字書。乃再三考正之。并賦篇章爲魷張目焉。平日青鞵布襪。不著一塵。得閒臨池。勁道自有古致。且喜書已之近作。予於友家見其所書直幅。錄海虞雜詩之一云。落葉無聲積幾層。空山蹀躞老猶能。江南古寺閒游遍。也算西來一野僧。政客中之雅人。于老足當其稱而無愧。洵堪欽敬已。

于右任淳化玩碑碣

于右任昔在陝任靖國軍總司令，被吳佩孚馮玉祥以重兵迫解其軍柄，移居淳化，吳餌以巡署高等顧問，月六百金，于拒不之受，淳化故多碑碣，于留居該處，遍玩之，書法猛進，蓋始於是時。

于右任之僞幛

于右任以書法耀稱於時，署于款之對聯屏幅，充斥市上，于雖來者不拒，而東之高閣，罕見着筆，故僞者極多，最近有江蘇旅館主人董哲夫，因做三十歲生日，欲得于一言，以爲光寵，久之不獲，遂私製一僞者，上款曰，哲夫仁兄三十榮慶，下款曰，于右任敬祝，其詞極卑，見者疑之，輾轉爲監察院某科長所聞，認爲假借名義，報告于氏後，特令警廳派人傳董詰問，董大駭，四出央託，結果乃由董親至于邸謝罪，並具結永不再犯，一時笑爲小題大做，聞江蘇旅館中，住有監察院職員甚多，董平日與若輩聯絡，有恃無恐，不意最後仍不免敗露也，又皖省某縣旅京同鄉會之會員錄，其封面有于氏題簽，亦係贗鼎，係京市社會局某甲僞造，聞亦將引起糾紛云。

周伯敏書法摹于幾可亂真

上述周伯敏摹倣于右任篇，內中頗有數點可以說明者，（一）京中于字，滿佈於各棧畫店壁板上，據調查所得，十之八九爲周伯敏所代筆，周爲于髯之外甥，有時伯敏寫屏條一類，常用于右任所作之詩，并說明「右任舅某某詩」之樣可知，周初代于寫楹聯，多爲五言，近已稍稍寫七言，但甚少耳，周本在陝辦黨，於去年春初始來京，任于髯之隨從祕書職，每偕于出入國府，且住于院長公館中，其後活動京市執委，于髯固大幫忙，而陝西同鄉及上海大學同學幫忙尤多，憶去秋周當選執委後在府東街宴客，到者極衆，可知活動力之強矣，周於當選市執委後，初遷鼓樓之興泰旅社，近復遷至某旅館，除平日在市黨部大寫特寫外，每星期日，常於八時至十二時寫作不綴，筆路摹倣于髯，人多無從判別真假，不過一言可決者，卽自今日起，一年半前之字，則無贗鼎，此後則十之八九，非真筆矣。

兩要人華山捧腹

司法院副院長居覺生先生，近偕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及陳少白諸氏，往遊華山，居成一詩，其小序曰，「壬申三月，老的少的爭趣華嶽，捷足先登者，不

在老面在少，固其所也，迨晚雪紛飛，瑟縮趨仰天池，中途滑倒者，又不在老面在少，相與捧腹，因占一絕，爲之解嘲，一詩曰，真上南峯第一人，後生可畏豈無因，藍袍更顯翩翩致，倒捧香泥拜嶽神，居氏此詩與序，皮裏陽秋，至可玩味，所謂少年捷足先登，而少年亦先蹉跌者，其爲老同志張目於無形，誠哉爲居覺生先生之口吻也，石青陽氏詩筆，素以雅健著，茲亦成七律二首，以和居，有句曰，黃精松子皆靈藥，何事尋源泛帝槎，絃外蓋亦有言，或曰，中央要人好作詩，不奇，所奇妙者，蓋在『相與捧腹』。

曾琦感慨言詩

行政院在召集國難會議時，所聘會員，國家主義派分子甚多，其著者如李璜曾琦羅隆基等是也，李等對於洛陽之會，亦嘗應召前往，曾氏且賦詩寄慨，其序言云，「聞當局所招議郎，已逾田橫五百之數，近更有所增，或將湊足八百羅漢，濟濟多才，黨國以甯，亦一時之盛也，予則避秦有願，美新未能，西望洛陽，亦惟有賦此誌慨而已，」以視陶希聖梅思平輩之媚事新人，絕不同矣，曾氏詩云「廿載風塵任所之。冥鴻相擬復奚辭。願隨鳴鳳翔千仞。不學鷓鴣借一枝。入洛怕聞鶉喚急。避

秦猶恐鼠驚疑。王通賈誼盈朝野。安用狂夫獻策爲。一詮曾氏意，彼以爲應召入洛，怕聞鴉聲，而不知赴洛出席者事實上乃飽賞牡丹，興暢遊龍門白馬耳。

譚組庵之洩憤詩

譚組庵任行政院長時，以菩薩之渾名著稱，一日，謁某返，忽暴怒，於院長室中詬人甚厲，越日，乃爲一詩，置案上，題曰，桔槔，詩云，隨人俯仰非無謂，贏得清泉滿漢陰，園叟不知沾漑力，漫言機事有機心，其文學侍從呂宓籌等闕誦之，遂傳於外。

譚延闓之簡樸

清道人葬京之牛首山，譚組庵等曾往祭，主客十一人，一席之費，達二百金，其地故屬江寧，自縣宰某至保甲，聞訊齊出動，四十里內，兵甲相望，縣宰某復足恭而前，周旋備至，組庵不勝其擾，當夕卽返。

中山哀列寧

列寧逝世，國民黨爲廣州開追悼會，中山先生致哀詞，有曰，君遭千艱，我丁百厄，所冀與君，同軌並轍。

薛篤弼革命聯語

薛篤弼在內政部長任次，刊行革命聯語一冊，有戲園一聯云，要看早些來，大關節全憑起首，且聽完了去，好結果盡在後頭，甚趣。

曾琦輓中山聯

國家主義派渠魁之曾琦，輓中山先生聯云，百戰相依惟一李，千秋遺憾誤三陳，三陳可以不註，李則協和李烈鈞也，李在革命黨史上，自有相當分量，惟性氣麤率，落落難合，適其在南京國府任常委時，發現其參事處職員陳海澄有通敵嫌疑，（敵，指孫傳芳張宗昌等），李略加訊問，即命鎗決，且命軍法官以一小時之時間，草成罪案，候國府祕書長連聲海簽字後，便執行，連以陳爲留日學生與本人甚相得，又罪案無實據，拒絕副署，李不得已，令撤回，後終免其罪，今陳猶供職中央，於連聲海之恩得，當每盥不忘也。

伍朝樞孝父

伍朝樞甚孝其父，伍廷芳在北京任國務總理時，朝樞常侍之遊中央公園，升階必掖，廷芳晚年患重聽，偶出席議院，亦恃朝樞扶往，爲之傳語，時稱伍孝子。

孔祥熙志復孔教

孔祥熙喜讀四書，頗能背誦，有志規復孔教，可謂曲阜二哥之賢嗣，惜其本籍非魯，尙不能自證爲孔門正宗。

演劇瀆聖幾興大獄

民十八年，張繼偕犬養毅，遊孔林，適曲阜某校演子見南子劇，與孔氏族人交闕，孔族謂此劇瀆聖，校中人譏笑之，謂今日何日，尙以聖自居耶，並以標語榜諸通衢，有曰，孔子爲中國第一罪人，孔族訴之張，張怒，允致書蔣夢麟，查辦其事，孔祥熙聞之亦怒，幾興大獄，按「子見南子」劇，實林語堂所編，載奔流月刊，非此校創製。

張繼踞汪護黨

民國十六年，蔣汪以南京特委員會爲對象而召開四中全會，網羅黨彥，殊見大公，會中，汪暢言賢明政府，謂今日實需此物，張溥泉聞之，乃長跪於汪前，泥首者再，謂公能致力於此，死後我亦可見總理，汪驚而還叩，會議室中遂發現兩個矮子，當時見者皆感動，決擁汪黨政大計，散席時，人人爭握汪手，然越日汪卽悄然

赴漢矣。

所謂要人的藝術與人格

藝術是一件事，人格又是一件事，不可混一的，古今來長於藝術的人，不必去苛求他的人格，人格高尚的人，不必定要以藝術見長，乃世界上人格高尚的人們，每每好用藝術相標榜，這也見得藝術是一件人生觀的注重品了，我讀報載吳子玉畫竹易筭事，感觸起種種觀念，故一一寫了出來，岳武穆是宋朝一個專門將官，但是他所寫的字，恐怕古今來著名的書家也多趕不上，這話我相信誰都不能否認的，劉墉是清廷一個名臣，因他的書法妙天下，反把他一生大事業掩蓋了，可見藝術和人格，是分道揚鑣的，不料一般手握兵柄的要人，胸無點墨，却偏要向這個調調兒出風頭，如陸榮廷本是綠林出身，反正時做到廣西廣東都督，好寫大字送人，不管塗的是些甚麼鴉，總覺是自鳴得意，張錦芳是個摸竊出身，民八年做到廣東省長，（人稱偷鷄省長），請些文人做幾篇詩文，冠他的名字，諸如此類，我恐怕指不勝屈的，不過一時難得遍舉罷了，吳將軍駐長沙時，常常替人寫字，我那時也在長沙，見他的草書很多，頗不肖名大家的筆路，畫卻未有見過，不敢亂加評論，普通的人

們見着是都督省長將軍所寫的字畫，所做的詩文無論好與不好，是他做的不是他做的，自然是一律當着拱璧珍藏了，若子玉畫竹易筍，不過是模仿右軍換鵝的故事啊。

陳樹人之繪畫展覽

陳樹人繪畫展覽會，在中央大學舉行，其陳列場所，即係國民會議議場之右角，記者往參觀，樓上下已擁塞千餘人，有出紙筆，錄其題畫之詩者，且低哦不絕，狀殊可笑，諸畫均係國畫精裱，佳品頗多，有人估其裝潢之費，當在三四千元以上，信非窮措大力所能及，中有「春聲」「天香國色」「玉肌桃」「梨英」四幀，爲羅文幹購去，將以贈英美法意四使，於是此四幀畫上，另加紅紙，大書曰，「外交部特購」，與「場中各畫均非賣品」之通告，相映成趣，某君謂此紅紙，殊爲刺目，又陳氏所作「落機殘雪」一畫，造境頗雄秀，惟下繪一人，騎驢戴笠，純粹中國之情調，極似蘇曼殊「細雨騎驢入劍門」，畫品中之人物，於是某君又謔曰，陸放翁遊歷落機山也。

藝術家陳樹人南下尋子

藝術大家，左派健將，中央委員，陳樹人先生，其作畫也，參各中西，以恬淡

勝，因其藝術之膾炙人口，遂致功名勳業，反碌碌不彰，雖在中央任僑務委員長，亦不過伴食而已，此可見人才各有專長，世間固少有萬能之人也，陳在國民黨中，雖託身左派，顧以性情恬淡，主張平和之故，是以對於各方面，胥無若何惡感，惟最近有一事，最使陳氏中心不甯者，卽其子之失蹤數月，一無消息也，陳之子名俊，向在蘇俄留學畢業，雖久受「布爾塞維克主義」之灌注，顧因其性情頗肖乃父，是以回國以後，尙無若何過激之舉動，惟自去歲五月後，陳俊辭別乃父，南返粵中，嗣後遂絕未有消息，而其蹤跡託諸何處，陳樹人亦絕不知悉，此時陳氏馳念愛子，中心已彌感幽憂，不料其後忽傳粵中有槍斃共黨陳俊一事，陳氏聞此，以乃子亦名陳俊，而又留學蘇俄者，不禁爲之萬分惶急，雖屢電粵方詢問，卒不獲確實消息，於是陳氏乃決定親身赴粵一行，藉得愛子之行蹤究竟，及陳由京來滬，有見之者，謂其惶急情形，已不克保其往昔溫和鎮靜之狀態，斯亦可見父子天性之深厚也，惟據陳氏本人語人，則謂伊子性素溫和，絕不作若何軌外行動，粵中被戮之人，想係姓名偶爾雷同，「知子莫若父」，此種設想，當必有其根據，記者固亦深願陳先生之愛子無恙也。

胡漢民爲棋國手

中國之圍棋，自晉謝安因棋破敵後，遂成爲政治家之高尙消遣物品，歷來有名仕宦，莫不嗜此，目下黨國要人中，擅圍棋者甚多，胡漢民亦此中有名高手，昔戴季陶隱居吳興潛園之時，胡嘗特至吳興訪晤，時二人因革命失敗，正在匿跡銷聲之際，閑居無事，輒以圍棋爲消遣，然胡氏技高於戴，讓戴至九子之多，而戴仍不能勝，一日，吳興有陸某者，亦宦裔也，邀胡戴二人作道場之游，雇舟具酒肴，並以吳興名紳鈕吉蓀等作陪，會舟中設有圍碁，遂啓秤角逐，先由胡與戴共下，依然有九子之差，而戴復負，戴乃推秤以讓陸某，胡氏略亦謙遜後，卽與對壘，而陸夜郎自大，立與胡作對子下，局終，陸負十餘子，乃請胡讓二子，陸仍負十餘子，絕而遂漸增加，亦讓至九子之多，而陸某終弗敵，自請易與戴角，亦有四子之差，陸始氣餒，不敢復請，其後陸特邀吳興名弈手，與胡戴競爭，戴本不足道，而胡則始終未有能勝之者也，於是胡之圍棋，幾有國手之命，吳興人士，無人不知，而共游道場之一段故事，至今亦無不引爲談助也。

鐵道部警管科長之棋癖

鐵道部路警管理局第四科科长尹曜南氏，爲黃埔第一期畢業生，其人堅毅卓絕，學識甚爲豐富，不惟對政治經濟等科學頗有研究，卽我國舊有之經史子集諸書，幾亦批覽殆盡，故善詩賦能古文，而尹氏并不以此驕人，卽官時，亦絕無吏宦習氣，以此人多親敬，對於三民主義，及總理遺教，信奉尤謹，故一般革命青年，頗多歸附，尹氏生平無嗜好，每日除執行日常之工作外，則讀書作文，未嘗稍停，惟對於圍棋一項，則愛好殊篤，嘗自對人曰，凡人之所好者，均吾之所惡，如嫖，如賭，如洋烟，人之所好者也，由予視之，不啻有如蛇蝎，卽於烟酒等，凡有刺激性之物品，亦素不沾唇，惟於圍棋，則愛好猶甚，蓋予素好研究戰術學，視棋亦如，但有時因此而就誤予之讀書作文，殊爲可厭耳，然予今於此道，已成鋼癩，倭改已非易易，以後只求更加精巧已耳云云。

柏文蔚出長導淮會之由來

中委柏文蔚，爲民元反袁運動長江三都督之一，近來侘僚滬濱，書空咄咄，目擊時艱，尤多感慨，蓋欲抗日救國，則舊曲星散，失却憑依，乃改絃更轍，不作時人之空談，而專致力於經濟建設之研討，因彼生長淮域，對於淮水利害，夙所注意

，當民元都督故鄉時，卽極力主張導淮，認爲攸關民生之重要工作，曾擬具辦法，卽一面設局，測量工程，一面集合淮河流域各省水利專家，設會互相研討，誠能假以時日，則今日必已成績斐然，乃以國是未定，人事變遷，致極好計劃，未能實現，此固二十二年來之各項建設良謨，均可作如是觀，不僅導淮一事，恣人感慨也，距今十二年前，柏氏復將導淮意見，貢獻於總理，深荷嘉許，遂卽採納，載入建國方略中，現在淮災日急，民生益困，而政府雖有導淮機關，可是成立二年餘，殊無明驗大效，緣各委人選，旣非熟悉淮域水利之人，更不足以代表全淮流域，所有工程技術人員，對於學理，固多研究有得，而於實際，殊欠經驗，考其成績，一爲公佈之導淮入江工程計劃，一爲疏濬廢黃河漕，柏氏認此二項辦法，以爲前者無益而有害，後者勞費而無益，乃在三中全會時，特擬具議案，將過去設計錯誤，詳爲糾正，注重導壑，其辦法仍以從前蘇皖水利協會爲藍本，卽設導淮總局，爲執行機關，設導淮協會，爲設計諮詢機關，設導淮銀行，爲經營導壑機關，此三機關，同時成立互相推進，則淮域民生，必多實利云云，結果，三中全會批交導淮會參考，而原任導淮會委員長蔣中正氏，以本人自兼該導淮會委員長以來，因銳意勦匪，宵旺

勤勞，不遑旁騫，深虞顧慮欠周，而又以無相當人才，足以寄託爲憾，今見柏氏設計週詳，對於導淮經驗學識，並皆豐富，頗有借重賢才，讓其主持導委會之意，而柏氏聞此消息，力加剖白，謂此番貢獻意見，原爲救濟民生，非敢效尤政客，以上條陳爲獵官工具，無如淮域人民，期望正殷，再度督促，或可實現，致另有一般患得患失者，神經過敏，播爲流言，謂導委會又將如何如何改組，其實柏氏導淮辦法，亦須參酌，從前蘇皖水利協會之老舊規，卽一，設導淮總局，爲執行導壑之總機關，二，設導淮協會，爲該局設計諮議之機關，以下再分研究經濟評議三大部份，相輔而行，三籌設導淮銀行，以爲經營導壑發展長淮農工商業，與海口商埠金融獨立之機關，據謂期以十年，建設工作，全部完成，可見眼光計劃，非常遠大，此老治河長才，洵匪餘子所可幾及矣。

李烈鈞虔心念佛

李協和將軍，自北伐告成，卽退隱廬山，前年夏以山中患匪，當洪水泛濫之際，橫波東流，止於滬濱，藉陶星如（前江西省長）寓客廳之一隅，爲全家避難之棲處，終日豪飲狂吟，精研佛理，鮮與外界通聲氣，蔣介石知李困滬，亟電熊式輝司令

妥與照拂，時與接濟，熊固李之舊屬，得電後，即趨車陶寓，除事寒暄外，並將蔣意告李，李婉謝之，言旅資雖不豐，幸有老友爲濟，可毋勞擔憂也，李氏此舉，未如馮煥章璧汪厚贈之大發通電，故外間鮮有知者，甯粵和議初開之時，外間曾一度傳其行將去粵之說，其實協和年事已高，近年淡忘政治，直至甯粵和議告成，經多年患難同志之慫恿，始再入國府，後以國府遷洛，實際上僅爲一空頭會議機關而已，國府委員竟無事可做，一月之內，僅出席數次例會，且國家大計，亦鮮有交會議決後施行者，李氏以國事如此，實難共負艱鉅，遂有泰山之行，近已還滬休養，李以虔心念佛，炎夏或再上廬山避暑云。

李協和之憤時語

老革命家李協和，頻年息影滬濱，不問世事，自狡日侵略東北，攻擊淞滬以後，先生既憤暴日之兇橫無道。復憾當國羣公，相煎其豆，動輒內鬩，因之義憤填胸，久欲以一腔熱血，洒向沙場，無如報國有心，請纓無路，斧柯莫假，徒喚奈何，先生常對人云，『李某一息尙存，救國之志，決不少懈，』故新近大小各報，多載李烈鈞之通電，與談話，以及輓抗日陣亡諸將上之聯，皆能不屈不撓，直抒正義，所

惜言者諄諄，終不能振起一般抗日之精神，先生乃憤不可遏，爰致電國府行政院長汪精衛，中有『昔日之政權在介石，今日之政權在先生』之語，其意以爲昔日政治上之責任，由蔣負之，今日政治上之責任，則非蔣負之，而汪負之也，汪既總攬中樞。自屬責無旁貸，關於珠崖之爭，何以弭之，金甌之缺，何以補之，赤氛遍地，何以平之，水患災荒，何以拯之，外侮憑陵，何以禦之，人民困苦，何以救之，凡此數端，實今日切膚之患，待援解厄，更已迫於燃眉，倘再敷衍因循，恐大好河山將不復爲我有矣，此電剴切沉痛，讀者甚爲感動云。

半身不遂之謝持

報刊謝持病體活動之新聞一則，吾人正深望謝氏無此舉動，今果得其公子德堪來函，聲明並無此事，略云，家君自去年五月十八日在天津得腦充血病後，即患半身不遂，寸步難行，延至九月，始能稍稍舉步，其時，我家猶居北平，家君即返家調養，至十一月，全家遷居上海，病狀又感不良，遂赴杭州，十二月初，病復作，較前尤劇，上年三月二十八日，始由德堪親自杭州迎接還滬，調養迄今，右手尙不能舉，非賴人扶持不能移步，更有一事報告者，即自患病至今，僅遵醫生之囑，凡

函電報章，一概不敢令病人入目，雖有重要事務，亦祕不使病人知，遑論活動哉，德堪所報告者如此，想非虛飾，蓋爲人子者，斷不致弑父以病也。

邵力子是孝子

黨國要人中，多孝子，如蔣軍事委員長，如戴院長，皆是以孝母聞名於天下的真孝子。

現在又被我發現一個，這一個是誰：便是邵力子。

邵力子前在滬對人談，「本人連年奔走四方，先母棄養已七八年，迄今尙未安葬，每一念及，心痛欲裂，今趁辭職來滬，稍留一二日，卽返紹興原籍，爲先母安葬，稍減罪戾，俾不孝之罪，獲贖萬一，」邵先生雖自言不孝，然揚名聲，顯父母，卽古之大孝，邵先生於黨做到中央委員，於官做到省主席，邵老太太於七八年未安葬時已含笑九泉，現看新貴人的兒子回來替自己安葬。當然更要在九泉哈哈大笑，而邵先生却反自言不孝，其謙德更可風矣。

邵力子大發牢騷

年來開發西北之聲，洋洋盈耳，所以中委邵力子，抱最大之決心，奉命于國難

嚴重之日，主持甘肅省政，當初雖然並無若何宣傳文字，告我國人，但彼對於整理計劃，確已具有端倪，不料到省之時，沿途即有疲癯殘疾之民衆，口呼青天大老爺，效從前之攔輿告狀者，邵猶以爲此乃西北民情蔽錮，或係新官上任應有之現象，不免撫慰有加，允許到省逐步整理，銳意建設，那知民衆所告訴的，不是天時地利的失調，乃是人慾橫流，造成暗無天日的環境，一般人以爲最爲民衆之患者，莫過於匪，但是甘肅的大患，却在名義上爲勦匪安民之軍隊，你想憑一個文質彬彬的書生，對這輩兇神惡煞般的軍人，怎樣能夠應付得了呢，所以邵氏煞費苦心，敷衍尙來不及，還能談到整理嗎，每遇到本省紳耆，說及開墾西北的話，莫不哭喪着臉道，開墾原是民生大道，但非所語於甘肅，因爲勤勞所獲，反有漫藏誨盜之虞，本來我們老百姓，不犯法不欠糧，總可度安定生活了，但是一般軍爺們，除却向縣政府間接逼籬以外，還得直接來徵發，稍有不遂，則吊打隨之，或者竟把民屋任意舉火焚燒，真叫村里爲墟，所以每一村莊，數百家中，沒有數十家稍爲安定，這殘餘的數十家中，也必牆塌壁倒，門窗不全，開墾起來，也無非爲軍爺作馬牛罷了，以天唸着三民主義的邵主席，聽了這種軍爺主義的利害，真是痛心極了，並且軍爺們

心目中的縣政府，除卻爲軍服務之外，簡直沒有用處，所以搶得地盤之後，不是差人來管理縣政，就是派了該軍的催征吏，駐縣需索，除却每日供給吃嚼紙烟鴉片之外，就是馬糧一切，都須伺候週到，稍不稱心，便呼叱軍士，把縣太爺當場出彩，甚至于大打屁股，真乃開縣政史上之奇觀，邵主席看到這種情形，也不免中心惴惴，如坐針氈，好容易脫了這人間地獄，還敢再去嘗試嗎，某天中央紀念週上，推他報告西北情形，原想得到一些開發的途徑，却引起了邵先生的牢騷，痛快淋漓的發揮了好久，最後歸結到要整理建設，非有中央得力軍隊，前往鎮攝不可，且很婉轉地說，並不是本人受了冤苦，要中央軍去搶地盤出烏氣，却要中央軍去做好榜樣給若輩看看，要他們曉得什麼叫紀律，什麼叫秩序，至於如何訓練，使他們接受主義的話。還在其次呢，所以開發西北，現在還覺得去題太遠，因爲日前除却整頓軍隊之外，只有救濟民生，方有辦法，邵先生很興奮底說了一大篇，頗足爲留心西北人士之借鏡，但是次日各報發表，類多鷄零狗碎，有的還只就西北之歷史地理上稍爲敷衍敷衍罷了，據說這是整理後的稿子，或者也算顧全大局吧。

甘肅之貧肥

世稱甘肅曰貧瘠，今乃曰貧肥，不辭之甚，實則自邵力子先生主甘以來，勤求治理，詳加調查，始知貨棄於地，礦產油苗，發現多處，祇以交通不便，無人投資啓發之耳，聞邵夫人傅占梅女士言，甘省每月收入，五十萬元，支出則需九十餘萬，故省政府委員每月僅能支薪三十元，視江浙各機關錄事之不若，今幸華洋義賑會以工代賑，修治道路，西安至蘭州，今有汽車道，窳敗不堪，顛頓特甚，需時亦多，新路若成，則兩日可達，西北航空，將來亦有增班之望，（邵夫人聞卽由火車北上，航空赴甘者）邵氏伉儷，頗望國內賢豪，勿畏道路梗阻，而作西北視察之行也。

關於邵志剛

黨國要人邵力子之文郎邵志剛，負笈歐洲，前年以在意大利被暗殺聞，喪明之痛，想同以名記者而開府兼疆之力子先生與楚儉先生將有先後同等之愴感也，關於志剛公子之歷史，不佞略有所知，爰筆之於次，以爲諸讀者告，邵志剛爲復旦學生，在國共合作時代，曾加入青年團，旋被遣送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革命，貌非齊桓而善修飾，尤長與女性交接，故旅莫不久，卽將赫赫共魁某之夫人諸女士據而有之

手段與豔福，當時頗爲旅莫支那學生所羨稱，及國共分家之時，公子之尊翁適亦在莫，當時邵志剛曾公佈渠父子互相討論政治態度與立場之函件，論公忘私，傳爲佳話，十七年暑期，邵與諸在莫同作湖上之遊，不幸覆舟，諸滅頂而邵得救，邵於十九年返國，曾在青年團中央任某種職務，旋即不辭而去，復其大少爺之「本任」，並論婚於某氏，已有愛的結晶，後得乃父之助，赴歐留學，旋忽以被暗殺聞，按邵雖脫共，但未積極反共，遙想此血流五步，少年戕生之一幕慘劇，當係爲風流所誤也。

中央委員戴愧生一頁革命史

中央委員戴愧生，爲福建省南安縣人，現年已逾四十，弱冠時，肄業廈門同文書院，壯年時，卽隨其伯父金華，僑居菲列濱，又就學於菲列濱大學，時正先總理在海外組織興中會，同盟會，鼓吹革命之時，氏伯父金華，在菲響應組織菲列濱支部，菲島同人，一時加入稱盛。

光復前，愧生氏回國隨先總理等在粵閩任軍事重要工作，光復後，任閩南財政處處長，迨後袁世凱，陳炯明，相繼叛變，愧生氏在閩，又棄財政工作，重掌軍事

工作，在閩指揮心腹軍隊，響應先總理討伐袁陳，民國十年間，現國府主席林森氏，任福建省省長，回想愧生氏於民黨大有功績，昇以廈門道道尹，愧生氏辭而不就，其淡泊名利，殊堪欽敬，旋又回非支持黨務，一面經營商務，自食其力，至民國十三年先總理重組國民黨，愧生氏在非又支持黨務，向僑胞籌捐廣東國民政府經費，煞費苦心，十六年，北伐成功後，愧生氏仍功成不居，在非辦黨如故，至去年獲選爲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云。

蕭佛成捧打劉紀文

劉紀文就任廣州市長，將自來水管理委員二人撤職，而改委其胞弟劉少俠及親戚桂東原，惟尙有一人，爲中委蕭佛成之子，號松琴，劉不敢動，則加委焉，然劉少俠恃乃兄之勢，撤換大批職員，蕭松琴已大不滿意，乃劉於蕭之出納股主任，亦下令撤換，而以其摯友潘某接充，蕭遂愈憤，逕向劉質問，劉爲市長之貴介弟，而蕭亦中委之貴公子，始以口爭，繼遂用武，兩方皆英俊少年，而劉不敵蕭，狼狽而逃，事後，蕭訴諸其父，蕭委員亦謂劉紀文不應位置私人，縱容乃弟胡爲，某日，蕭見劉面，當面詰問，而劉仍袒護其弟，對於蕭佛成亦反唇相譏，蕭大怒，謂劉不

道歉，反敢侮辱長者，即舉手中所持司的克，學孔子對於原壤之杖叩其脛，幸林直勉等相勸，而劉紀文亦乘車急避而去，或云，此爲過甚之詞，惟出事後，劉曾至蕭佛成寓，擬有所聲明，而閩人回以蕭委員有病，概不見客，小蕭小劉，皆少年氣盛，已延律師，將訴諸法律，惟粵中老成人，恐鬧成種種笑話，極力爲之和解云。

蕭佛成軼事一束

蕭佛成七十老翁，以救國護黨之熱誠，作事任勞任怨，誠有古君子之遺風也，蕭老之性格甚怪癖，每當時局紛亂時，對報界記者特別客氣周到，有言皆答，無語不詳，見面時，先敬香烟，後飲紅茶，以後即滔滔不絕，若國之如何治也，若黨之如何治也，無不如教師之訓人不倦，但在政局平靜時，記者往訪，彼即正色不語，詢之，即曰，報紙已登載充分新聞，余欲無言，有之僅此矣，其怪僻有如此，蕭近年身弱多病，西南政務，待商於蕭氏者，常以蕭病不宜行動，特將重要公事文件，送至蕭寓批閱，而蕭氏雖病亦不懈也，蕭病時，最好食檳榔，每展開報紙，且讀且啖，鄧澤如常笑之，蕭則莞爾而答曰，案牘紛繁，一片一片柴皮，殊費苦思，實不若咀嚼檳榔之有味云云，蕭氏長子松堅，某日偕一美貌女郎歸謁乃翁，蕭久欲有媳

，乃自試其老眼，行近細視彼姝，繼哈哈大笑，連讚曰，美，美，美，何家女郎，允嬪吾子乎，彼姝豔笑以報之，蕭喜甚，即贈其自暹帶來價值巨金之寶戒，以爲見面之禮，女郎樂甚，未幾蕭公子即與彼美成其好事，說者謂，蕭不祇熱心國事，對其子之性的問題，亦關心也，蕭於國難之翌日，即離國回暹，各報均謂其因不滿陳濟棠之所爲，故有此行，而蕭則力言乃爲私事，據記者調查所得，蕭氏之女公子久已關中待字，因蕭氏已物色得東牀快婿，特回暹主持婚事，粵中要人如陳濟棠李宗仁胡漢民等，皆贈送貴重禮物，其餘有不知者，亦趕緊寄暹矣，

蕭佛成之袴褶袋

可與吳稚老之開襠袴互相媲美

留粵中央委員蕭佛成，前年曾盛傳將爲閩省主席，但不久即化爲泡影，蕭之年齡，在黨國中亦可擠於元老之列，且又生性古怪，其行動舉止，及其外表，足與自稱黃毛稚子之吳稚老相伯仲，蕭生平最反對穿西裝，故其本人輒常穿古裏古怪之老式中裝，有人喻其袖口如筆袋，領頭如花邊，或非過甚之辭，蕭在其袴帶上繫綉花袋一只，袋分三層，圖章銅元及零碎之物，均置於袋內，因其綉花袋較長，盪於袴

檔上，步行時忽起忽伏，狀極滑稽，有人勸其改用皮夾，蕭謂皮夾吾亦用過，公事皮包吾亦用過，不過終不如此綉花袋之便利也。

馬福祥將軍之軼事

中央陸軍第十五路總指揮馬鴻逵之封翁福祥先生，字雲亭，甘肅固源縣人，出身武舉，歷官至阿爾泰總兵，入民國爲寧夏鎮守使，拜中將，加上將銜，鎮守寧夏數年，漢回人民，無不稱其德，蓋寧夏地處西北沙漠，連年荒旱，飢民遍野，常有回民搶掠漢民糧米之事，因此回漢兩民，時起糾紛，馬氏患之，乃出家財十萬元，在寧夏設粥廠十餘處，附近回漢貧民，赴粥廠就食者，日以千計，回漢貧民無不同聲頌曰，馬公活我，民十五，北伐軍興，馬氏父子隨馮玉祥入關，參加北伐，統一告成，論功行賞，馬氏榮膺青島市長，後中央軍與馮閻大戰於隴海路，遼東公子張學良一電，閻馮軍敗北，公子入據北平，中央爲從張氏所請，特以青島市長一席讓於張氏親信海軍司令沈鴻烈，馬氏內調國府服務，十九年終，委任爲皖主席，因他種關係，未克之任，旋升調蒙藏委員會會長，迨去年國難發生，國府改組，馬氏以年邁力衰，不堪重任，請辭批准後，閒居其子軍中，藉享天倫之樂，乃不幸忽染時

瘦及胃病，於上年某月十九日乘平漢火車赴北平就醫，至琉璃河中途遽而逝世，聞者哀之，馬氏壽終六旬有餘，爲官三十餘載，未嘗虐民酷吏，服務國家，勞績卓著，今蓋棺定論，則馬氏尙不失爲一位良吏也。

粵省主席林翼中巨眼識英雄

粵省主席林翼中，在今日粵省黨政界中，已爲一大紅大紫之人物，其勢力之偉大，直無人可與抗衡，雖黨國元老，亦對之表示遜色，此可見林氏今日之潛勢矣，林氏出身於廣東高等師範，民國九年畢業後，即在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教授博物與生理，當時之陳伯南，猶祇一連長耳，林氏識英雄於未遇，既與之納交，復爲之籌謀擘畫，當時陳氏寄家中及友人書，殆無一不由林氏爲之代筆，迨至陳氏陞任第十一師長，念林之舊誼，遂招之來，而薦之爲師部政治主任，旋陳氏被排去職，林遂伴其赴俄，迨至俄遊歸來，陳復任師長，林亦任黨部委員，自後陳即逐步高陞，林亦飛黃騰達，迄於今日，陳既獲天南王之榮譽，林亦於省主席外，得中央委員，西南政務委員，風頭之健，一時無兩，謂非幸運，詎可得乎，林之爲人，雖才具平庸，而對陳濟棠則極矢忠忱，且彼與陳雖屬患難交，而今日事陳，却異常馴順，是以

陳氏信之不替，絕無間言，誰屢有人讒之於陳氏，顧陳氏終不之聽也。

高友唐小史

監察院監委高友唐，自經提出彈劾汪兆銘一案後，傾動全國，幾無不知其人，按高在黨國，初非要員，亦不見經傳，故外界知其歷史者極鮮，實則高係陝西人，與監察院長于右任爲同鄉，且嘗共塾攻讀，惟其秉性耿介，遇事不阿，自學成後，卽在本鄉興辦小學，不與世爭，後于氏實任黨國要職，數電高氏來京，襄理部務，高固辭之，迨于改長監察院，先發表高爲監委，然後再電促其來京，高遂勉爲其難，出任監委，前年汪氏越權簽字，京中雖爲大譁，然均敢怒而不敢言，獨高大公無私，慨然提出彈劾，當彈劾書將呈之際，各要人聞消息，均爲相顧失色，力勸其鄭重將事，三思而行，但高慨然曰，監察彈劾，乃分內事，雖斷吾頭，亦不能因公債私也，其語誠壯已。

黃紹雄慣作和事老

前由國府任命爲內政部部长之黃紹雄，與李宗仁白崇禧，同爲廣西三巨頭，且慣作和事老，凡中央方面欲籠絡廣西諸人，則悉由黃氏任之，如桂系中人有不滿於

中央之處，則中央祇須一委黃紹雄以何項職位，雙方意見，即能冰消瓦融，如前次廣西發生不穩時，中央即委黃為廣西善後督辦，甯粵和平時，中央深恐李白等不能趨於一致，又委黃為廣西督辦，惟黃每遇中央委一任命，粵方亦必委一要缺，如中央委為軍委會高級參謀，則粵委為西南政委，中央委為廣西督辦，粵委為屯墾督辦，今番中央任命為內政部長，赴粵赴桂，赴平赴蒙，或代表中央，宣傳德意，或聯絡軍民，一致擁護，日不安處，繼續宣勤而尙有己也。

薛篤弼懸牌執行律務

曾榮任內政部長之中央委員薛篤弼氏，本年向中央辭去中委，及國府委員，而在滬上執行獨立職業之律師，於是滬地又添一著名律師矣，薛氏從小即習法律，曾畢業山西省立法政學校，民國初年，氏歷任山西河津縣審判官，及臨汾縣審判廳長等職，後遇馮玉祥氏，頗為馮所器重，日夕相共，遂成莫逆，故馮氏有升遷，薛即連帶晉級，民十，馮氏任陝西督軍時，薛即任財政廳長，馮任河南督軍時，薛亦調任河南財政廳長，後馮氏驅逐曹錕去位，薛亦榮任司法次部長，及國務院祕書長職，在當時，可謂北京政府之一等顯宦，及革命軍廣州出師北伐時，馮即任總司令職

，與蔣（中正）閻（錫山）兩氏，當時合稱三大將軍，而官運亨通之薛氏，亦由河南民政廳長，而河南省主席，而中央委員，而國府委員，而內政部長，連珠戴冠，風順水利，居然成黨國之要人矣，觀薛氏以往之歷史，得有今日之地位，良有以也。

迨馮玉祥氏北返蟄居，表示消極時，氏亦棄衛生部長職來歸，迄今馮既無所發展，氏亦淡于名利，與其徒託空名而無實際，不若束身自愛之爲愈，此所以有辭中央委員之舉也，且當此國事蝸蟻之際，共匪肆虐于內地，外患日逼於邊鄙，與其隨波逐流喪失良心，莫如釜底抽薪，作一良民，且可明哲保身利己利人，此所以氏有執行律師之舉也，學其所長，用其所學，若薛氏者，且不失斯文本色，直截了當，可謂安其位矣。

陳公博辦大陸大學

陳公博以革命評論，在革命新敗之後，得不少青年之信仰，青年居然擁戴之爲革命理論家，彼且自進而爲革命領袖，此時之陳公博，不但聲譽赫赫，一日千里，且自存有他日莫大之希望，但苦無幹部，梅哲之於事少補，何焯賢兄弟因何氏姊妹

而結識，更無濟於事，而劉侃元馬溶施存統許德珩之輩，雖能文章，因各有希望，亦非易與者，於是爲公爲私，乃有大陸大學之辦，革命評論之經濟，陳旣取之有人，卽如張發奎亦不惜商之四軍袍澤，將四軍公積金一部份與之，大陸大學之經濟，當然不憂缺乏。

大陸大學設於勞勃生路口，規模不大，陳自爲校長，以梅哲之爲秘書長，劉侃元爲教務主任，各系主任教授，則爲許德珩施存統馬溶余愷澧等，卽由革命評論執筆者諸人任之，聲勢浩大，一時有革命學府之稱。

顧孟餘之苦心

顧孟餘以學者自命，得蔡元培之力，入北京大學爲教務主任，因三一八事件，與吳稚暉徐謙等，同爲段祺瑞所通緝無以自存，乃逃而之廣東，汪精衛震其名，優禮遇之，二屆中央，顧以汪之抬舉，得名列委員，自後小心翼翼以事汪，頗得信任，從龍有計，今且繼孫科，榮任鐵道部長，一躍而身居顯要，新式大夫羨之。

顧任部長後，爲報其妻故，欲重用其舅，然旣以人才標榜，同志之攻擊可懼，乃商之陳銘樞，委爲交部參事，而鐵道部則空一參事之缺，以位置陳銘樞之人，所

以交換也，顧之用心亦苦矣。

顧孟餘之前進

當顧孟餘辦前進之時，汪精衛在法，則主張超階級論，此諱言階級之意態，事實則同情顧論，不過公博之革命評論主張，頗得青年信仰，汪不能決然棄之，適甘乃光有歸國之行，汪囑彼歸來設法調和，然甘爲顧陳所忌視，進言無地，遑論調和，後改組同志會組織，陳顧皆承汪之意旨改爲農工小市民論，做改組同志會理論基礎。此時汪派刊物之反桂，是南京政府與桂系之矛盾而存在，且得幫忙，如革命評論之經費，而得張宋之幫助，及至桂系失敗，改組派組成，前進則與其他刊物同一命運，隨革命評論而停版矣。

蕭淑宇得孫科之信任

蕭爲江西人，少年英俊，前歲參加擴大會議，由北平回京後，灰心政事，擬從事著述，邇時孫科任鐵道部長，聞之，函請其晤談，本擬授以鐵道部重要職務，蕭氏堅辭，乃資送其往德留學，某歲，孫科在廣州組織非常會議，反國民政府時，亟電德促其回國，擔任重要職務，蕭氏正擬辦當返國，後粵甯合作，孫科任行政院長

，乃更電促其來京，蕭抵京後，孫科本擬任其爲某部長，某報載陳公博擬介紹其爲某次長，實有誤會，蓋蕭與陳分家，固不自其由德返國後始也，後孫科辭職來滬，蕭常追隨左右，參與密計，孫科乃出重資請蕭辦一定期刊物，指導國內青年思想，蕭乃邀國內名流，共辦一新創造，出版以來，風行全國，青年界莫不奉爲南針，較孫氏命黃慎之所辦之民衆三日刊，鍾天心所辦民衆導報，及程元樹在北平所辦之奮鬥，大爲生色，孫科以蕭幹才特異，甚爲器重，乃視之爲左右臂，足與梁寒操王岷崙鍾天心等，信任並重矣。

苗培成之失敗

山西閻錫山，前次反抗中央之失敗原因，一面固以張學良突然援助中央，會同進攻，而一面還係南桂馨及苗培成二人之在後方搗亂，故事成後，中央以二人有功，曾大加擢陞，按南桂馨本屬閻老西一手提拔之人，而苗則僅係一普通教員而已，當閻錫山失敗後，南被任爲南京總司令部高等顧問，及山西清鄉督辦，但旋即去職，而苗則大關特關，除被舉爲中央委員外，並任山西省兼教育廳長，及山西省黨部黨務指導員，固一時之紅人，但自九一八事後，苗卽大觸霉頭，一次因遏制學生

請願，引起一軒然大波，黨部教廳均被搗毀，本人亦受毆辱，更累晉主席徐永昌代其受過，另有一次，則因教育界向其催發教費，爲一女教員扭住痛毆，擊傷面部，前年中央發表任命閻錫山爲綏靖主任，晉之局面，遂因之更動，省黨部亦隨之改組，於是首當其衝者，卽爲苗氏，聞苗於某要人指揮攻晉時，曾極盡効勞之能事，故特赴京謁要人，要求另委職位，其結果竟徒勞往返矣。

楊永泰實行改喪禮

吾國歷代相傳以孝治天下，故喪禮隆重，然作僞矯飾者居多，胡適之先生於其母喪，實行短喪，且著『我對於喪禮的改革』，主張喪期無數，吾人佩其誠能知禮，然習俗相沿，打破有幾，某月日楊暢卿先生爲母領帖於玉佛寺，當代名人如蔣汪林孫于戴諸氏，或親書挽辭，或派員致祭，備極哀榮，惟爲吾人服膺者有二，一爲其訃告廢除泣血，改作擗踊，蓋泣血虛僞，擗踊則存經，『擗踊哭泣』，拊心曰擗，頓足曰踊，親喪哀痛之容也，一爲孝服迄未訂定，沿用麻衣，要非典則，楊獨能於舉世滔滔之際，黑衣玄裳，不去目鏡，植立靈側，鞠躬答謝，較一般空設布幃，不見孝子安在者，親切萬倍，尊敬萬倍，是誠可爲當世取法，因志之藉供參考焉。

奇子俊養虎遺害

監察院監察委員奇子俊氏，闔門被害，某日曾開追悼會以追悼之，按奇子俊本爲蒙古之一王，蒙古風氣閉塞，惟奇最優秀出衆，雖爲一王，而爲人恂恂儒雅，其殺彼全家之仇人，聞卽爲奇之親信，善仇人之父，爲奇子俊之父老王所殺，事已過去數十年矣，奇則以爲過去之事，不復置念，且此人爲奇一手所提拔，隨奇亦已多年，奇曾攜之來京，又復攜之回蒙，一切之事，都信託令彼辦理，以爲卽有宿仇，均爲上代之事，與己身不涉，况又加以新恩，孰知此人恨心切齒，蓄此復仇之心已久，終必報此殺父之恨，嗚呼，怨毒之於人甚矣哉，而奇亦可謂養虎貽害也。

方主席揮淚贈酒

失陷漳州之王澄灑，已於上年杪槍斃于福州矣，王爲保定三期生，中央要人，什九與相識，因與張貞同事於靖國軍，張任四十九師長後，召王爲經理處長，人極慳吝有王鐵櫃之稱，旋外調爲團長，漸升旅長，去歲赤匪攻漳，王任正面防務，曾與張貞前立軍令狀，旣敗，往見張貞，大哭，張亦哭，撤其職，令速走，王忽念及閩主席方聲濤，亦有舊誼，特往依之，方一見，卽予扣留，一面電告蔣委員長，蔣

覆電，命速槍斃，王遂不免於死，臨刑時，方派員持贈白蘭地酒一瓶，王悟其意，要求在看守所內執行，方允之，王乃修書數封，一致張貞，謂己之致死，實出楊逢年之誣陷，（楊亦張部旅長）並謂兄之知己，以後只有知淵兄一人矣，蓋指閩省委林知淵也，無恥軍人，下場如是，固無人爲之呼冤，惟由漳州而連想到東北，同一失地，彼何安如泰山耶。

方聲濤缺少五十萬

前福建代主席方聲濤，以該省各縣，爲匪軍佔領者頗多，奔走京粵方面，狀甚迫急，最近有某團體代表數人，謁方要求其早日着福建各軍隊，勿再因循坐守，應取積極態度，收復失地，俾蘇民困，但方代主席，則謂各地爲匪軍所佔，影響全省收入不少，如民衆不主張嚴勦，吾輩亦決不任其宰割，惟目下尙缺少軍費五十萬耳，倘五十萬籌足，則軍費着落，直搗黃龍，指顧間事也，按閩省軍費，本甚支絀，以前均恃種煙之一筆特別捐挹注，其種煙之大本營，本在漳州，自漳州失陷，此一筆收入亦隨之斷，故軍餉一層極難設法，或謂方聲濤以前與某中央委員談話時，亦謂缺少五十萬，赴粵方亦謂缺少五十萬，及某團體代表往見，又云缺少五十萬，其

日期前後相差多日，而此五十萬之數，終保持不變也。

四百萬變一百萬

前安徽主席望溪公，外傳其本有財產四百萬，旋因就任唐生智之參謀長，在杭垣爲憲兵所捕，押京年餘，用去財產半數，（唐生智則以自己識相，當時既未被捕，目今且貴爲上將資格之中央軍事參議院院長，）及後出獄後以密謀驅陳，卽宣傳費一項，已用去十六萬元（本外埠各報之驅陳廣告費佔十分之六，）其他概可想見，迨陳調任綏靖主任，渠雖有繼任主席希望，仍以無直屬軍隊不敢前往嘗試，故結果爲不費吹灰之力之吳忠信所得，不過渠人極好動而不好靜，而動之不得法，則洋鈔滾滾而出，此其財產所以由四百萬而降至百萬餘也，但其本人甚儉樸，以前住於蒲石路，僅租屋一間，後住聖母院路，其起居亦甚節儉，雖不得志，而人漸丰肥，自謂今後擬從事商業，先開烟子店百引試驗，資本每家自五百元以至二萬元，俾爲烟兌業中之領袖，可謂妙人解頤矣，一笑。

張靜江之美婿

張靜江之書法佳，顧文事殊不足以稱之，相傳其夫人所爲之世界六十名人錄，

係張定稿而由吳稚暉蔡子民潤色者，然性慷慨，揮多金，無吝色，戴季陶昔在滬出版星期評論，先後所耗，達數千金，皆張任之，張之諸女，以荔英爲最優秀，卽今僂於中國第一美男子者也，未嫁之前，一度由法歸國，張欲論婚於曾養甫，荔英弗願，張曰，兒何擇，荔英曰「欲得一有美術氣質者耳，」不意終穴乃歸老奴，

陳友仁與伍朝樞對調

中國第一美男子陳友仁，自辭去外交部部長後，其消息久未聞知，上年陳氏抵港，預備小住後，卽行出國，而赴富有美術觀念之法國，港人素渴慕美男子，對於伶界中之青衣花衫前往，輒受該地人仕之熱烈歡迎，今陳友仁以中國第一美男子之資格前往，當然能大過港人美癮，所惜數日後卽須赴法，未免有好花不常之慨，陳與其夫人張荔英女士相偕，殊有梁鴻孟光遺風，而郎貌女才，蓋令人豔羨不止，聞陳旣赴港，而在港之前瓊崖特派員伍朝樞，則以粵事不易幹，且居港易使陳濟棠陳策雙方發生猜疑，故索性攜眷來滬，暫作寓公，伍氏夫婦，亦伉儷情深，不亞陳氏夫婦，說者乃謂伍氏攜妻由港來滬，陳氏攜妻，由滬赴港，彷彿官員之對調云。

顧維鈞之三個家庭

陪伴國聯調查團在華遨遊之顧維鈞氏，爲現今外交界之紅人，其一舉一動，殊令吾人注意，現顧氏已安抵平洛，各報對其行動，詳載靡遺，至其家庭狀況，則鮮有記述，茲經記者探詢所得，爰爲詳誌於後，按顧氏爲現今外交界罕有之人才，曩在使外時，其政績爲各國所贊成，乃有錫以「中國威靈吞」之雅號，嗣顧氏卽以此爲西名，至今未易也，氏在國內有住宅三，爲平，津，滬，等處，皆爲氏少年所自創，值資頗巨，津滬兩寓，咸爲四十四號，且津寓地址，適在威靈吞路，亦可謂巧矣，至顧氏本人，則常川駐滬，其夫人則居留北平，津寓爲其公子之讀書處，滬寓地點寬廣，門禁森嚴，訪者不得輕易入，室內佈置，亦極幽雅別緻，且半帶歐化式，凡曾見者類能道之，至平寓則皆爲羣雌粥粥之西婦，蓋爲顧夫人昔日留法所結識之女友也，津寓雖爲公子居所，然雇傭則較以上兩處爲獨多，總計不下二十名云。

羅文幹與孫毓汶同有劉伶癖

報載外長羅文幹善飲善睡一文，謂羅能文章，酷好杯中物，雖在辦公時間，亦不間斷，因此每飲輒醉，每醉必睡，有請謁者，大有李太白對李龜年「我醉欲眠君且去」之概，云云，吾因此而憶及清代顯宦孫萊衫先生事，是亦酒國中一頁趣史也。

，特記之，孫名毓汶，蘇人，萊衫其外號也，清同治某科，以一甲二名（榜眼）及第，入詞林，歷官京曹，由部郎洊升尙書，與常熟翁松禪相國，同入軍機，參密勿，（清制，政治實權在軍機，與近代責任內閣制同，）那拉后極器重之，中間曾一度外放安徽學政，茲所記者，卽其視學吾郡六邑時事，孫身長面白，狀貌魁梧，有南人北相之目，祇惜面上裝花，與近今三吳某寓公同其缺陷，性嗜飲，有劉伶癖，花雕竹葉，羅列座隅，居恆以酒代茶，竟成習慣，每逢閱卷批牘，必一杯在手，否則不歡，且不願治事，遇朔望入廟拈香，或按臨各屬，其侍從人等，必於大轎內設一酒壇，滿注醇醪，以過山龍（卽灣形小銅管，用以取酒，）插入其中，孫登輿後，手執其管，隨時吸之，左右環觀，若有自得之狀，可見孫於鞠蘗，實不可須臾離焉，會某日侵晨，復試休婺夥三學生員，當局門命題時，以隔夕飲酒過多，酣睡未醒，於朦朧醉眼中，不暇思索，竟以論語中『祭如在』兩章爲題，忘却第二章『甯媚於竈之甯字，犯清宣宗（道光）廟諱（專制時代，於御諱，廟諱，聖諱，均宜敬避，有犯必懲，與試者，雖佳文亦不錄，）及題紙發下，全場愕然，諸生上堂請示此避諱之字，應作何書寫，孫始知誤，籌思再三，令暫以甯字代之，然擅改聖經，亦有乖律

令也，當日草草終場，孫自知茲事關係重大，萬難隱蔽，倘不自行檢舉，一被御史揭參則獲罪更重，隨於次日上疏自劾，幸聖眷尙優，旨下，僅以革職留任四字，聊示薄懲，（即取消頂戴，僅帶頂盤而已，）否則律以大不赦，非縲首亦當論徒，古云，酒能亂性，多飲誤事，所以列爲四戒之首也。

羅文幹醉語妙天下

外交部長羅文幹，性嗜杯中物，每飲輒醉，醉後則滔滔不絕，有某報記者往訪，適羅醉後，興致勃然，某記者首詢其對中俄復交意見，羅云譬如賭博，打撲克有偷鷄，打麻雀，在未和牌前，必不告上手或下家曰，我已聽和，係紅中白板對出，推牌九注已下定，做莊家的，亦須俟他人先將牌灘下，然後方將自己的『天杠』或『別十』告人，現中俄復交恍如桌子打牌，能成與否，尙難逆料，君等欲我發表意見，實無異要我將手中未和之牌告訴對家，某記者趁羅談鋒銳利之時，遂再叩其對對鎖東北海關意見，羅莞爾曰，前者既以賭博爲喻，後者請以男女爲喻，今有一縲男值一婦人於此，忽然性慾衝動，向婦要求，而婦人因有其子女丈夫在，堅不之允，縲男固請，彼此相樂何妨，汝明日返家，夫夫子子，何異今日，但在婦人意思之中

，一夕歡娛，原可快一時于肉體，其如終身貞操何，所不能忘者，精神之苦痛，今我國如婦人，日本如嫖男，東北海關封鎖，國家收入，頓受影響，若不封鎖，三股勻分，日本叛逆，及我政府均各得其一，殊不知我政府僅貪圖此些微，而不封鎖，則恍如婦人貪圖一夕之歡，而貽終身之羞者，惡例一開，各國效尤，則此婦人之笑節，幾不成爲賣淫婦耶，某記者聆至此，竟爲之絕倒云。

羅文幹之又一賭喻

外長羅文幹，人均知長於牌經者，與客互談，輒中風白板，不絕於口，前對記者發表悵張雙碰之妙論，一時傳爲佳話，最近有某記者，嘗於在京晉謁羅氏，接談之餘，即詢羅氏以對日交涉，中央之方針究安在，詎羅氏竟又以外交方針，譬喻賭局，謂中日交涉，猶如賭博，我中央之外交方針，實如行將聽和之賭客，交涉究取何項手腕，則猶如靜待和張，我之所欲，不能人知，而我之聽張，或單吊中風，或靜待四七萬，權衡在我，此中機密，全在運用得宜，不爲閒家所知，如是則交涉始有把握，否則機密一露，滿盤失着矣。

羅文幹與黃秋岳

閱某報無線電，謂黃秋岳將來京，任中政會議祕書，此說果確，不知爲何人所推轂，吾因是而憶及羅文幹入獄舊案，當民國十一年間，黎元洪在北京任總統，拉攏一般名流組閣，以抵制直系，王寵惠任國務總理，顧維鈞任外交總長，羅文幹任財政總長，與豬仔議長吳景濂忤，勢不並立，吳正擁曹錕等以倒黎，乃勾結財部某祕書，搜集奧國借款合同各種材料，認爲納賄舞弊，星夜向黎告密，請捕羅文幹，黎不允，吳與張伯烈等，鬩然，迫之，黎乃下手諭，羅遂郎當入獄，其後忽釋忽捕，罪狀不明，吳景濂自詡爲平生得意之筆，當時與吳勾結之某祕書，相傳卽黃秋岳，以是得參與保定要人之帷幕，後曹錕就總統職，拉王克敏爲財長，王復與總理孫寶琦等爲難，黃再助王攻孫，以財務材料供王，因復有德發債票一案，黃之功力如是，故在北京所辦之星報，能獲津貼最多也，羅文幹現在南京，聲華藉甚，果見黃秋岳，得毋有隔世相逢之感乎。

羅文幹不及胡逸民

外交部部長羅文幹，在曹錕時代任財政部總長時，以有侵吞公款之嫌疑，曾陷繯綫，雖待遇尙甚優越，但羅以身爲大員，而以嫌疑被押，亦殊覺掃興，故出獄後

，即着手彙集其當時在獄時之種種經過，編成一獄中日記，今羅又貴矣，此書雖不公賣，但頗能不脛而走，一般瞻慕羅氏者，皆以爭先覩爲快。

聞陝西委員胡逸民，以前亦曾著有獄中雜誌一書，首頁卽刊胡之照片，鬍子累累，較于鬍子具體而微，照片之上，並有題字，不知者驟觀此書，還疑係胡之訃聞，但其內容，則確較羅之日記勝過數倍，且印送之數，亦較羅氏爲多，則羅殆不及胡逸民遠甚也。

外交名宿朱兆莘生平之軼事

報載外交名宿朱兆莘氏，因食蛇肉中毒，忽于十一日暴卒，吉人其萎，同深哀悼，查朱氏字鼎青，兆莘是其號也，現年五十二歲，曾任駐英公使，駐意公使，舊金山總領事，置身壇坫近二十年，口有辯才，早已蜚聲于國際界，萬縣案發生，在國聯五分鐘之演說，尤爲中西外交界所樂道，所謂千丈之城，拔之樽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榷席之上，其朱兆莘之謂歟，自回國後，曾一度由中委李濟深保荐，任外交次長職，及湯山起變，李濟深被禁，朱氏遂掛冠去港，卜居于惠愛西路瑞興新街定廬，衡門韜晦，大有終老是鄉之感，後西南執行部成立，苦無有資望之外交人

才，時陳濟棠知朱氏養晦在港，曾派人數度延攬，敦請出山，朱氏以病辭未果，但陳濟棠延朱心切，乃挽唐紹儀三顧朱廬，敦請出山，朱氏以情面難却，固辭不獲，始允就西南五省外交視察員職，去夏其長公子拱如君患霍亂逝世，朱氏喪明之痛，不出門者達一月之久，後由其祕書易劍泉慰藉，始稍解意，乃日與其戚友祕書作竹林之戲，以資消遣，然朱氏不諳此道，每戰時，輒由其祕書易劍泉爲之指導，易氏運籌帷幄，壁劃周詳，大投朱氏所好，因之日夜流連，有樂不思蜀之概焉，豈知未及旬日，竟負至七千餘金，易祕書固知朱氏生平之儉德，卽以一金之微，亦不肯擲之于虛牝，此次突負鉅金，而流連尙未知返，雖知其心中有戚戚之悶，然料其將後必有悔意，可斷言也，因勸止之，以言別圖他種消遣，朱氏聞言曰，余置身壇坫二十年，千丈之城，可以拔之于樽俎之間，此次三頭六臂，竟受圍于不滿一尺之方城，英雄末路，豈其謂然也乎，否則其速共同努力，以決最後之勝負，區區金錢，固可以不足道也，言時大笑不已，隣座諸戚友，亦爲哄堂，易祕書見其興甚豪，知不可阻，而是時朱氏又拉其親戚江家荃等作雀戰，詎意一局之終，朱氏竟贏至五千金以上，于是相對怡然，談風益健，並于是晚宴易劍泉等于某大酒店，酒酣耳熱，大

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概，然後從此朱氏遂不作方城戰矣，會是時魚雷游擊司令王壽廷率海容等三艦南來，朱氏奉陳濟棠命往來港省之間，離商粵艦歸隊問題，一日，同十九路軍譚啓秀旅長乘夜車抵港，擬宿于皇后酒店，將進門，侍役乃來迎，惟朱氏別無行李，祇孑然一身，手攜一皮包而已，而朱氏之皮包，乃爲舊物，環垂垂將敗，役順手執挽，稍一用力，環遂噫然現裂痕，朱氏大驚曰，勿挽此，勿挽此，且笑謂譚啓秀曰，此雖舊物，然此爲予二十年前出使英國時所購之物，壇坫週旋之用器，委置於是，余之所以不忍離此者，蓋珍惜其有深長之歷史也，譚啓秀聞言，撫弄良久，遂相與拊拳大笑，而朱氏之儉德可風，蓋亦足多者矣，今朱氏物化，不知隨從朱氏二十年之皮包，將于何去何從，人亡物在，可慨也夫。

朱兆莘的幾頁風流史

駐粵外部辦事處處長朱兆莘，五年前曾在外交界紅顯一時，自國府奠基南京而後，朱之官運乃泰極否來，飄泊南北，頻年際遇蹭蹬，展轉鑽謀，始獲一駐粵辦事處長，今不幸又以食蛇中毒逝世，可謂宦海中之極不幸者矣，朱氏身前待人接物，極稱圓滑，處於粵方，獨能應酬敷衍，與甯方反對之無聊政客，以故朱氏在粵人緣

極佳，而陳濟棠劉紀文兩氏，對之尤稱親暱，朱氏一生，雖有微功可述，然對於酒色兩途，幾視同第二生命，其粵寓本有一妻一妾，妾名尤淑淑，湘籍，貌頗娟秀，當朱氏調釋粵甯糾紛，往說唐生智時，下榻於長沙周天社，其夫人亦隨之往，客邸乏人料理內務，乃由唐生智夫人贈彼一婢，（尤淑淑）入門後，頗爲朱夫人所鍾愛，某夕朱氏在葉開鑫筵上，大醉歸來，踉蹌入臥室，適其夫人在華光同樂社未回，房中僅留淑淑，而斜倚薰籠睡態如畫，朱於酒後，竟不顧一切，解衣登床，淑淑堅拒不得，祇任彼所爲，事後，淑淑哭訴於朱夫人之前，朱夫人夙有賢名，乃亟溫語慰之，並允許納彼爲姬，朱得淑淑而後，如願以償，三月未進夫人臥室，而夫人安之若素，民十九秋間，朱氏在滬，曾與一舞女結不解緣，旋不知何故，突然離開，又在海防路寓中，納得一妾係北里名花，同居三月，妾不能堪，緣朱氏逐日酒氣薰人，言語既屬無味，面目亦且可憎，大有『良宵無奈酒人在，瘴雨蠻雲枉斷腸』之概，乃急欲求去，但迫於朱之勢力，未敢毅然提出脫幅之議，遂逐日在賭場戲院中，度其荒唐生活，以冀朱氏憎惡，而作脫身計，詎朱頗曠達，夷然不以爲怪，妾無奈更進一步，招其舊好，續歡於東亞酒樓，事聞於朱氏後，坦然不以爲忤，待妾歸來，

徐謂，汝有去志乎，妾不答，曰，既有去志，挽之當不可留，唯汝應早日告吾，何苦自貶人格，作此不義行，復使乃公戴上綠頭巾，捫心自省，尙覺自愧否，速去速去，毋溷乃公事，聞妾臨去時，朱氏尙賻以千金，妾慚感而至泣下，下堂之後，重張豔幟於五馬路某里，今朱氏之惡耗傳來，未識該妓之芳心中亦有所感觸否。

唐紹儀難爲了模範縣長

縣政之道在於親民，是以移朱雲于槐里，九重知名，屈龐統于來陽，百里亦治，此父母之官，所以爲可貴也，民國君子唐紹儀（護法之役，唐爲南北和議代表，各報時以民國君子稱唐紹儀），以中國第一屆留學生資格，得歷任外交要職，比年以來，聲譽所歸，已尊爲民國老外交家矣，前年由執行部命令爲中山縣縣長，唐氏不辭小就，作百里侯于鄉邦，人皆以爲唐氏玉堂著作之才，爲花縣勤勞之職，從此模範縣中，洋溢賢聲焉。

唐氏就職之後，因吳夫人不慣鄉居，時遊省港，唐氏爲伉儷情深起見亦偕遊，不離須臾，有知吳夫人者，謂卽唐氏續娶時要求薙鬚，以諧佳偶之吳女士也，可知唐氏老興彌篤，恩愛之好，良有以也，但唐氏就職之始，爲表彰模範縣起見，乃大

事革新，築公共汽車路也，闢唐家灣商港也，莫不大刀闢斧，獨斷獨行，而苛稅特捐，更能別出心裁，不恤民苦，去年出一禁令，謂人民放鷄禽走獸外出者，一律處以五元以下之罰金，人民見令大譁，然敢怒而不敢言耳，但一年以來，建設云云，可謂毫無，而該縣所有省稅，及護沙費所得，年有四百餘萬元收入，除每年縣政費開支需一百五十餘萬外，每年所多餘之三百餘萬，向作該縣建設之用，去年唐氏任內，人民既感苛稅之重，苦而無告，復見毫無建設，積怨之深，早已鼎沸全縣矣，日後忽聞三百餘萬之稅收不能公開報銷，該縣公民，以爲機會已至，遂決計作驅逐唐紹儀之運動，一面除電南京政府呼籲外，一面連絡各區鄉民衆，及各法團代表千餘人至廣州省城請願，手持白布旗幟標語數百面，及各種傳單數萬份，歷訴唐氏苛政如虎，縣民不堪其苦，當時先至廣州惠初路中山公會開會，通過請願目的五項，當此五項請願目的通過後，正欲整隊出發時，市黨部深恐人多肇事，勸以推代表晉見，因之派黃焯瑜赴西南兩機關呈遞請願呈詞，當由鄧澤如接見，鄧氏略謂訓委會主席及縣長職，均直屬中央管轄，西南政委會實無權罷免模範縣長，惟有據情代轉中央核辦而已，該縣人民因無結果，迭次請願，迄今年餘尙未告終結云。

唐紹儀失佳婿悒悒不樂

唐紹儀年已七十餘歲，尚不肯息仔肩，以樂餘年，猶復捲入政治漩渦，於前年四月間，與華僑巨老蕭佛成、鄧澤如等，利用陳濟棠之實力，站在一條戰線上反蔣，據廣州另立政府，與中央分庭抗禮，舍中山縣長不做，而欲爲僞中央「廣州政府」委員，此老可謂老氣橫溢，晚節不羞矣，按唐字少川，廣東香山人，留學美國，精英語，甲午朝鮮之亂，唐爲仁川海關稅務司署警衛官，時日本兵已入鮮境，各處混戰不堪，一日，袁世凱帶衛士數人巡查至稅務司署前，見一人執手槍當門而立，英氣逼人，袁甚驚疑，使人問之，知爲唐，大喜，從此結交成知己，辛亥之役，南北議和，袁世凱知唐與民黨有淵源，乃荐唐爲南北議和全權專使，唐有四女，一適楊某，一適張某，一適顧少川，尙有四女待字閨中，辛亥議和，席間見王儒堂（正廷）悅之，知未有室，近語王曰，余願以女配君，君樂受否，王曰，若得公女爲妻，我當以洋房藏嬌，聞者無不粲然，議將成，而其女暴卒，唐哭之慟，每對人言，我女甚美，儒堂亦奇才，我不僅傷一愛女，亦且失一佳婿，因此嘗悒悒不樂云。

黨國要人中之獨身主義者

黨國要人之擁有美妻者，俱使人豔羨不止，但現抱獨身主義而又勢盛位優者，亦有多人，如國府主席林森，無論其權力如何，終不失爲國府第一要員，乃守鰥已二十年，迄不膠續，或有進而與之作伐，林輒謂吾年六旬矣，安得再如是而死，何必害人守寡，又海軍部長陳紹寬，年已四旬，尙未娶妻，有人疑陳之身體或有缺點，或謂其生殖器有與人不同之處，但亦迄無人能設法證實，不過觀於陳部長不近女色，有人與之作伐，輒婉言拒絕，此在今日要人中爲難得，若二人者，洵可謂善抱獨身主義者矣。

張知本之滑稽

國會議員而作官者，張知本與張我華，均不失爲出尖之人物，知本之文筆尤以俏利著稱，桂系盤據湖北，張任鄂省府主席，後與中央交綏，桂系一切檄文，均張起草，頗多怪辣之作，某君談其在北京國會任議員時代，卽甚喜弄筆墨，時曹錕正大位，外交系之顏惠慶顧維鈞，皆奔走其門，張爲電文罵之，引顧亭林日知錄之一段曰，「頃讀顏氏家訓有云，當朝有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云云，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

子也，若由此業，自至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蓋譏顏願藉西語舞樂以至卿相，與此人之教子同也，最妙者，引出顏願二氏祖先，以愧其子孫，張氏文筆近於「小報化」矣。

丁惟汾之斷舌親家公

讀者尙憶及十年前，天津曾發生一斷舌案乎，其主角陶鎔，曾任鳳陽關監督及安徽財政廳長，因強犯其子婦丁氏，而被嚙去其舌，丁女固皎然大白於世，而陶則聲名掃地，鬱鬱以終，此丁女士者，丁惟汾氏之姪女也，丁爲魯中望族，惟汾少年時，卽意氣甚豪，陶案發生後，輿論指斥無所不至，惟汾乃代表其族人控陶，至七次之多，陶懼，請錢能訓代向女父赴魯疏通，允出贍養費二十萬，事垂成矣，惟汾起而反對，並在津發表宣言，斥陶爲衣冠禽獸，謂「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逞此獸行，此而能和，國法安在，惟汾不忍見金錢勢力之惡魔壓伏公理，特此宣言，誓反對到底」等語，至今讀之，猶覺其虎虎有生氣也，（按此案後由丁女自請撤銷，並與陶子離婚完結）。

土大王獻妃記

居武漢三鎮之人而不知土大王之名者，實猶如德人之不知興登堡，意人之不知慕沙里泥，不免被人嗤爲白癡矣，大王在蕭耀南時代，卽以包辦三鎮特稅而紅極一時，大王挾「吹·拍·險·辣·快」之五字訣，周旋於士夫紳縉間，長袖善舞，進退有據，殊少碰壁之時，卽在國共時代，大僚巨紳之被錫以土劣之名而非走不可者，什得其九，而土大王彼時則以唐孟瀟之關係而屹然不動，其手腕之妙，不問可知，傅粉郎筭鄂政後，大王仍以包辦黑稅，在比較上能有將按照數一底一面送到而安居於天字紅人之例，看竹品花，咸得參列，應以下之尙黑人物，無此殊遇也，郎於貨色，均有酷嗜，大王遂於此二者不惜資本，作源源之投射，某次，大王與郎流連於歌場酒陣之大飯店中，一榻雙橫，談無不盡，郎忽有感而嘆曰，「現在某舞台演劇之某孩子長的真妙」，大王卽其「快」字訣而單刀直入，追問曰「好之乎」，郎微笑而不答，大王卽拍其胸而告奮勇曰，「此區區者，商人尙能爲力，期以三日，人歸主席，錢歸下走何如」，不數日市民見樂隊導扎采，汽車衝市而過，蓋卽土大王進妃也。

鄂省黨部的兩聲大砲

■查辦建設廳長李書城

■撤懲武大校長王世杰

湖北建設廳長李書城，前在省政府提議撫卹十六年在武漢被殺之詹大悲李漢俊（係其弟白）并發起舉行追悼會，亟積極籌備，近又推荐前政學系多人爲省政設計委員，如侮辱在天之靈的國父，及攻擊國民黨的韓玉宸，卽其所汲引，鄂省黨部執監委員認爲李書城倒行逆施，顯係別有作用，特議決呈請中央撤職查辦，以維黨治云

再則，國立武漢大學教授，國家主義派要角周天冲，近創辦現代青年刊物一種，批評黨治，攻擊政府，不遺餘力，發刊以來，亟得青年學生之歡迎，因沉寂之武漢忽然換一新鮮空氣也，省黨部認爲武大校長王世杰包庇國家主義派，掀惑青年，造成反對該黨之教育，實罪大惡極，特議決除通知武漢警備司令部查封現代青年，函請綏靖公署捉拿周天冲外，并呈請中央將王世杰撤職嚴懲，以杜亂源，而肅黨紀

現王氏依然無恙，而且升爲教育部長，特不知該黨部作如何感想。

湖北出名之兩齷漢

湖北省政設計委員會委員韓玉宸，此次於該會舉行成立大會時，曾大發牢騷，發詆毀國民黨及污辱總理之措辭，當經該會委員邱伯衡等報告省市兩黨部，並由蔣中正着令鄂省府將韓看管，蔣予以撤查，按韓係前政字系之國會議員，其思想在甘

年以前，尙能擠於新穎之列，目下潮流已非，而韓之腦筋，並未隨時代進化，老氣固執，時致開罪於人，且極喜在大庭廣衆間發表激烈言論，以博掌聲，不知者以爲其態度跡近過激，定係蘇維埃主義之一類人物，實則其頭腦固十分陳舊也，韓與前擊張貫時耳光及以組織首義義勇軍二度下獄之謝武剛爲莫逆，且二人之言行舉止，如出一轍，時人乃有湖北二慙之稱，前謝武剛被押時，韓曾大發牢騷，今韓謝易地而處，謝氏當亦有一番沉痛激昂之怪言論發表也。

曹伯聞爲湘民廳長之由來

湖南民政廳長曹伯聞，當唐生智雄駐兩湖時，曾任湖南建設廳長，湘岸樞運總局長等要職，並襄贊唐氏重要軍機，卓識過人，唐氏極欽敬之，迨唐自武漢失敗後，唐卽與現任湘主席何鍵合作，當時何氏任第三十五軍軍長，魯滌平方主持湘政，何氏以一切受制於魯氏，亟爲憤慨，迭次計議驅魯，召集所部將領會商，毫無結果，何在平日，凡遇疑難大計，悉取決於曹氏，彼時曹氏，方閒遊滬漢，不願來湘，雖屢次函電催促，亦置之不理，何無已，乃派繆梅亭前往，面述團體存亡關係，始允就道，及曹氏抵湘，何氏復召集將領會議，然議論紛紜，仍無具體解決辦法，最

後經曹氏發言，謂倒魯甚易，即欲將彼捕捉，亦非難事，衆聆言，均默然不答，最後乃遵曹氏計，將驅魯全盤計畫，就商於武漢政治分會之主體人李宗仁與白崇禧，於是有李白派遣鐵甲車，由鄂徐家棚，沿湘鄂鐵路，進抵長沙新河，鳴炮示威之舉，何鍵於此時，已先日返醴陵原籍，魯滌平猶在睡夢中，渾然不知，旋由英領派艦將彼護送至九江，始幸脫險，否則魯氏早成甕中之鼈，雖插翅亦不能飛去矣，由此足徵曹氏之計畫周詳，非人可及也，嗣後中央西征，李白步隊，欲經湘入桂，爲何氏拒絕，此項運籌握算，悉出曹氏一人之主意也。

豫財廳長李文浩發跡小史

劉先主遺訓，「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旨哉名言，今世巧詐成風，道德淪喪，不特孝義忠信，無人問津，即細行小善，亦棄若敝屣，而不知細行小善，竟能登人於顯達之境，寒酸窮士，不難爲之，揚眉吐氣，謂予不信，且觀李財廳長之發跡小史。

廳長名文浩，字智淵，年逾不惑，江西吉安人，家世業儒，壯歲即舉於鄉，值清季變法，科舉停廢，負笈東瀛，攻政治經濟學，回鄉後，失業家居，無所展佈，

會國民軍與，蔣中正氏奉命勅設黃埔軍官學校於廣州，李由友介紹，得入軍校會計處服務，月薪甚微，聊以解嘲而已，軍校總辦公廳，有官員廁所一，校長職員均大便於斯，所用草紙係公費，由廁役按日放置於廁間特備之木架上，以供取用，我們貴國人特性，每輕視公物，草紙細微更不珍惜，攜取之時，隨便翻動，散棄滿地，蔣校長亦時見之，但未便戒飭，某次如廁，值李先在，正向地上收拾狼籍紛亂之草紙，徐徐安放架上，態度安閒，蔣氏本甚惡人之不重公德，見李能愛惜公物，爲人之所不爲，心甚奇之，故深印腦海，時常注意其言行，後察悉其供職會計處，工作勤緊，束身嚴正，對於經手賬目，亦稍介無私，遂存心提拔，嗣後出師北伐李乃帶入軍中，服務軍需股，現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劉峙氏，以功升師長後，以李亦贛人，蔣乃荐李於劉，令其襄理度支事務，幫助經理處長萬舞爲力不少，嗣劉一帆風順，由師長，而軍長，而總指揮，而省主席，萬舞亦升爲財政廳長，去冬萬因事辭職，李遂平地高昇，繼萬之後，一躍而爲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矣。

湘建設廳長之販砂案

上年監察委員羅介夫，以湖南省委兼建設廳長譚常愷，於十九年九月廿八日起

至二十年十二月止，有密賣銻砂供給日本製造軍用品情事，同時並經實業部派員查明屬實，乃向監察院提出彈劾，此事外間頗爲注意，湖南省主席何鍵，且特爲此事召見長沙新聞記者剖明心跡，謂本主席於此販砂事並未知悉，惟謂譚係本人部下高級長官，當從嚴查究，務使此案水落石出，按湖南所出產之銻砂，產額極多，此項原料，爲製造軍用品不可少之物，以其富於硬性也，譚常愷祇圖私利，將此種原料售與日本，不啻以中國武器，交與日人操刀而殺，此無怪羅介夫之呈文中，斥譚喪心病狂，罪大惡極，請求先行撤職，交付懲戒，予以嚴厲之處分也，但聞譚將此項銻砂售與日本，係在十九年九月中，與一日本商人訂有合同，故至前年九一八事後，仍源源以銻砂供給，但今年已解約，此事監察院實業部方面，以關係助長敵愾，曾擬請嚴究，結果幸獲何氏向當道予以剖解辯述而寢事云。

劉湘部下之小諸葛劉旅長

川中三劉交關以叔姪之親，貿然操戈同室，相見兵戎，實令吾國軍人之信譽，掃地無遺，聞劉湘此次所以敢於躍躍欲試者，實緣部下有一劉性旅長，名宗虎，字仲寅者，操縱慫恿於其間，劉旅長在軍中，有小諸葛之稱，所部祇數千人，而勤於

訓練，槍械齊全，儼然劉湘部下精銳之一，且彼之軍隊，雅有神兵之號，類年川中，大小數百戰，劉湘地位，能于扶搖直上，穩如泰山者，實事事聽命於此劉旅長仲寅也，劉曾畢業於成都武備學堂，年四十餘，長於文學，曾任劉湘參謀有年，前年方授旅長之職，爲人足智多謀，富於韜略，其運籌帷幄，殊不亞於張子房之輔弼泗上亭長也，聞此次劉文輝大批軍火，經過重慶時，突被劉湘扣留，以及聯合各將領，一致反對劉文輝。皆此劉旅長之預定錦囊妙計耳，先是劉仲寅曾一度謀投劉文輝，而文輝不能錄用，心中不無仇恨，此次二劉反目，無怪故其意興颺發之時，乃不得不借此有以報復之也。

劉湘自比諸葛孔明莫索里尼

英雄思想，在中國可以說是特別的發達，古來的三不朽，就是提倡做英雄的張本，即在目前，像蔣中正的有機斷，肯負責，他常自比爲徐文長，像吳稚老常稱汪精衛爲張良，稱胡漢民爲陳平，莫不借古英雄而崇拜今英雄，可惜中國地大物博，區區幾個的英雄實不足以供於所求，因之以環境之需要，在客觀的條件下，就有不少人，想做一做時代的英雄，若大的不成，做小的也聊勝於無，有此原因，所以中

國就出產了多如牛毛的英雄，如割地稱雄的丘八英雄，如擅作威福當權反覆的倒戈英雄，以及爲虎作倀，甘心附逆，賣國求榮之傀儡英雄，所在多有，不一而足，一個關心時事的學者，看了這樣的事實，以爲中國將有英雄恐怖了，搖頭嘆息道，「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可知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英雄雖然好名詞，但亦何能逃此公例，這暫可以不講，且談談近來劉湘自比諸葛孔明和莫索里尼的軼事罷。

劉湘爲四川善後督辦，卽前次川戰中的主角，字甫澄，四川講武速成班出身，在四川逾十年擁兵近二十萬，政績如何，在下可以無庸置喙，但聞川省稅糧，已捐征到民國五十幾年了，這爲人所津津樂道者，當川戰尙未醞釀之前，據說劉湘頗有名士之風，好談論古今中外的英雄，嘗對幕友李佛航說，余治川十餘年，大小百餘戰，以得今日的地位，實由余一生精力，鞠躬盡瘁而已，又問李佛航曰，若以言功績，在中國比之三國時的諸葛孔明，在外國比之意大利怪傑莫索里尼，以爲如何，李佛航曰，督辦治川十餘年，以有今日的地位，其地理環境，可謂與三國時諸葛孔明如出一轍，而督辦之手腕與毅力，較意大利之莫索里尼，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劉

湘聞言，拊掌大笑不已，李佛航頗警機，知劉湘意，乃令二十一軍部訓練委員會，編印歐戰後突飛之意大利一書，卷首附有劉湘的長序，印成一小冊，分送各方，以作紀念，前月軍官教育團開學中，劉湘又去講演「羣衆救國與個人自治」的講題，由李佛航筆錄，中間引述近代怪傑莫索里尼的生平和成功事績，又謂許多外國海陸空軍人員及遊歷傳教者，常常會着我，便請詳告諸葛孔明鞠躬盡瘁的事蹟，他們聽過後，欽仰敬佩不已，足見愛國家的人，古今中外，任何民族的人都要尊敬的等語，其英雄氣慨，自負之深可見一般了。

劉湘篤信佛教楊森迷信風水

四川地處西僻，文化幼稚，迷信勢力，瀰漫澎湃，上而至軍政要人，下而至販夫走卒，莫不手捻佛珠，喃喃誦我佛慈悲，最可怪者二十一師長劉湘，竟亦崇奉佛教，一般狡猾之徒，爲逢迎起見，更從而吹噓，以致整個的四川，竟在我佛慈悲勢力包圍之下，而教派繁多，傾軋不已，昨接川友來函，據述甚詳，謂川中佛教大別，可分三種，（一）佛化教，（二）萬化教，（三）劉教，三教之中，以佛化教勢力爲最大，其他兩教，亦有相當勢力。

(甲)佛化教 該教老師名劉崇榮，川人，一走江湖之無賴子也，曩在上海漢口等處，看相算命，繼而流浪落魄，重返故鄉，不知如何夤緣，竟與劉湘結不解緣，劉名雖倡佛教，實則邪教，平日輒言劉湘係將來之真命天主，而已則爲輔國丞相，每逢朔望，劉湘則親率信徒（二十軍師旅長者，加入者居多）往老師處作跪拜禮，前年劉湘改編部隊，成立模範師，劉湘自兼師長，而委劉崇榮爲參謀長，該師除普通之操練外，更由劉老師教授符籙等術，而師長旅長之委任均出於劉老師之門下，該教聲勢之熾赫，川中各教，實無出其右，而該教分會竟遍及川省各地。

(乙)萬化教 該教爲廿一軍一部份未入劉老師之門者所創，其主要人物，卽該軍軍醫處長賈鑄，彼等于通遠門外之張家花園，築一大規模之道院，長日僱請僧徒誦經禮懺，設有『萬化藥室』，以神方神藥醫病，然其勢力，較佛化教稍遜，各地分會亦衆。

(丙)劉教 該教以二十一軍參事鮮英爲首，所崇拜者爲劉芷塘，以孔門正宗自詡，專講正心誠意之道，而又參加佛教禪定之法，卽該教所謂煉丹是也，於家庭中闢一室，作爲丹房，按劉本爲一學究，著有講道專集，內容勸人解脫一切，荒謬絕

倫，流毒社會，爲害奚有窮盡哉。

川中要人，除劉湘倭佛外，前二十軍長楊森亦竟迷信風水，當十七年劉楊之戰失敗後，有人向其進言，謂係祖墳失利，遷葬爲宜，楊信之，乃覓堪輿家在廣安各縣覓地遷葬，楊之姨太太蕭邦瓊，由廣安來重慶生產，在合川慘遭溺斃，運柩回廣安，楊痛哭數日，並延大批和尚道士，爲之做道場，至兩週之久云。

劉湘親信郭昌明大難不死

四川二十一軍劉湘部下之總參謀長郭昌明，極得劉湘信任，其關係之深，雖孫科與梁寒操，汪精衛與曾仲鳴，亦不是過，按郭昌明其人，並無若何特長技能，對於用兵之道，尤爲膚淺，惟其拍馬功夫則所擅長，例如前次四川戰爭，郭代劉湘大事鼓吹，分電各界及與四川當局有關係之要人迭誇戰功，今日謂二十一軍若何勝利，明日謂二十四軍若何敗退，不曰克復某地，便云敵軍敗至何處，其實內戰而勝，雖勝猶不能稱勇，正不必過於誇張，反予敵國以口實，但在郭之一方面而言，固可謂鞠躬盡瘁以事劉將軍者矣，按郭任二十一軍某團團長時，於某次檢閱部隊，忽然墮馬，爲馬所踏傷，當時其部下急將郭扶起，則郭已重傷，當時一般人咸料其必死

，後經三月之久，郭居然治愈，得慶更生，當郭仍還任團長，但郭猶以不見後福爲慨，現郭既爲劉湘部下惟一之親信紅人，則益信大難不死，終當後福，惟「一入公門裏，爲官正好修，」郭既爲劉湘擘劃軍事，倘能移其同室操戈之心，目標對日，則劉湘之名，足垂千古，而郭亦能百世馨香，決不致爲時人唾棄矣。

劉湘自稱與蔣張鼎足

吾國兵額之鉅，據某日南京方面之調查，謂佔全世界之第一位，然吾國軍隊，嚴格言之，大都爲私人所有，未足言爲國家軍隊也，川省軍隊之衆，至少有二三十萬，故門戶角立，勢若水火，而川人負擔之重，遂爲各省民衆首屈一指，若劉湘者，川軍中之大領袖也，前據川省某通信社紀載，謂劉近向所部訓話，自稱所部陸海空軍，無一不備，新武器及毒瓦斯，亦應有盡有，放眼夔門，蔣中正張學良而下，捨我其誰，回首西顧，鼠輩何足道云，味劉氣語，殆以擁有大兵，足以自豪，而又以爲國中最擁多兵者，莫如蔣張，乃劉湘竟以爲西顧劉文輝劉存厚之流，不足與道，此至可痛恨也，嗚呼，無怪吾國兵額雖鉅，而國家前途，益岌岌不可終日也。

夏斗寅歡「燕」新「文」界

自北伐軍奠定武漢之際，夏頗能識潮流，投順中央，效忠於當今領袖，率師北伐，勛績爛然，何雪竹長鄂數載，怨聲載道，中央不得已，將該省改組，擢夏繼主鄂政，夏於袍笏登場之日，依樣葫蘆，沐猴而冠，常在辦公室書一手條，將應辦事件開列於上，內有歡『燕』新『文』界一條，承辦僚屬接閱至此，不禁啞然失笑，一時遂傳爲話柄焉，緣夏氏雖係武人，甚嗜筆墨，所恨目不識丁，遑論政治，以致宰鄂以來，共匪日形披猖，幾至奪全鄂而有之，其他地方設施，蓋可概見矣，又夏居恆常閱公文，原文之一字一句，承辦者均須強其列入，如書用『原文照抄云云』字樣，每被叱爲不當，致承辦者，祇好暗地叫苦不置，而夏生性遲鈍，每日僅能閱公文二三起，故鄂省府辦事之誤延，爲各省冠，夏又迷信風水神道最力，如將省府與省公安局對遷辦公，提倡神道等事，不一而足，可見頭腦簡單，亦近代政界之趣聞也。

韓復榘怒賜打妻鞭

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治理了山東幾年，對於整頓吏治，却很注意，一些不賣人情，所以什麼打縣長屁股呀，罰跪呀，打手心呀，許多的事，把山東省的各縣

縣長，戰戰兢兢，如履冰淵，這雖然是抄襲馬二將軍的老文章，但是却博得山東人的好感不少。

韓主席每月間到各地去出巡，民間有冤枉的，可以到韓主席馬前去泣訴，一天韓主席巡視到曹縣，有一個悍潑的婦人有了外遇，拖着她的丈夫到韓主席前要求和她丈夫離婚，理由是她的丈夫貧窮，養不活她，韓主席聽了，勃然大怒，連呼十二個混賬說道，夫妻是互相扶助的，你嫌丈夫窮，就要離婚，難道你情願去做有錢人的小老婆嗎，這真是豈有此理，就吩咐她丈夫領回去，可是這個妻子是非常的悍潑，她丈夫非常懼怕她，不敢領回去，韓主席聽了益發憤怒，就把自己馬上的鞭賜給她，那丈夫說道，「她如果再有不規矩行爲，你便把這馬鞭，狠狠的重打，」夫妻兩人這才一同回去，山東的摩登女郎聽見了這個消息，真是當頭一棒呀。

李品仙李烈鈞同道不同功

李品仙氏辦事有決心，平素輒以新式軍人自況，李氏的游泳術很精，其作用固然是爲體育，但他常以爲一個新式的軍人，應該懂以下的幾種技術，（一）騎馬，（二）開汽車，（三）游泳，（四）打球，（五）駕飛機，李氏只缺乏駕駛飛機常識，李氏

在港除游泳外，即自己創造一種練兵新生活，有某方代表見李氏時，詢及其近狀，他却說，「我現在在港訓練海陸空軍，」某代表訝其言，究其所以，李氏莞爾而說，「我們在野軍人，就不能練兵嗎，鷄是陸軍，鴨是海軍，白鴿是空軍，訓練的方法，雖不能盡同軍隊，但實在理由同一，」繼而知道李氏已在港購雄鷄二十頭，黑鴨十頭，各色鴿子數十隻，雄鷄編為兩師團，白黑鴨羣，編為白色艦隊，黑色艦隊，鴿子編為若干空軍中隊，李氏每晨教之作戰，以餌為導火綫，鴿子多為外國種，能傳書作偵探，李氏雖以此為戲，然其志之不小可知，事聞於李德鄰氏，大笑不已，嗣以李仍好武，乃畀以任龍州邊防督辦一職，是亦可謂奇遇矣。

李烈鈞為革命宿將，從前以三炮定韶關而得聲譽，繼以火牛陣而攻破巨敵陣線，更名震一時，其生平好武，未滅李品仙，在前數載旅居江灣（即建設大學舊址）時，以二事而練習其兵法，一假定以美人為要佔領之目的地盤，二以竹戰為作戰之試驗，李之好色而不擇手段，此為人所共知，比如某日一美人為李所遇，若李認為有佔領必要者，其行軍計劃，即依程序以進，若發生問題，即相機應付，盡兵法神妙之能力，其常用之兵法，多以官職餌女性，其部下之多女祕書女會計女庶務，為各

軍之冠，有詢之者，卽以行軍對，其竹戰之術亦非庸，初戰常詐敗，到第三圈時，卽反攻，而開牌只要換上幾次牌，卽知對手者爲何牌，故博多勝利，其對人云，此乃兵法之收效，有駁之者，他常解釋行軍與賭博之祕訣，政海遂傳爲美談。

唐馬記

國府軍事參議院院長唐生智，素擅騎術，與十九路軍師長譚啓秀堪稱伯仲，唐有駿馬一，高大無匹，蓄養垂十年，當唐任湘督時，日騎此馬，馳騁田野，迅速而持久，且能解人意，故唐平日對此馬愛護備至，唐一日他往，必命僕人善爲守護，自唐退隱後，以本人行蹤靡定，卽以此馬寄養於滬上某馬廄中，並專雇一馬夫以侍之，月耗三十餘金，其後唐氏擬常駐首都，欲以此馬代步，故特祕密來滬，專領愛馬赴京，唐在滬僅逗留一宵，外間知者絕鮮，現聞唐氏每日清晨特騎此馬以馳騁郊外云。

娘子軍包圍何主席

四路總部駐京辦事處主任張慕先，係湘省財政廳長張開璉之弟，張本閩人，幼隨叔父營於業於湘之醴陵縣城，及何鍵得勢，張遂改入醴陵籍，與現某要人之自稱

浙人，同具一種不可思議之妙用，張以徒入醴籍，尙不足以堅何信任，復以其長妹適何部總參議王大楨，次妹適何部祕書長劉雲耘，王劉皆體人中之卓卓者，張有此貴戚，地位益加穩固，遂成何氏眼前一等紅人，然一班隨何多年部屬，如經理處長王翰，軍械處長陳慶光等，深惡張氏兄弟大權獨攬，極力傾軋，兩方積不相容，某日，張返湘謁何，表彰在京勞績，王等更憤，紛紛在何前攻擊張短，謂其月領經費萬餘元，毫無工作，終日花天酒地，不問外事，主辦某報每月開銷達千餘元，實際每日僅印報五十份，除分送登記機關與該館自留數份外，外間幾不知有某報，經費盡入私囊，何聞之，勃然大怒，召張至，叱爲混蛋，力掌其頰，責令按月造具報銷，切實核算，張受責後，惶恐歸家，邀集兄妹，商議應付方法，結果一致主張強硬，並進行推倒王等，以爲報復，而造成清一色勢力，於是分途進行，一面由王劉二人，包圍何鍵，替張氏解釋，並指摘王翰陳慶光等營私舞弊種種劣跡，要求何氏撤懲，一面由張開鏈勾通各國稅收機關重要人物，如權運局長陳如金，及菸酒印花局長張吟笙，（張原任財廳第三科科長張開璉舊屬）等，與經理處爲難，藉口收入不旺，代借軍費，急待償還，不獨代向銀行及淮南預借軍費辦法，不能再行，卽以後每

月收入，亦須按期償還借款，有餘始能擴充軍費，此項計畫，不啻予經理處以致命傷，蓋該處管理全省軍費月支百餘萬元，悉仰給國稅來源，國稅收入，有淡月旺月之分，固不能按月收足百餘萬，而各縣分局繳款，往往遲至次月，絕不能按月繳齊，尤以鹽稅收入，常係遠期期票，實際情形若此，故全恃各國稅機關，向淮南及銀行界借貸，轉付經理處，以資挹注，若一旦變更辦法，以實際收入爲支出軍費標準，則所差常在半數，經管處卽有停頓之虞，故王翰對於王劉二人讒言，尙不畏懼，一遇國稅機關掣肘，不得不亟亟辭職求去，張等見王之地位已經動搖，乃進行第二步辦法，派張開連之麻夫人，張慕先之胖夫人，及張妹慶雲福雲二女士，包圍何鍵夫人黃芸芷，要求以張慕先繼任經理處長，以雪一擱之恥，黃與張氏妻妹爲手帕交，且同爲婦女救國會健將，平日往還密切，無事不可公開，遂極力代張吹噓，何鍵見王翰不能得國稅機關好感，勢難支持，正苦無相當繼任人選，初欲以張開連兼任，而張氏以財廳事繁，難於兼顧爲辭，言下露出如得相當人選，本人願竭力贊助之意，何鍵見四方八面空氣，皆屬意於張慕先，竟決志委張繼任，其不滿於張氏兄弟之陳慶光，亦行免職，由張推薦唐敵寒繼任，嗣後張氏昆仲，彈冠相慶，妻妹更歡

笑欲狂，聞何鍵對人云，此後湖南軍政兩界財政權，盡交張氏弟兄，如再不能和衷共濟，則我亦無辦法矣。

花花太歲大鬧錢湘廬

湘主席何鍵之螟蛉子何猶夫，綽號花花太歲，平日專鶩於聲色狗馬之好，何鍵頗有知子之明，引此爲畢生恨事，前年蔣委員長蒞湘時，猶夫復在盛大莊嚴之歡迎會中，佻達失儀，全場震駭，何鍵盛怒之下，立將猶夫驅逐，誓不再認爲子，嗣經何增李雲波，（十九師師長）殷德化等，再三調停，勸何以無嗣爲重，且謂猶夫放蕩成性，被逐後必愈趨下流，萬一流入匪類，豈非何氏盛德之玷，何聆各方諄勸，經一番慎重考慮後，始收回成命，惟猶夫本性難移，雖受一度極嚴厲之懲罰，依然行若無事，遊宴無虛夕，有湘妓筱桃者，與猶夫有嚙臂盟，桃居樊西巷五十一號錢湘廬，爲花界三傑之一，貌美而性蕩，人以武則天呼之，猶夫時招著名武士柳森嚴同遊桃之妝閣，柳少年英俊，偉丈夫也，桃頗屬意焉，未幾二人遂效陳倉暗渡，猶夫微有所聞，曾面詰柳氏，柳笑曰，吾儕鍊武術者，最重鍊骨養氣，豈肯近女色者，吾雖偶與彼姝戲謔，實則助君之興耳，武術家守身如玉，胡至及於亂哉，君何瞶瞶

若此，猶夫聞言，遂深信不疑，偕柳遊益密，某夕，猶夫夜歸過遲，又觸父怒，捫之門外，徬徨有頃，逕至錢湘廬，時已夜深，傭媪悉入睡鄉，猶夫直抵桃臥室，迄無知者，比推門而入，則見燈影搖紅，錦帳低垂，而蘭麝溫馨之氣息中，雜以蝶浪之聲，猶夫大罵，搶步至床前，揭帳而觀，則柳武士正大試其好身手焉，柳乍覩猶夫，惶愧幾無地自容，赤身躍下，倉皇欲遁，猶夫憤極，拔手槍亂擊，彈如連珠，震耳欲聾，顧柳殊矯捷，在彈雨中赤身騰躍，迄不能損其毫髮，閨院妓女搗奴，聞變自夢中驚起，環而觀者如堵，見猶夫狂暴如虎，無敢近身者，忽一聲慘呼，則桃之女傭大仔，已被流擊倒，柳見肇禍，奮不顧身，一躍而前，將猶夫手槍奪下，斥之曰，汝技止此耳，言竟返身著衣袴，毫無畏色，猶夫怒氣未息，復取手杖痛擊之，柳以頭相迎，杖戛然折斷，而頭皮無損，柳著衣既畢，笑曰，君毋相迫太甚，我去矣，桃本樓居，柳啓窗一躍，疾如飛鳥，轉瞬已失所在，猶夫恨聲不絕，返身尋小桃，則早乘機遁走，遂將室中器具，搗亂一空，悻悻而去，傭僕無敢阻擋者，大仔傷在腿部，生命無礙，惟有自認晦氣耳，金迷紙醉之錢湘廬，經花花太歲大鬧一場之後，遊客咸有戒心，裹足不前，門前冷落，大非昔比矣。

張惠長官運與華陀聖廟

飛將軍張惠長，以時運亨通，得任空軍總司令之職，上次爲孫太子犧牲其高位實力盡失，良可慨也，張原籍中山大環鄉，前年冬張以人生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遂於某日旋里，給鄉人一見其大爺的架子，侍從副官也，衛隊也，無不刀光劍影，煞是好看，鄉人以張官拜總司令，光宗耀祖，特釀資開歡迎會，盛極一時，男女老少靡不羨慕，好事者謂大環鄉誕此偉人，乃華陀廟鍾靈所至，好迷信風水者無不到該鄉觀光，該鄉依山以立，一條衣帶水繞於四圍，山之腰間有一華陀廟，其間天然勝景，爲鄉中最佳風景，廟前植龍眼樹數株，而數年無花開放，是年冬乃不待時而花，而盛花之時，又適值張氏榮歸故鄉，於是鄉人益信張氏之能富貴若此，實乃得神力護祐所至，張之封翁，尤引以爲信，先以木欄圍樹，上掛一牌，文曰，「本鄉歷代無偉人產生，今則榮誕空軍元帥，羣謂華陀顯靈，是樹爲其表徵，凡我子弟，均須維護，」而一般鄉人更慫恿張封翁大建齋醮，以酬神祐，張封翁函詢張氏，張那時正得意洋洋，卽匯二千元以作建醮之用，鄉間以時稱張爲三十六孝之一，意謂張雖以革命爲號召，而竟亦遷就父意，不畏人言，此所謂「百善孝爲先」也，香

港某報揭其迷信，鳴鼓攻之，張氏覺難以爲情，故曾一度電鄉，囑鄉人不可迷信，而未幾陳濟棠准了張氏辭職，陳策又戰敗，於是大環鄉父老，歸咎于張惠長得罪華陀聖君，至有此敗，遂又慫恿張封翁爲張氏祈福，未幾報載十九路軍得捐款五百餘萬，擬用爲擴充空軍，委張氏爲空軍司令，羣又以爲華陀顯靈，但結果有人反對以捐款充空軍，認爲應用不當，若爲體念戰後餘生，應先建一軍人殘廢院，及撫恤烈士家眷爲先，因此張氏之司令官又成幻象，張氏官運，亦可謂困蹇極矣。而大環鄉父老之迷信，要足爲張氏盛名之累云。

陳濟棠預以四千五百萬元擴充空軍

雄踞粵南之陳濟棠氏，數年來因緣時會，所部隊伍，由一師擴充一軍，自從寧粵分裂，陳以粵派實力薄弱，復擴充所部爲一集團三軍之衆，迨至滬上開會議和，宣告統一以後，陳之擴軍計劃，仍不稍告戢止，計自前歲十月迄今，成立之新軍，又有四獨立師，五混成旅之衆，統合全集團人數，不下十五萬人，陳之勢力，蓋亦可謂浩大矣，惟陳氏本人，對此則仍不滿足，仍以陸軍雖強，海空的方面，並無實力爲恨，是以在上年四月中，陳即慫恿粵中元老，提議將粵海空軍，概交一集團總

部接收，雖邇後因此曾引起瓊海戰爭，顧結果陳策張惠長，卒鎩羽以去，飛機軍艦，盡屬於陳，所不足者，則各大軍艦，均被中央吸去，而空軍實力，亦殊薄弱，是以陳氏意中，仍時時謀作大規模之擴充，近復鑑於暴日空軍，在東北之猖獗，更引起積極擴張空軍之興趣，現陳氏已擬定「三三三計劃」，即以原有空軍數十架飛機爲基礎，另行發出公債四千五百萬元，命名爲國防公債，此款收入除一小部份撥爲整理陸海軍之用外，餘大部款項，咸將用諸擴充空軍，預定在三年之內，將空軍擴至十五大隊，四百架之多，所有爆擊機，運送機，練習機，戰鬥機，均將包含完備，而粵省各縣，及各大鎮之飛行場，汽油站，航行目標，等項設備，亦定于三年內完成工作，最關緊要之造就人才一項，則現在已由航空司令黃光銳，航空學校校長胡漢興，積極進行籌備，除聘請外國專家教練外，學校內部，亦將大爲擴充，預定三年以後，可造就駕駛人才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除服務軍役外，其餘並可用以發展民用航空，而飛機製造廠，及兵工廠之製造飛行用機槍，炸彈，近來更十分積極，果時局不生變化，則三年後之粵空軍，確可成爲國內唯一勁旅也。

趙觀濤與胡汝貞人月雙圓

陸軍第六師長趙觀濤氏，自獻身黨國，屢立奇功，能軍之稱，一時矚目，自蔣委員以下，對之靡不青眼相加，惟趙氏因致力國事，中饋尙虛，大丈夫固不患無妻，顧秋月春花，總不免時多悒悒，會有胡汝貞女士者，學庠雋秀，巾幗英雄，慕趙氏之名，頗深熱切，趙氏亦感深知己，相愛有加，二人既翕合無間，遂由浙教廳長陳布雷氏，出任蹇脩，於去夏訂定婚約，邇者月圓期屆，趙不欲虛此好時，爰於戎馬倉皇之中，抽暇謀室家之好，本月十三日，爲好合之吉期，設禮堂於西湖飯店，車水馬龍，頗極一時之盛，來賓除證婚人魯滌平主席外，尙有王曉籟先生，及方策夫人等，蔣委員長以下各要人，亦均遠錫賀儀，洵稱盛事，時趙氏以匪氛未靖，防務未能久曠，特於團圓節後，挈其新夫人同赴贛東，度蜜月于防次，從此章貢舊邦，又多此一對璧人之畫眉韻事，旖旎風光，是亦不可謂非軍旅中之佳話也歟。

大學院長之特別弟子

武漢大學法學院長皮海寰氏，爲當代著名學者，皮自奉極儉，布衣蔬食，不脫書生本色，居室洒掃之役，皆躬自任之，不假手傭僕，自云藉此習勤，第樂與紅友爲侶，書室中佳釀羅列，芬芬撲鼻，著書時，一手搖筆草文，落紙瑟瑟有聲，如春

蠶食葉，一手就桌底取酒瓶，張口痛飲不已，既無須下酒物，亦弗用酒杯，日可盡數瓶，量不在葉楚儉下也，皮氏性甘淡泊，教書著述而外，絕口不談時事，達官名公之慕名往謁者，輒遭峻拒，有十五師師長王東原者，雖一總領師于之武人，然酷好研究政治法律，屢倩其祕書長甘哲明，（甘與皮有同鄉之誼）向皮先容，求附門牆，皮以王氏乃糾糾武夫，所學或皮毛尙未襲得，對牛彈琴，必了無興趣，又虞其有時下武人擴悍鹵莽之習，令人可憎，故始終不允，殊王氏嚮學情殷，竟於某日清晨，輕車簡從，逕詣皮氏敝廬求見，皮氏晨起未久，正在院前掃地，王誤爲僕人，詢其主人起否，皮愕然曰，余卽皮某也，夙不相識，有何見教，王亟改容遜謝，雙手捧名片送上，備述傾慕之忱，皮聽其吐屬雋雅，彬彬有禮，漸易其輕視之心，將王導入湫陋之客室中，叩其所學，王應對如流，對西方近代諸家學說，若數家珍，操英語亦甚流利，皮喜甚，認爲可教，約王此後時相過從，俾可隨時予以指導，並起身尋覓半响，覓得腐霉之金鼠牌香烟一根，以爲敬客殊禮，王受寵若驚，燃烟狂吸，縱談良久，方興辭而去，自此皮氏門下，遂添一特別弟子矣。

張治中公子之聰穎

軍官學校教育長張治中，皖人，在少年求學時，頗得其夫人之資助，夫人才德俱優而貌少寢，有如諸葛之黃夫人，張氏雅敬愛之，雖貴至上將而無如夫人，每對學員演講，現身說法，謂夫人不美而己不敢另談戀愛，勸學員專心求學，毋爲戀愛所誤，學員等唯唯而退，張氏之子，甫八九齡，精警異常，每乘小自行車直入軍校，值新來衛兵，不識而詢其爲何人，彼不答，而出鉛筆及小簿于懷，書教育長大公子數字以示，衛兵乃急致敬禮，此事喧傳全校，皆贊公子之聰穎逾人，有老者謂公子敏慧誠不可及，不過衆人不宜一味諂諛，宜更進之以誘掖，昔馮國璋爲南京將軍時，與其夫人周氏共同做壽，有金壇縣知事（卽縣長）某甲，自送壽聯，並爲其妻撰製壽聯以賀，其下款署金壇縣知事配偶者某某字樣，壽禮旣進，壽辰未屆，金壇已另委人代理，且金壇縣原有實缺某乙，當然亦有壽聯奉進，于是一堂之中，懸有補授金壇縣知事某乙，署理金壇縣知事某甲，代理金壇縣知事某丙，及金壇縣知事配偶者某某，共四聯，一雌而三雄，不知某某究爲誰之妻，一時播爲笑談，今教育長非張氏專有此官，是同一律，公子方在髫齡，宜舉此等事以更開智慧，不宜專事諂媚，反蔽其聰明，而貽他日之訕笑，語雖逆耳，究不失爲忠言，未知諸媚張氏者以

爲何如，

區老虎名稱之由來

區壽年氏粵之梅縣人，前任十九路軍師長，爲人勇敢善戰，滬戰一役，足使強鄰膽落，其功尤偉。友人成君鳳西，悉區氏生平軼事，舉以告我，爰記之。

梅縣多山，區氏童年卽喜獵，常佩槍以漫游，後入軍籍，因精槍法，并富膽識，旋升至營長，素以捕匪得名。一日軍行山中，居民謂山中有虎，戒其勿深入，區曰虎亦人害，合亟捕之；遂偕小卒二人，裹糧入山，越日遇諸途，虎軀偉岸，見人則怒哮，三人畸角擊之，二卒發彈未中，幾爲所噬，終爲區氏自尾後擊噎之。二卒始不能行，憩樹下，區氏以爲大害已去，何妨更深入以探，遂獨行。頃經一暗壑，忽又有一虎，自壑中躍出，區氏未及防，卽被撲倒，左腿已着其利爪矣。虎張口欲噬其首，區氏出手槍自虎口擊入一槍，虎跳跌以斃，區亦腿折不能行，俄二卒追至，昇之歸，尋居香港三月，始治愈，至今左腿之疤痕猶在，鄉人常呼爲區老虎云。

區有胞叔某，向爲梅縣之鄉軍司令，亦以治匪名，匪衆銜之，不幸爲醜類所乘，戶解爲若干段，遍贈其親友，時區駐節鄰縣，奔歸，誓復仇，探得匪巢之所在，

挾手槍二，矛刺二，喬裝往投，詭稱爲地之匪首某某，匪不察，引爲同類，居其巢者數月，遍識其人。一日全體匪徒，畢集於某村某舍，議往某地犯案，區密報駐軍，夤夜往捕，并約其鳴槍內應。午夜匪徒正聚議，微聞外間之聲息，區詭曰，恐有警，請先往視之，匪衆尙嘉其勇。區出門，卽鳴槍，伏兵四起，匪徒悉數就擒，無一漏網，咸正法焉。由此區老虎之名，遂傳遍潮屬矣。

衛立煌預寫遺囑勇氣蓋世

四年前共匪勢力最盛之區，當推湖北爲第一，湖北一省的重要長官，不能制止起初僅一千多人三百多枝槍的王泰匪部，而竟使他佔領了鄂省的半壁河山，在此時間，忽得有第十四軍軍長衛立煌援鄂一戰誠足爲國軍吐口氣，他自奉了蔣委長的命令，把原駐嘉興海鹽一帶的八十三師及十師陸續開往漢口集中，因爲鑒於鄂省勦共軍官不幸而陣亡的很多，他爲了貫徹他的剿共決心，及免掉後顧之慮起見，在海鹽的軍次裏，預先寫好了遺囑，表明他這番去剿共是預備了犧牲，去爲民衆謀安全的，本來中國的軍人裏，能夠敵愾同仇，抱大無畏精神去和槍林彈雨掙扎的很多，不過有幾個恰巧遇着時勢而造成他們的偉大人物，有幾個却遇不着機會，便默然無聞

，假使當十九軍在上海抗日，馬占山軍隊在黑省與日軍血戰，也命衛軍去參加，成敗雖不能料，然有此勇軍參加作戰，總得多殲倭奴，扶危救傾，于吾國抗日聲中，早收一些汗馬之功。

不過有守土之責的鄂省諸「怕死」「不肯死」將領，見了這抱九死一生的英雄，不知將如何惶愧，奮勇殺敵以保疆土，共匪的威權是「不怕死」，現在這位衛軍長是「情願死」，勢均力敵，不惜生命，所以數載剿匪，戰無不勝，鄂贛閩等省，迭次直搗赤穴，衛將軍的豐功偉烈，至此方興未艾呢。

胡宗南師長執法以繩美中不足

國難期中，第一師部隊，自河南調駐江蘇，因為來自土省，少數兵士，和幾個無良的下級軍官，難免不「帶土立功」，將土省的土貨，來壯壯他們的行囊，所以該師第二旅到了江陰之後，居然將江陰土碼頭的原有組織，鵠巢鳩占一般的佔據了去，這種形形色色，當然也會有人去告訴蔣委員長，立派軍事委員會副官汪芝芥到江陰去調查，可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使者無計可施，祇好飭令該旅袁旅長，去負這種偵查的責任了。

豈知在該旅奉令調防之際，不期然而然，被袁旅長查出有第四團第九連少尉連附王起勳，通同董班長，勾結江陰人蔣惠生，曹金聰，販賣煙土的事情，馬上稟告胡宗南師長，就照軍法辦理，將王連附在安慶執行槍決，處董排長無期徒刑，江陰的兩位土夥，也經胡師長行文到江陰縣依法辦理，當即將蔣惠生，曹金聰，各處徒刑四年，罰金二百元，在胡師長的一方面講，確是執法以繩，不愧爲有名的模範軍人，以局外人眼光觀之，亦覺得辦得痛快淋漓，但是知道實在情形的，乃不免有美中不足的感受，因爲已經江陰縣判決的兩位土夥，蔣惠生當然資格相當，刑期與行爲，確合他的身份，曹金聰則並非土販，是寶泰成衣作的夥友，是向王連附去索取十餘元的衣服錢，王連附以土爲償，曹金聰祇得收下，以致發生這一段的姻緣，因了十餘元的出入，就判處四年徒刑，二百罰金，和極有土販資格的蔣惠生同等待遇，未免過甚，雖是江陰縣的事件，要也可稱胡師長執法以繩下的美中不足哪。

旅長禁吸捲煙之沒趣

第三十一獨立旅旅長羅啓彊，現駐湖北棗陽等縣，前以禁止民衆吸捲煙，大爲衛生署長劉瑞恆及鄂綏靖主任何成溶所責問，其事頗趣，緣羅氏性極怪癖，每次出

均外，見一般人咸口啣捲烟，霧噴烟騰，煞是不雅，乃張貼佈告，禁止官民人等吸食捲烟，而一般部下，尤奉命維謹，首將擅吸捲烟之民衆，先後逮捕至四百人之多，分隊押之遊街，如有不從，則鞭笞隨之，致羅旅所駐之處，捲烟幾無人敢吸，於是捲烟銷數頓無，捲煙稅之收入，遂亦完全無着，事爲何成溶劉瑞恆所知，以羅旅長此種辦法，巔而影響及於捲烟稅之收入，羅則去電解述，何則以一副長官口氣之電報，責斥其舉措荒謬，故羅旅長之禁吸捲煙，實行不過三星期，終乃貽人以話柄而已。

楊森部逃兵盡受毒蛇形慘死

川將領楊森，在十五六年間，擁兵十餘萬，據百里之縣數十，大有併吞全蜀，問鼎中原之志，奈其人不學無術，既不善將將，復不善將兵，以致一經失敗，至今一蹶不振，余前留京時，因臥病鼓樓醫院，遇曾充該部營長之汪君里平於病中，即詢問該部一切情形，據汪君告余，楊自十八年敗至渠岳後，爲欲擴充軍隊，大事招兵，無奈餉項缺乏，火食不繼，不惟招募毫無應者，原有士兵，潛逃亦日以百計，楊爲嚴防起見，凡各營連中，如有逃兵案件發生，則常事之營連長，除科記大過一

次外，并將一月薪俸，完全扣罰，但逃兵案件，無論何連，平均每日必有一起，各連連長，於是異想天開，凡遇逃兵缺額，即去鄉間強拉百姓以備補充，名曰拉兵，不過此種辦法，僅足敷衍上峯一時，終不能使兵不逃，且拉來者既多，而逃者亦衆，各連連長，因懾於上峯嚴令，又不能設法使兵不逃，於是便不得不轉向逃兵身上發洩憤氣，最初便是將捕獲之逃兵執行槍斃或大辟，後來爲愛惜子彈及免除麻煩，便令就地打死，終至想出一種最殘忍最不忍聞的懲治辦法，他們將逃兵手足束縛堅牢，全身衣服完全脫下，使之仆臥地上，把肛門用鐵片張開，將毒蛇送入肛門內，使之直入腹內，凡經受其刑者，必搶地呼天，大叫一時而死，其殘忍之行，誠開古今中外之創聞，余聆之，不禁愕然，喟然曰，孟軻曾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楊森作此殘毒之刑，其亦無後也乎。

黃旭初確是一個硬漢子

廣西人實是另具一種脾氣，有時蠻起來，天不怕地不怕的，有時硬起來，一條一條的軟頸，都變了鋼鐵了，這種性情，正與江浙的軟綿綿，圓團團的性格相反，其他不必看，看廣西主席黃旭初便知了，近來桂省有一派人不贊成開大學的，原因

是桂省不甚適用大學教育，這派人的代表人物，就是帶有左派氣味的李任仁黃公度了，可是黃旭初很迷信馬君武的本領，誰知李黃等更反對馬氏的名士態度，他們說現在桂省青年，最怕個個變了馬君武，馬氏的工科自己並不實地試驗，別離試驗室已經十餘年，而跑到古董室去了，這種批評是若何之有力，李德鄰曾表同情，故西南政務會曾一度下令取消廣西大學，但黃旭初取強硬手段對付，連拍了幾個急電，謂取消西大彼即自行辭職，後來有人對他說，「你個人爲馬君武犧牲，馬不過一個書獃子，不足爲我公助的，」然也不能挽回旭初的意思，德鄰遇着這種硬漢子，只得讓步，取消成命，而李黃當然潑得一頭冷水了，聽說近來又有人反對黃旭初的軍法式的行政法，對於民政的設施，認爲是大外其行，而且有保障私人的嫌疑，聞白健生亦頗表同情是說，初有意荐呂一夔任民廳，而旭初自兼民廳後頗多進行，自願不放手，而李黃等以呂乃是腐化官僚，亦不贊成，民廳位置，卒不動搖，黃旭初之硬，的確可稱是個硬漢子子了。

黃旭初與朱兆莘之儉德

武人而能儉者，真鳳毛麟角，有之惟前第十五軍軍長兼桂省主席黃旭初氏而已

，黃氏爲桂之容縣人，曾畢業於北平陸軍大學者，據熟悉桂省情形者云，黃氏事父至孝，今雖貴顯，而在家庭中猶未離學生時代之生活，其公館旣無門房，復無女僕男役，一切操作，均由其太夫人及夫人督率妯娌工作，此風一開，桂省之二三級官員，均自慚形穢，不敢驕奢豪放矣，前年粵省開四全大會，黃氏由桂飛粵，身穿土灰布反領西裝，而斯時乃冬季，寒風入骨，與會各顯要，均穿其漂亮皮衣，而獨黃氏十分寒酸，此真令一般顯要十分慚愧矣，朱兆莘爲外交家，外交通常習慣，本難儉樸，如顧維鈞氏，在北平每月家庭用費，亦需萬元，而朱氏則月僅開支百餘元，真似天壤之別，某次朱氏奉派爲西南五省外交視察員，於五日挈眷離滬南下，八日深夜，所乘之克利夫蘭總統輪，始泊碼頭，朱氏自奉一向節儉，故此來亦僅搭二等房，房爲三十三號，輪泊定後，朱以翌晨卽轉車赴廣州，毋須遷住旅店，多出一宵之費，遂仍住原船，中夜腹飢，祇上街食價值一角之雲香麵而已，其夫人亦飢餓，但不願上街，朱氏卽爲之略帶食品數事，其儉如此，其後因私事一度搭車到港，朱以車中餐價甚昂，不宜光顧，當時車中之侍役，幾次來兜攬生意，朱氏拿着菜牌，見其價異於他處，均退回不點一菜，車抵九龍站，匆匆入站中三等餐室，蓋朱氏已

腹鳴如雷矣，侍者以朱氏雖非貴衣華服，然裝束大方，舉動脫俗，認爲乃頭等客，乃轉導往頭等餐室，朱不能止之，甫坐定，即詢侍者有何可口者，侍者以全早餐對，朱氏視其價爲一元六角，朱嫌價太昂，謂食一火腿鷄絲飯可矣，食罷，祇飲淨紅茶一杯，蓋不加牛奶糖，例不收錢，既畢，詢其價，知爲四角五分，朱氏認爲索價太奢，店主人曰，先生此乃頭等餐室，若在三等餐室，三角可矣，朱氏唯唯，其儉一至於此，真可風也。

陳嘉佑與譚道源

中央委員陳嘉佑（大塊頭），人皆知其與勇敢善戰之二十四軍軍長譚道源，有密切關係，即所謂志同道合者是也，惟二人之處境，則絕對不同，譚雖充當軍長多年，但宦囊羞澀，毫無貯蓄，而陳則外傳其有百萬以上之家產，即就卡德路一帶之房產論，已不在少數，此實譚所望塵莫及者，陳有女公子二，均美而健，（體態不肥而骨肉停勻，饒有肉感之美），一在復旦肄業，一在同濟習醫，現均待字閨中，此又譚所不能望其項背者也，惟譚夫人蜀坤女士，克勤克儉，終年茹素，實爲良妻賢母之模範，而陳嘉佑之夫人，則異常兇悍，河東一吼，陳慥失色，與譚夫人蜀坤女

士較，大相徑庭，此則陳所不能與譚並論者也。

鄭金聲被害紀

上年張宗昌，在濟被刺，兇手鄭繼成，直認爲乃叔鄭金聲報仇，惟鄭如何被張誘殺，極爲我人所急欲知者，爰追溯前因，以爲讀者諸君告。

鄭金聲字振堂，山東歷城人，民元時，聞小站練兵，毅然往投，屢建奇功，擢升營長，歷任西北軍第三師長，前敵總指揮等職，與馮玉祥交誼甚篤，民十五秋，鄭奉馮命改編鄭州長安平涼等各地土匪爲正式軍隊，朝夕訓練，時有姜明五部，野性難馴，因鄭之訓練太嚴，頗露不安，會直魯軍來攻，姜爲右翼，鄭爲中路，姜竟與張宗昌暗通聲氣，佯爲敗績，直魯軍得由定陶城武三路進攻，鄭因兵力單薄，致遭敗績，未幾姜忽使，邀鄭密商反攻之計，鄭猶未知姜之賣己，卽毅然前往，則伏甲齊起，卽被捕解濟，張宗昌親自審訊，未詢數語卽將鄭槍斃云。

蔣百里憤而自殺

蔣百里任保定軍校長，丁色錦時爲陸軍部科長，所以齟齬之者備至，軍學司長某尤讎蔣，嘗手碎蔣之命令，詈曰放屁，蔣憤極，而有一度自殺事。

范紹增鎗斃帶土團長

自倭寇不惜破壞世界和平，蓄意侵我華胄，十九路軍既抵抗於前，名震全球，中央亦有以傾國之師，準備長期抵抗，並定川中各軍爲總預備軍，剋日動員東下，當由總預備軍司令長官（卽廿一軍軍長）劉湘令所部中最驍勇善戰之第四師范紹增部爲先頭部隊，出川赴難，范氏本人與所屬官兵奉令之下，均異常振奮，具抱有決心，在未出發之前，范氏卽向全體官兵剴切告誡，各淬勵精神，準備爲國犧牲，但鑒於以前川軍出兵，多有私運鴉片及各種毒物，以爲賈利，此次既係赴難，切不可再有此項私弊，否則必無決死之心，故特於事前，下令嚴禁，無論上至師長下至伙夫，不問所帶多寡，查獲立予槍決，某日該師實行開拔時，在中途，軍部忽派大隊，嚴密檢查全體官兵之全身，檢查結果，竟在某旅某團長之衣內，搜出川土二十兩，餘均無夾帶情事，查出後，范師長卽親加細綁，對衆演說後，將該團長立予槍決，以示決心云。

陳部長之稻草戰略

前年水師陳部長對於輿論攻擊頗感苦悶，一篇辭職呈文，充滿牢騷之氣，聞申

戰甫爆發時，中央要人在某處集會，討論應付，陸空軍均有相當決定，迨議及水師防務，某鉅公詢陳氏有何意見，陳躊躇久之，答曰，以消極的防備而言，除以廢船木排，爲水道之障礙外，尙可利用稻草一物，此法於某次內戰時，曾著效驗，蓋於長江上游某處，散布大批稻草，使流至下游某處，則一切敵艦將失其迅捷之效率也，法雖粗淺而亦可供諮謀之一助云云，會散後有傳其言於外者，時頗怪其戰略之簡單而消極，亦有謂此語非出之陳氏，實另一水師中人之所述也。

蔡廷鍇自命火軍

蔡廷鍇原爲陳銘樞舊部，陳與張發奎同隸於第四軍，北伐搗武漢時，張陞第四軍長，陳亦陞第十一軍長，蔡廷楷，陳之部下師長也，陳由武漢衛戍司令落職來滬，蔡亦率所部由鄂竄贛浙而入閩，爲後來十九路軍之基礎，蔡則任爲軍長焉。

該軍在北伐時雖無鐵軍赫赫之名，但戰功亦自不小，祇以各大戰役皆爲張所擔任，而軍紀上又遠不如第四軍，致不爲世所重視，苟無一二人之役，不留心時事者，當不注意及之，反蔣之役，鐵軍自鄂揭反蔣之旗南歸，與自命鋼軍之桂軍，合力圖粵，猛撲廣州，時與陳濟棠同守廣州者，則爲中央軍朱紹良等及蔡廷楷，而陳公

博方在香港做鈔票之投機生意，爲營利計，卽電張發奎，謂廣州軍政要員已逃，可長驅直入，張誤信之，偏師輕進，桂軍尙未發動也。

因之中央軍與陳蔡，合力以禦張，大戰兩日，張軍以彈盡人疲而退，旋桂軍亦隨之而敗。

張桂軍敗後退桂，陳蔡等直追擊入桂，蔡以張桂等素有鐵鋼之稱，且爲所敗，因自命爲火軍，以示其威武，蓋謂火能溶鐵鋼也。

和平會議開，陳銘樞以調人自任，爲甯粵兩方所信任，蔡爲陳之步隊，得以衛戍京滬，一二八事起前，蔡已奉命退滬，但以兵未退盡而日寇已至，蔡乃回師禦之，震驚世界之滬戰，該軍開其端，且能支持一月之久，雖未能踐有一兵而必戰之誓，然民族英雄與衛國軍隊之英名，已落在蔡及其所部頭上，該軍軍紀素主寬容，滬戰時則反是，知者，謂該軍爲自己榮譽，復得民衆豐裕之接濟爲後盾，故能相互謹勉云，但到閩後，則不如是矣，惜哉。

余漢謀愛鄉心切

前年陳濟棠以斷然手段，改編海空兩軍，歸第一集團軍節制指揮後，海軍司令

陳策，暨各海軍將領，起而反對，遂將艦隊陸戰隊，集合瓊崖，宣告獨立，伯南以海軍不肯就範，遂欲以武力征服之，原擬於某日，召開軍事會議，討論攻瓊事宜，嗣因第一軍長余漢謀，不返省出席，致一再延期，而卒至無形停頓，聞余漢謀之不返省出席軍會者，實爲不贊同陳濟棠之武力政策，致使桑梓重受兵燹之禍，蓋因粵省連年戰爭，民生已凋敝不堪，自後陸海兩軍發生內訌後，一般民衆，深恐戰神之重臨，咸惶惶不安，遂有救鄉彌戰會之組織，並分別致電陸海兩軍將領，請求顧念桑梓，慎勿罔啓干戈，余氏據電後，亦深表同情於民衆意旨，遂決定覆電伯南，謂贛省共匪猖獗，無暇返省出席，而伯南因未得第一軍之精銳部隊回省作戰，遂亦不敢貿然下令攻瓊，粵省之不致戰禍立現者，不得不歸功於余漢謀之愛鄉心切也。

鄧振銓呂班路上開飯店

鄧振銓雖不是軍政巨頭，可也是赫赫的司令頭銜，一二八事變，淞口外敵艦炮發的時候，鄧氏曾發出「台存與存，台亡與亡」的誓言，我們滿望他真爲民族英雄，可是後來不知什麼緣故，突的向後轉，從寶山到嘉定，從嘉定到鎮江，說督省請示機宜，呵，這是多麼的令人懷疑，記者姑且不翻舊賬，現在且來談談鄧氏非但對敵

善於機變，並且寓公海上，也懂得生意經路，生財有道呢，

某次實業界的開發三門灣，組織兩合公司，鄧振銓也是中堅，眼光向外轉，很值得吾們稱佩，不計瑣屑，獨資開設飯館，這也未嘗不可風呵。

鄧振銓是雲南人，他很講求口腹之惠，服官淞滬，未免水土不服，所以特從本省帶來兩個名廚，專門治餐，後來鄧氏打算家用支出上太費，因此想出生財大道，委廚子經理，在呂班路麥帶而多羅路轉角上，開設一家滇菜館，規模雖不十分大，可是佈置很精雅，並且生意遷就，兼營包飯，人家都因鄧司令的御廚，所以爭先光顧，據試嗜的人說，味道着實不差呢，

徐庭瑤之一個岳母

出洋考察之軍長徐廷瑤，爲蔣委員長所引爲視信戰將者，上年以解散安徽特稅局，大得皖人歡心，其人爲皖南「無爲」產，喜置田，歷年治軍所得，多於蕪湖附近，圍購膏壤，佃戶達數百人，皖中前年水患，上年收成不佳，他人之田，不但無法收取，且復賠去完糧費用，惟徐氏之田，一律開單交縣政府代收，缺一不可，安徽全省良田，數十萬萬畝，能十足收成者，徐氏一人而已，徐有岳母，人極精幹，治

產各事，均由其代爲經理，故能應付裕如也，一說，徐壯年未娶，有妾無妻，此岳母爲大爲小，亦殊未詳，

林虎之衣食父母

民國軍閥中，林虎亦一較有歷史者也，惟近數年來，林氏已一變其昔日初下台時之富裕境况，由洋房而亭子樓，由汽車而兩腳車，卽其夫人如夫人，亦由公館太太而淪爲貧家女子，甘盡苦來，有英雄末路之感，林之部下中，今日能煊赫一時，任司令師長旅長等職者頗多，而箇中尤以李宗仁蔡廷楷劉志陸三人爲最紅，李爲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長於勢。蔡以抗日得名，長於名，劉係張宗昌之最得意人物，聲名雖不甚顯，但富於財，此三人中，其出身最苦者，當推蔡廷楷軍長，蓋當最初時，蔡僅爲一勤務兵，但當時林固知此人日後定當發跡，及今乃驗，蔡富於義，現林之公子一切書籍學費，皆胥蔡負責，而李宗仁亦於去年慨贈三千元爲林生活之助，惟劉氏則僅贈千金，未免相形見絀，滑稽者謂此三人者，實可爲林之衣食父母云。

樊鍾秀之一團長

往年在湖北一帶與徐源泉徐廷瑤諸軍隊激戰者，其首領係一素不聞名之王泰，

王昔在樊鍾秀部下任團長，固並非一純粹之C P份子，其人滿頰鬚子，雖軍中亦不時修葺，然茸叢猶隱約可辨，但頗忠於其主，聞者咸皆以所投非人而嘆惜之，當樊在河南爲飛機炸死後，王聞耗搶天呼地，如喪考妣，卽率其一團之衆，堅欲爲乃主報仇，語人謂樊遇吾殊厚，吾今之報，罪至百身莫能贖，蓋樊部上中級軍官，大抵係樊之親戚昆仲，而下級軍官，又十九係上中級軍官之親戚昆仲，而王則既非上中級軍官之親戚昆仲，更與樊無戚誼，其由小兵而升爲團長也，純係樊氏破例擢升所致，自何怪其欲如此之忠事其主矣，王有部下約七萬，皆係無歸之士，軍中以爲主報仇替天行道爲標語，聞中央方面曾一度派人招撫，但以王之抗不就範，且更聯絡匪徒，大肆搗亂，故擬派大軍往剿，將予以痛征，後以過湖北人民既受水災，下又遭兵燹，故來與師大剿以免塗炭生靈云。

樊鍾秀之小脚夫人

樊鍾秀自在中央討閻之役，爲中央以飛機炸斃後，其部下將領都紛紛星散，或削髮爲僧，或披髮修道，後僅一團長王泰，與共軍合作，在鄂省一帶樹替天行道之幟，傳樊貌甚俊秀；固一綽有小白臉之資格者，一般人以爲其夫人最少終能與嫁中

國第一美男子陳友仁之張荔英女士，爭一日之美，乃樊之夫人，其面貌非但不能勝過樊氏本人，且係一時代落伍之小腳女子，惟才識極佳，樊深得其內助之方，自樊爲中央炸斃後，其妻痛哭奔號，狀類瘋狂，堅欲爲夫復仇，乃結果終以一閩中弱女，不能如願以償，然其境况極窘，馴至饑寒難繼，故不得已隻身赴太原，請求閩錫山接濟，蓋閩雖不殺鍾秀，而樊鍾秀固爲閩而爲人炸斃也，惟閩之境况亦甚窘促，其部下雖幾次裁減，還覺經濟無辦法，故樊夫人之往索撫卹費，亦僅稍予接濟而已，迴憶往時，蓋亦不勝歎歎之感矣。

王旅長死後之豔妾

張貞部旅長王祖清因失陷漳州，被方聲濤逮捕槍斃，至死曾書遺囑，畀其妾王霞廷五千元，嫁否聽其自便，王本姑蘇台畔人，在某舞場充舞女，王祖清遊滬，偶亦翩翩作舞，一見生情，卽出三千元納之，攜歸閩省後，委爲旅部祕書，月支少校官俸，一時傳爲怪事，張貞嘗以此事面詢王，王直認不諱，王旣被捕，函召霞廷一見，霞廷矢言必守，王初欲分以萬金，後忽改爲五千，此數猶未爲大婦所許，霞廷聲言將延律師，於福州法院起訴，始允從長計議，後不知如何解決矣，又閩省府槍

決一匪首陳偉，其妾亦有豔名，被押於教養所，將勒令嫁人，破衫殘履，亦殊憔悴不堪也。

按上文所述事跡，殊異乎我所聞，所謂王霞廷者，本顧姓而甯波產也，曾肄業於上海某女校，去年由其鄰居李某，（爲王旅長之副官，）介紹爲王旅長作第二太太，聘金爲三千元，由其家屬親送至漳州，月給零用數十元，所謂委爲旅部祕書，月支少校官俸，並無此事，後王旅長以漳州失陷，被當局逮捕槍斃，霞廷亦旋歸中，寄居於其母家，所謂王初欲分萬金，以後忽改爲五千元，又言霞廷將延律師於福州法院與大婦起訴，更囑不確，蓋王雖曾遺囑，畀其妾霞廷三千元，（亦非五千元，）然此數尙未爲大婦所允，祇可月支息金洋三十元，不許擅自提取本銀，亦云苦矣。兩說未知孰是，一併刊出以待證明。

第五軍中一軍官

黃埔軍校第二期畢業生徐某，服務軍界已有數年，身經大小戰凡百餘次，幸未受傷，一二八滬戰時，徐隸第五軍八十七師充當營長，當戰事劇烈時，徐之一營官兵，全軍覆沒，生還者惟徐及一排長一勤務兵而已，徐於此役受達姆達姆彈傷，以

一時不能遽愈，遂自投博習醫院醫治，又改投軍政部所設之杭州傷兵醫院，徐談吐雋雅，綽有儒將之風，且具熱誠，故極得某看護女生之欽佩，徐以病中寂寥，亦樂與該女生周旋，爲時既久，兩人愛苗漸長，女知徐中饋猶虛，遂求委禽焉，徐却之曰，此係志士報國之秋，不願以家室爲累，但卿之一片深情，當刻骨銘心，永矢勿忘，言時，裂手帕爲二，以其半與女，謂他日合帕之日，卽是重聚之時，女含笑納諸懷中，恐重傷壯士之心，遂道珍重而別，然情不自禁，熱淚已奪眶出矣，嗣候女專心學習產科，偶來訪徐，絕不以兒女之私，阻其前途，不意此次徐負病調京候驗，以遺毒衝入神經，忽變爲輕性瘋病，而在杭之某女士，或猶在春閨夢裏，未聞此噩耗也。

薛錦迴春閨獨處

張惠長駕一葉飛機，遨遊各國，橫渡太平洋而歸，於是名乃大震，斯時因之而彰名者，尙有兩摩登女郎，卽薛錦迴錦團二姊妹也，錦迴孀張，錦團乃張小姨，二女士素有聲於交際界，且俱櫻唇柳腰，玉立婷婷，貌甚映麗，張惠長固美男子，薛氏姊妹亦係社會之花，張氏作空中長途飛行，二薛亦冒險相偕，故歸國時，三人均

得佳譽，嗣張氏赴粵，二薛則仍居滬上，薛錦迴長身碩立，體態較乃妹尤爲窈窕，面色紅潤，頗具西方女子之固有美，平居酷愛運動，尤擅網球，曩於學生界時，實一赫赫有名之網球健將，自與張結婚後，頓時不喜此道，終日流連影戲院或舞場間，薛初寓赫德路恆德里，去夏遷居，現忽經營地產業，於本埠之西郊，覓得一僻靜幽雅之區，建築小洋樓數十幢，轉以出租於人，薛亦寓其間，以夫壻南下，甚感孤寂，頗有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之概，有時出外遺愁，故日來交際場中，又時覩其香跡，記者昨遇之于某處，美人無恙，第見芳範稍憔悴耳。

某軍官豔史

親隨某軍，在漢剿匪之某軍官，人雖幹練，但有寡人之疾，雖軍務旁午，某輒忙裏偷閑，喜作尋花問柳之舉，某日，邂逅姊妹之花於旅邸，絕色也，某一見，魂魄爲奪，進與語，亦不拒，一時樂甚，互語間欲相繾綣，姊顧某曰，妾等非枇杷門巷人，豈有不明身世，而肯失身於君乎，某曰，余赫赫某剿匪軍官也，利屨神劍，旣屑驅蠅，爾等苟有所需，不難立至，妹聞其語，微有愠意，曰，有錢有勢，何必驕狂若是，妾等蒲柳之姿，實不值大雅之一盼，言下頗有拒絕意，某卽具以實告，

並道羨慕之誠，姊曰，蒙君不棄，銘感何似，但我姊妹，有終身之誓，苟有得意郎君，約共事之，某報可，乃藏雙嬌於金屋，我我卿卿，不分正側，大被同眠，某夕，姊妹兩人，密談唯物史觀中人物，適爲後人竊聽知之，始悉娟娟此豸，固現女兒身而爲說法者，後人虛與蛇委，佯露營救牛蘭案之不可或緩，姊妹更深然其之說，某乃將其顛末，具報軍長，卽將此姊妹之花，祕密處決，是亦剿匪聲中之趣聞也。

馬曉軍生平怕見女人

現在中央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議馬曉軍將軍（中將），他本是廣西的軍界前輩，雖則近來在廣西沒有什麼潛勢力，但是一言九鼎，廣西有事情，只消他開一開口，便勝過什麼大員鄭重其事的調停要有效力得多，他今年已是五十多歲了，但是見了女人仍舊是羞答答難以爲情，他有一次從南京回到上海來，（他的寓所在法租界），有許多至親好友，到北火車站去迎接他，內中有一個什麼女校的女校長，也擠在裏面，等到馬氏走近面前，也趨前和他握手，他倒態度大方，劈口便叫馬先生，但是馬曉軍却面紅耳赤，徬促到極點，直到上了接他的汽車後還是那樣的面孔緋紅，其

實他不但是不甚熟識的女校長，就是他自己的女兒，他在外邊也不敢和他講話，因為他認為和女人接近，是最容易引起一般人注意的，許多的眼睛集合在他面上，是多麼難受的。

記得有一次有一張什麼小報登了一段馬曉軍女書記的新聞，內中還嵌了一幀年輕貌美二人嬌娘照片，說這便是馬曉軍常川駐家的女書記×女士，其實這位×女士，那裏是馬曉軍的女書記，不過一個記者不知在什麼地方得着了一張×女士的照片，一想這幀照片，平平淡淡的刊登出來，沒有意思，便索性替馬曉軍尋尋開心，硬說是他的女書記，後來這篇文章不打緊，直把馬曉軍足足又面孔熱了好幾十次，原來一般見報的都信以為真，都認為一種談助，有幾個好奇的人，却還特地到他家裏去看看這女書記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一看不見，便老老實實的發問道「這裏一位女書記怎麼不見」，大概這樣一問之後，馬曉軍的面孔，終要起一層變化了。

楊勝治遺妾豔史

已故國民革命軍第十師師長楊勝治，昔在王天培將軍部下曾一度充任軍長職，死後餘蓄甚豐，遺一子名秀黔，年十一歲，惟王生前素具寡人好，折柳攀花，先後

營金屋無數，近其遺妾楊王家楨，楊蔡華仙，及楊華勛揚等，俱因爭奪財產而至涉訟，而楊王家楨，請求贍養一案，已於某日由第一特院開審，當時被告楊秀黔之辯護律師，曾詳述一段豔史，謂王家楨年輕貌美，爲楊在時最所寵愛之二妾，乃自楊死，蔡華兩氏攜子遷寓滬上，而王獨逗留首都，不肯偕行，蔡華以彼此分屬妾媵，無權約束，則亦任之，後聞王在首都，蕩檢逾閒，每出入於舞台歌榭，遂於去冬邀同族人過往首都，加以偵察，約果得真憑實跡，且將與王有關之趙瑞琪者扭交警局，控以略誘竊盜贓物等數罪，至今尙未終結云云，承審法官聆言竟，卽令該律師將上項事實，詳細具狀，想當日開審，必更有橫生之妙趣也。

伍廷戩遍尋小的

桂系要人伍廷戩，以妾多豔稱，伍平日與人談話，輒稱其如夫人爲『小的』，於是己人亦云，稔者亦往往從而詢『小的都好嗎』，『小的不去嗎』局外人不知其小的解釋，纏誤者大有人在，或謂伍之五小，都肥碩異常，而伍氏猶以爲『小的』則伍之『大』也可知，伍本住上海克明路三十九號，在滬戰發生前，伍氏隻身赴山西，五小無一攜往，（接伍之五小係同住一處，此點吾人亦惟有連呼佩服，）直至某日伍氏始

事畢返滬，惟此五個『小的』，則已有一個『小的』，於某日早晨因逃難而失蹤，伍對此『小的』，本甚鍾愛，乃一面多方尋覓，一面並委其親戚出面登報招尋，但延展多日，尚無端倪，則此『小的』，或難於歸來也，現聞伍氏自失此『小的』後，心中頗爲鬱鬱，並以滬地居大不易，已於前日攜此賸餘之四個『小的』返桂，說者咸謂伍氏損失本『小』云。

空幃歲月清夢離魂中之朱光珍女士

天下男女多薄倖，一朝得意棄糟糠，此金玉奴所以棒打薄情郎也，却說廣東有個女子，姓朱名光珍，當其總角時，有個算八字的先生，說她命有幫夫之運，富貴必在一品以上，她的老母親，聽罷瞎子先生的瞎話，真是笑得兩眼無縫，血口如盆，看待這位小明珠，無異連城的瓊寶，故揀了又揀，選了又選，方始選中了金龜快婿陳銘樞了，他倆結婚之時，朱女士曾訂了一個條件，陳氏即與自己妻子商好了五個月的計劃，逐步執行，果然不到三月功夫，得陳潔如的一言，上峯就叫他組織十九軍了，東江之役，陳銘樞出了死力，以報知遇，曾經建了一個大功，但陳銘樞雖受此榮幸，然頗知飲水思源，故對自己妻子朱光珍女士，非常馴服，甚至對閻令如

軍令，不敢稍有違逆，北伐成功之後，朱女士曾與宋美齡女士發起慰勞北伐將士大會，當時風頭很健，而朱女士亦以要人夫人的資格參與其間，大有左顧右盼，睥睨一切了。

後來陳銘樞由軍長而至政治部長，再由政治部長而至交通部長，而至行政院副院長，其位日高，其名望資財亦與日俱進了，及一二八淞滬戰爭後，因調防十九路軍問題，與中央意見不合，乃辭行政院副院長及交通部長職來滬，當時曾聯絡第三黨及A B團，欲利用多年相隨部屬之十九路軍，頗想在政治上另樹一幟，但十九路軍，不允供陳氏的利用，故陳氏所謀遂絕，因之日以詩酒自遣，益形消極，偶或放浪形骸，於旅店舞場中，一現影跡，以示與世無爭，亦大可見其滿腹牢騷了，有葉馬麗姑娘者，貌麗都，在滬戰時得識陳氏，陳氏見其巧小玲瓏，好比出水芙蓉，不禁大為傾倒，但因閻令嚴禁，意殊猶疑，無如一點靈犀，已被馬麗姑娘吸引了去，愛既不能，棄又不忍，精神大為所苦，後來感情終於戰勝了理智，乃瞞了高恩路朱光珍夫人，就在善鐘路尋了一個藏嬌之所，有時且以滄洲飯店作為臨時公館，從此樂不思蜀，久已忘記糟糠之妻了，時朱光珍女士亦以為乃夫公務繁劇，無暇到家

，故亦不以爲意，後有人告以善鐘路非陳氏辦公之地，實乃夫藏嬌之處，不禁妬火中燒，於是偵騎四出，必欲得之而甘心，陳氏深恐引起糾紛，乃將葉馬麗姑娘荐之蒲柏路歐陽予倩家，某日晚，託名送張發奎的行，赴滄洲與宴，不料是晚五時，卽挾葉馬麗姑娘連同歐陽予倩上德輪出國了，到港之日，方始電告朱光珍女士出國行止，朱女士接電後，驚悸之餘，淚如墮珠，然必欲與陳氏一同出洋，乃追蹤至港，到港之後，方知陳氏將到紅海了，一陣酸氣，湧上心頭，不禁放聲大哭一場，後逗遛港邊，仍盼陳氏佳音，以便繼續出洋云。

陳真如納姬記

有跛其足之同志者，武人而政客也，然跛同志則恥爲武人，故百端經營，以償其爲文官之願，一二年前，旣爲天南之省政府主席，遂有跛主席之稱，一二八前，又爲京華之郵傳部長，乃復有跛部長之號，跛之爲跛，夫誰敢以殘廢之人目之哉，其人爲何，蓋卽近年以背叛黨國爲禍福州著名之民主社會黨首領陳真如銘樞是也。

真如之爲人，素醉心於嚼肉，其左右每有圖於真如時，輒以肉餌之，真如則不論精粗美惡，無不歡迎，此「爲粵省」同鄉所共知，而其左右又每藉他人之肉爲終

南捷徑也，然而真如位尊金多，雖其買肉，爲勢不艱，故嘗微服遍走東亞大東滄洲，與神祕街頭，然終以爲有所不便，何如藏肉於家，使白晝黑夜，任意飽吻，較以爲快，於是真如乃違男女平權之黨綱，背其打花鼓的黃臉婆，祕密舉行納妾矣，（按真如之夫人打花鼓，亦有所本，容另文紀之，）

猶憶倭寇犯滬之際，真如之爲人，頗爲倭寇所注意，故倭人屢設法謀與真如聯絡，使真如改變兩位草頭將軍之初衷，嗣偵知真如貨所好也，色所好也，於是謀以貢之焉，會有神明華胄葉某者，經商於倭市，與倭人交誼甚篤，葉某有孫女殊明媚，倭人乃以鉅金餽葉，使葉獻其孫女於真如，而約葉女以惑真如不抵抗爲唯一條件，葉某，一市侩耳，以有鉅金可圖，安得不從，蓋天下之漢奸，大都祇知有金，而不有祖國，葉某其一也，葉某與倭人密約既成，遂藉口倭人之不容，攜其孫女回滬，旣而輾轉識真如之左右，真如之左右，旣以獻肉於其主爲所擅長，於是往返撮合，并攜葉女到京，真如旣見葉女，亦深喜之，納妾之議乃成。

嗣至上海舉行停戰會議，兩位草頭將軍，心良不願，然兩位草頭將軍，固向秉承真如者也，時真如已惑於葉女枕邊之言，遂力主對倭不再抵抗，且派其最親信之

黃某，參與停戰會議，協定既議竣，黃某更奉真如之令，首先畫諾，是故，停戰協定之成，人獨深責汪氏，而不知真如爲新寵所灌迷，其堅持對倭讓步，汪氏尙不知也，當停戰協定簽字之前數日，真如與葉女，卽於匆遽中舉行結婚禮之式於首都之某旅館，是時知者，原無幾人，惟真如所以如是者，蓋有要因，緣真如雖好嚼肉，然其黃臉婆則最妬之，故監視綦嚴，在理真如之勢力，本足以制裁其婦，無奈其婦刁潑，對於真如曾不稍惜其名譽，是以真如每出獵肉，輒百計避其婦而不使知，真如得葉女之初，其婦方在上海，是時甯滬交通，又復多阻，真如之婦，安能知其夫已有新歡，抑真如爲人，亦甚狡黠，嘗自京中馳電其婦，命赴百粵爲抗倭軍籌款項，以爲調虎離山，其婦不虞其詐，欣然而行，迨停戰協定卽將簽字，甯滬交通，亦將恢復，真如恐其婦行卽回滬，繼亦晉京，納妾之舉，如不早成，勢必中變，此所以匆遽成禮，蓋以爲事成之後，其婦雖知之，當亦無如何也，未幾，真如辭職，攜新姬來滬，其婦憤恨之餘，詬誶時聞，真如不獲己，乃決偕新妾出洋，以避其婦之干涉，報紙宣傳，謂真如出洋係攷察政治，而不知實有此一段情節在也。

蔣宋結婚

蔣介石宋美齡之結婚，是革命成功後之一段佳話，蔣氏「我們的今日」「安心革命」之結婚語，至今尙流傳于人口也。

宋留學歸國後，卽隨姊氏宋慶齡至廣東，時蔣爲軍校校長，與之爲友每星期必訪之，然祇友誼而已，未論及婚嫁也，

已故之譚延闓，時爲第二軍長，並輔孫中山先生計劃革命之黨政事務，不遺餘力，譚悼亡數十年，孫先生欲以宋妻之，先使宋學詩詞於譚，且爲論婚嫁，譚以鰥守已慣，無復求鳳之想，孫先生義而領之，而宋亦流水無情，祇有在孫先生之指導下，抱持良好師生之誼。

蔣北伐之後，聲威大震，師次南昌，與適由漢與姊宋靄齡偕來之宋美齡遇，英雄美人，舊情新緒，竟論婚嫁，不久且結婚於上海焉。

宋美齡留美習社會學，當時人爭誤以爲宋梅齡，任立法委員時，院中開會草擬某項法規，曾推宋爲起草員之一，宋笑謝，乃已，宋工西語、音嬌俏，某公司攝有聲副片，曾請蔣講三民主義，（王正廷峨冠旁立，爲之翻譯），而請宋以英語講中國婦女問題，其地似在三元巷主席官邸，水木明瑟，風景至佳，蔣宋偃傍而坐於池簷

，宋吐其嬌首，蔣靜聽之，意甚得，詎宋言未已，垂楊影裏，忽洩出黃鸝一聲，音之甜脆，尤過於宋，以係有聲片，聆之不爽毫釐，蔣宋乃相視而笑，雋極。

蔣與宋美齡女士結婚時，曾循俗，發表一文，題曰，我們的今日，中有數語，頗極旖旎，略曰，余第一次遇見宋女士時，即發生此爲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曾失言，非得蔣某爲夫，甯終身不嫁，余二人神聖之結合，實非尋常可比，撰此啓者，聞爲邵力子氏，而由蔣親筆少加修飾，

蔣介石之原配夫人曰毛福梅亦甬籍，溫婉賢淑，爲舊禮教舊家庭中之好女子，與蔣伉儷間，初亦無不相得，聞幼時亦略讀詩書，蔣在粵時亦曾薦舉毛夫人之兄爲某縣縣長）（其時蔣之塾師某某，亦被舉爲東莞南海等縣縣長）故人莫不揣蔣氏夫婦必無不洽狀態，不料因與宋結合而離婚也。

蔣與毛女士離婚時，以一函通知其舅兄毛懋卿，前數年報紙曾載之，中有數語曰，不幸時至今日，家庭已不成爲家庭，夫固不能認妻，妻亦不得認夫，甚至致與吾慈母水火難滅之至情，亦生牽累，是則夫不夫，妻不妻，而再加之以母不認子，則尙有何人人生樂趣也，其給穴父曰，倘兄能憐我今日悲哀之至語，准我與福梅離婚

，則請示我所欲言，無不可商之事，否則惟有訴諸官廳而已，傳此函出自前浙江省委周駿彥主筆。

惟當時毛夫人外，尚有一陳潔如二夫人，極得蔣寵愛，常隨蔣入粵，同居東山寓邸，（最初似尙有一日本夫人，則早已脫離，）故在粵時有許多人，直呼陳潔如爲蔣夫人，蔣亦微笑默認，後蔣忽資送陳氏赴美留學，后蔣與宋美齡女士結婚，陳在美聞耗，痛哭終日，深恨蔣薄倖，而在華報發表談話，攻擊不遺餘力，且迭電蔣陳情質問，後聞經人調解，贈以鉅金贍養，始得解決，蔣宋在滬結婚之日，正黨國要人紛紛電請蔣由日返國，復任總司令之時，雙喜臨門，氣象萬千，華堂煥彩，錦閣吹笙，花雨繽紛，緋紅儷白之頌詞，台壁交輝，璀璨奪目，禮簿列號滿萬，賀客登門盈千，所謂盛極一時者也。

汪精衛之未婚妻

汪精衛爲粵中望族，自小卽訂婚於劉氏，及留學日本，卽加入同盟會，因在民報與梁啓超大開筆戰，姓名始爲全國上下所知，汪在加盟時，曾致函族長，請除家族關係，族長允而出之，蓋清法制，有夷族抄家之禍也，汪在東京，識陳璧君，以

同志朋友之誼，進而踏上愛情之路，郎情女愛，且有白首之議，時汪以革命失敗，人心已去，而反對革命者，又發革命黨騙人赴死之言，汪憤而入北京，謀刺攝政王，事敗繫於獄，璧君爲私爲公，奔走都門以營救探望，視汪於獄中，尙以得生還必偕白首爲請，汪無法允之。

滿清遜位，革命黨人多富而且貴，汪出獄，袁世凱愛其才，欲任以都督，與孫少侯輩平分春色，但汪不可，宣佈與璧君結婚後，卽雙雙出洋留學於法，度其甜蜜之生活

在汪陳結婚之前，消息傳至粵中，劉家大不謂然，然汪以既出於族，當不能履行家庭代訂之約爲辭，汪爲革命新貴，劉家亦莫如何，置之而已，但汪之未婚妻劉氏，則以不能再嫁，將以獨身終其生爲言，汪聞之，頻呼對不起。

劉氏旣以獨身自期，習醫而業醫，開醫院於粵之西關，營業頗不惡，而劉氏亦自甘枉担汪姓虛名，拋擲其人生之樂趣，可愛之青春，不料民十八之時，有南洋商人某，因醫病而識，而好，而愛，後且結婚同赴南洋，然劉氏之年華，已四十餘矣。劉家中人，銜汪頗深，香港政府自省港罷工後，卽設新聞檢查處，以檢查報紙

，劉氏之兄劉某任檢查員之職，因此汪派在港所辦之報紙，皆受嚴厲之檢查，而汪之談話，各報紙欲發表者，皆予以抽出，蓋以報汪毀婚之仇耳。

又有謂汪精衛與陳璧君可謂因緣美滿，然汪實先論婚於黃氏，乃父僑居南洋時所訂也，汪既以謀炸載灃而名震天下，粵女爭慕之，汪以璧君於患難中援己，誓不相離，卽致書黃女，請廢約另嫁，黃女答書曰，人各有志，君可別婚，我則決以獨身主義終吾生，不願擾君，亦不忍棄君也，汪大悽惻，再作書勸之，不覆，三十年來，不知此女何往矣，上述二說不無參差，併載留待證明。

汪精衛之岳母

汪精衛之岳母，韋姓名月朗，係星加坡富商陳某之次妻，卽生汪夫人陳璧君者。同盟會成立之後，孫先生卽派黃克強赴湘，廖仲愷赴津，以指導華北革命事宜，汪精衛胡漢民則奉派赴南洋籌款，汪陳之相識，始於此時，而韋見汪亦喜，故汪陳友誼，得以無阻隔而建立，陳爲汪故，並得赴東京留學，愛苗旣長，後且成爲夫婦焉。

二次革命失敗後，黨人皆逃外洋，至星洲者，如胡漢民等，皆依陳家，韋待黨

人如子姪，故黨人皆以五姑稱之。

五姑五姑，至今尙有人能道之，言五姑者，無不知爲陳璧君之母也。

汪胡當年友誼之篤，實無以言喻，因政治行動之不同，終於凶終隙末，五姑在星洲聞之，大罵胡氏不已，及胡過星訪謁，力陳己之無過，韋始加以同情，袒胡而罵汪，及汪知而再行解釋，乃曰「爾第爲多年好友，何必如此」而已，不再罵汪矣。

五姑人頗聰明能幹，雖不脫婦人氣概，頗爲黨人所敬服，汪任行政院長後，五姑亦返國，僕僕於京滬道中，看視其女婿甥孫，藍色紡綢之風帽，飄飄隨風而舉，如在雪地梅林中遇之，或疑之爲踏雪尋梅之孟浩然也。

宋子文福祿鴛鴦

宋子文娶張夫人，爲衆所目爲福祿鴛鴦者，張氏諸兄，以遠東遠西遠南遠北遠中爲名，時以爲俗惡，今嶄然露角於政界矣，宋張結合，遠西之力爲多，遠東微憊，或以此事詢之，輔莽然曰，論年，可爲吾妹之「安可」，奈何壻之，安可者，Uncle也，輾載爲宋所聞，遂寵西而稍稍抑焉。

楊杏佛得新忘舊

入民國後社會各界，每有結婚復離，比比皆是，不勝枚舉，而尤以楊杏佛之遺棄其受恩及惠極愛最摯之疑妻趙志道女士，而霸佔同學摯友秦某之妻爲己有，最爲社會所不齒，友朋所攻擊，竊嘆道德凌夷，人慾橫流，影響所及，實爲世道人心之極大隱憂，現楊雖慘死，若以公道直筆論之，吾人似不可因其已死而曲筆恕之也。

陶曾穀與蔣夢麟之兩年戀愛史

無錫人陶頌銘，經營米業，擁有資產，儼然富翁，陶生子女各一，女名曾穀，貌頗動人，畢業於滬濱某校，在校時，與江陰人高仁山有染，初則由友誼而達戀愛，繼則發生肉體關係而結婚，自結婚後，伉儷甚篤，一年之間，連獲兩男，離今五六年，高氏就聘前北京大學教授之職時，適我北伐軍會師湘鄂，而高又担任國民黨宣傳事務，在京祕密宣傳三民主義，攻擊舊政府不遺餘力，詎事機不密，被北京政府當局所悉，遂將高逮捕，陶女士至此，即奔走於各大校長之前，懇其設法營救，無如北京政府，於是時對革命黨殊切齒，故須多方設法未見效力，高竟被北京政府處決於天壇，事後，陶女士則在南京度其教員生活，惟所遺兩子，尚在襁褓，寡

婦孤兒，其淒哀之狀，令人見之心酸，民十六年，革命軍統一，陶女士遂奔走於黨國要人蔡元培李石曾蔣夢麟處，時蔣正榮膺教育部長，陶遂謀得該部科員一職，會當時蔣氏適與黃臉婆離異，而陶適喪夫，於是兩人互相思慕，有情人竟成眷屬，嗣後政局變遷，蔣辭教長任北京大學校校長，陶女士遂亦隨之赴平，所遺兩孩，即僱人伴同返錫，寄養母家，光陰如箭，忽忽兩載有餘，而蔣夢麟則已與陶曾毅女士，於某月十八日在平之德國飯店舉行正式結婚典禮矣。

殷參事的墮歡夢

有殷參事者，今日春申江上之應時人物也，固赫然留日學生，在東瀛時，迎一櫻花美人歸，以爲婦焉，殷參事料理國難，未嘗不知拒買劣貨，惟金閨綢繆，終不以劣貨而鄙棄，三年前，參事偶觸綺障，遊於舞場，識一女，趙家飛燕，而擅玉環風調，好之，同築一居，賦雙棲焉，參事外偷韓壽之香，內懷季常之懼，鐘漏逾夜午，卽歸伴櫻花夫人，女憚於獨宿，半宵纏綿，未饜所慾，恆俟參事踏月歸去後，重理琴絲，貼花黃，靚妝如雲，款段入舞場矣，須臾，復須臾獲一俊侶，光潤其髮，整潔其裳，雪花膏香水之屬，堆砌其面，凡女所認爲男性應具之條件者，悉備之

，舞場音樂既休，卽雙雙挾曉霜入女之所居，代參事破厥岑寂，如是者久，參事微有所聞，旁人諷譏，使參事起而自振，給資遣去，女自樂其所樂，益與俊侶恣肆，蓋向者或有束縛，此後復何忌憚，參事忙於國事，亦不暇顧及，然造物賦人以情感，一載肌膚之親，初非泛泛，偶一念及，能無戚戚，因復央人說於女，但求自新於後，不望洗過於前，女但笑而唯唯，依戀俊侶如故，參事逐逐累夜，冀求一面而且不可云。

莫秀英福厚旺夫婿

陳濟棠夫人莫秀英女士，因其裝碯現方執西南樞紐，煊赫一時，故人咸嘖嘖稱羨，或謂陳氏之能一帆風順，得躋顯要者，實叨其夫人之福蔭，陳氏亦深信夫人之能旺夫也，愛之益甚，而夫人之故鄉族人，咸相慶幸，謂鄉族中有此英雄，必山水靈秀所鍾，乃歸功其祖山之風水，蓋莫家祖山，千山環抱，下有泉潭，水流潺潺，激石作響，當有某名堪輿家道經其地，讚賞不置，謂此名鰲魚反山，必出將帥，厥後族人某，曾貴爲水提督，坐鎮北海，而是時祖山前潭水響聲益厲，耆老咸謂祖山之發，應在斯人，乃數十年後，潭水復作巨響，而產夫人，於是旋人又謂祖山再發

，應在夫人矣，故夫人衣錦還鄉，得破鄉族故例，登祖山之祠，而領胙肉焉，如夫人者，誠不愧爲一代之英雄矣。

粵戰與莫秀英

前年長白山頭，孤軍喋血，伶仃洋面，二豆相煎，此中國不景氣之現象也，微聞自唐灣一砲，戰局卽開，彼時陳濟棠已箭在弦上，而在一星期中，海軍在伶仃洋面，兩次截奪粵總部軍火，并將陳夫人莫秀英女士所經營之東泰商輪，截取駛往海口，益成欲罷不能之局，後陸軍已大舉向瓊島進攻，一方恃有海上權威，卽將大小船一字兒排開，拚一下你死我活，一方則恃其戰士如雲，頗欲投鞭斷流，踏平瓊崖，省方且懸賞十萬元，鼓勵空將，往沉中山堅如各艦，鐵鳥遂不得不放棄其不參內戰之主張，而翱翔於海南島之天空矣，說者謂陳誓欲炸沉中山軍艦，係爲其夫人東泰商輪主人莫秀士洩憤，則過甚其詞耳。

許淑貞認唐作父

許淑貞小姐，不因交際花出名，不以市長夫人監督夫人出名，却在一雙絲襪上出名，這樣出名，恐怕他自己都要奇怪，從這一雙絲襪出了名，別的不說，不過他

的奢侈之名却已響徹九霄，豔傳遐邇了，其實這位許小姐漂亮同考究是有的，要說他奢侈得近乎暴殄天物，那是絕對不會，我除了在婦女節儉會的照片上，看出他穿了一件布衫以證外，就是我的朋友他的同學王小麻皮小姐，（許等在校，各有外號，當時許小姐綽號叫許仙，平日口頭禪是我想殺你，那位王小姐的綽號是叫小麻皮，大概是媲美天仙麻姑，所以有此大號，吾不吝氣寫出，王小姐可不要動氣，）也竭力代他分辨，說他除了用功，就是節儉一門在全校稱第一，可知以絲襪爲盛名累，實在冤枉，現在，許小姐隨夫游宦南天，唐紹儀夫人見了他正是說不出歡喜，所以許小姊已經認唐氏夫婦做乾父母了。

朱啓鈴五小姐

朱啓鈴之第五女，今嫁張學良之近侍某，其先本爲雍姓婦，與夫不合，遂離婚，啓鈴先後所耗，達萬金，爲之任法律手續者，鄭毓秀博士也。

保志寧軼事

王伯羣夫人保志寧女士思想雖新，而觀念則頗陳舊，數年之前，滬上女界競爲截髮，女士固猶鬢髮如雲，髻光可鑑也，居恆喜作扇子髻，嘗謂吾國十餘年來，舉

凡橫愛司，直愛司，風涼髻，鮑魚髻等，無不各擅勝場，饒有美術意味，最近女士雖因感受摩登化之洗禮，亦已剪去青絲，但其所發議論雅不以鬚髻形態爲然，而對於電氣燙髮之舉，尤極端反對，視爲矯揉造作云，女士天生麗質，秀外慧中，顧頗謙抑，每於學友通函問候時，箋末輒署名呆人，蓋以己姓析作拆字格，亦可見其風趣之一斑矣，有女友某接書後，復函有云，君如此聰明，而竟自稱呆人，夫頑鈍若妹等者，將成爲一羣呆鳥耶，保覽竟，不覺爲之輾然，女士於近代小說中，最喜林譯之茶花女遺事，謂其哀感頑豔，情致纏綿，中土無此傑作也，於新文學，僅服膺魯迅一人之作品，詩詞則極傾倒旌德女文豪呂碧城，謂其風格不讓李易安，女士偶有所作，詩體亦復類似，記其落花詩中，有『惆悵移春檻外立，曉風吹瘦惜花人』之句，頗爲大夏詩學教授陳某所激賞云，

南京太太報之變

近年來，報紙日臻發達，而南北兩太太報尤著，北之太太報，卽邵飄萍君所辦之京報，邵未被害前，其夫人湯修慧女士主持營業，邵故，仍維護至今，南之太太報，則爲成舍我君在都所辦之民生報，其夫人楊璠女士，亦清才妙質，任會計諸務

，井井有條，楊女士兼充司法行政部祕書，統籌並顧，綽有餘裕也，不意女士忽登啓事於報端，與橐帖脫離關係，謂因多病不勝室家之累，留此精神，爲社會盡力，成君伉儷，能否重圓破鏡，尙未可知，聞反目緣起，係以成君風流倜儻，擲果偶逢，女士遂有雞鳴之諫，且於去歲訂約三則，一民生報收入，均歸女士，二賦與子同夢之章，每星雙度，三成因事他往，女士不隨行，惟以兩月爲限，乃青春正茂，白頭遽吟，殆成君豁達不羈，未能遵守閨門之約乎，然終冀其相合，俾太太報光明無缺也，（按成君現於上月被禁首都警備部，京滬新聞界正設法營救中。）

郭夫人一怒之可畏

外交次長郭泰祺，前在一二八停戰協定時，被民衆團體代表毆傷，當時有在郭宅請願之代表十一人，當場被法捕房拘去，除殷芝齡李次山二人，經郭氏派人向捕房證明當時未曾動手，卽行保釋外，其餘九人，亦經捕房調查，係團體代表，非在場之行兇正犯，而郭氏暨戴戟黃強等，僉以是輩事出愛國，不欲過事追求，亦於次日知照捕房釋放，詎知事後郭夫人徐德荃女士，見郭氏眼角傷勢甚爲紅腫，心中十分悲痛，深恨該代表等舉動野蠻，致使乃夫受此痛苦，決欲將若輩加以懲辦，惟某

祕書以爲是案業經知照法捕房將拘押之九人釋放，今復欲請捕房向法院提起公訴，出爾反爾，似有失中國高級長官威信，力勸郭夫人息事甯人，惟郭夫人盛怒不息，堅持非辦不可，故當聘某律師撰狀，向法院正式起訴，嗣後竟無結果云。

張默君女士之座右銘

張默君女士，曾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返國後，任江蘇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長，並兼任上海神州女學校長，不櫛進士，固已推爲江蘇女學界第一流人才矣，十六年革命後，慕黨國要人邵元冲學問，并探知邵元冲正抱獨身主義，堅持不娶，乃效古之孟光嫁梁鴻故事，就而嫁之，邵氏因默君學識程度，堪與其匹，納而不却，此段奇姻緣，當時曾傳爲佳話，

默君自適邵氏，受所天日夜之三民主義薰陶，旋由乃夫介紹入黨，默君學貫中西，得考試院戴院長賞識，以其精於教育，由戴院長聘其爲考試院考選委員會教育委員，前年京市黨部改選，默君因爲女同志中佼佼，以及乃夫中央委員之種種關係，又獲選爲京市黨部執行委員，默君現身兼黨政各要職，京市女界之紅人，惟默君足以當之，默君見山海關失陷，大動悲時救國之念，特應京市第七區黨部第五第十

二區分部演講，所講大意，爲挽救國難，須全國國民精神建設，欲達救國之精神建設，一爲求知，一爲力行，須依從總理之知難行易，孔子之審問，慎思，篤行，王陽明之知行合一，卽知卽行，毋畏難知，毋畏難行，尤須共同正心誠意，雖赴湯蹈火，生死不辭等語，平生最服膺岳武穆王陽明故摘取二公之言，爲座右銘，其詞曰「武穆兩言不愛不貪」文成一訣卽知卽行」

誌黎寡婦本危

黎寡婦靜守深閨時代，自另有她的芳名，本危二字，皈依黎菩薩後，才另起爐灶而題用的，她娘家姓危，也是湖北黃陂人，好像蔣委員長的同學危道豐先生，還應該趕着她叫姑姑，她這「適黎本危」的頑意見，也沒有什麼深意，不過本危二字，新鮮而嚮亮，喊順了口，活脫是一個很古雅的婦人名字，自喊人喊，久而久之，不期然而然，黎本危三字，就做了她的稱謂上之記號，否則的話，像孫夫人是宋慶齡女士，廖夫人是何香凝女士，依舊習慣說，自然成爲孫門宋氏，廖門何氏，總不見得黎門竟能黎氏，而現在菩薩他倆結婚時代，尙未能打破同姓可以聯姻的制度，這是關於她的姓名問題，事實是如此，一點都不錯，所以卑人不憚其煩，瑣瑣碎碎，

道道地地，替她介紹一下。

再說她小姑居處時代，已經有個未婚郎，然而婚姻是該絕對自由的，所以黎先生和危姑娘便打破難關而結合了，當革命建元，幸運的黎先生，一躍置身青雲，成功了變相九五之尊的第二人，服從老袁，五體投地，南京二次革命，失敗後，黎先生爲了一件什麼國家大事，副座去朝覲至尊，法駕回頭，耽擱在天津，千里因緣一線牽，他和危氏夫人，因鄉親關係，在直隸女子師範見着面，黎先生是個熱心教育者，尤其歡喜參觀女子學校，接近女性公團，凡有所求，無不立應，而她們所需要的，自然萬事以經濟爲先，祇要是尖尖十指，纖纖雙手，捧着什麼捐咧募咧，緣簿般的冊子，含笑對他開了口，如果當時不提筆就寫，或是寫得不多，雖多不立刻付現，那麼，菩薩也不能稱爲菩薩，善緣也不能算結成，卑人請以人格担保，他是『菩薩心腸，有求必應』，黎菩薩顛不刺的見了萬千，像危姑娘這般，却是罕曾見，不覺勾起一樁心事，原來黎先生這時，正值喪偶，又在中年，而膝下孤雛，尙爲幼稚，嗟寒問暖，保育提攜，在在需人，很想物色一個才德兼全，色藝雙絕的人兒，一方面爲都督府撐撐場面，一方面替他撫育子女成人，再一方面安慰安慰自己斷了絃的

心靈，啾啾，風流孽窈，據說是五百年前定下的事，黎都督這時，雖然不能過於冒昧，就和危姑娘提出婚姻，僅僅乎親自遞過一封委任狀，說鄙人簽押房中，正少一個機要祕書，佩服高才，很想仰仗，希望小姐屈就罷，心有靈犀一點通，誰說是詩句，我說是電氣學，危姑娘藉着電氣學，靈犀一通，也不半推半就，客氣兩句，便完全接受了，她很落落大方，深深一鞠躬，隨時謝委，果然不凡，女祕書風格，應該如此，

女祕書隨節回鄉，勝過衣錦榮歸，另有一番光彩，親友們的酬酢，爹娘的歡慰，更不必提，這時危姑娘却有兩件天大的事，急於要做，第一樁，是叫他的爸爸出面，上緊去和那未婚夫交涉離異，知子莫若父，危老頭子，深曉得姑娘的用意，要圖這方面的事，就管不得那方面的事了，況且樹往上長，人向高爬，是中華大國幾千年的遺教，老子的奢望，比女兒還要深切，如果成就這門姻親，得着副總統而都督的女婿，就是踏破鐵鞋，敲碎十八世木魚，怕也不能夠得，所以奉了女兒命令，馬上照辦，可憐向手方這窮小子，沒有福氣，不能像絲襪人的丈夫，沾得些裙帶功名，大怒之下，便告上一狀，可是結果呢，他跑往杭州靈隱寺，很誠懇的哀求當家

和尚，剃度爲僧，至今幹那唸經拜佛勾當，已過的不久，卑人去遊西湖曾見着一次，我們雖是朋友，然而出家忘家，他的俗家姓名，却恕卑人不便替他宣佈。

危姑娘第二樁大事，就是盡心竭力，看顧第一任黎夫人之遺孤，二子一女，像他的行徑，便聚集了天下的慈母，也沒有他那樣好法，姑不論是真是假，然而這一番撫育的汗馬功勞，誠然不能夠抹煞，祇想不到紹先公子等，到現在，母子之間，竟起了糾紛，這是叫她要多麼悲哀啊，暫且不提，再說當時菩薩每日在簽押房中，看見女祕書的時候很少，除非要辦什麼機要，才請他出來，因爲他其時已儼然以中饋自居，在上房裏，自告奮勇，主持一切家計，有一天，正值初春，萬物發育，氣候興奮得叫人無可奈何，偏偏女祕書危姑娘，姍姍而來，佛也有動心的時候，不知如何如何，他二人我我卿卿，便解決了已過一切一切的希望，而達到功成圓滿的方式，本來就口的饅首，遲早總要吃的，因爲不肯學朱八戒吃人參果，隨便囫圇吞下，必得細細咀嚼，才有滋味，所以有了這一天咀嚼的機會，便覺得格外有趣咧，可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經不起府裏的家將們，添油添醬，青枝綠葉，便將副總統簽押房，說得像座喇嘛寺的活春宮，再有那些私通報館的職員先生，眼見着這

樣絕妙好資料，焉肯輕輕放過，於是頭報，二報，三報，雪片似的文章，鬼鬼祟祟，送往報館裏去，那時候，現在唸經禮佛的戴院長，投共被殺的詹大悲，做過都督，做過總司令，依然靠着賣文爲生的何海鳴，及已故名小說家李涵秋，和久不知去向的貢少芹，都在武昌漢口辦報，平素和老黎做足了冤家，因爲他雖是武昌首義之人，一旦功名富貴到手，便刻刻和黨人做對，談政治，他會借題發揮，拿呀捉呀，弄得大家走頭無路，如今有了這祕密的事跡，各報自然爭先揭佈，描摹盡致，老黎內心有疚，奈何大家不得，弄得沒有辦法，睜着眼睛挨罵，還是危姑娘有見識，說，妾身不分明，長此偷偷摸摸，本不是長久之計，都督斷絃已久，奴家離婚妥協，於義於禮，我們正式結合，一無妨礙，趕快辦喜事就得咧，老黎一聽，說，賢卿之言有禮，就這們辦罷，於是這段因緣，總算美滿成功。

可有一層，危夫人相從黎先生二十年，莫說未養有三男四女，就連雞蛋，也沒下過一個，老黎因爲已經有了兒女，不須學伯道憂心，危夫人肚皮掙氣不掙氣，却不放在心上，然而她面上雖不說什麼，要做出賢德的樣子，芳心中却悽慘之至，常言道，隔層肚皮隔重山，果不其然，後來繼母嫡子之間，發生齟齬，而且拋頭露面，對

簿公庭，這其中却笑煞了靈隱寺中的一個和尚，低低唸着阿彌陀佛，他自嫁老黎，共富貴，共患難，的確，在『適黎本危』過程中，毫無失德地方，尤其是不同一般犬人先生們的太太，有政治手腕，而且會張羅鈔票洋錢，在女性柔善的本性中，她在天津，還做過幾樁尚義可風的善事。在老黎二次上台，演了一齣大逼宮，連夜逃出北京城，從此覺悟，終年吃酒，看戲，捧金少梅，絕決不再顧問政治，免再做人傀儡，出出進進，危夫人都追隨陪着，并非有所監督，因為老黎雖是個馬上出身，究竟上了年歲，而且向例不帶侍從，每值醉眼婆婆，都是這女副官侍從左右，攙扶他上車下車，少是夫婦老是伴，他很遵守這個信條，并不爲苦，老黎一死，他當然成爲國內有名的寡婦之一，無得異說，他的未來日月，雖然徐娘半老，以其人格而論，或尚不至於在寡鵠孤吟上發生苦惱，恐怕要在生活上發生困難，請看他們家庭糾葛，就知道了，然而卑人不信，當真一個總統太太，真會窮得沒有錢，多不說，私人積蓄，一年存一萬元，他嫁後二十年中，至少也應有二十萬元，無論如何，總能敷衍吃飯，絕不至一貧如洗，大約其中，另有道理罷。

已故共魁向忠發夫人淪爲女傭

共產黨有兩個『老頭子』，一個是此日身在囹圄的『陳獨秀』，一個便是前年在南京伏法的『向忠發』，據說這兩個老頭子，在昔得意時，前者自命是『中國列寧』，後者被人稱爲『中國無產階級老祖宗』，兩人皆爲『國際共產黨(第三國際)』的委員，好不赫赫炎炎，不可一世，可是今日呢，陳老頭子，日暮途窮，在黑暗地獄中，日夕唯有和彭述之作楚囚之對泣，向老頭子則屍骨已朽，痛哭黃泉，眼瞪瞪地看自己的愛人淪爲『女傭』。

向忠發在生時，繼陳爲『全國總書記』，本是十足道地的『幹部派』，爲何他死後，他的夫人也至于淪爲娘姨呢，這並非全出於共產黨的刻薄，其中是有個大緣故的，據說共產黨處置已死同志遺族——孤兒寡婦——原有兩種辦法，一個辦法是安置孤兒寡婦住『機關』，一個辦法是設法送往莫斯科受教育，凡是願意住機關的寡婦，每月都有生活費的津貼，衣食住可以全不要自己打算，可是有個條件，須同外間親戚朋友斷絕來往，(否則便立即取消你的生活費，而且還要受嚴重的處罰)其次送往蘇俄去受教育的遺族，則是要嚴格選擇的，第一要年齡相當，(小孩須十三歲以上，婦女須青年，)第二要頭腦清楚，第三要做人刻苦耐勞，(頂好是工人)不消說，向

忠發的老婆是沒有這樣的資格的。

向忠發的夫人，是個老大的徐娘，而且還是個無知無識的舊式女子，孩子有兩個，家務甚重，當然她不配去留學，只有一輩子住機關資格，據說她近來所以淪落爲女傭者，就是她不遵守那「住機關的紀律」，和湖北同鄉親戚朋友有些往來，被共黨發現，便叫了她滾蛋，（好的是因她死丈夫的關係，尙未受處罰），這些話是個湖北人，在閒談中無心談出來的，他并且還說向夫人現在做事的人家，是一個外國傳教師，這傳教師的夫人，是向夫人以前居住善鐘路時認識的，她做的工作，是擦地板和帶小孩的事，自己的孩子則早已托人送去原籍娘家云。

彭德懷軟禁衛銷魂

與江西賀龍之妹賀香姑齊名女共產黨衛銷魂，年甫花信，而其雪膚花貌，玉質瓊姿，軀環寫百鍊之圖，花子假三分之媚，設其於瑤闕飛瓊，而兼關心蕙質者，固一絕世之佳人也，銷魂向充彭匪德懷之僞軍中宣傳股股長，深得彭之信任，前傳銷魂，以共產黨主義，尙不表現其真個之美，故又竭力提倡裸體運動，到處宣傳，一般喪盡廉恥，而醉心共產黨之婦女，多皆附和，加入裸體運動，彭匪德懷，性好漁

色，本一花花公子，家中充其下陳者，竟不在去歲濟南車站被刺之當年山東督軍張宗昌之後，且彭並無鍾情，厭舊憐新，乃其慣性，在銷魂任宣傳股長時，彭即屬意於衛，幾度設法，表示慇懃，奈衛已早有愛人，現聞亦任匪軍某項要職，固亦翩翩然，濁世佳公子也，故對於彭德懷，並未爲其所動，而加以青眼，彭當時亦無如之何，及衛銷魂宣傳裸體運動，且首爲先導，所謂衛銷魂者，此時更令人真個魂銷矣，彭德懷於此，情不可遏，即以議商要事，而召衛入，初則極獻溫柔，衛不從，繼復餌以利祿，又不得衛之允許，故彭老羞成怒，乃將衛暫時軟禁，俾使其意轉心回，而得遂其獸慾目的也。

第三黨要人

季方窘于棄婦嘔于愛妻

季方者，乃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第三黨著名領袖，鄧演達唯一心腹忠臣也，據深知季方者談，季氏蘇籍，本出身寒微，爲人復訥訥無多能，其在第三黨與總政治部，都能獲得一把交椅者，實鄧擇生一手提拔之力也，故老鄧不惟是他有政治關係的故主，實爲其生平知遇的恩人，在老鄧未回國之前，季氏曾落魄上海，寒無衣

，飢無食，窮愁潦倒，一籌莫展，竟不惜屈堂堂代主任尊貴，而充『報販』，每天惟以『大餅，番薯』，充飢果腹，後來加入第三黨，亦不爲同志所重視，生活仍是困難，不得已只有改行經商，一度開『烟紙店』，再度開『新書店』，藉以謀生糊口，直至鄧演達回國改組第三黨，季老板始獲寵榮膺要職，飛黃騰達，大走時運，在開烟紙店和愛的書店當兒，季氏曾識一娘姨，娘姨者，一小寡孀也，日則爲季氏服役，燒飯洗衣，夜則兩人抱做一團，權做老板娘，久之且舉一子，季鍾愛之，娘姨亦滿以爲『良人者，有子，可仰望而終身也』，詎知老季是勢利中人，後來做了第三黨要人，口袋裏有了大洋，心裏便想漂亮的愛人，不久，卽棄糟糠之娘姨，另與孫炳文未亡人唐女士結婚那可憐的小孤孀，則痛哭異常，仍回娘家去，初老季因愛鳥及屋，對於娘姨的生計，猶有少許的資助，豈知日後，鄧演達被捕，第三黨塌台，季氏住址東遷西搬，大感自顧不暇之苦，對娘姨接濟，亦從此中斷，娘姨不知此情，認爲是季方忍心拋棄其母子，有意躲避不見面，故自老季搬家後，卽四出找尋，到處哭哭啼啼，嗔怨百出，季氏聞之心殊不忍，然迫于夫人之命，亦無可奈何，惟有聽之而已，這尙是很久時間的事，豈知日後，老季與娘姨在馬路上碰見，那小孤孀

一見其天，則咬牙切齒，老季恐鬧笑話，便傾囊予款，多方安慰，并留地址以約後會，回家，乃實告其夫人，夫人不聽猶可，一聽便醋興勃發，大作獅子吼矣，至此季氏始大感左右爲難之苦，深悔從前浪漫，亦咎由自取也，

楊之華竟作未亡人

共黨健將瞿秋白，曩歲得勢時，在共產黨中，可稱爲一重要人物，其地位僅次於陳獨秀一人，卽上年被捕之彭述之，對之亦望塵莫及，厥後陳氏以反對暴動政策，爲共黨幹部派所反對，而形成一取消派，聲勢遂以頓衰，瞿氏雖未加入陳之取消派，而共黨幹部派中之新進，亦深惡其人，目之爲兩面派，迨至上年三四月間，且進一步將瞿在共黨僞中央所任職務，完全開除，於是，瞿秋白乃感於經濟恐慌之壓迫，而不得不逃匿松江鄉間，養晦潛跡，藉著述以了餘年矣，近據各方傳說，謂瞿氏已病歿於松江鄉間，其夫人楊之華女士，本亦隨瞿同在鄉下，今茲老夫長逝，少女魂消，未亡人之痛苦，當不免悵悵於懷也，楊之華女士，本爲浙人沈某之妻，其夫墾之父，卽數年前被人暗殺之某名流，曩亦與瞿同努力革命事業者，瞿秋白執教上海大學時，沈某及楊女士，同爲其入室弟子，乃此老頭兒，慕弟子之少艾，遽於

執經問字之時，而演灑上桑間之什，楊女士祇馳騫於虛榮，竟不顧一樹梨花壓海棠之誦，而沈某亦懼彼輩之慘酷，故忍痛割愛，不與計較，於是，此三角戀愛之結果，遂演出一方離婚，一方結婚之喜劇矣，在瞿楊二人定情時，瞿氏曾書「秋之白華」四字，冶雙方之名於一團，以誌永遠愛戀之歡愛，今則一生一死，天上人間不相見，未識居於未亡人地位之楊之華女士，一念此及四字時，又將作何感觸也，

彭述之夫人陳比難孤寂的生活

陳比難女士，爲彭述之夫人，自彭被捕後，曾經發生一度的性的惶恐，四處去找尋舊時結交的幾位朋友，可是誰都知道她生性浪漫，大家都不願和她來往，面子上是四處奔走，營救乃夫，其實完全不是那末一回事，受了性的飢渴所驅使，結果都不願意和她打混，依然只好回到家裏獨守孤燈去，靜待着獄中的音訊，

說起這位比難女士，又名碧瀾，民十一二間，在上海努力黨務，很出過一回風頭，並且還辦了一份報紙，專門鼓勵婦女運動的，尤其對於一般舊禮教舊道德，拚命的攻訐，很鬧熱了一陣，刊物的題名，叫做中國婦女，比難女士，自己擔任主筆，不過壽命很短，到十二期便夭折了，並且在朋友處，看見她寫的徵稿的信，用洋

信箋鋼筆寫的，洋洋灑灑，是一位有爲女同志，可惜走錯了叉道，目下一般老朋友，沒有人去理會她，想着西北風漸漸地要怒吼了，彭述之在獄中難免有受凍之虞，特地製了幾襲棉衣，託人送到首都，並且還附一封情書去，這和孟姜女長城送寒衣，可以前後媲美了，不識彭述之心中，對於嬌妻送來的東西，畢竟作何感想啊。

詹大悲的故事

在桂系盤據武漢時代，有人指詹大悲是共黨，說他是不折不扣的C P份子，殺他的的是胡宗鐸，真是爲民除害，快人快事，但是國民黨的人說，他是同盟會老會員，中華革命黨老党员，自韓玉宸毀辱總理，及提議追悼詹大悲後，鄂省黨潮政潮，又是風風雨雨，滿城黑暗，而詹大悲三字更是七嘴八口，念個不休，但一問詹大悲到底怎樣，却又糊塗瞎纏一部足本三官經，其實說起詹大悲身世來，倒確是一言難盡，他是湖北舊黃州府屬蘄春縣人，父親名字叫做竹亭，現還健在，祖父名字叫做斗峯，已去世了，他生而貌寢，聲音髮膚又異常兒，故鄉人多目之爲怪物，有兄弟八人，而家人更不歡喜這個奇形怪狀的孩子，然祖父獨鍾愛之，常言曰，『安知形聲異常兒者，成就之不異常兒耶』，七歲時，他的祖父命竹亭授之讀，竹亭先生曰

，『此子合持十二斤鋤掘荒地，何用讀爲，』後竹亭授以三字經，教「性本善的」性字後，大悲卽指『性乃遷』兩性字曰，『此均性字也』，竹亭乃大驚異，光緒三十三年黃州府開辦一個中學校，大悲欲往投考，而家庭不允供其資斧，但大悲竟赴府，適考期已過，請補試，監督吳兆泰見大悲文，大爲激賞，拔置第一名，因之黃州中學時代，詹大悲就很露頭角了，後來在國民黨裏，大悲也很有文名，民國十五年，國民黨所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那大會政治報告的決議案，就是大悲的手筆。

漢口政府時代的闊綽，詹大悲自在黃州中學堂讀書後，卽思想大變，從事于革命運動，辛亥武漢首義，方由獄中釋出，卽在漢口組織軍政分府，與辦大漢報的胡石庵，同爲一時紅人，後直到民國十三年一月，中國國民黨改組後，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廣州，他卽以湖北省代表資格列席，時總理所定聯俄容共和農工三大政策，一部份守舊黨員，頗多反對，而大悲則極力贊成之，總理逝世後，鮑羅廷已爲國民黨太上皇帝了，而大悲更崇拜得五體投地，及北伐軍下漢口，他就代表總司令慰問漢口的人民，中央任他爲武漢政治分會委員，總司令委他爲湖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兼建設科長，湖北財政委員會委員，湖北官錢產業委員會主任，象鼻山鐵鑛局

局長，漢口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兼組織部長，湖北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而當時漢口政府要人兼職之多，恐亦無出詹大悲之上，聲勢之煥赫，盛極一時，詹大悲真關綽哉。

被殺的經過，及李宗仁到漢，唐生智出洋，詹大悲即避之日本租界，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李漢俊同寓，深居簡出，知者極少，然他們願望乘間離漢，以圖逃脫，十二月十七那一天，財政廳祕書危誥生，湖北公鑛局長潘康時亦祕至李寓，不料午後四時，突有警兵多人至，將詹李危潘四人捕去，至公安局，詹問故，監視者不之答，繼請見長官，亦不之許，詹等知難倖免了，因之相對默然，移時，果有警兵挈詹及李漢俊出，先鎗決詹大悲，繼及李漢俊，時正夜深的時分，胡宗鐸且出告示，謂露屍三日，不許收殮，於是顯赫一時的詹大悲，從此與世長辭了，三日後，由詹增魏以新，購棺衾殮殮，其妻某氏，即爲前年來滬大鬧笑話的某瘋婦云。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出版

現代軍政軼事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郵寄加一)

編輯者 劉 成

發行者 上海軍政宣傳編輯社

寄售者 各埠各大書局

印刷者 竟成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